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WORLD EPICS LIBRARY

古罗马史诗

维吉尔 著

埃涅阿斯纪

杨周翰 译

译林出版社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WORLD EPICS LIBRARY

古罗马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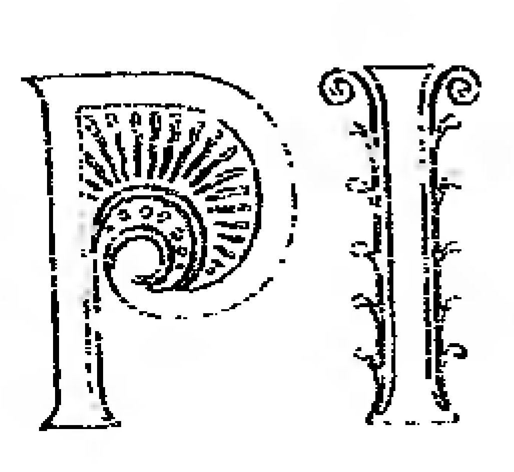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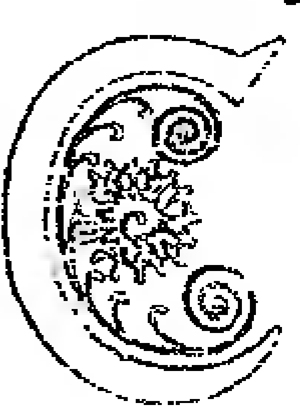


杨周翰 译

维吉尔 著

埃涅阿斯纪

译林出版社


古罗马史诗



维吉尔 著

埃涅阿斯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涅阿斯纪/(古罗马)维吉尔(Vergilius, P.M.)著；杨周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6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书名原文：Aeneidos
ISBN 7-80567-929-0

Ⅰ.埃… Ⅱ.①维… ②杨… Ⅲ.英雄史诗-古罗马
Ⅳ.I54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8318号

书　　名　埃涅阿斯纪
作　　者　〔古罗马〕维吉尔
译　　者　杨周翰
责任编辑　顾爱彬
原文出版　① *The Aeneid of Virgil*, R.D. Williams 编注, St. Martius Pres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Vol Ⅰ, 1979, Vol Ⅱ, 1980
② Virgil, *The Aeneid*, 附 H.R. Fairclough 英译, Leob Classical Library, 2 Vols, 197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270千
版　　次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67-929-0/I-563
定　　价　(平装本)18.80元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出版说明

古代文化意义的史诗可以涉及多种主题，如神话、传说、宗教、历史、哲理、伦理乃至动物故事等等，但所有史诗中最令人神往的无疑是各民族歌颂他们光荣祖先的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以诗行组合了历史和英雄。尽管史诗中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的历史，涂染着浓厚的神话色彩，闪烁着对远古的回忆与联想，但它把那些要世世代代牢记的教导传给人们；史诗中的英雄是民族的理想化的英雄，他们具备一般勇士的特征，又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在草创、开拓、发展进程中各种斗争的胜利者的总称。"九功之德皆可歌。"(《左传·文公七年》)歌颂这些英雄的赫赫威名，赞扬他们的"九功之德"，是民间歌手与文学作者的光荣责任。这些无名的与有名的伟大诗人传唱、记录、整理乃至再创他们民族的英雄史诗，以高昂的基调、庄严的文体、匀称的形式、动人的叙事展示着这个民族文化代码和精神气质的独特性，而这些史诗，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中已沉积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

今天，史诗中的英雄时代已经遥远，但英雄们那些寻求与开辟、夺取与保卫、艰难飘泊与返回家园的寓言仍然意味深长。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呼唤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人文与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开掘古老文化宝山中新的矿脉；中国的广大读者更希望在最接近原文的译本阅读中得到欣赏高贵的阳刚之气与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乐趣和启迪——

因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译林出版社



译 本 序

——维吉尔和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①]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通称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他生活在欧洲古代文明的结尾、基督教即将对欧洲开始其统治的时期,他的历史地位颇像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但丁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史诗,在他手里,史诗脱离了在宫廷或民间集会上说唱的口头文学传统和集体性。他给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予它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性。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作家。这些特点已为一般所公认了。

维吉尔于公元前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Po)北岸曼图阿(Mantua)附近的安德斯(Andes)村。这地方属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因此他的祖先可能是高卢族或厄特鲁利亚族。这地区在诗人出生前不久才纳入罗马版图,波河南岸的居民公元前八九年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波河北岸直到公元前四九年居民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四二年才正式归入罗马版图。

① 旧译《伊尼德》。

维吉尔的父亲务农。但据多那图斯[1]说:"有人说他是陶匠,但多数人说,他是一个名叫玛吉乌斯的小官吏的仆人。他工作得很好,娶了主人的女儿,后来又购置林地,养蜂,颇为富有。"

关于维吉尔的诞生,多那图斯讲了一个传说,纯属神话(古代人是相信这一套的),很像我国古代的史传,不过它反映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对诗人的景仰,不妨迻译一段。多那图斯写道:"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生了一株月桂树[2],落地之后立即长成一株大树,结了许多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去附近一处农庄时,半路上不得不离开大道,在路边一条沟里把婴儿生下来。据说,婴儿出生时不哭,相貌温和,父母当时就肯定这孩子将来会很幸福。此外还发生了一个朕兆,按当时风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这树一种下去就长得像有一年树龄的大树,因此这棵树就被人叫做'维吉尔树'。人们认为它是圣树,凡是怀孕的妇女和年轻的母亲,都来向它祈祷。"

维吉尔幼年在他父亲田庄上过着农家生活,热爱意大利北部美丽的山川。他的父亲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先送他到克莱蒙那(Cremona),后来又送他到米兰和罗马学习。他学修辞学,向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

---

① 有关维吉尔生平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多那图斯(Aelius Donatus)。他是公元四世纪罗马文法学家、圣哲罗姆的老师。他写的《维吉尔传》绝大部分采撷传记作家绥通纽斯(Suetonius,公元二世纪前半)已佚的维吉尔传。此外有关诗人生平的材料,除诗人作品中偶见之外,有塞尔维乌斯(Servius,公元四—五世纪)的维吉尔作品注释;玛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公元五世纪初)的对话录《萨图恩节》及其他古代传记(见 *Vitae Vergilianae Antiquae*, Oxford Classical Texts,1954)。但多那图斯的传最长,最早,最有用,英译文见 W. A. Camps: *An Introduction to Virgil's Aeneid*, OUP,1969。

② 罗马人用它的枝叶编成环状冠,戴在优胜者的头上,代表荣誉。

纽斯(Parthonius)学希腊文,从希罗(Siro)学伊壁鸠鲁哲学。鲁克莱修斯(Lucretius)新问世的《物性论》引起他很大兴趣。他又学过医学、算学和法律,并出庭做过一次辩护,但由于口拙,像个没有文化的人,而放弃法律。以后他又信奉斯多噶哲学和宗教。

据多那图斯说,"维吉尔身材修长,面色黧黑,像个庄稼汉。他体质不佳,时患喉疾、胃病和头痛症,还常吐血。他饮食不多"。维吉尔每到罗马,一旦人们认出他来,他便急忙就近躲进人家,其羞涩如此。

在罗马他结识了诗人和政治家迦鲁斯[1]、波利欧[2]和瓦鲁斯[3]。这三人在他的《牧歌》中都影射到。通过波利欧他结识了屋大维[4],并成为屋大维亲信麦克那斯[5]幕中成员。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公元前四三年维吉尔回到他曼图阿田庄,创作《牧歌》。次年屋大维出征菲

---

① Gaius Cornelius Gallus(约公元前六九—公元前二六),在屋大维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作战时,他保卫非洲前线,取得胜利,成为埃及首任总督,但治理无方,被召回罗马。屋大维疑其不忠,判他流放,后自杀。

② Gaius Asinius Pollio(公元前七六—公元五),内战时期,站在安东尼一边,公元前四〇年任执政官,并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后与安东尼发生争执,但也不归顺屋大维,以诗歌自娱。

③ L. Alfenus Varus,继波利欧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总司该区没收土地的工作。

④ Gaius Octavius(公元前六三—公元一四),凯撒妹妹的外孙,被凯撒收为义子,更名为C.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二十七年获封号Augustus。他击败政敌,大权独揽,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始皇帝。

⑤ Gaius Maecenas(公元前八年卒),虽无官职,但是屋大维的亲信,他随屋大维出征菲力匹,为屋大维议婚,代表屋大维办理外交。在他幕中,他养了许多文人,使他们为屋大维的政策服务。这一文人团体除维吉尔外,还有公元前三八年他介绍进去的贺拉斯,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罗佩尔修斯(Sextus Propertius,约公元前五〇—公元前一六),悲剧和史诗作者瓦留斯(Lucius Rufus Varius)。瓦留斯和另一作家图卡(Plotius Tucca)后来是维吉尔遗嘱执行人。

力匹，击败政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公元前四一年犒赏退伍老兵，把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的农民土地充公。维吉尔被赶出家园，他想抗拒，但险些丧命。于是他避居老师希罗宅中。这在他诗里有生动的描写，对他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据说后经迦鲁斯等人的说项，可能恢复了田庄或在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地区另外分得土地田庄，作为补偿，总之他没有再回家乡去。公元前三七年《牧歌》出版。公元前三七—三十年间他创作了《农事诗》，在这段时间的后期，他定居康帕尼亚的诺拉(Nola)和那不勒斯，偶至西西里。公元前三十年以后，维吉尔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创作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公元前二六年与公元前二五年，屋大维在西班牙出巡时两次投书索阅已成部分，维吉尔都未首肯。但公元前二三年他曾向屋大维和屋大维的妹妹屋大维娅朗诵过一部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埃涅阿斯纪》初稿基本完成，他还准备用三年时间修改。为此，他在公元前一九年起身去希腊、小亚细亚，去学习和实地观察。到雅典后，他会见了屋大维，屋大维正在这一带出巡，准备回国，劝其同归。他准备启程回国，回国前到科林斯的麦噶拉(Megara)游览，罹热病，渡海抵意大利的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九月二十一日[1] 卒，年五十一，葬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下两行铭文：

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2] 夺去我的生命，如今

① 或作二十日，或二十二日。
② Calabria，布伦迪西姆所在地区。

帕尔特诺佩[1] 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

维吉尔终身未娶,他有两个弟弟,都早死。他死后,据多那图斯说,他把一半产业留给了异父弟,四分之一献给了屋大维,十二分之一献给了麦克那斯,其余留给了他的朋友瓦留斯和图卡,并在遗嘱中要求他们把史诗稿焚毁。他们在处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按照他的遗嘱做,屋大维命令他们整理编辑这部史诗,公之于世。

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在漫长的共和国时期,战争从未间断。对外,罗马由防御转向侵略扩张;内部,民族之间,代表着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派系之间,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频繁。战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们的情绪在史诗中有直接的反映,如卷12.517—520,写一个阵亡的青年士兵,他原是以捕鱼为生的,他父亲种着几亩租来的田地,家里虽穷但从不想依附权贵,"他痛恨战争"。维吉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公元前四九—四八年),此后凯撒遇刺死(公元前四四年),以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一方与布鲁图斯和卡修斯为一方的内战(公元前四四—四二年)展开,以屋大维一方在菲力匹的战役胜利告终。不久,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又发动内战,以阿克提姆海战安东尼失败告终。当时厌战的情绪十分普遍。史诗卷6.86,西比尔说"战争,可怕的战争"就是一个概括。诗人在整部史诗中对战争基本

[1] Parthenope,即那不勒斯。

持否定态度。史诗第一个字就是“战争”[1]，全诗大部分写战争，足见这问题对诗人来说是极受关注的。战争，在诗人看来，不仅可怕，也是疯狂的，卷二，特洛亚失陷时，希腊人竟盲目地自相残杀起来。战争对贫富一视同仁(12.542)。战争，对他来说，就是悲剧。

共和国后期，罗马已经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形成了庞大的帝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前后“三雄”时期，帝国分成中、西、东三部分，结果政由方伯，引起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因此须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加以整个奴隶主的统治机器日趋腐败，贪污纳贿，道德堕落，这一阶级的寄生性暴露无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屋大维应运而生。

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登上历史舞台。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骑士(商人)，做过助理执政官(公元前六一年)，又做过马其顿总督，公元前五九年卒，有二女一子。屋大维的母亲阿蒂雅(Atia)是凯撒的外甥女。代表平民派的凯撒被贵族元老派的布鲁图斯和卡修斯等刺死后，他的遗嘱指定义子屋大维为继承人。这时屋大维正在驻希腊的凯撒兵团服役见习，他立即回国，力图报复。他很快获得元老和助理执政官的职位。根据元老院一条法令，他同安东尼和雷比杜斯组成三人委员会(“后三头”，“后三雄”)，掌握绝对权力。对内消灭贵族元老派政敌，遣散兵团，实行屯垦。对外，把罗马版图分成西、中、东三部分，分别由三人掌管，平定了西部和东部的叛乱。公元前三六年雷比杜斯被屋大维排挤掉，而屋大维

[1] 一说史诗开篇并非以“战争和一个人”开始，前面还有四行诗，诗人自述他以前的创作历程。这种说法，早已被推翻。

与安东尼之间也展开了决战，以公元前三一年安东尼失败告终。从此屋大维一人大权独揽。公元前二九年罗马的雅努斯[1]庙门自公元前二三五年以来首次关闭。屋大维再度遣散兵团，分土地给退役老兵，恢复旧宗教，动员诗人、历史家、艺术家为他服务。公元二七年他接受“奥古士都”的称号。元老院为他立金盾，盾上的铭文称颂他的“武功、慈惠、公正和虔敬”。自从凯撒死后在公元前四二年被奉为神明以后，屋大维已是理所当然的神之子(divi filius)，现在他更是神化了。公元前二二——一九年他出巡西西里、希腊、小亚细亚，整顿政务。公元前一八——一七年他颁布禁止通奸法、禁止奢侈法、婚姻法，整顿罗马的道德风尚。他又领了大祭司的头衔，成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公元前二年他被晋封为“国父”。公元一四年卒。

屋大维代表的是新贵族元老和骑士阶层。在他的统治下，罗马的政治秩序是稳定了，结束了以前长期的内部纷乱，形成了大一统，建立了“罗马和平”。但罗马并未因此而万事大吉，罗马平民的地位并没有改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还是存在，海外受压迫的外族不断反抗。雅努斯庙门关了，是否还会重开呢？屋大维本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冷酷无情，他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埃格那提乌斯(M. Egnatius Rufus)和他争选执政官失败，他疑心埃格那提乌斯要谋害他，就把他处死。汉武帝和屋大维都算得上是英主，终武帝一朝，不知杀死多少丞相。公元前四〇年他和安东尼的弟弟鲁奇乌斯作战，把三百名俘虏杀了祭他的义父凯

[1] 参看专名索引。

撒。凯撒本人在一次战役中把所有的抵抗者的手都砍掉。一个垂死的战士请求屋大维把他死后埋葬,屋大维对他说,鸟会解决他的问题的。这类乞求之后仍不免一死的场面在史诗描绘战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全有现实根据。屋大维的冷酷的一面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一剧中也有所体现。

屋大维还有"清教徒式的狂热"。他生活简朴,一直住在帕拉提乌姆山上一所旧宅子里,小而简陋。他热衷于恢复古罗马的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文物制度。他笼络文人,自己也写作。他控制言论,共和国时期以西塞罗、鲁克莱修斯为代表的比较自由的风气已荡然无存。他迷信,但又意志坚强。他对忠于他的人也同样忠实。

维吉尔为之服务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附屋大维,但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衷心感激屋大维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他本人土地和家宅[①]。屋大维奖励文学,提倡古风,提倡斯多噶派的道德,恢复宗教信仰,维吉尔敬仰他,讴歌他,埃涅阿斯部分地正是屋大维的画像或屋大维所提倡的品德,他的史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遵命文学。但最终他对屋大维有所保留,他对屋大维的事业,对罗马帝国有些怀疑。马克思很熟悉维吉尔的诗,常引用他的诗句,他在办《莱茵报》的时候,和检查制度作斗争,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引了维吉尔一行诗,不过反其意而用之[②]。这行诗是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即使希腊

① 他的产业,据多那图斯说,值一千万色斯特尔克斯(公元一世纪作家科鲁梅拉[Columella]《论农业》一书提到一个会种葡萄的奴隶,身价八千色斯特尔克斯。在塞内加的书信里,玛希尔的诗歌里提到有文化的奴隶则值十万),他在罗马埃斯奎利埃山有一座住宅,与麦克那斯的花园毗邻。

②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p.49。

人带着礼物来，我也怕他们)，见《埃涅阿斯纪》2.48，是拉奥孔警告特洛亚人不要把木马拖进城去时说的。这句话很能代表维吉尔的疑虑心情，像一只惊弓之鸟，从这心情生发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基调。

这里不得不牵涉到维吉尔的哲学思想。我们前面说过维吉尔早年从希罗学过伊壁鸠鲁哲学。这派哲学思想在罗马最杰出的代表是早于维吉尔约三十年、共和末期思想比较自由时期的鲁克莱修斯，著有《物性论》。鲁克莱修斯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由原子组成，宇宙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但人有自由意志。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死后无所谓灵魂，死亡是自然规律。神在宇宙中没有地位，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怕神怕死都无济于事。鲁克莱修斯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一方面罗马的旧宗教已不为人所信奉，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怀疑和悲观情绪，走上迷信的道路，因此他宣扬这种无神论思想。在个人行为方面，他继承伊壁鸠鲁的思想，主张一切行动都应以是否给个人带来快乐或痛苦为准。所谓快乐，就是一种宁静的精神状态，无欲、无忧、无痛苦的状态。他反对奢侈，主张简朴的生活，从大自然中获得享受。维吉尔很服膺他的哲学，他在《农事诗》(2.490—492)中说："幸福啊，能够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阴河的嚎叫踩在脚下的人!"

维吉尔后来又倾向于斯多噶派哲学。斯多噶派哲学很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其基本论点是：宇宙是由神主宰的，神左右物质；在人的行为方面，这派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运用自由意志来服从上帝，这就是使人生幸福的最高道德标准。这派希腊哲学家来到罗马之后，罗马一些哲学家，包括西塞罗，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他们认为世

上一切既然严格受必然性(上帝、神、命运)的支配,人就应当培养一种坚韧耐苦的精神,作为道德修养。这种精神状态正是罗马贵族所需要的。① 在早期他们靠这种精神打仗,应付政敌,到后期又以此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早于维吉尔三十多年的西塞罗② 在为他儿子写的《论职责》(*De Officiis*)一书中提出四大主要道德范畴:智慧、正义、坚韧和温和。斯多噶派还主张人人是兄弟,普遍的爱。早期斯多噶虽也主张神灭论,但晚期又接受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主张神不灭论,人死后,灵魂存在于空间,直到下一次世界大火;善人的灵魂升往星空,恶人气浊,只能留在地表③。这样一来,斯多噶哲学又带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些当时流行的思想都在维吉尔作品里有所反映。他歌颂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虔敬、信神;他歌颂和平与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给他带来幸福的屋大维;他歌颂田园生活,陶醉在大自然中;他歌颂普遍的仁爱。但在这些背后——而且也是历来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成为维吉尔风格特色的,使他成为所谓 Lacrimae rerum(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东西——却隐藏着一种无限忧郁的情绪,悲天悯人、怀疑以至宿命论的情绪。为了罗马创业,

---

① 弥尔顿《失乐园》1.157—158 写道:"不论积极行动或消极忍受,示弱是可怜的。"弗勒(Alastair Fowler)注这两行诗时,引了罗马历史家李维一句话,说明弥尔顿诗句的出处。这句话是 *Et facere et pati fortia Romanum est*(罗马人的精神就是行动和坚强忍受),指的是传说中的穆奇乌斯(Mucius Scaevola)进入围困罗马的克卢西姆王波尔森那的军营,企图行刺,被捕,他表示不怕死,把右手伸进火里,手残,故绰号"左手人"(Scaevola)。

② 西塞罗的哲学是折衷主义,但基本倾向是斯多噶派,他承认神的存在。

③ 参看 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imon & Schuster. p.259;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

流浪、失去亲人、战争、死亡种种牺牲，即所谓的“英雄行为”值得吗？《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共和国末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外扩张，一个青年自由农民一当兵就十年二十年，长期驻扎海外，田园荒芜，说不定还要葬身异域；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流血的残酷斗争；社会上的种种残暴、腐败和罪恶，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屋大维固然带来了和平，雅努斯的庙门也关闭了，作为一个思考的诗人，维吉尔不禁要问这种和平能持久吗？屋大维这样的统治者，冷酷残忍，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能信得过吗？

这种忧虑与怀疑情绪在当时哲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被压制下去了①。维吉尔敢于在他的史诗里反映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和特异的地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为他这种情绪找哲学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和深刻成熟的思考就是问题的答案。

但是怀疑和担心是一种消极态度，怎样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呢？他鼓吹仁爱，但是仁爱是不存在的，史诗里

①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p. 236—237)讲到希腊新学园派哲学家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公元前一五六年同另外两位哲学家出使罗马。他利用这机会做了几次演说，第一次向罗马青年宣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正义的观点，柏拉图曾转述苏格拉底的话，说把非正义加给别人的人，比受到非正义的人更痛苦。第二次就把上次的观点全部推翻，他说强国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它把非正义的侵略强加给邻邦弱国，就像罗马那样，用以证明一切哲学结论都是可以怀疑，可以推翻的。罗马青年趋之若鹜。但老卡托(Cato)这位复古派就起来反对，在元老院公开提出驱逐三个希腊哲学家使者。老卡托要罗马青年学习守法，服从元老，做“清教徒”，无情，无知。他在元老院弹劾一个执政官不应白昼吻自己的妻子；他要自己的妻子亲自奶婴儿；奴隶老了，他就把他们卖了；他认为奴隶只能工作和睡觉；奴隶之间不能有友谊，他鼓励奴隶与奴隶争吵；奴隶犯过，他叫其他奴隶审问，直到处死。老卡托这种思想在罗马占统治地位，是很典型的。

已多处证明了。维吉尔就只有相信命运。命运的观念贯穿整部史诗，一切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都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一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有时明知这力量是什么，但自己也无法改变现状。维吉尔把它归之为命运，这也是古代人共有的信仰[①]。在史诗卷二(2.399—401)叙述特洛亚陷落时，希腊人有时表现得很怯懦："有的往船上奔跑，想逃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去，躲藏到他们熟悉的窠里。"尽管如此，"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2.325—327)。命运是无情的。普利阿姆斯被皮鲁斯杀死后，诗人写道："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命运结束了；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2.554)一个好端端的特洛亚，一个子孙满堂的老人，就这样覆灭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值得怜悯同情，甚至产生绝望："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2.354)即使在写田园生活的诗里，命运也时隐时显。《农事诗》卷四写养蜂，开头就说养蜂的事虽微不足道，但很光荣，"如果神灵不作对，阿波罗倾听祈求的话"。特洛亚族和拉丁族的混合也是命运注定的。屋大维的外甥和继承人玛尔凯鲁斯早死，也是由于"命运的不公正"(6.869)。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得不到解

① 西塞罗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这样伟大，完全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取悦于不朽的神祇的缘故。"(《神性论》3.5)，见 Camps 前引书 p.45。这也是为什么维吉尔称埃涅阿斯为"虔敬的"、"虔诚的"(Pius)。

释时就被说成是命运,把这种认识变为信仰,变为观察世界的工具。不仅人要听从命运,连神也受它支配。命运独立于神,超出神之上。卷十开始时,在天上辩论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争执时,尤比特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一切让命运决定。(但尤比特既是主神,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意志和命运的决定常是一致的。)

相信神,相信命运,对维吉尔来说,就是希望未来的命运好一些;作为一个个人,他只能努力向上、向善,其余都听诸命运,上天会结束灾难的,正如埃涅阿斯安慰和他一起流亡的人时所说的,"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1.199)。

维吉尔的作品,除了《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外,还有八首诗,据传是他所作,但学者们都一致否认。有些是别的诗人受他启发而写的,有的可能是奥维德写的,都被后世编纂者附会而错编进维吉尔诗集。不管怎样,有些诗却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或当时人认为是维吉尔的情绪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诗都作为附录收在维吉尔全集里,一般不为人所知或重视,但情趣与维吉尔相近,可资参阅。

《牧歌》(*Bucolica*)写于公元前四二—三七年间,标题《诗选》或《短诗集》(*Eclogae*)为后人所加,共收十首。其中有两首(1、9)谈到他田产充公的事,因此大约成于公元前四一年或稍后;第2、3、5、7首可能写于公元前四二年,当他回到曼图阿田庄时;第6、9首写于老师希罗宅中,也是公元前四一年,其余则写于罗马。这些诗,有的是献给他的朋友波利欧、瓦鲁斯和迦鲁斯的,有的(第1

首)献给屋大维。其中一半是采用牧人对话或对歌的形式。

牧歌这种诗歌类型起源于西西里,其主要代表是希腊化时期出生在西西里的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os,约公元前三一〇—二五〇年)。他的诗共留存约三十首,其中有些以对歌形式描写牧人生活,悼念失去的爱人,属于牧歌类;有些则写都市赛会、神话传说;有些则是诗简,有的带有戏谑性质。他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牧歌的鼻祖。

维吉尔的《牧歌》正是在忒奥克里托斯启发下创作的。他的《牧歌》一问世就风靡一时,贺拉斯赞美它"温存而有谐趣"(molle atque facetum),大半不仅是因为这类诗歌在罗马还是第一次出现,有清新之感,更是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某些社会阶层的情趣和理想。它此后也历来受到赞扬,被人模仿。英国十八世纪评论家约翰逊对上述两个诗人做了比较,他说:"忒奥克里托斯作为作家甚不足道,至于他的牧歌,维吉尔明显比他高明。……忒奥克里托斯虽然生活在美丽的国土,但描写不多,他写的风习很粗鄙。维吉尔的描写多得多,更富于情调,更多大自然,艺术性更高。"[①] 近代文学史家也认为它是罗马文学中的首创,对后世影响最大,它的写景像十八世纪画家特纳(Turner)的画境,幽邃迷离,评论家麦凯尔(Mackail)誉之为"魔幻式的光泽,奇异的黄金,非人间的天光"[②]。

《农事诗》是遵命文学,是麦克那斯示意写的,以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他用了七年工夫(公元前

① 包斯威尔:《约翰逊传》(Boswell: *Life of Johnson*. O.S.A. II. 334—335)。
② 格朗特:《罗马文学》(Michael Grant: *Roman Literature*, CUP, 1954)。

三七—三〇年)才全部完成,平均每天写一行。多那图斯谈到维吉尔创作《农事诗》的工作方法时说:"他每天一早口述[①] 大量已有腹稿的诗行,然后整天都用在加工上,把它们删减成很少几行。"他又引维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写诗就像雌熊舔仔,把它们慢慢地舔出一个模样来。"

全诗共四卷,每卷五百余行,分别写种粮;植树,主要写种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形式仿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属"教谕诗"类型。它有实用手册的作用,也记载一些神话传说,也写个人的思想感情,如赫西俄德要求同弟弟和解,反抗暴政,要求正义。维吉尔在这基础上加以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和个人的印记。

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是《埃涅阿斯纪》(以下简称《埃纪》)。早在他写《牧歌》(6.3)时,他就曾动念要写史诗,到写《农事诗》(3.8—39)时,他已决定要写,并以屋大维为中心人物。还在他写作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期待,抒情诗人、麦克纳斯文学小组成员普洛佩尔修斯(Propertius)在《哀歌》(2.34)里写道:

罗马的诗人们,还有希腊的,你们让路;
一部比《伊利亚纪》更伟大的作品正在创造。

公元前二六—二五年,屋大维正出巡西班牙,写信给维吉尔要他把"初步计划或有代表性的段落"寄给他。他大约从公元前三〇年他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作,直到公元前十九年去世,才完成初稿。他准备再用三年时间退隐到

① 向有文化教养的家奴。

希腊和小亚细亚进行修改，然后研究哲学，但没有如愿。在他离开意大利去希腊之前，他曾嘱咐友人瓦留斯，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就把这部史诗焚毁。他死后，瓦留斯和图卡作为遗嘱执行人，遵屋大维之命，把它整理出版了。

《埃纪》共十二卷，按故事说，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各六卷。也有人把它分成三部分，各四卷。分成两部分的理由是前半仿《奥德修纪》，写埃涅阿斯的流浪；后半仿《伊利亚纪》，写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的战争。分成三部分的理由是第一部分以特洛亚的陷落和狄多的悲剧为中心；第二部分是过渡，写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结盟，准备战争；第三部分写战争。从故事结构看，固然可以分成几块或几片，但是中心人物还是一个，贯串始终，故事本身还是有连续性的。

故事按史诗的规格要求，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而不从开天辟地（ab ovo）[1] 说起。史诗一开始，特洛亚人已经过七年海上漂泊，正离开西西里往北向意大利进发。但尤诺同他们作对，命令风神刮起大风，把他们吹到了南面的迦太基。迦太基女王狄多热情款待他们。埃涅阿斯的母亲，女神维纳斯也不想让儿子再流浪而希望他在迦太基定居下来，因此叫自己另一个儿子小爱神丘比特促使狄多对埃涅阿斯产生爱情。在筵席上，狄多请他讲述他七年来的流浪经历。

卷二卷三倒叙埃涅阿斯从特洛亚失陷到抵达迦太基的经过。卷二写特洛亚的沦陷，希腊人用木马计进了特洛亚，一场血战，老王见杀，埃涅阿斯背着老父，携着幼

① 贺拉斯：《诗艺》。

子，妻子跟在后面，逃出城去。中途妻子失散牺牲。这卷写的是发生在一夜之间的事。卷三写他七年漂泊，写他处处想安家立业，写他的迷误和祈求神的指点，写他所历的艰险以及父亲在西西里的去世。他在几处都遇到特洛亚战争的幸存者，勾起他痛苦的回忆，而以他遇到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洛玛刻和她的丈夫赫勒努斯一段最为动人。

卷四写狄多和埃涅阿斯的恋爱和结合。但是尤比特遣神使去警告埃涅阿斯不要忘记建立家国的伟大使命，要他立刻离开迦太基。他决定牺牲个人的安乐，向狄多陈述必须离去的理由，并断然登舟而去。狄多再三设法想把他留住，但未能成功，她在悲恨之中饮刃自焚而死。狄多之死引起过历代读者的同情之泪（包括青年时代的圣·奥古士丁）。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没有一处明白地说过埃涅阿斯也同样爱狄多。

卷五，特洛亚人又回到西西里，在这里举行了赛会，祭奠埃涅阿斯的亡父安奇塞斯。一起流亡的特洛亚妇女因为长久找不到安身之处，怕再继续过流亡生活，绝望之中，开始焚烧船队。火被尤比特扑灭。埃涅阿斯决定让不愿再流亡的人留下，其余的继续跟他去寻找意大利。中途，舵手帕里努鲁斯堕海身亡。

卷六，特洛亚人终于到达了意大利。他们在枯迈[1]登陆。埃涅阿斯遵照赫勒努斯(3.441ff.)和父亲(5.722ff.)的嘱咐，去找女先知西比尔。西比尔带他下到地府[2]会见亡父，他的父亲指点给他看他的后裔——

[1] 在今那不勒斯以北不远，至今有一个山洞，传说是埃涅阿斯下地府的入口。
[2] 这情节仿《奥德修纪》，又为但丁所用，并以维吉尔为向导。

罗马国家的一系列缔造者。埃涅阿斯回到地上，决心更加坚定。在地府，他遇到帕里努鲁斯、狄多、代佛布斯，再一次经历了过去的痛苦，暗示过去的痛苦已成过去，要向前看，要前进。

卷七，埃涅阿斯一行继续沿海岸北行，抵达第表河口。拉提努斯王热烈欢迎他们，他认出埃涅阿斯就是神所说的、注定要和他女儿结婚的那个异邦人，于是答应了婚事。但他女儿已同图尔努斯有婚约，尤诺又从中挑拨，挑起了战争。全卷以列举图尔努斯一方的意大利诸将领的阵容结束。

卷八写埃涅阿斯到未来的罗马城址上居住的阿尔卡狄亚王厄凡德尔处去求援。厄凡德尔引他参观了他的都城，展示了未来的罗马城，并派他的儿子帕拉斯率军援助埃涅阿斯。维纳斯恳求她丈夫伏尔坎为埃涅阿斯造一面盾牌，其上镂刻着罗马历代大事直至屋大维时代，目的在鼓励埃涅阿斯作战。其中伏尔坎锻造盾牌一段十分精彩。

卷九，当埃涅阿斯去求援之际，特洛亚营寨被图尔努斯包围，特洛亚两名武士突围去找埃涅阿斯，半路牺牲了。图尔努斯杀败特洛亚人，只身闯入营寨，寡不敌众，跳入第表河逃脱。

卷十，埃涅阿斯由帕拉斯陪同回到营寨，在交战中，图尔努斯杀死了帕拉斯，剥下他的剑带作为战利品。埃涅阿斯在盛怒之下杀死了许多敌人，暂时获胜。

卷十一，埃涅阿斯准备帕拉斯的葬礼，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各自埋葬阵亡将士。这时拉丁阵营有反战情绪，图尔努斯表示要和埃涅阿斯单独决战。这时，埃涅阿斯发动进攻，战事又起。女英雄卡密拉来支援图尔努斯，战

死，拉丁军大败。

最后一卷写图尔努斯再次要求与埃涅阿斯单独决斗。双方明誓立约。但鲁图利亚人破坏约定，发动进攻，埃涅阿斯受伤，一场大战又爆发。维纳斯把埃涅阿斯的伤治好，他又投入战斗。双方杀人如麻。这时在天上的尤比特要求尤诺不要再阻挠特洛亚人，他们达成协议，让罗马人和拉丁人联合。埃涅阿斯在追赶图尔努斯时把他刺伤，本想不杀他，但见到他佩带着帕拉斯的腰带，怒从心起，终于把他杀死，结束了战争。

《埃纪》从形式上说是史诗，有动作，有英雄，但从性质上说，它同荷马史诗很不一样。有人称它为"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和"建设文学"(Bauliteratur)，指出它与荷马史诗不同的一个方面，它不是歌颂英雄行为和流浪冒险的。有人称之为"遵命文学"(command performance)，它确实是配合屋大维提倡斯多噶道德和复兴宗教的政策的，因为恢复宗教信仰，信奉罗马神祇，可以箝制思想，而歌颂罗马创业的艰难和今天的强大，也可以鼓励"爱国主义"。燕卜荪说："蒲伯(Pope)说，甚至《埃纪》也是'政治吹嘘'(political puff)；甚至诗中朦胧如梦的、无所针对的、普遍存在的忧郁也是故意制造的，来支持奥古士都。"[1]为什么要写得忧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艾伦·波(Poe)曾证明，忧郁是最富于诗意的情调。"[2] 也就是说维吉尔的史诗完完全全是为政策服务的，连其中的情调，即使不是假的，也是一种手法。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史诗是为政策服务的，但情调完全是诗人独有的，这只要

[1] William Empson: *Some Versions of the Pastoral*, Chatto & Windus, 1935, p.3.
[2] 同上书p.13。

比较一下当时一些同样歌颂屋大维的诗歌就会明白，甚至可以说对屋大维是有所批判的，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艾略特认为这首史诗是“古典作品”的标本，因为它有两个特点：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1]更多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都同意《埃纪》是一首民族史诗，罗马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与希腊城邦的分散局面不同，罗马人有一个大一统的感觉。主人公也和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不同，“英雄”的概念改变了，希腊史诗的英雄一切行动都出自个人打算，阿奇琉斯因个人恩怨而决定参战或不参战，奥德修斯历尽艰险，表现的是个人才智，回家的目的是达成个人的家庭团聚；而埃涅阿斯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族、新国家，个人幸福（愿意死在故国、屡屡不愿前进、狄多的插曲）必须经过斗争而牺牲掉，他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领袖、组织者和民族象征。他象征屋大维所提倡的道德，有些行动甚至是以屋大维的行动为蓝本的，例如他身上体现的虔敬（pietas），一是敬神，服从神意，一是对人群（家族、民族）的责任感，由此衍生出他经历的千难万险和种种流血牺牲的动作。因而他不像希腊史诗英雄那样有个性，相反他必须泯灭个性，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是英雄的英雄，即与以往英雄有所不同的英雄。他是神的工具，神的意志的执行者，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神也就是命运的意志。《埃纪》中的这种使命感是希腊史诗或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所没有的，而成为维吉尔以后欧洲史诗的基本内容，所以说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一个中心的、关键的地位。

---

① T.S.Eliot: *What is a Classic?* Faber & Faber, 1945.

但《埃纪》和荷马史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调，它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使他成为一个如前面提到的"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1] 而荷马史诗则是乐观、勇武、率直以至凶狠。这原因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为他多思，所以他才多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的社会讽刺诗，普洛佩尔修斯、提布鲁斯、奥维德的爱情诗，相形之下就显得十分浅露。丁尼生(Tennyson)的《致维吉尔》一诗有两行说得很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悲哀之中有着庄严，"点出了他的特色。

他的这个特色也可用人情味来说明。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盛赞维吉尔和莎士比亚是两个最能给人带来"甜蜜与光明"的诗人。[2]他说他们"灵魂里最突出的是甜蜜与光明和人性中最具人情的一切"。不管我们对人性论持什么不同的看法，维吉尔的"人情味"是实际存在的。史诗的情调和早期作品一样有时使人联想到陶渊明。萧统《陶渊明传》说他"以为彭泽令……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埃纪》卷三里，安德洛玛刻临别送阿斯卡纽斯几件衣物，对他说："你是这样像我的孩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现在只有你能使我

① 凡有可以一掬同情之泪的地方，维吉尔从不放过。如9.480ff.，欧吕阿鲁斯的母亲千辛万苦随儿子逃离特洛亚，不想儿子竟战死，维吉尔费了些笔墨描写她如何哭悼。10.758，尤比特在天宫里看到双方这种无谓的疯狂的杀戮，看到这些总有一天要死的凡人受这么悲惨的折磨，很是怜悯他们。维吉尔也同样不放过一切强调命运的机会，例如10.706写密玛斯与帕里斯同日生，但一个死在故土，一个却死在异乡，都是命中注定的。

② Mat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hap. 1.

想起他的容貌来。"在卷十二里，诗人在描写战争的百忙之中特意写一个被图尔努斯杀死的青年，"他原来以捕鱼为生，家里很穷，但从来不想依附什么权贵，他的父亲种几亩租来的田地"。维吉尔怕战争，陶渊明也有"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诗句，异患也就是兵灾凶厄。两人也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种人道的、人情的、向往小康的精神状态，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雷同之处，很值得研究，也正是这种思想贯串此后的欧洲文学，直到今天。

维吉尔虽然师法荷马，但结果可以说改变了史诗的性质，因此不能以荷马的特色要求维吉尔。早在三百年前，德莱顿曾做了如下的公允的比较："维吉尔气质安详、稳重，荷马狂暴、激动、充满了火。维吉尔的天才在思想得体，文字多采，荷马则思想迅速，语言自由。""我们这两位诗人在气质方面既如此不同，一个火暴、血性高，一个滞涩忧郁，这就使他们各有不同的卓越之处。"他们塑造的英雄，"阿奇琉斯暴烈、急躁、报复心重……埃涅阿斯则忍耐、考虑周详、关心他的人民、对敌人仁慈、永远服从天命"。[1]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奥德修纪》卷十一和《埃纪》卷六，都是写游地府，维吉尔的格局完全模仿荷马，甚至连词句也照搬。如埃涅阿斯三次想拥抱他父亲的亡魂(6.700)，他父亲三次像轻风和梦影一样闪开，[2]但区别大于相似。奥德修斯直入地府，没有什么序曲，但埃涅阿

① *Preface to the Fables*.

② 2.792，埃涅阿斯见到妻子的亡魂时，诗人也用同样词句，都是照搬《奥德修纪》11.206f。

斯则是先看庙门，然后大神附在西比尔体上，取金枝，超度了一个亡魂，才进入地府。入地府后他首先向冥神祝祷，才见到亡魂。序曲中的这些细节赋予故事以浓厚的庄严神秘的宗教色彩，培养气氛。奥德修斯首先看到的是他的母亲，埃涅阿斯则是在看到了一系列亡魂之后，才见到父亲，表示在面向未来之前对过去的回忆。奥德修斯见到母亲之后询问的是家中情况，老父、妻子和儿子的情况，埃涅阿斯见到父亲后，父亲却先讲哲学（毕达哥拉斯灵魂轮回说），然后讲的是罗马未来的英雄和历史，以及埃涅阿斯的使命。可见维吉尔脱胎于荷马，但内容大变，正如乔伊斯的《攸利西斯》[1]脱胎于荷马而内容大变一样。

《埃纪》一般称为“文人史诗”，“第二位或第二代史诗”，或竟称“人工制造的史诗”，以相对于荷马的“纯真的”、“第一位的”“天籁”。一个自然，一个人工。[2] 维吉尔所开创的史诗其特点大致可以这样说：作者有鲜明的创作目的，作者有历史感、使命感，有深刻的思考，吸收了许多前人的传统、神话和书本知识以为营养。它是一种新型史诗，在这层意义上讲，维吉尔可以算是欧洲第一个“现代”诗人。惟其它是“人工的”，所以就具有人工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史诗的构架是经过精心构思才搭起来的；文字是考虑到具体情景经过推敲后才落笔的，力求形象性和音乐性同内容协调；比喻的选择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例如，维吉尔经常用“虔敬”、“虔诚”来形容埃涅阿斯，点出他的性格特征，表明他对神的虔敬，遵从神的旨

---

① 今通译《尤利西斯》。——编注

② Le vers donné, le vers calculé. 参看 C. M. Bowra: *From Virgil to Milton*, Macmilian, 1945。

意，作为儿子、父亲和领袖则克尽厥职，还有同情怜悯之心，但当他和狄多恋爱，沉湎于逸乐，诗人便不再用这个形容词冠在他名字前面。在选择比喻方面，他也别具匠心，使内容越加丰富充实。例如2.304，他把特洛亚夜间混战比做麦田起火，比做山洪暴发冲走牛羊树木，而牧人在山崖上听到这声音，一筹莫展。这个比喻基本上是从荷马《伊利亚纪》(4.452)引来的。荷马把两军相遇比做山洪暴发，远处牧羊人听了直发抖，目的是烘托战斗的猛烈。荷马的牧羊人是一笔带过写的，维吉尔把他突出出来，来烘托出埃涅阿斯的心理状态，既惊怕又无可奈何。

《埃纪》里面有两个时间层次：埃涅阿斯时代和维吉尔时代，相距一千年。按传说，从后面向前推算，埃涅阿斯定都拉维尼乌姆应在公元前一〇八三年，三十年后的公元前一〇五三年，阿斯卡纽斯迁都阿尔巴·隆加，又隔了三百年，公元前七五三年罗木路斯才建都罗马。经过二百多年的王政时期，五百年的共和时期，才到维吉尔的时代。但《埃纪》中处处有预言未来历史的地方(如卷八伏尔坎为埃涅阿斯锻造的盾牌)，影射当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地方(如狄多就影射克利奥帕特拉)，以此来显示当代罗马有着悠久的不间断的传统。

另一个时间层次就是埃涅阿斯故事本身所有的。埃涅阿斯虽然追溯了七年的经历，但故事本身，故事中的动作，即从西西里到迦太基到拉丁姆这一段，只经历了几个月，亦即七年流浪的最后几个月。把这些时间层次弄清楚，对阅读是有帮助的。

《埃纪》的结构，不论是全诗或每一卷，都体现了诗人的匠心。据多那图斯的传记，维吉尔在写这部史诗之前，先用散文拟了一个提纲，分成十二卷，然后随兴之所至把

各部分不拘次第写成诗。为了不打断灵感,有时一段未成就把它放下,去写别段;有时在有些段落里暂时插入一些"铺垫",以便日后更替。可以肯定在他下笔之前是先搭架子的,而架子本身恐怕也是不断调整的,[①] 以符合约翰逊所说的"诗歌建筑的规律"(the law of poetic architecture)。每卷就像一个建筑构件,与其他卷搭配照应。有的评家指出,例如卷三、卷五情调比较恬静,以缓和卷二、四、六的紧张。前半与后半每相互应,如卷七尤诺挑拨战争,与卷一尤诺命风神掀起风暴呼应;卷八写罗马未来的历史与卷二写特洛亚沦陷对照;卷十写帕拉斯之死与卷四写狄多之死呼应;卷十二图尔努斯之死与卷六预言屋大维继承人玛尔凯鲁斯之死对应。[②]又如卷一以迦太基历史开始,第七卷也有拉丁族历史的交代;迦太基神庙内的雕刻配合拉丁姆宫中的木刻;伊利翁纽斯既是知会狄多的使节,又是知会拉提努斯王的使节。[③] 这类精心安排的情节俯拾皆是。即使在每一卷里,情节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的,例如卷三埃涅阿斯叙述他七年漂泊就分成三组,每组三件事:第一组的事件发生在爱琴海,第二组在希腊,第三组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每个事件代表一种情绪:特拉刻的荒凉可怕,提洛斯的温存,克里特岛上的灾疫;斯特洛法德斯岛上的妖氛,阿克提姆的罗马气氛,在布特罗屯,赫勒努斯预言前途,富有启示录的味道;敏涅尔伐堡则又预言未来的战争,最后在围绕西西里航

---

① P. G. Walsh: *Introduction to P. Vergili Maronis Aeneidos*, Libri Ⅶ—Ⅷ(Commentary by C. J. Fordyce), OUP, 1977,认为维吉尔在拟了散文写作计划之后,还要系统地研究大量有关罗马创建史的史料、传说,从中挑选他所需的材料,加以安排。

② R.D. Williams: *The Aeneid of Virgil*,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1972.

③ Walsh,前引文。

行的安静气氛中结束全卷。[1]

所以从结构上来讲,《埃纪》是矛盾平衡的结构。古代传说和当代历史既是两回事,又有连续性;荷马史诗的英雄和埃涅阿斯气质不同,旧的英雄模式要赋以新的内容;罗马事业的伟大、值得歌颂的罗马英雄、和平的可贵、黄金时代之在望等等,和为获得这些而付出的牺牲;神的意志和个人的意志——这首诗里交织着这些矛盾。诗人既衷心赞美,又深刻怀疑。这种矛盾心情产生了这首诗的朦胧气氛和哀婉的底调。

这些矛盾和这种情调都集中在埃涅阿斯身上。他既体现了罗马的和诗人的理想,也体现了诗人的矛盾思想。狄多和图尔努斯这两个陪衬人物是他完成他使命过程中的障碍,他们必须被排除掉。狄多必须牺牲,但诗人想到她的身世,她和埃涅阿斯同是天涯沦落人,对她又无限同情惋惜。图尔努斯英俊有为,像阿奇琉斯一样勇猛直率,也必须牺牲,因为他代表了共和时期挑起内讧、争权夺利那种英雄主义,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在他苦苦求饶的时候,埃涅阿斯看到帕拉斯的剑带,忽然变得复仇心切、凶狠、缺乏宽恕,这时作者的同情又倒向图尔努斯,埃涅阿斯变成一个旧式的、阿奇琉斯式的英雄,诗人对他似乎就不无贬意了。当一个暴君——墨赞提乌斯看见儿子劳苏斯为救他而战死(10.849),感到失去了亲人的痛苦,诗人也对他表示同情,而且离开情节的需要加以赞颂。也许正因为诗人意识到他的诗里的这些矛盾才嘱咐他的朋友在他死后把诗稿焚毁,而不完全是因为它还需要艺术加工。

埃涅阿斯的形象一般公认是模糊的,缺乏个性,不像

① Williams,前引书。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因为维吉尔一方面把他写成一种理想的化身、民族希望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也体现了诗人思想感情的矛盾，所以我们既不能用荷马的标准，更不能用近代小说中典型人物的标准去衡量他，正如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或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人物一样。

维吉尔在创作他的史诗时所利用的文学遗产除荷马史诗外还有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和罗马本身早期的史诗。他有了主题，就要找材料来体现这主题，摆在他面前的基本上就是这三份遗产，他必须也只能利用这遗产，在这基础上创新。

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比之荷马已增加了新的内容：个人情感；书本知识；雕琢的辞句。[①] 篇幅也短，称"小型史诗"(epyllion)，例如阿波罗纽斯(Apollonius)的《阿尔格斯船手》写取金羊毛的英雄雅松和美狄亚的恋爱故事。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故事，《农事诗》最后的俄尔佛斯和欧利狄刻的故事，都脱胎于此。奥维德的《变形记》也是这类小型史诗的汇集。但维吉尔史诗却扬弃了希腊化史诗中的不严肃和纵情的因素(虽有一处暗示过男风)，狄多的故事也着重它的悲剧性。

罗马早期史诗如奈维乌斯(Naevius)的《布匿战争》(只存残篇)，又如恩纽斯(Ennius)的《编年史》(也只存残卷)是用古体和六步诗行写的历史，据说罗马学童拿它们做历史教科书。这些著作显然给维吉尔提供了知识素材、爱国情绪和某些史诗技巧。

总结前面所讲，为了进一步说明维吉尔史诗的特点，

① 参看格朗特：《罗马文学》。

我们不妨就拿第一卷做个剖析，看看这些特点如何融化在具体作品里，其他各卷，读者留意阅读，稍加寻绎，也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罗马过去的历史和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有神话、族谱、传说、地理、风土习俗、家庭、宗教、哲学、法律、政治、战争，像一部百科全书。这里有种种描写手法，景物的描写、人物心理的描写、情绪的有节奏的变化，以至史诗特有的比喻。至于诗歌的音乐性在散文翻译里就不可能传达了。

卷一开宗明义就把传说中的罗马历史简要地交代了一句，又在294行点到雅努斯庙门关闭（公元前二九年）这一当代史实，提到罗马立国是出于神意（279）。当他提到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纽斯封号是尤路斯时，他上挂伊利乌姆的祖先伊路斯，下联凯撒家族尤利乌斯，反映诗人对族谱学的喜爱，这既是歌颂的手段，也表现诗人的爱国情绪。诗人的嗜古癖、考证癖还表现在他对地名的兴趣，如532行，他提到意大利名称的由来；海中的礁石，俗称“祭坛”，只有真正热爱自己乡土的人才会对自己乡土一草一木的来历发生兴趣。他的考古癖还不限于本乡本土，例如在367行，他提到迦太基立国是买了一块“一张牛皮所能包括的土地”而建立起来（参看译注），这里面也可能有贬意——迦太基靠欺骗立国——因为它是罗马的敌国。又如244行提玛乌斯河有九个入海口，这些都是当时人所熟悉的，诗人只须一点（就像我国旧诗用典一样）就可以唤起读者的应有的联想和反应。这一卷也反映了罗马人的家庭或家族观念，如对家神的尊奉（378），磨面制饼的场面（179）。社会风气可以从用美女进行贿赂（71）看出。至于宗教观念、命运观念，那是很明显的，不必赘言。史诗讲哲学道理，卷一中也可见到，如筵席上

歌手唱了一曲天地星辰之歌，显然是出自鲁克莱修斯。全诗中埃涅阿斯第一次开口说的话应当具有特殊意义，表现他的性格特征。他的话表明，经过七年漂泊，他已经疲倦了，怕艰难险阻，不愿前进了。但以后的事实表明，他克服了困难，到达了意大利，建立了新特洛亚，所以他第一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必须用斯多噶哲学思想去克服动摇性。罗马人的法律观念也处处有所反映，如卷一里提到尤比特定下"严格的条例"(foeduscertum)约制风暴，提到风神的"权限"有限，海神比他权大(140)，提到罗木路斯将来要给罗马立法(293)，在全诗后半，交战双方两次订立停战协定等。对战争的描写大都在后半部，但卷一中也有，如尤诺庙里战争被形象地描绘成张着血口，反背着手，用一百条铜链绑住，反映出诗人对战争的万分惧怕和憎恶。罗马的政治生活也可以通过"群众叛乱"(148)瞥见一斑。诗人的矛盾思想在字里行间也可以隐约看到，例如维纳斯说："未来的前景足以抵消过去的命运"(239)，这句话就有正反两方面的含意：罗马是伟大的，但是是否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

随着情节的推进，诗人巧妙地把情绪安排得极有节奏感。一场风暴之后，接着就是静谧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幽邃的海滨景象；悲愁、疲惫、厌倦之后接着是欢乐、庆幸、乐观的情绪。维纳斯刚指点给埃涅阿斯以希望，接着他又看到壁画，勾引出他那"万事俱堪落泪"的千古之叹(462)，接着又是狄多治下的欢乐人群蜂拥而至。烘托情绪的另一手法就是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208)埃涅阿斯表面上充满希望，内心却有压不下去的忧虑。诗人也没有忽略群众的心理活动，他们想象着失散的伙伴们可能的遭遇(216)。维吉尔还常喜欢用反话来激起

弦外之音，如(522)伊利俞纽斯请求狄多收容特洛亚的落难者，他说他们“不是拿着刀剑来掠夺的……我们是被征服了的人，没有这种胆量”。读者不难联想到将来消灭迦太基的正是罗马人。又如(733)狄多祈祷上苍让迦太基和特洛亚双方子子孙孙永远怀念今天她和埃涅阿斯的结合。当时读者对此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后来双方打了三次大战(布匿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迦太基的覆灭，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告终，更加显出狄多痴情的悲剧性。

在卷一里，史诗不可缺少的明喻 (simile) 也体现了维吉尔的独创性。例如全诗第一个明喻 (148) 以人事比自然现象，就和荷马常以自然现象比喻人事正好相反。如《伊利亚纪》卷二写阿加门农召开军事会议，故意试探将领们在没有阿奇琉斯参战的情况下有无作战决心，提出班师回国，大家都赞成，部队都开始做回国准备，荷马用了两个明喻来形容其忙乱景象：像大风中的波涛，军盔上的羽毛和摇动的枪杆，又像风中的麦穗。而维吉尔则从罗马政治生活中摘取形象来比风暴的骚动和止息，由此也可见维吉尔对政治的属意。又如，在两次提到狄多，使读者有心理准备之后，狄多本人出场(499)，诗人立刻用了一个明喻，把她比做狄阿娜。这个明喻是仿荷马的，荷马在《奥德修纪》(6.102f.)写少女瑙西卡阿出嫁前在河边洗衣、洗澡之后的轻快心情和美貌像阿特密斯 (狄阿娜)。维吉尔用来形容狄多，曾引起评者的争议，有人批评他用喻不当，因为它原是描写一个少女和女伴们跳舞欢乐的情景，而狄多则是一国的女王，在发号施令。但辩护者说，狄多不仅是一个持重的女王，她也是一个美丽的、生气勃勃的、欢乐的女

王，在众花扶持中的一朵鲜花，维吉尔这样比她是为了对照她后来的悲剧，这样这比喻就不仅是表面的比，而且产生暗示的效果。大凡荷马由于他脱胎于口头文学，所以无论是叙事还是描写都比较松散、驰放，而维吉尔则高度精炼浓缩，依靠联想和暗示以取得感情效果。这种朦胧恍惚的特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写景，不仅写冥界如此，即如卷一(159ff.)中写海滨也是如此。和惊涛骇浪对照，海滨显得尤其幽静、隐蔽、荫翳深邃，带些恐怖神秘色彩。这一段也受荷马的启示(《奥德修纪》卷十三)，但完全体现了维吉尔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他最心向往之的境界和对大自然的独特的感受。

从全诗来看，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写照，如独眼巨人波吕菲姆斯吃人的图景(3.623f.)，简直是一幅富人吃穷人肉的漫画像；阿凯墨厄得斯则又是一幅穷人吃野果草根充饥的饿莩图(3.588—654)；尤诺和维纳斯的勾心斗角不愧是一幅罗马贵妇人的生活画(4)；德朗克斯是一个两面派的罗马政客(11—12)；埃涅阿斯向狄多申辩(4)，尤诺和维纳斯在天宫的辩论(10)则无疑是元老院和法庭上辩论的翻版。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恋爱可能影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

在手法上，维吉尔爱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为他的主旨服务，烘托出捉摸不定的朦胧的意识和气氛，这种手法在卷六里用得最集中。埃涅阿斯来到阿婆罗神庙前，大门上雕着代达路斯、米诺陶和迷宫的故事，象征埃涅阿斯经过一段迷惘(包括狄多插曲)，即将获得解脱，认准前途，不再动摇。西比尔本人就是命运的象征、神的代表，她既是向埃涅阿斯指明前途的向导，又是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人物。埃涅阿斯采折的金枝，据说象征黑暗中的

光明，死中的生，十分神秘。埃涅阿斯进入冥界之前还必须洗涤一名死去的同伴留下的污点，因此诗人费了一些笔墨写葬礼，据说是用以象征凡人死后（进入冥界以后）不能再生，但埃涅阿斯则不同，仍将再生。冥界出口有两个，一个是角门（牛角制的），一个是象牙门，也具有神秘象征意义。据《奥德修纪》(19.562f.)，通过象牙门出现的梦都是假象，通过牛角门的梦都是确实的，而埃涅阿斯和西比尔恰恰是从象牙门出冥界，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不是说埃涅阿斯经过迷途指点，他以后走的还是迷途呢？从而否定了他在战争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呢？这只能作为疑问。

在诗中维吉尔还多次运用梦或幻影。如卷二，希腊人已偷袭进城，埃涅阿斯还在酣睡，赫克托尔来到他梦中，警告他大祸临头，赶快逃离特洛亚；[①] 同卷，克列乌莎向埃涅阿斯显灵；当他在西西里左右为难，不知应否留在西西里，他的父亲显灵敦促他服从神命，继续前往意大利(5.720ff.)；即便是同赫勒努斯和安德洛玛刻的实际生活中的会晤(3)也写得如在梦中。在后半部，图尔努斯不想应战，凶神阿列克托先是入梦，后来又向他投蛇(7.44f.)，警告他，挑唆他，他才改变主意；最后写图尔努斯孤注一掷，举起石头想投向埃涅阿斯，但只觉全身无力，像在梦中举石一样。诗中写梦与幻的地方还多，也许因为维吉尔相信梦，梦即现实。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不仅烘托气氛，而且推动情节。

维吉尔对人物心理活动，有时虽只轻轻一点，却很少放过。有时他用"外化"的手段描写人物的内心意识，如

① 非常像《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后给凤姐托梦的情节，内容也相似。

写舵手帕里努鲁斯强挣着抵抗睡意,终于因极度疲倦而堕海溺死(5.827ff.),就把睡意"外化"为睡眠神,把他下意识里面的挣扎写成他和睡眠神的斗争。诗人在描写狄多的各种心理活动时花了很大力气,他用独白、比喻、对话、行动举止的描绘,写她的欢乐和悲哀。当埃涅阿斯告诉她,他决定离去,"狄多转过身去,对他侧目而视,两眼转来转去,用沉默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暗示此时她"方寸已乱",内心沸腾和爆发前的静默。

维吉尔常直接向读者致辞,邀请读者亲身参加到人物的处境中去,使读者感到亲切。这可能是口头文学传统的痕迹。如埃涅阿斯听到神命令他离开迦太基,他心里很矛盾,诗人就问 quid agat? "他该怎么办呢?"要读者和诗人一起为人物分忧。

维吉尔的文字精炼到了一个读起来几乎像格言警句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善于把丰富的人生经验用极少的文字概括起来。这是罗马教育强调修辞学的结果,古代许多诗人都有这本领。希腊罗马都出了一些专门写警句的诗人。前面引过马克思引的"我警惕希腊人,尽管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2.48),他还引过:quantum mutatus ab illo Hectore,"已经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赫克托尔了"(2.274,这是埃涅阿斯梦中所见的赫克托尔,遍体鳞伤,和他生前的英武,对照太强烈了,而且感情浓厚,所以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深刻难忘)。他的名句也经常为历代文人援引。其中如 Hoc opus, hic labor est,"这是困难的、费力的"(6.129,指下到冥界就再难回头,死后不能再生,可以作无限的引申);又如前引"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2.354),概括了一种极端绝望的情绪,颇像《李尔王》里葛罗斯特所说"我们之于天神,

就像顽童手里的蜻蜓，他们杀我们取乐”。他善于用警句式的语句刻画人物性格，如埃涅阿斯伤愈后重新投入战斗，对儿子说：“孩子，从我身上你要学到什么是勇敢，什么叫真正的吃苦，至于什么是运气，你只好去请教别人。”(12.435f.)

维吉尔是一位深沉的诗人，他毕生追求着一个比罗马帝国更伟大的理想，他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精神，他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那种溥世同仁的思想，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他的诗扩大了我们的知识和感情经验以及欣赏趣味。尽管它离我们很远，我们若付出一些劳动，克服历史文化所设置的某些障碍，它所能给我们的满足恐怕不亚于当代西方文学。约翰逊有一段话批评十八世纪读者对二三流次等作品趋之若鹜的风气，其中一半的精神是可取的，即要读人类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学。他说：“我们非得读现在人们都在读的作品不可。有人认为这类过多的孵化物(superfoetation)，当代出版物之大量繁殖，对优秀的文学是有害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非去读这些大量的劣质的东西不可，为的是赶时髦，结果，好作品就因为没有了时间而受到忽略，因为一个读了几本现代作品的人，在与人交谈时，比读过古代最优秀作品的人，他的虚荣心更能得到满足。”[1] 对当代文学我们应当知道，对古代优秀遗产，我们也同样应当知道，可能还需要先知道。

这部史诗，我早年曾把其中第六卷用新诗翻译过一次，原稿早已遗失。北京师范大学陈惇同志却抄录了一

① 包斯威尔，前引书Ⅱ.251。

份，慷慨地把他的抄录本送给了我。我看了，对译文很不满意。在我没有看到这早年译稿以前，我也考虑过是用诗体还是用散文翻译。考虑的结果是，如用诗体，旧体非我能力所及，旧体诗格律最切近的只有七古，一句七个字，七个音节，压不住拉丁文的六步诗行(hexameter)，每行十几个音节，全诗一万行七言诗将十分单调；其次，我国古诗都是押韵的，六步诗行是无韵的。用新诗译，也有问题，新诗的格律没有定型，自己创造，又非我力所能及。不仅从拉丁文译成汉文有这问题，译成英文也有问题。德莱顿生活在古典主义时期，诗歌有定式，到了二十世纪就成了问题，五十年代诗人刘易斯(C. Day Lewis)译《埃纪》(1952)发现现代英诗也没有一个现成的、适合于这种"文人的"、"人工的"史诗的诗式。刘易斯翻译是为了广播，于是他创造一个适用于朗诵的诗式，每行六个重音，每行至少十二个音节，多到十七个音节。他注意速度，以期能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当然问题还是有的。罗马本土的诗歌，所谓"萨图尔纽斯"体(numerus Saturnius)是以轻音重音为标志的，后来在希腊诗歌的影响下，又增加了长音短音(所谓"音量")的因素。希腊诗最常用的"音步"是一长两短(dactyl,—V V)和两长(spondee,— —)，无所谓轻音重音。维吉尔的诗式就是在拉丁诗轻重音的结构上又加上长短音的结构，这就使他的诗行错综复杂，有时两套结构吻合，有时又矛盾，因而产生千变万化的美的效果。加以拉丁语中多音节的词特别多，英语中单音节的词比较多，因此原诗的复杂的节奏总之是无法传达的。因此刘易斯建议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与原诗对等的诗式，何妨用散文翻译，至少可以译出故事

来。[1]但是这样一来，原诗的凝重、庄严、蕴藉、朦胧的诗意，简炼而丰富的语言，当然就都看不见了。

由于上述考虑，加上目前我们还没有这部史诗的完整译本，大学文学系科和社会上又有此需要，不谢陋，先用散文把它译出来。即便用散文译，也不一定做得好，也还有一般翻译的困难。我的标准是译文力求忠实，尽力做到在默读或朗读时文字不要过于佶屈聱牙。但我对拉丁诗歌的感性认识有限，在判断时总要参照多种古今英译本，才能下笔，中文修养又不够，所以常常心手不能相应，很不理想。希望当代翻译家或后之来者能完成一部诗体译本，或更好的散文译本。

杨周翰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

（旧历壬戌除夕）

① W. F. Jackson Knight: *Virgil: The Aeneid*, Penguin Classics, 1956，正是根据这个理由译成散文。

目　　录

卷 一

(1—33行 引 子)

我要说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被命运驱赶,第一个离开特洛亚的海岸,来到了意大利拉维尼乌姆之滨。因为天神不容他,残忍的尤诺不忘前仇,使他一路上无论陆路水路历尽了颠簸。他还必须经受战争的痛苦,才能建立城邦,把故国的神祇安放到拉丁姆,从此才有拉丁族、阿尔巴的君王和罗马巍峨的城墙。[①]

诗神啊,请你告诉我,是什么原故,是怎样伤了天后[②] 的神灵,为什么她如此妒恨,迫使这个以虔敬闻名的人遭遇这么大的危难,经受这么多的考验?天神们的心居然能如此忿怒?

且说有一座古城,名唤迦太基,居住着推罗移民,它面对着远处的意大利和第表河口,物阜民丰,也热心于研习战争。据说在所有的国土中,尤诺最钟爱它,萨摩斯也瞠乎其后。她的兵器,她的战车都保存在迦太基,她早已有意想让这座城池统治万邦,倘若命运许可的话。但是她听说来了一支特洛亚血统的后裔,他们有朝一日将覆

① 特洛亚族和意大利的拉丁族混合,成为一个民族——拉丁族。这句话指三个开国阶段:埃涅阿斯在拉丁姆建立拉维尼乌姆,他的儿子建都阿尔巴·隆加,罗木路斯和雷木斯建都罗马。

② 指尤诺。

灭推罗人的城堡，从此成为一个统治辽阔国土的民族，以煊赫的军威，剪灭利比亚。[1] 这是命运女神注定了的。尤诺为此感到害怕，而对过去那场特洛亚战争，她记忆犹新，在这场战争里她率先站在心爱的希腊人一边和特洛亚人作过战。至今她心里还记得使她忿怒的根由和刺心的烦恼，在她思想深处她还记得帕里斯的裁判。帕里斯藐视她的美貌，屈辱了她；她憎恨这一族人；她也记得夺去加尼墨德的事是侵犯了她的特权。这些事激怒了她，她让这些没有被希腊人和无情的阿奇琉斯杀绝的特洛亚人在大海上漂流，达不到拉丁姆，年复一年，在命运摆布之下，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东漂西荡。建成罗马民族是何等的艰难啊。

（34—80 行　尤诺命令风王埃俄路斯吹翻埃涅阿斯船队）

正当特洛亚人轻快地扬起风帆，青铜的船首驶入大海，激起咸涩的浪花，西西里[2] 的土地还遥遥在望，这时候尤诺心中怀着无法消除的苦恨，对自己说道："难道我就放弃我的计划，认输了吗？难道我就不能阻止特洛亚的王子到达意大利吗？可不是嘛，命运不批准。为什么由于小阿亚克斯一个人的疯狂罪过，雅典娜就能够烧毁希腊舰队，把他们淹死在大海？她亲手从云端投下尤比特的闪电之火，又是驱散舰只、又是兴风作浪把大海搅翻，阿亚克斯胸膛被刺穿，口吐烈焰，雅典娜祭起一阵旋

---

① 指未来的罗马与迦太基进行的三次布匿战争。

② 埃涅阿斯从特洛亚出走，在海上到处漂泊了七年，在他旅程将近结束时，才到达西西里，从西西里他计划去意大利。这段经历的详细情况，见卷三、四。

风把他摄起，钉在一块嶙峋的岩石上。可是我呢，贵为众神的王后，既是尤比特的姊妹，又是他的配偶，单单跟特洛亚这一族就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今后谁还崇拜尤诺的神灵，谁还把牺牲奉献在她的祭坛上，祈求她呢？”

尤诺女神怒火填膺，一面这样自说自话，一面向埃俄利亚行去。这是乱云的故乡，这地方孕育着狂飙，在这儿埃俄路斯王把挣扎着的烈风和嚎叫的风暴控制在巨大的岩洞里，笼络着它们，使它们就范。狂风怒不可遏，围着禁锢它们的岩洞鸣吼，山谷中响起了巨大的回声。但埃俄路斯王高坐山巅，手持权杖，安抚着它们的傲慢，平息着它们的怒气。的确，如果他不这样做，疾风必然把大海、陆地、高天统统囊括以去，一扫而空。不过，万能之父有鉴于此，就把它们关进黑洞，在上边压了一座大山，派了这个王，定下严格的条例，按此来约束它们，但一旦有令，也可以放它们出来。

尤诺就用这样的话语向他请求道：“埃俄路斯王啊，众神之父和万民之王给了你平息波涛和搅起风暴的权力，有一支我所憎恨的族系正在提连努姆海上航行，他们想把被征服的特洛亚的家神带往意大利，重建特洛亚。你让那风加足气力，让他们的船只颠覆沉没，让他们四散分离，把他们的尸体撒在大海上。我有二七一十四名体态窈窕的仙女，其中最美的要数黛娥培亚，我一定把她配给你做偕老夫妻，归你所有，为了酬答你的功劳，我让她跟你一辈子，让你当上可爱的孩子们的父亲。”

埃俄路斯回答道：“天后，你考虑你想要什么，这是你的事；我的职责是执行你的命令。我这小小王国的一切都是你的赏赐，我的权力、尤比特的恩典都是你给的，我能参加神的宴会也靠你，又是你给了我呼风兴云的力量。”

(81—123行　大风暴中，埃涅阿斯惊慌求死。船队遇难，沉了一条船)

埃俄路斯说完，掉转枪头向空心的山的侧面击去，风就像排成队列一样，从敞开的豁口冲了出来，旋转着掠过大地，转眼之间刮到了海上。东南风、东风、非洲吹来的孕育着暴雨的风把一座大海翻了个个儿，把大浪推上了海岸。接着就是人们的呼喊声，缆索的嘘叫声。霎时间，乌云遮住了天光，特洛亚人眼前一片昏暗，黑夜覆盖着大海。从南极到北极，雷声隆隆，天空中不断地闪耀着电火，死亡的威胁迫在眉睫。立刻，埃涅阿斯又冷又怕，四肢瘫软；他呻吟着，两只手掌伸向星空，呼喊道："你们这些有幸死在父母脚下、死在特洛亚巍峨的城墙之下的人，真是福分非浅啊！狄俄墨得斯呀，最勇敢的希腊人，为什么你没能够在特洛亚的战场上亲手把我杀死，断了这口气？而勇猛的赫克托尔却在战场上死于阿奇琉斯的枪下，身躯高大的吕西亚王撒尔佩东也死了，多少勇敢的战士的盾、盔和尸体被西摩伊斯河的波涛吞没卷走了啊！"

在埃涅阿斯这样呼号的时候，一阵呼啸的北风迎面吹向船帆，激起天样高的浪头，船桨折断，船头打歪，船侧受到波涛的冲击，接着海水像一座巉岩的大山一样涌起。有的船上的人高悬在浪头的顶端，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大海张开大口，露出海底，汹涌的波涛搅起海底的泥沙。一阵南风又把另外三条船吹开，撞在暗礁上——这些海中的礁石，像隐藏在海面下的一条巨大的脊背，意大利人把它们叫做祭坛。还有三条船被东风从深海驱赶到浅滩流沙之中，好悲惨的景象啊，冲上浅滩之后就被围困在沙堆

里了。还有一条船载着吕西亚人和忠实的俄朗特斯，埃涅阿斯亲眼看见被大海的巨浪从高处击中船尾，把个舵手打落舷外，一头栽进了大海，这条船就在原处打了三个转，一个漩涡把它吞进了海里。可以看到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着，还有战士们的武器、船板和特洛亚的珍宝也漂在海面。伊利翁纽斯的坚固的船，勇敢的阿卡特斯的船，阿巴斯所乘的船，年迈的阿勒特斯所乘的船，都经不住风暴，船身的榫头松了，接缝开裂，先后漏进了无情的海水。

(124—156行　海神涅普图努斯出面干涉，训斥风神，平息了风暴)

这时，涅普图努斯意识到海上闹声喧天，是风暴放出笼了，平静的海水被彻底搅翻了，他十分激怒。他把安详[1] 的面孔伸出水面，眺望大海。他看到大海上到处是埃涅阿斯的吹散了的船只，特洛亚人被波涛和倾覆的风云所压垮。他看出这是他妹妹尤诺生气而玩的花招。他把东风和西风召到面前，随即对他们说：

"是不是你们出身高贵[2] 就让你们忘乎所以了？你们这些风没有我海神的批准竟敢翻天覆地，掀起这么巨大的浪潮？我非把你们——不过且慢，先得把汹涌的波涛平息，然后我再用另外的处罚叫你们补偿过失。赶快退下，去跟你们的主子说：统治大海的权力和这支无情的三叉戟，不属于他，而是注定属于我的。他统治的是险恶的岩石，那，东风，就是你们的家；让埃俄路斯在

① 海神的面部表情永远是安详的，尽管他此刻满腔怒气。

② 风是提坦神与黎明女神所生。

他那厅堂里称霸去吧，在那禁闭各路大风的牢房里称王去吧。"

他的话音未了，就把汹涌的大海平息下来了，驱散了浓云，让太阳重新露出光芒。海仙库摩托埃和海神特里东并肩用力把船只从嶙峋的岩石缝里推了出来，涅普图努斯自己用三叉戟把它们撬起，在大片流沙中开出一条路，平息了大海，然后乘上轻车沿着水面飘翔而去。就像在群众集会上时常发生的叛乱一样，那些下等的黎民百姓因激怒而骚动，火把和石块乱飞（动了怒火是会动武的），这时倘或他们看见了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人物，就会安静下来，竖起耳朵肃立谛听他说什么，他的话果然平息了他们的怒火，使他们的心情平定下来；同样，当海洋之父展望着大海，在开阔的天空下，乘上战车，松开骏马的缰绳，车轮飞滚而去之时，澎湃的大海也全部平静下来了。

（157—222 行　特洛亚人在非洲登陆。埃涅阿斯射鹿，众人餐鹿。悼念亡者）

疲惫的埃涅阿斯一行立刻挣扎着寻求最近的海岸，他们向利比亚驶去。这里是个深邃的海湾，一座岛屿形成大门，大门两侧把海湾掩护起来，海上来的一切浪潮撞着它就破裂成越来越弱的微波。港口两侧有巨大的岩石，形成一对险恶的峰峦，耸入天空，在峰峦的遮荫之下，宽阔的水域显得安全而宁静；峰峦后面，是一片枝叶摇摆的大树，像挂着的一副垂幕，那幽暗的灌木丛的阴影高高在上，阴森可怖；就在这海湾入口处，在高悬的岩石之下，有个岩洞，洞内有甘泉和天然的石头形成的座位，这是海

仙们的洞府;在这里,埃涅阿斯的疲惫的船只不需要缆索笼络,也不需要用船锚的弯钩固定。埃涅阿斯把残余的七条船[1] 集合到这里。渴望陆地的特洛亚人离开了船踏上了使他们感到无限欣慰的沙地,还在滴着咸涩海水的身躯便躺倒在沙滩上了。阿卡特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火石打火,点着了树叶,四周喂上干柴,很快干柴就发出火焰。历尽艰辛而感到疲劳的特洛亚人把被海水泡烂的粮食和石磨、面缸等准备出来,开始在火上把保住了的谷粮烘干,再用石磨碾碎。

再说埃涅阿斯,他这时爬上了岩顶,想上上下下瞭望一下大海的全貌,看看能否找到被风暴吹散了的安泰乌斯的船,或任何特洛亚船只,或卡皮斯,或凯库斯高挂在船头的甲胄。他一眼望去,看不见任何船只,只见海岸有三头鹿在徘徊着,后面跟着一大群鹿,排成一长列沿着山谷在吃草。埃涅阿斯立刻停步,拿起弯弓和快箭(这些武器,忠心的阿卡特斯早已携带着了),他首先射倒了那几只昂着头、角似杈桠的领队的鹿,又射其余的鹿,这些鹿乱成一团窜进了茂密的树丛,埃涅阿斯仍不罢手,最后他胜利地把七头鹿都射倒在地才停止,这数目恰恰相当于他七条船只的数目。接着,他回到海湾,和同伴们分享一切。然后,他把善良的、英雄的西西里王阿刻斯特斯在西西里海滨作为临别馈赠装入坛里的酒,分给众人,接着为了安慰众人忧伤的心情,说道:"同伴们,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你们尝到过斯库拉的忿怒,你们驶近岩石之际听到过岩石内发出的吼声,你们也到过独眼巨人库克洛

[1] 原来共有二十艘。

普斯的岩洞。振作起精神来吧，抛掉悲伤和恐惧吧，也许有一天我们回想起今天的遭遇甚至会觉得很有趣呢。经过各种各样的遭遇，经过这么多的艰险，我们正在向拉丁姆前进，命运指点我们在那儿建立平静的家园；在那儿特洛亚王国注定要重振。忍耐吧，为了未来的好时光保全你们自己吧。”

这就是他说的话，他虽然因万分忧虑而感到难过，表面上却装做充满希望，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其他的人开始整治猎获的鹿，准备饱餐一顿。他们把皮从肋条上剥下，露出了肉；有的把肉切碎，肉还在颤动就扠在叉上；有的把铜锅在岸上支起，把火点着。他们吃了东西，恢复了体力，伸开四肢躺在草丛里，畅饮着陈年老酒，吃着肥嫩的鹿肉。一席盛筵消除了饥饿，餐具撤去之后，他们长时间地谈论着失散的伙伴，又是担心，又是存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们还侥幸活着，可又怕他们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听不见人们的召唤了。特别是克尽厥职的埃涅阿斯的心里一会儿悼念精神焕发的俄朗特斯，一会儿悼念阿弥库斯的不幸，以及吕库斯的可怕的下场，还有勇敢的居阿斯和勇敢的克罗安图斯。

(223—296行　维纳斯埋怨尤比特没有实践他关于埃涅阿斯的诺言。尤比特答应践诺，并指出罗马未来的光荣使命)

他们结束了晚餐和悼念，这时尤比特从太空的高处望见点缀着风帆的大海和一望无际的陆地，望见曲岸和芸芸众生；他站立在青天之巅，眼光落到了利比亚王国。正当尤比特看到那里的情景而内心忧虑之际，维纳斯，她

明亮的双眸充满了泪水，显出不同寻常的悲哀，向尤比特致辞道："你以天王的永恒律令和闪电威慑着人世和诸神，我的埃涅阿斯和特洛亚人可能对你犯了什么样的弥天大罪，你让他们这么多的人丧失了性命，让整个世界向他们关闭了大门而不让他们到达意大利呢？你曾千真万确地答应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罗马人，将重新振兴特洛亚王朝的血统而成为领袖，他们的权力将遍布海陆。为什么你改变了主意了呢，父王？尽管特洛亚遭到悲惨的灭亡，你的诺言的确给过我们安慰，未来的前景足以抵消过去的命运。但是目前厄运还在追逐着这些受尽折磨的特洛亚人。伟大的王啊，你何时才结束他们的灾难呢？当初安特诺尔在逃出希腊人的围困之后，居然能安全进入伊里利亚海湾，经过海湾顶端的利布尼亚王国和提玛乌斯河的源头，从这里，海水通过九个豁口，伴随着岩穴的巨吼，汹涌而出，咆哮的波涛淹没了田野。但是就在这儿，他建立了巴塔维乌姆城，特洛亚人的定居点，又定了族名，又把特洛亚的兵器武装悬挂起来，如今他已过着和平安适的生活了。而我们呢，你的子孙，你答应我们在天庭有我们的位置，但是，不但我们的船只失散了，而且只是因为一个尤诺发了火，你就背叛了我们，把我们远远吹离意大利的海岸，这真是不公道啊。难道这就是敬神的人应得的报酬吗？你就是这样让我们重建统治吗？"

众人和众神之父对着她，脸上露出微笑（他的笑容能使天空晴朗，风暴平息），他轻轻地吻一下女儿的嘴，说道："不必担心，维纳斯，你的子孙未来的命运没有改变；你会看到我所许诺的城邦拉维尼乌姆和它的高墙的，你

将把心胸宏大的埃涅阿斯送往星光灿烂的苍穹；[1] 我并未改变主意。既然你对他所怀的忧虑折磨着你，我可以告诉你，是的，我可以进一步透露命运之书中的秘密，你可以相信：那个埃涅阿斯将在意大利发动一场大战争，击败一些好斗的民族，将为他的人民制定法规，建立城池，他将活到他统治拉丁姆的第三年，也就是击败鲁图利亚人之后还要过三个冬天的军旅生活。不过他的儿子阿斯卡纽斯，现在增封家名[2] 尤路斯，即伊利乌姆王朝[3] 鼎盛时期的伊路斯；他将要随着岁月的轮转统治长达三十个周年之久，并将从拉维尼乌姆迁都到阿尔巴·隆加，把它建造得固若金汤。在这里，赫克托尔的后代将统治整整三百年，直到王族出身的女祭司伊丽雅同战神玛尔斯结合怀孕，生了一对孪生兄弟[4]。后来罗木路斯骄傲地披着喂养他的母狼的褐色狼皮[5] 延续了宗族，并建立了玛尔斯的城堡，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他的人民为'罗马人'。对他们，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的确，凶狠的尤诺出于骇怕，如今把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乏不堪，她也将改变主意，和我一起爱抚这些世界的主宰者，[6] 这个穿拖袈袍的民族——罗马人。这就是我的决定。随着时间五年

① 按：埃涅阿斯死后被尊为神。

② 罗马贵族的名字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本人的名字、族名和家名，所谓家名或支名表示某大族中的一支、一房、一家，最后一个名字，也可以是绰号，或立功的地点等特殊标志。

③ 即特洛亚。

④ 指罗木路斯和雷木斯。

⑤ 不是指把母狼杀死，披上它的皮，仅指披着狼皮，而狼曾是他乳母，两个概念的重叠。

⑥ 卷十二，尤诺与尤比特妥协。

五年地流逝，将有这么一天来到，特洛亚的家族将臣服弗蒂亚和声名显赫的米刻奈，君临被征服的阿尔各斯。从这光辉的特洛亚族系将会产生一个凯撒[①]，他的权力将远届寰宇之涯，他的令名将高达云天，而他的本名尤利乌斯则是从伟大的尤路斯派生而来的。有朝一日你将无忧无虑地把他接进天庭，满载着东征的胜利品；[②] 人们有所祈求的时候也将呼唤他的名字。[③] 那时，战争将熄灭，动乱的时代将趋于平和；白发苍苍的'信义'女神，守护家庭的维斯塔女神，罗木路斯和他的孪生兄弟雷木斯将制定法律；战神的可怕的大门将关闭，[④] 用精巧的铁栓箍紧；门内，亵渎不恭的'骚乱'之神将坐在一堆残酷的武器上，两手反背，用一百条铜链捆住，张开可怕的血口嚎叫着。"

(297—304行　尤比特派神使麦丘利去告诉狄多准备迎接埃涅阿斯)

尤比特说完就从天庭派出麦雅的儿子麦丘利，好让迦太基的土地和新建的城堡接待特洛亚客人，让不知命运如何安排的狄多不至于早早地把他们拒于国门之外。麦丘利振起如桨的双翼飞过辽阔的天空，迅速地落到了利比亚的海滩。他立即执行了尤比特的命令，腓尼基人按照神的意志打消了敌意；女王狄多带头以平和的心情和善意接纳了特洛亚人。

---

① 指屋大维。
② 指屋大维战胜安东尼。
③ 指除埃涅阿斯的名字之外。
④ 指罗马雅努斯神庙于公元前二九年关闭。

(305—417 行　次晨，埃涅阿斯把船只隐蔽起来，接着就去考察周围环境，遇见乔装女猎人的母亲维纳斯。她把狄多的经历对他讲了，并保证特洛亚人的安全。她把埃涅阿斯和阿卡特斯隐蔽在云雾里之后离去）

再说责任心重的埃涅阿斯，整夜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天刚露出慈祥的曙光，他就决定出发去考察一下这新环境，看看风暴把他吹到了什么海岸，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或野兽住在这里(他没看到任何耕作的痕迹)，然后把他的发现告诉同伴们。他把船只隐蔽在海湾边凸出的岩石下，四周环绕着树丛，树叶阴森的阴影把它们遮盖了起来；他只由阿卡特斯一个人陪伴着出发了，手里挥动着两支阔刃长矛。在树林中，他的母亲维纳斯走来和他相会。她装扮成一个女郎的样子，携带着斯巴达打猎女郎的武器；又颇像特拉刻出生的哈帕露刻，她步履如飞，奔马和赫布路斯河的急流，都赛她不过。像一个女猎手一样，在她肩上她斜挂着一张备用的弯弓，她的头发听任风儿吹乱，双膝裸露，飘动的多褶的短衣拦腰系了一个结子。她先开口道："喂，年轻人，你们看见我的一个姐妹在这一带游荡么？她腰里插着一支箭，披着花斑猞猁皮，也可能吆喝着追赶一只口吐白沫的野猪。你们若是看见过，告诉我她在哪儿。"

维纳斯说完之后，她的儿子埃涅阿斯回答道："我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你的姐妹，唉呀，姑娘，我称呼你什么好呢？你的相貌不像凡人，你的声音也不一般；啊，你肯定是位女神，你是太阳神弗博斯的妹妹吧？或许是女仙族中的一个吧？不论你是谁，请你开恩，解除我们的苦

难吧；请你告诉我们这里是谁的天下，我们被抛到世界的什么角落；狂风巨浪把我们追赶到这里，我们在此流浪，人生地不熟。你若告诉我，我们一定亲手在你的祭坛前宰杀许多牺牲奉献给你。"

维纳斯回答说："这样的荣誉我不敢当；身佩弓箭，足登深红色的高统皮靴，这是我们迦太基姑娘的习惯。你眼前看到的是腓尼基人的国土，我们是推罗来的，阿格诺尔的后代统治着这城邦；但迦太基国境以外的地方却是利比亚，那里的民族却是战争都对付不了的。在迦太基掌权的人是狄多，她是从推罗城来的，为的是逃避她的哥哥。这个不公道的、曲折的故事，说来话长，不过我可以把主要之点说一说。她原先是同希凯斯结婚的，希凯斯是腓尼基最富有的地主，不幸的是她非常地爱他。她父亲把她嫁给希凯斯的时候，她还是个闺女，是她第一次结婚。但是她有个哥哥叫匹格玛利翁统治着推罗，他是无恶不作比谁都坏的家伙。匹格玛利翁和希凯斯之间发生了仇隙。那个渎神的恶棍贪图钱财，瞎了眼，竟偷偷地在神坛之前趁希凯斯不备一刀把他杀死，毫不考虑他妹妹是多么爱希凯斯；匹格玛利翁长期隐瞒着这件事，对伤心的妹妹捏造了连篇的谎话，用虚假的希望欺骗爱恋丈夫的她。但是还没有埋葬的希凯斯的魂灵自己来到了她的梦中，抬起他那苍白得出奇的脸；他袒露出用钢刀刺穿的胸膛，揭发了神坛前的暴行，揭穿了瞒过宫中耳目的全部可怕罪行。他劝她赶快逃离祖国出走，并指点她去一个地方，那里埋着祖传的财宝，金银不计其数，可以做一路的盘缠。这些话使狄多感到震惊，她开始准备逃跑，她召集了一批同伙。凡是痛恨那凶残的暴君或万分惧怕他的人都集合在一起；夺了一批正巧装备停当的船只，把金银

装上了船。悭吝的匹格玛利翁的财宝被运出了海；这一业绩的领袖却是个女性。他们来到了这块土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座新迦太基的壮丽的城池，它的高耸入云的城堡正在建造。他们买了这片土地，根据买地的办法，命名为毕尔萨，即面积用一张牛皮能圈起的土地。[①] 但是，请问你们是谁，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往哪里去?"听了这些问题，埃涅阿斯叹了一口气，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声，回答道：

"女神啊，如果要我从头说起，如果你有时间把我们多年来经历的灾难听完，那么在我结束之前，黄昏的长庚星早送白昼去安眠了，奥林普斯山上天宫的大门也早已关闭了。我们是从特洛亚来的，你们也许听到过特洛亚这个名字吧，我们四海漂泊，一阵大风暴偶然地把我们吹到了利比亚的岸边。我是虔诚的埃涅阿斯，我从敌人手里夺回了我们的家神[②]，随身带到船上，我的名声远播天外。我在寻找意大利，寻找我的祖国，我的祖先，最高天神尤比特的后裔，就是从那里来的。我顺从命运，带了二十条船驶上弗利吉亚海，我的母亲女神维纳斯指引着我；在东南风和惊涛骇浪的袭击之下，只有七条船保存下来了。我现在成了一个离乡背井的异乡人，一无所有，亚洲把我赶走，欧罗巴把我赶走，我来到了这利比亚的荒原。"说到这里，维纳斯打断了他的诉苦的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她说："不管你是谁，我相信天上的神祇并不恨你，你

① 据传说，腓尼基人向利比亚本地人用低价购买一张牛皮能覆盖的土地，约定之后，他们把牛皮裁成细条，联接起来，圈了一大片土地。"毕尔萨"Byrsa，希腊语为"牛皮"。

② 佩那特斯(Penates)，罗马人供奉的各种保护家室之神，如储藏室之神、灶神、门神。

还呼吸，你还活着，你看你已来到了这座推罗人的城市。你只管前进，你就能从这里到达女王的宫门。我可以告诉你，大风已经转向北方，把你的船队吹回到了安全地带，你的同伴们也已回到你身边，我的话如若错了，那就是我的父母骗我，没有教会我怎样占卜。你看这二六一十二只快乐的天鹅，排成一行，尤比特的神鹰从苍穹俯冲下来，在开阔的天空驱赶着他们；现在你看他们有的已经排成长列落到地上，有的在俯视着已经有天鹅落下的地面。正像他们有的安全回到地面之后，就在地上嬉戏，翅膀发出沙沙的声音，有的在天空成群翱翔，唱出歌声，同样你的船只和你的年轻力壮的水手们，有的已经进了港，有的正在张满帆驶向港口。你只管前进，沿着指引你的道路迈步前进。"

维纳斯说完转过身去，玫瑰色的颈项，光艳照人，仙人般的头发从头上散发出天上的芳香；她的衣结解开，衣裾垂下遮盖住脚面；她的步履也表明她是真神下凡。当埃涅阿斯认出这是他母亲之后，追着她急速退却的背影喊道："你也这样残忍吗？为什么几次三番用假象嘲弄你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让我和你携起手来，推心置腹地互相谈一谈呢？"埃涅阿斯一面责备母亲，一面向城堡走去。维纳斯神通广大，用浓雾把前进中的埃涅阿斯和阿卡特斯围了起来，用云气像一件厚斗篷一样把他盖住，不让人看见他们或触碰他们，或拖住他们，盘问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她自己则升上天空，往帕佛斯而去，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家，那里有她的庙，一百个祭坛点燃着阿拉伯的馨香，鲜花编成的花环散发出芬芳。

（418—493 行　埃涅阿斯和阿卡特斯

惊奇地观看新建的迦太基的忙碌景象。他们在尤诺庙里看到壁画上画的特洛亚战争景象，触景生情）

再说埃涅阿斯和阿卡特斯急忙上路，沿着一条小径前行。不久，他们登上一座高大的山冈，下面就是迦太基城，从上面看去，对面就是城堡。埃涅阿斯带着惊奇的心情看着这一片建筑，这里过去原只是些土屋，现在是高门大路，路面铺得平平的，人声鼎沸。推罗人熙熙攘攘十分忙碌，有的筑城墙，砌堡垒，用手把石头往坡上推；有的选择房屋的地基，周围划出一条沟做墙基。人们在制订法律，选举官员和受人尊敬的元老。一处，有人在挖港口；另一处，有人在给一座剧场打下宽广的地基，有人在把石块凿成巨大的柱子，给未来的舞台做高大的装饰。就像初夏在繁花点点的田野上，蜜蜂在阳光下劳动，有的把羽翼丰满的幼蜂领出巢来，有的把芬芳的仙露般的蜜汁塞满蜂房，有的在巢内帮助飞回的蜂卸下它的重负，有的列成队形把一群懒惰的雄蜂从蜂巢里赶了出来，真是一番炽热的劳动景象，芳甜的蜜散发出香飘百里的气息。“已经在建立城邦的人们是多么幸福啊！”埃涅阿斯说道，抬头望着这座城市的高楼。说着他向人群走去，说来奇怪，他是被云雾包裹着的，他参杂在人丛之中，谁也看不见他。

在城市的中心有一片树林，布满了浓阴，当初腓尼基人乘风破浪到此，就在这个地方按照尤诺的指示挖出了一件信物——一个骏马的头，表明这个民族在未来的若干世纪将以武功和物阜民丰著称。腓尼基的狄多正在这里给尤诺建造一座大庙，庙里祭品丰盛，使人身感女神的神灵。一系列台阶引向高高的庙门，门坎是青铜

的，门框的箍是青铜的，两扇门也是青铜的，在开关的时候门轴发出吱吱的声响。在树林里，埃涅阿斯遇到一件新奇的事物，使他第一次稍感放心，使他第一次敢于希望获得安全，使他在受尽折磨之后，增强了信心。原来，正当他在等候女王来临，抬着头仔细观察这座大庙的每一个细部，对这座城市的富足感到惊讶，对一些巧匠一个比一个高超的手艺，对他们所下的功夫感到惊奇的时候，他看到一些描绘特洛亚战争的壁画，一景挨着一景，看来这场战争已经声名远扬，普世皆知了。画上有阿加门农和墨涅劳斯，既有普利阿姆斯，也有残忍的阿奇琉斯。埃涅阿斯伫立着，流着泪，说道："阿卡特斯，世界上什么地方、哪个地带不流传着我们的苦难啊？看，那是普利阿姆斯。即使在这里，光荣也仍然获得应得的报偿；人生不幸的遭遇也仍然赢得同情之泪，生活的痛苦也仍然打动人心。不要害怕，我们在他们眼中并不陌生，我们是相当安全的。"埃涅阿斯一面说一面贪婪地把虚幻的图像印入心灵，不住地流着泪，脸上泪痕斑斑。在一处，他看到希腊人在特洛亚城周围作战时纷纷逃跑，特洛亚的青年战士紧紧追赶着；在另一处，特洛亚人在逃跑，阿奇琉斯头戴羽盔驾着战车追随在后。在稍远处，他泪眼汪汪地认出了雷索斯营中雪白帆布做的帐篷，在人们刚刚入睡之际它就遭到袭击，双手沾满鲜血的狄俄墨得斯把它扫荡干净，并把那些骏马都赶到希腊营垒，不让它们吃上特洛亚的青草，喝上赞土斯河的流水。[①] 在另一部分，特洛伊鲁斯弃甲丢盔正

① 雷索斯是特拉刻王，出兵协助特洛亚人，据神谕，他的马匹如果吃上特洛亚的草，喝上流经特洛亚的赞土斯河水，特洛亚就不会灭亡。

在逃跑，这位不幸的青年哪里敌得过阿奇琉斯，他被奔驰的马匹拖着，昂面朝天，还死抓住空战车不放，手里还握住缰绳，他的头和头发在地面上拖过，头朝下的长矛在尘土里划出条纹。同时，特洛亚的妇女们披头散发正在向敌视特洛亚的雅典娜女神的庙宇走去，手里拿着一件长袍，悲哀地用手掌捶打着胸膛，去乞求女神；女神却转过头去，眼睛望着地上。还有阿奇琉斯把赫克托尔的尸首拖在战车后面，围绕特洛亚城转了三匝，又索取黄金才让普利阿姆斯赎回。当他看到希腊人掳获的战利品、战车、他的朋友的尸体以及普利阿姆斯伸出毫无武装的双手，他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长叹。他在画里也认出了自己在和希腊将领混战，又看到一些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军队，这是梅姆农率领的武装。还有阿玛松的女王彭特希莱亚也率领一批女兵，拿着月牙形的盾牌，疯也似地在千军万马之中厮杀，她用一条金腰带束在一只裸露的乳房之下，她既是闺女又是女战士，敢同男人交阵。

(494—656 行　狄多来到神庙，处理城邦事务。埃涅阿斯失散的伙伴出现，要求狄多援助，狄多慨然允诺。埃涅阿斯从云雾中显现，感谢狄多。狄多热情款待特洛亚来客，埃涅阿斯也派人到船上取来礼物)

正当特洛亚的埃涅阿斯带着惊奇的心情眼睛盯住这些画面，看得发呆的时候，狄多女王来到了神庙，容貌无比娟美，由一大批妙年的随从陪伴着。就像狄阿娜女神率领着一班仙女在欧洛塔斯河边或在昆士斯山脊上舞

蹈，前前后后成千的山中仙女随伴着，肩上挂着一支箭，在前进中显得比所有的女仙都高出一头，而她的母亲拉托娜看了心里暗暗高兴——狄多也是如此，众人簇拥着她，轻松愉快地督促着她的未来王国的建设工作。接着，在神庙的门内，在神庙圆穹屋顶下面正中的地方，由武装的卫士围绕着，她坐上高高的宝座，略事休息。在这里她向人民颁布了法律和条例，把工作公平合理地分给众人，或抽签决定。这时埃涅阿斯忽然看见人丛中有人向这边走来，一看原来是安泰乌斯、色尔格斯图斯、勇敢的克罗安图斯，还有其他一些特洛亚人，这些人被乌云和风暴在海上吹散，漂到了其他的遥远的地方。埃涅阿斯和阿卡特斯都感到惊讶；他们既高兴又害怕，一方面很想去和他们握手，另一方面又因不了解真情而忐忑不安。因此他们还是不露声色，透过包围着他们的轻雾看着这些人经历了什么遭遇，他们把船只留在了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这时，每条船都有代表出来，在嘈杂的人声中，向神庙走去，去乞求援助。

他们进入神庙并获准向女王致辞之后，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伊利翁纽斯以平静的心情说道："女王啊，尤比特授权给你建设新城邦并用法律制服傲慢的民族，我们请求你可怜一下我们这些被风暴吹得四海漂泊的特洛亚人吧，不要让可诅咒的火焰烧毁我们的船只，拯救我们这虔敬的民族，加意照顾一下我们的处境吧。我们不是拿着刀剑来掠夺你们利比亚的家室的，也不是想把你们的财产抢走，运往海外；我们是被征服的人，没有这种胆量，也不可能如此狂妄。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希腊人把它叫做'西土'，是一片古老的国土，武力强盛，土地肥沃；欧诺特利亚人定居在此，据说这一族的后代根据他们领袖意大

路斯的名字改称此地为意大利。我们要去的是这个地方，但是猎户星座突然升起，带来了狂风恶浪，我们被冲上看不见的暗礁，我们被狂乱的南风吹散，大浪滔天，巨石拦路，只有我们这少数人漂流到了你们的国土。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样的野蛮国家，竟有如此的风俗？我们作为客人竟被禁止踏上你们的沙滩；人们向我们袭击，不准我们登上陆地一步。你们即使不尊重同类，不怕我们动武，也应考虑神是会注意是和非的。我们的王是埃涅阿斯，没有谁比他更正直，比他更虔敬，比他更勇武善战；命运如果保全他，如果他还享受着天地间的清风而没有在无情的冥界长眠，我们就不怕。你若主动和命运比比仁慈，你将不会后悔的；而且我们在西西里有城市，有武装，特洛亚血统的声名显赫的阿刻斯特斯也在那儿。请允许我们把遭到风暴摧残的船只拖到岸上，到树林里去裁些木板，削些枝干做桨；那么，如果命运答应我们能到达意大利，能重新找到我们的王和伙伴，我们就将高兴地向意大利和拉丁姆进发；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解救，如果利比亚的大海吞没了我们至善的特洛亚人的族主，如果我们也没有见到尤路斯的希望，那么至少让我们能寻找我们的出发地西西里海峡，那里已安排下居住的地方，我们可以奉阿刻斯特斯为王。”伊利翁纽斯说完，所有特洛亚人异口同声高呼，表示赞同。

接着狄多眼帘低垂，简短地回答道：“特洛亚人，解除担心吧，把忧虑抛到一边。我的处境是艰难的，国家又是新建，迫使我不得不如此戒备，不得不广为设防，保卫我的疆界。至于埃涅阿斯和他的族系，特洛亚城邦和特洛亚人的英勇，以及冲天的特洛亚战火，有谁不知道呢？腓尼基人的头脑并不这样迟钝，太阳在驾起马车的时候离

我们腓尼基人的城市也不太远。[①] 不论你们是选择广大的'西土',还是拉丁姆的田野,还是阿刻斯特斯王统治的西西里一带去定居,我一定保护你们安全出境,并资助你们。你们是否也愿意定居在我的国土,和我共同掌管呢?我现在正在建设的城市,就是你们的;把你们的船只拖上岸来;对特洛亚人和腓尼基人,我将一视同仁。我现在只希望你们的埃涅阿斯王也被大风吹到这里才好呢!不过,我一定派可靠的人出海,命令他们沿着利比亚上下搜寻,看他是不是被抛到岸上,在什么树林里或城市里游荡呢。"

勇敢的阿卡特斯和族主埃涅阿斯听了这番话,心里十分激动,都一直想把云雾拨开。但阿卡特斯首先对埃涅阿斯说道:"女神之子,你现在心里打算怎么样?你看,大家都安然无恙,船只和人员也失而复得,只有一个人失踪,我们亲眼看他被海涛吞没了,其余是都应了你母亲的话的。"话还没有说完,围绕着他们的云雾突然分开了,消失了,变成了澄澈的空气。站在那里的分明是埃涅阿斯,光彩照人,容颜和身躯像一尊神一样;原来是他母亲亲自赋予了他一头美丽的头发,青春的容光和欢乐的双眸,就像象牙经巧手的雕琢,又像银器或大理石用黄金衬托,更显得美好一样。接着,出乎众人的预料,他突然对女王说道:"我就是你们要寻找的人,特洛亚的埃涅阿斯站在你们面前,我从利比亚的海涛里被解救出来了。唉,只有你可怜我们特洛亚人的无法形容的苦难,我们这些没有被希腊人斩尽杀绝的孑遗,经历了海上陆上种种灾难,筋疲力尽,一无所有,而你却让我们分享城邦和家园,狄多,我

① 太阳经过的地方,指文明世界,这句的意思是,迦太基离文明世界并不太远,我们并不孤陋寡闻,你们的事迹是有所耳闻的。

们，以及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特洛亚族的任何幸存者，都是没有力量能恰当地报答这种恩情的。如果天神还眷顾正直的好人，如果世界上还存在正义，那么天神和你自己的正义感，将会给你带来你应得的报酬。是什么样的幸福的世界产生你这样的人呢？是什么样的父母生出你这样的人呢？只要江河继续流入大海，只要云影继续掠过山谷，只要苍天还滋养着群星，不论我被召唤到什么国土去，你的荣耀、令名和赞美，都将永世长存。”他说完，右手拉过他的朋友伊利翁纽斯，左手拉过色列斯图斯，接着又拉过其他的人，勇敢的居阿斯和勇敢的克罗安图斯。

腓尼基的狄多刚一看到埃涅阿斯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接着又想到他经历了多少苦难，然后开口说道：“女神之子，是什么样的命运驱赶着你历尽这么多的艰危？是什么力量把你赶到这蛮荒之地？你真是埃涅阿斯吗？是特洛亚安奇塞斯和慈爱的维纳斯在西摩伊斯河畔所生的埃涅阿斯吗？我记得很清楚，条克尔被他父亲赶出祖国来到了西顿，想借助贝鲁斯的力量建立一个新国家；我的父亲贝鲁斯当时正在征讨富饶的塞浦路斯，获得胜利，统治了那个地方。从那时起，我就听说了特洛亚城邦的不幸命运，听到了你的名字和希腊领袖们的名字。就连条克尔这样一个特洛亚的敌人也高度赞扬特洛亚人，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古老的特洛亚族的苗裔。因此，年轻有为的人们，来吧，到我家里来吧。同样的命运也使我遭受到同样多的苦难，最后我决定在这块土地上定居；我自己经历过灾难，因此懂得要帮助受苦的人。”她说完这话就把埃涅阿斯领进王宫，同时下令在神庙给神明供奉祭献。此外，她又派人给海滩上埃涅阿斯的部下送去二十头公牛，一百口鬃毛倒竖的大猪，一百头肥嫩的羔羊和它们的母羊，和神赐

给人间的欢乐的礼物——美酒。宫殿里面辉煌夺目，一派帝王气象，在大殿中央摆下了丰盛的筵席；坐榻上铺着精工织成的榻罩，都是豪华的深红颜色，餐桌上陈列着大批白银餐具，在金盘上镂刻着她祖先的英雄事迹，描绘着从远古以来这一族的英雄人物所完成的种种功业。

埃涅阿斯由于爱子心切，感到有些不安，就派阿卡特斯飞速跑到船上去，亲自把阿斯卡纽斯接到城里来；作为父亲，他的全部的爱都倾注在阿斯卡纽斯身上。他还命令阿卡特斯把从特洛亚抢救出来的一些财物取来：一件用金线绣着图案的笔挺的长袍，一块四周织着黄色蓟花花边的头巾，这两件东西都是当年海伦穿戴过的，是她母亲莱达送给她的上好礼物，是她从米刻奈来到特洛亚举行非法的婚礼时携带来的；此外，他还叫阿卡特斯取来过去普利阿姆斯的长女伊利昂妮用过的一柄权杖，一串珍珠项链和一顶镶着一圈宝石一圈金箍的王冠。阿卡特斯领了命令，火速到船上去了。

(657—694 行　维纳斯让小爱神丘比德假扮阿斯卡纽斯前往，目的要叫狄多对埃涅阿斯产生爱情)

但是维纳斯却在想新花招，打新主意，她想叫丘比德改变形貌，冒充可爱的阿斯卡纽斯去狄多的王宫，使出他的本领，在女王内心深处点燃起爱情的火焰。因为她怕腓尼基人口是心非，不能信任；尤诺的敌意本已使她局促不安，[1] 而随着黑夜的到来，她更感焦虑。因此她就对生着双翼的丘比德说道："孩子，你代表我的力量，我的伟

[1] 尤诺偏爱腓尼基人。

大的力量，孩子，只有你不把天上的众神之父的雷电放在眼里(他曾用此消灭过巨人提佛乌斯)：我现在来投奔你，请求你发挥你的神力。你知道你哥哥埃涅阿斯因为无情的尤诺恨他，而四海漂泊；你呢，在我伤心的时候，是经常表示同情的。目前，腓尼基的狄多正留住他，用甜蜜的语言要把他挽留下来。我担心尤诺宠爱的人如此款待他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在这关键时刻尤诺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因此我打算在尤诺没有动手之前施一巧计，掌握住狄多女王，用爱的火焰把她包围起来，叫什么神的力量也无法让她改变她的心思，要她和我一样深深地爱上埃涅阿斯。现在听我告诉你怎样去完成这任务。现在阿斯卡纽斯王子奉他亲爱的父亲之召正准备去迦太基城，我也十分钟爱这孩子；他将携带几件从特洛亚战火和海上风暴中抢救出来的礼物前往；我将把他催眠过去，把他隐藏到我在库特拉高山上的或伊达利亚的庙里，免得他知道我的计策，半路里出现。你呢，只要这一夜，不必多，想法子乔装成他的样子，你自己是孩子，正好扮成大家所熟悉的他那孩子面孔，然后狄多在豪华的筵席上，杯觥交错之际，会欢快地把你抱在膝上，拥抱你，甜蜜地亲吻你，这时候你就把神秘的爱火吹进她的心里，让她不知不觉地中毒。"小爱神奉了他亲爱的母亲之命，卸下双翼，兴高采烈地学起阿斯卡纽斯的步伐来了。接着，维纳斯把舒适的睡眠洒在阿斯卡纽斯的四肢上，亲切地把他抱在怀里，把他摄到伊达利亚的丛林深处去了；在那里温和的薄荷花向他散发着芳香，花朵和芬芳的浓阴把他包围起来了。

(695—756行　丘比德扮成阿斯卡纽斯来到宫中，宴会开始。狄多抱起丘

比德。狄多致祝辞。说书人弹唱。狄多请埃涅阿斯讲述其经历——即二三卷的内容)

再说丘比德遵照母亲的旨意,带着送给狄多的高贵的礼物,高高兴兴随着阿卡特斯去了。当他来到宫中的时候,女王已经坐在黄金榻上,周围挂着豪华的挂毯,她占据着中心位置;接着特洛亚的族主埃涅阿斯和特洛亚的壮士们也都会齐,坐在铺有深红榻罩的榻上。家奴们捧出盥手水,把面包从篮子里取出来分给宾客,又拿来毛头光滑的拭巾。在内厨房有五十个女奴,她们的职责是按次序做出一道道的菜来,把各处家神前面的火点燃起来;[1] 另外还有一百个女奴和同样数目的年纪相仿的男奴,把一道道菜端到桌上,并安放酒樽。同样,迦太基人也汇集到这欢乐的殿堂里了,被邀请坐在铺着绣巾的坐榻上。大家都以惊异的眼光看着埃涅阿斯的礼物,以惊异的眼光看着乔装的阿斯卡纽斯,他脸上散发出神的光彩,他说话活像阿斯卡纽斯,手里拿着那长袍和绣着黄色蓟花的头巾。尤其是不幸的狄多,注定要遭到毁灭的狄多,望着他,真是百看不厌,一面看一面心里火辣辣的,这孩子和这两件礼物都叫她激动。他搂抱着埃涅阿斯的头颈,让假父亲心里充满了爱,接着他又去找狄多女王。她的目光和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他身上,她有时把他搂住,抚摩他;可怜的狄多哪里知道坐在她怀里的小神有多大威力啊。丘比德没有忘记母亲维纳斯的嘱咐,开始让狄多慢慢地把丈夫忘掉,用新生的爱情占据她长期死寂的思想和荒芜了的心田。

---

① 指宫中各处司火的家奴。

宴会进行到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人们把桌子撤去，拿来大酒樽，把酒斟满。殿堂里一阵高呼，人们的声音在宽阔的大厅里回响着。人们点燃了灯，挂到黄金色的穹顶下，火炬的光焰征服了黑夜。女王命人拿来一只很重的镶着宝石的金樽，斟满了醇酒，就像早年她的祖先贝鲁斯和贝鲁斯所有的后裔所做的那样；这时大殿里安静了下来。只听狄多祝祷道："尤比特，人们说，是你制定了款待客人的法律的，我祈求你把今天变成一个对腓尼基人和对从特洛亚流浪来的人来说都是欢乐的一天吧，让我们的子孙怀念它吧。我愿那给人间带来欢乐的酒神和善良的尤诺也和我们在一起；腓尼基的人们，表示你们的善意，欢庆这个节日吧。"说完，她把酒倒在桌上，作为祭奠；祭奠完毕，她第一个用嘴浅浅地呷了一口酒，然后递给比蒂阿斯，向他挑战；比蒂阿斯毫不迟疑把一金樽满浮泡沫的酒喝干；其他腓尼基贵宾也跟着喝了酒。长发的约帕斯弹起镶金的琵琶，乐声响彻殿堂，他是从伟大的阿特拉斯那里学来的。他歌唱的是游荡的月亮、遭到亏蚀的太阳，接着又歌唱人类的起源和百兽，雨和火，歌唱北斗星辰和催雨的金牛座和大小熊星，歌唱为什么冬天的太阳那么快地落入大海，为什么冬天的夜晚走得这样迟缓。腓尼基人一再地鼓掌，特洛亚人也跟着鼓掌。而不幸的狄多呢，她也说东道西，不觉夜长，深深陶醉在爱情之中，她一再询问有关普利阿姆斯和赫克托尔的事，询问黎明女神之子梅姆农到特洛亚参战带的是什么武器，狄俄墨得斯的马有多壮，阿奇琉斯有多高大。接着她说道："不过，客人，还是请你从头把希腊人的种种诡计，你的朋友们的灾难和你自己的经历对我们说一说吧，因为你在四海漂泊，各地流浪，现在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卷　二

(1—56行　埃涅阿斯叙述经历。希腊人设木马计。拉奥孔力陈毁马)

大家都安静下来了，集中注意把脸朝着埃涅阿斯。接着特洛亚人的领袖高坐在榻上开始说道：

"女王啊，你要我重新说一遍我的苦难，这苦难却是难以言传啊，它包括希腊人是怎样把富饶的特洛亚这可悲的王国夷为平地，和我亲眼看到并且大部分是亲身经历的悲惨事件。说起这些事情，就连阿奇琉斯父子手下的士卒或铁石心肠的奥德修斯的兵丁也会忍不住流泪的。现在夜露正在从天空降落，群星西下，也该到睡眠的时候了。但是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们的命运，想简单地听一听特洛亚的末日灾难，尽管一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缩哀痛，那我还是开始讲吧。

"希腊的将领们鉴于战争没有希望，命运挫败了他们，时间年复一年地流逝，就用从雅典娜那里学来的神技建造了一匹像小山丘一样大小的马，马的两肋是用杉板拼成的，他们假装是为了安全回国而献给神的，这消息就传了出来。他们用抽签的办法选了一批精兵，把他们偷偷地藏在黑洞洞的马肚子里，马肚子又空又大，被这些武装了的战士填满了。

"从陆地远远望去有一座非常著名的岛，叫泰涅多斯，在普利阿姆斯统治它的时代，这岛十分富足，现在只

剩下一个海湾，就连船只在此抛锚也很危险。希腊人撤出大陆后就隐藏在这里荒凉的海滩上。我们以为他们已经走了，乘着有风回希腊去了。因此，在长期的忧患之后，整个特洛亚都感到了轻松；城门打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走出城来，去看看希腊人的营盘，被抛弃的场地和留下的海滩。这里是多罗皮亚军队的驻地，那里是凶狠的阿奇琉斯的营帐；这里是敌人舰队驻留的地点，那里是他们和我们经常较量胜负的地方。有的人以惊讶的眼光看着处女神雅典娜留下的置人于死地的礼物[1]，这匹庞然大物的马使他们惊叹；提摩厄特斯，也许出于他的阴谋，也许命运就是这样给特洛亚安排的，首先建议把这匹马拉进城去，放在城堡里。但是卡皮斯和一些头脑更加明智的人则建议把诡计多端的希腊人留下的可疑的礼物掷到海里去，或者一把火把它烧了，或者把马的空肚子刺一下看看里面藏着什么。众人打不定主意，在对立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

“这时拉奥孔一马当先，率领着一大群人怒气冲冲从城堡上面跑下来，老远就高喊道：‘可怜的公民们，你们疯成这个样子了？你们以为敌人撤走了吗？你们不觉得希腊人留下的礼物里头有鬼吗？你们认为奥德修斯是怎么样一个人啊？不是这匹木马里暗藏着希腊人，就是他们造了这部机器是为了攻城的，从上面瞭望城里的建筑，从上面跳进城里，再不就是其中隐藏着其他什么花招；特洛亚的人们，你们不要相信这匹马。不管它是什么，我警惕希腊人，尽管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他说完之后用足气力把一根长矛向马腹刺去，深深扎进这木板镶成的弯弯

① 木马。

的马腹里。这支长矛就扎在马腹上，不住地颤动，空心的马腹发出一阵回声，像是叹息。如果不是神已经注定了我们的厄运，如果我们的头脑不是那么反常，拉奥孔一定能说服众人用兵器亵渎这希腊人藏身的巢穴，那么，特洛亚啊，你至今还屹立着，普利阿姆斯的高耸的城堡啊，你至今还会安然无恙呢。

(57—198行　一群特洛亚牧羊人捉到希腊奸细西农，西农伪称被希腊人遗弃，特洛亚人怜悯他，给他松了绑。西农骗特洛亚人说，把木马拉进城去，特洛亚人必胜)

"看，就在这时候，一些特洛亚的牧羊人高声呼哨着拉着一个青年人来见国王，这青年人两手反绑在背后，他自动地让经过的特洛亚人看到他，当然谁也不认得他，但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发现他，然后为希腊人打开特洛亚；他信心十足，准备了两条出路，一是成功地实现他的阴谋，一是在必然的死亡面前倒下。一群特洛亚青年很快把他团团围住，想看看他是什么样儿，争先恐后地嘲弄这俘虏。现在就请听听希腊人的奸诈吧，从一件罪恶勾当就能了解他们全体。

"再说这个人，他站在地当中，身上没带武器，在众目睽睽下显得惊慌失措，他环视着一排排特洛亚人，说道：'唉，什么国土，哪片海洋能收容我呀？可怜的我，如今什么是我最后的归宿呢？在希腊人中我已没有地位，再加上和我敌对的特洛亚人又要求用血来偿还血债。'他的痛苦的呻吟改变了我们的情绪，压下了我们全部的激忿。我们敦促他说下去，说一说他出身什么族系，带来什么消

息，说一说他为什么敢冒被俘的危险。他终于打消了顾虑，说道：'陛下，不管后果怎样，我将把全部真实情况对你讲出来，我也不否认我是希腊族的人。这是我首先要说的。如果说命运女神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可怜虫，那么她再无情也不能让我变成一个说假话的骗子。在谈话时你耳朵里也许听到过帕拉墨得斯王的名字，他声名显赫，但是希腊人却用假证据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说他反对战争，把他无辜杀害，现在他已离开人世，他们却悔恨不迭。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很穷，就把我送到这儿来打仗，做帕拉墨得斯的副官，因为我们是近亲。当帕拉墨得斯作为国王的地位还很巩固，在众王的会议上还有影响的时候，我当时也有些名气，受到一些尊敬。后来，由于奥德修斯的嫉妒和诡计（我说的这些事恐怕大家也都知道），帕拉墨得斯离开了人间，我很伤心，在阴暗中过着悲痛的生活，我独自一个为我的无辜的朋友之死感到不平。但是我真是发了疯，没有保持缄默；我发誓如果我有机会，如果我能胜利地回到我的希腊祖国，我一定要替他报仇，结果我的话引起了强烈的仇恨。从此我就走上了灾难的下坡路，奥德修斯不住地用花样翻新的罪状恫吓我，在众人之中散布风言风语，他做贼心虚，竟想杀害我。但是他并没有到此为止，他拉上卡尔卡斯——咳，为什么我尽说这些你们不爱听的没用的话呢？为什么要耽误时间呢？反正你们把希腊人都看成是一路货色的，只要你们听说我是希腊人，这就够了，马上惩罚我吧；这会叫奥德修斯高兴的，阿加门农和墨涅劳斯会出高价买我这条命的。'

"这时候我们当然很想知道，很想追问事情的结果，我们当时不知道希腊人竟这么诡计多端啊。西农怀着一

肚子鬼胎，假装战战兢兢地接着说道：

"'希腊人经过多年的战争感到厌倦，常常想怎样撤退，离开特洛亚，放弃战争；他们真要是撤退了倒好了！但是每次都是严酷的海上风暴挡住了他们的归路，使他们畏缩不前。尤其是当这匹用枫木板制成的马做好的时候，狂风暴雨大作，响彻天空。我们当时手足无措，就派欧利皮鲁斯去求阿波罗的神谕，他从神龛得来的答复是很可怕的。神谕说："希腊人，你们当初出发到特洛亚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处女，奉献了血的牺牲，才平息了风暴；你们今天要回去，也必须用一个希腊人的血祭献神灵。"众人听到这话之后，惊慌失措，从骨髓里感到一阵寒战，不知道谁是阿波罗要的人，不知道命运准备叫谁去死。这时人们嘈杂混乱，奥德修斯就把卜人卡尔卡斯拉到众人之中，逼着他说神意指的是谁。很多人都预言这罪恶的圈套一定无情地落到我头上了，他们都默默无言，静观结果。

"'卡尔卡斯把自己关在帐篷里，一言不发，不宣布也不揭示谁必须死，如此者十天。但是奥德修斯大喊大叫地催他，最后，卡尔卡斯说话了，按照事先约定，他指定我做牺牲。众人都同意，每个人为自己担心的事现在由一个可怜虫去独当了，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可怕的一天来到了；他们准备把我祭献，把谷粮用盐拌过，把红白彩带箍在我头上。不过说老实话，我挣脱了捆绑，逃脱了死亡，我躲进泥泞的沼泽里，钻进水草丛中，呆了一夜，看他们是否开船，什么时候开船。我再也没有希望看到我的古老的祖国了，看到我的儿子们和我渴望看到的父亲了；也许因为我的逃跑，希腊人会惩罚他们，用他们的死抵偿我的过失呢，可怜呀。因此，看在天神的分上，看在

知道什么是真理的众神灵的分上，看在人间还存在的那一点纯真的信义的分上，我请求你们可怜可怜我这受尽苦难、满腹冤屈的人吧！'

"他这一哭，使我们饶了他的性命，而且还产生了怜悯之情。普利阿姆斯首先亲自下令把他的手铐和绑紧的绳索解开，然后亲切地对他说道：'不管你是谁，现在希腊人已经撤退，把他们忘了吧。你是我们自己人了，现在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造这样一匹大马？谁出的主意？他们求的是什么？这马是为举行什么仪式用的？还是一件打仗用的机器？'普利阿姆斯说完，那个骗人的老手，诡计多端的希腊人西农把解脱了捆绑的双手向天高举，手心朝上，说道：'永恒的星火，不可玷污的神灵，神坛，可诅咒的、没有把我杀死的刀斧，作为牺牲在我头上箍着的彩带，你们都来替我做见证吧。我有权解除我的一切义务，这些义务只在希腊人眼中是神圣的，我有权痛恨他们，把一切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他们还隐藏着什么的话；我不再受我的国家的任何法律所约束。特洛亚，我下面将把实情说出来以报答你的大恩，我相信只有你是守信的，你自己保全了，所以也会保全信义的。

"'从战争一开始，希腊人的一切希望和信心一直寄托在雅典娜的帮助上。但是有一天亵渎神灵的狄俄墨得斯和罪恶不断翻新的奥德修斯摸到特洛亚城堡高处雅典娜的神庙，杀死守卫，把对特洛亚生死攸关的雅典娜神像抢了下来，并且竟敢用沾满鲜血的手玷污了这位处女神头上的彩带，从此希腊人的希望就流走了，倒退了，沉没了，他们的力量粉碎了，女神的心背离了他们。女神还以无可怀疑的朕兆显示她的不快：当她的塑像刚刚安放在希腊营帐里，从塑像的睁着的眼睛里就发出耀眼的火焰，

四肢流出咸涩的汗水,说来奇怪,她三次从地上跳起来,手里拿着盾牌和颤动的长矛。

"'立刻卡尔卡斯按照神示宣称希腊人必须下海,逃离特洛亚,因为希腊人想要靠武力消灭特洛亚是不可能的了,除非回希腊再去请求神的指示,再得到神的祝福,像当初带着神的祝福乘风破浪来到特洛亚那样。至于他们现在之所以回到祖国去,正是因为他们准备重新武装自己,重新得到神的祝福,以便在神的庇佑下,再渡大海,出其不意地回到特洛亚来。这就是卡尔卡斯对神示的解释。他们听了卡尔卡斯的告诫之后就造了这匹马来赎盗窃雅典娜像和亵渎神灵之罪,抵补那可悲的错误。卡尔卡斯叫人用木板把马造成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高入云霄,目的是让人不能把它拉进城门,或越过城墙进入城内,使它不能像过去雅典娜神像那样保护居民。如果你们的手玷污这件献给雅典娜的礼物,那么,他说,普利阿姆斯的王国和特洛亚人必将遭到大灾大难——我倒希望这大灾大难降到卡尔卡斯自己头上,但是如果这匹马靠你们的手登上了你们的城堡,那么亚细亚就将发动一场大战,直逼阿加门农的城下,这场厄运就将临到我们子孙的头上了。'

"狄俄墨得斯和阿奇琉斯,十年战争和希腊人一千艘船舰,没有能够征服我们,而西农却用欺骗和狡诈使我们相信了他的谎话,他的诡计和假惺惺的眼泪却把我们征服了。

(199—249 行　这时两条水蛇从海里爬出来,把拉奥孔和他两个儿子缠住,咬死。特洛亚人认为这是神对拉奥孔枪刺木马的惩罚,他们决定把木马拉

进城去)

"这时,一件对可怜的特洛亚人说来是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思想毫无准备,因此非常惊慌。拉奥孔不久前经过抽签当选为海神涅普图努斯的祭司,他正在举行祭礼的神坛前屠宰一头大公牛,忽然从泰涅多斯岛的方向,沿着平静的海面——我现在提起这事都觉得毛骨悚然——匍匐着一对巨大无比的水蛇,并排向海岸游来。在水波之间它们昂起胸膛,它们血红的冠露出海面;蛇体的其余部分拖在后面,在水里游动,大幅度蜿蜒前进,冲破海沫,发出洪亮的声音。很快它们就游到了岸上,眼睛里充满了炽热的火和血,舌头在抖动,不住地舔嘴,发出嘶叫声。我们面无血色,四散奔逃。两条蛇就直奔拉奥孔而去;先是两条蛇每条缠住拉奥孔的一个儿子,咬他们可怜的肢体,把他们吞吃掉;然后这两条蛇把拉奥孔捉住,这时拉奥孔正拿着长矛来救两个儿子,蛇用它们巨大的身躯把他缠住,拦腰缠了两道,它们的披着鳞甲的脊梁在拉奥孔的颈子上也绕了两圈,它们的头高高昂起。这时,拉奥孔挣扎着想用手解开蛇打的结,他头上的彩带沾满了血污和黑色的蛇毒,同时他那可怕的呼叫声直冲云霄,就像一头神坛前的牛没有被斧子砍中,它把斧子从头上甩掉,逃跑时发出的吼声。这两条蛇这时开始退却,向城堡高处可怕的雅典娜的神庙溜走,躲进女神脚下的圆盾牌下面去了。这景象使已经怕得发抖的众人更加感到胆战心惊,人们说拉奥孔用枪刺投掷这神圣的木马,用罪恶的长矛去扎穿马背,他为这罪行付出了代价,咎由自取。人们高喊道,快把这匹马拉到神座去,向女神的神灵祷告吧。

"说着我们就在城墙上打开一道豁口,城里的建筑一

览无遗。人们摩拳擦掌，在马蹄底下安上轮子，以便转动，又用麻绳套住马颈。这部灾难性的机器就被推上城墙豁口，里面孕藏着武士。童男童女们围绕着它朗诵圣诗，他们用手摸着绳索，希望得到幸福。马爬上来了，滑行到城市的中心，高大可怖。我的祖国啊！众神的驻地伊利乌姆啊！军威烜赫的特洛亚城堡啊！恰恰在城墙的入口处这匹马四次被绊住了，四次从马肚里发出兵器撞击的声音；但是我们继续努力，毫不在意，疯狂使我们盲目，最后把这不祥的怪物安放到神圣的城堡之中。这时卡桑德拉也出来宣布我们即将面临的灾祸，但是神是禁止特洛亚人相信她的预言的。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不知道这一天就是我们的末日，却把全城的神龛都用节日的花叶装点起来。

(250—267 行　夜幕降临，特洛亚人入睡。希腊人从泰涅多斯出发，点火为号，西农打开木马，伏兵出来，接应城外希腊军队)

"再说天宇运转，黑夜从瀛海升起，用无边的阴影遮盖住大地和天空，也遮盖了希腊人的奸诈；特洛亚人睡下了，全城静悄悄的；睡眠笼罩着他们疲倦的肢体。这时希腊人的舰队排成队列离开了泰涅多斯岛，在静默的月亮的友好的掩护下，直向早先登陆的地点驶去，忽然间阿加门农的主舰上点起了信号火，西农在不公正的命运之神的保护下，偷偷地打开了木马的机关，放出了关在马肚里的希腊人。马肚子打开了，里面的人又高兴地呼吸到新鲜空气；从马肚里沿着一条绳子溜下来的有特桑德鲁斯和斯特涅鲁斯两位领袖，还有残忍的奥德修斯，有阿卡玛

斯和托阿斯，还有阿奇琉斯的儿子皮鲁斯，有玛卡翁王，有墨涅劳斯，还有制造这骗人的木马的厄佩俄斯。[1] 他们占领这被睡眠和美酒埋葬了的城市；他们把卫兵杀死，打开各个城门，把他们的同伴全部接进城里，两支队伍按计划会合了。

(268—297 行 赫克托尔的亡魂托梦给埃涅阿斯，劝他赶快逃离特洛亚)

“这正是疲劳了一天之后人们开始安详地睡眠的时候，睡眠作为最受人欢迎的神赐的礼物悄悄地袭来了。正在我熟睡的时候，忽然赫克托尔呈现在我眼前，他满面愁苦，痛哭流涕；他就像当初拖在战车后面，尘土和血污使他变得黧黑，用皮带穿透的两只脚是肿的。天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已经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赫克托尔了，当初是胜利归来，披着阿奇琉斯的盔甲，当初是向希腊船舰投掷特洛亚火把的人啊！他的胡须肮脏，头发上结着血块，遍体鳞伤，这些是他被拖着环绕他出生的城市时所受的创伤。我在梦中好像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用悲伤的声调问他道：‘特洛亚的明灯，特洛亚人最可靠的希望，你怎么耽搁得这么久啊？赫克托尔，我们在盼你，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啊？你的家人有多少已经倒下，我们的人也好，国家也好，经历了各种灾难，我们十分疲惫，能看到你真是高兴啊！是什么卑劣的东西把你高贵的容颜抹黑了？这些伤疤是怎样来的？’他没有回答，不理会我这些没有用的问题，而是深深地悲痛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女神之子，逃跑吧，逃开这熊熊烈火吧。敌人已经占

[1] 三人一组，每组有一个名将。

领了城邦，特洛亚高耸入云的城堡已经倒塌了。你为祖国、为普利阿姆斯已经尽了力；如果人力能保卫特洛亚，我早就能把它保卫住了。现在特洛亚把它的一切圣物，把它的神祇，都托付给你了；把它们带着，和你同命运，再给它们找一个城邦，当你漂洋过海之后，最终你是要建立一个伟大城邦的。'他说着就从神庙的后堂捧出了彩带、威力强大的维斯塔女神像和她的永不熄灭的火。

(298—317 行　埃涅阿斯醒来，爬上屋顶，看到城市被毁，他准备投入战斗)

"这时，城市里一片哀号和混乱，虽然我父亲安奇塞斯的邸宅地点偏僻而且被树木遮盖着，但是厮杀声也越来越清楚，兵器交锋的可怕的声响不断袭来。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爬上了屋顶的最高处，站在那儿，竖起耳朵谛听，就像当一片麦田在狂风中起了火，又像当山洪暴发冲进了田野，淹没了微笑的庄稼，毁灭了耕牛的劳动，冲倒了高大的林木，而牧羊人高高地站在岩石顶上，听着这吼声，吓得不知所措一样。事情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希腊人的诡计已昭然若揭。火神伏尔坎肆虐，代佛布斯宽敞的府邸早已倒塌，旁边乌卡勒冈的房子也在燃烧；火光映红了希格乌姆宽阔的海峡。人声、号角声四面升起。我头脑发昏，拿起了武器，但拿起武器，我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我心里只想召集一批同伴，冲向城堡去战斗；疯狂和忿怒使我丧失了理性，我心里只想：在战斗中死去是光荣的。

(318—369 行　阿波罗的祭司潘土斯来到安奇塞斯家，说特洛亚已经失守。

埃涅阿斯率领少数人投入战斗）

"但这时在城堡上阿婆罗庙里当祭司的潘土斯逃脱了希腊人的袭击，手捧着圣物和被征服的神的塑像，领着他的那个小孙儿，疯也似地跑到我们家里。我问道：'潘土斯，现在最激烈的战斗在什么地方？我们占领了哪个据点？'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叹了一口气回答道：'特洛亚的末日，不可抗拒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咱们现在已经不是特洛亚人了，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城市在燃烧，希腊人已经是城市的主人。木马高昂地屹立在城市的中心，放出了一批武士，西农以胜利者的姿态，傲慢地跳跃着到处放火。各处城门双扉大开，在这里聚集的希腊人，不下几千人，都是从米刻奈来的；还有一部分拿着枪堵住小巷，打击抵抗者；人们拿着出鞘的钢刀，刀刃闪闪发光，排成一列，随时准备杀人；城门的守卫刚刚投入战斗，一场混战，就打不下去了。'我听了潘土斯所说的话，知道这是神的意志，于是我就冲向烈火，冲向战斗，哪里无情的复仇女神在召唤，哪里人声和直冲霄汉的战斗声在召唤，我就冲向哪里。在月光下我遇到里佩乌斯和英勇善战的埃皮土斯，和我会合在一起，还有希帕尼斯和狄玛斯也聚集在我身边，还有年轻的科罗厄布斯，密格东的儿子。科罗厄布斯是几天前才到达特洛亚的，因为他疯狂地热烈地爱上了卡桑德拉，作为普利阿姆斯未来的女婿，他率领军队来支援特洛亚，但是不幸，他没有听天神附体的未婚妻的警告。[1] 当我看到他们集结在一起，急于求战，我就激励他们道：'年轻的人们，你们怀着

① 此处指她预言特洛亚必亡。参看索引。

一颗勇敢的心，有什么用呢？倘若你们下定决心要跟着我孤注一掷的话，那你们且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吧：所有我们借以立国的神都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庙宇和祭坛，你们想救援的城市在燃烧——我们现在只有冲向战斗，以求一死。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我的话更加激发了这些青年人的怒火。接着就像一群在浓雾中觅食的狼，无情的饥饿使它们疯狂，逼得它们盲目奔走，而留在窝里的狼崽正在张着干渴的嘴等它们回来那样，我们穿过枪林，穿过敌阵，冲向必然的死亡；我们直奔城市的中心，黑夜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有什么语言能描述这天晚上的屠杀和死亡呢？提到这天晚上的苦难，眼泪是哭不完的。多年来称雄的古都灭亡了，街道上，庭院里，神庙的门槛上到处可以看到一动不动的尸体。不仅特洛亚人付出血的代价，有时候当被征服者再度鼓起勇气的时候，作为胜利者的希腊人也倒下了。到处都是可怕的痛苦，到处都是恐惧和各式各样的死。

(370—401行　希腊的安德罗格斯错把特洛亚人当成希腊人，结果被消灭，特洛亚人穿上他们的盔甲，假扮成希腊人)

"首先和我们遭遇的是安德罗格斯和跟随他的一大伙人，他不认得我们，以为我们是兄弟部队，不等我们打招呼就友好地对我们说：'伙计们，快，你们为什么还这么懒洋洋地耽误时间呀？特洛亚火烧起来了，别人都在抢东西抄东西呢，你们是刚从大船上下来的吗？'他说完还没有等到我们做出肯定的回答，就感觉到自己陷入了敌人

的包围了。他大吃一惊，他向后退却，他的声音也跟着变得微弱些。就像一个人脚步很重地在多刺的荆棘丛中走路忽然踩着一条蛇，他一害怕赶忙退缩，而那条蛇则怒不可遏地昂起它那铁青的膨胀的头；同样，安德罗格斯一见我们也吓得发抖，赶快退缩。我们向他们冲去，举着密集的武器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不知道身在何处，慌作一团，全被我们歼灭了。我们首次交锋，命运女神就向我们微笑了。这时，科罗厄布斯被胜利和勇气冲昏了头脑，说道：'同伴们，命运女神既然已经指点出得救的道路，表示要保佑我们，那就让我们跟着她走吧；让我们换上希腊人的盾牌，戴上他们的标志。对付敌人，谁问你是靠勇气还是靠诡计？让希腊人来武装我们吧。'他说完就戴上了安德罗格斯的插着羽毛的盔，拿起他的雕着精美装饰的盾牌，把他的希腊宝剑挂在腰里。里佩乌斯、狄玛斯和其他所有的青年武士都兴高采烈地依法炮制，每个人都用新掳获的战利品武装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在敌国的神祇保佑之下，冲进了希腊人之中，和他们混在一起，摸着黑和他们打了好几个回合，把许多希腊人打发到了阴间。有的希腊人就往船上奔逃，想跑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躲藏到他们所熟悉的窠里去了。

(402—452行　科罗厄布斯看见卡桑德拉被希腊人掳去，就去营救她，在战斗中，埃涅阿斯的许多战友战死。埃涅阿斯来到普利阿姆斯王宫附近，王宫已被包围)

"唉，反对你的神是绝对不能信赖的！看，普利阿姆斯的女儿，卡桑德拉，披散着头发，被人从雅典娜的神庙

里揪了出来，她两眼冒火谛视着上苍——有什么用呢？她的一双纤手被绑缚起来了。科罗厄布斯见此情景不能忍受，怒气填膺，一下冲进敌人队伍，当然是必死的。我们全都跟着上去，密密麻麻地拿着武器冲杀。立刻从雅典娜神庙屋顶上我们自己的人向我们投下一阵标枪把我们压住，从我们穿的盔甲和戴着插有羽毛的希腊头盔，他们错把我们当成了希腊人，于是一场可悲的屠杀就发生了。希腊人见我们救了卡桑德拉，大怒，从四面八方聚拢，吼叫着向我们进攻，其中有怒气最大的小阿亚克斯，有阿加门农和墨涅劳斯和全部多罗皮亚的军队。就像有时候刮起旋风那样，各个方向的风撞到一起，有西风，有南风，有驾着黎明之马的轻快的东风；树林呼啸，海神涅瑞乌斯拿起三叉戟怒刺大海，把海水搅翻，泡沫漂浮。还有刚才在黑夜之中中了我们的计被我们打败、被我们彻底赶出城去的那些希腊人又回来的；他们一下就看穿我们的盾牌和枪是伪装，而且听出我们的口音不同。他们人多，一下就把我们压倒；科罗厄布斯首先被佩涅勒乌斯杀死在战争女神雅典娜的神坛前；里佩乌斯也死了，他是特洛亚最公正的人，从来是走正路的（但是天神们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希帕尼斯和狄玛斯也被他们的同胞刺死了；还有你，潘土斯，你作为阿波罗祭司而戴的彩带和你的虔诚，也没有能保护你免于死亡。烧成灰烬的特洛亚啊，把我的同胞们烧死了的火焰啊，我请求你们作证，在你们倒下来的时候，我没有躲避希腊人的刀枪，和希腊人加给我的危险，如果命运要我去死，我早该死在希腊人手里了。接着我们被打散了，我身边只有伊非土斯和佩里阿斯，伊非土斯年纪大了，对他自己是个负担，佩里阿斯被奥德修斯打伤，行路迟缓；这时，只听一阵呐喊把我们

吸引到了普利阿姆斯的王宫。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恶战，使全城其他地方的战斗都显得微不足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凶恶的战斗，希腊人冲上屋顶，希腊人排着龟背阵[①] 攻打宫门。希腊人把梯子牢牢地钩在墙上，沿着梯子紧挨着门柱向上爬，左手拿着盾牌保护自己，挡住投枪，右手攀住屋顶。特洛亚人看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只有一死，就把宫殿的碉堡和屋顶拆掉，用来当武器自卫。他们把祖祖辈辈引以为骄傲的饰金的画梁抛下去，有的人在下面手持出鞘的钢刀，站成密集的队列，堵住宫门，保卫着它。我们再一次鼓起勇气，一定要拯救王宫，支援守卫者，给被征服的人们增加点力量。

(453—505 行　埃涅阿斯从后门登上王宫的屋顶助战。希腊人继续攻门，在皮鲁斯率领下冲进宫门，进行屠杀)

“王宫里有一道秘密的门，连着一条甬道，可以通到王宫的各个部分，这个门在王宫的后面，当年王国还存在的时候，不幸的安德洛玛刻经常独自领着阿斯提阿那克斯从这里到公婆处去，让孩子去看祖父。从这里我登上了王宫屋顶最高处的碉堡，可怜的特洛亚人正在往下面投掷标枪，但是毫无效果。这碉堡矗立在屋顶的边缘，从屋顶的高处伸向星空，站在上面可以看到特洛亚全城、希腊人的舰队和营盘。我们用铁杠从四面砸这碉堡，碉堡的上下层接缝处被我们砸开，我们把上层推倒，又从屋顶上把它推了下去；立刻随着一声巨响这层碉堡落下去摔

① 用盾牌盖住头部，队形如龟背，密集前进，以抵挡对方从高处投下的标枪和石块。

得粉碎，砸死了下面一大片希腊人。但是其他的希腊人跟了上来，同时石块和各种枪械还是不停地往下抛。

“在王宫的门厅前，在门槛里，皮鲁斯穿着耀眼的青铜盔甲，跃跃欲试，就像一条蛇吃足了毒草，肥肿的身体蛰伏在冬天的冰冻的大地之下，现在又出现在阳光中，蜕了皮，又变得青春少艾，盘起滑腻的躯体，昂起胸，伸向太阳，嘴里闪动着三叉舌。和他在一起的有巨人般的佩利法斯和奥托美东，这后者是阿奇琉斯的驾车人，如今是皮鲁斯的侍从，还有斯库罗斯全体青年兵士，他们都来到王宫，并向屋顶投掷火把。皮鲁斯自己站在前列，手持双刃斧，砍那坚固的门槛，把包铜的门柱从柱槽里扭出，又砍那门扉，在坚硬的橡木门扉上砍出一个缺口，好像开了一个张着大嘴的窗口。王宫内部一览无遗了，露出了里面的长方四合庭院，有普利阿姆斯和先朝诸王的厅堂，门口站着武装的卫士。宫里到处一片混乱和悲惨的嚎哳，在后宫深处传来了妇女们捶胸哭叫的声音，喊叫声直冲金色的星斗。惊慌的夫人们在高大的殿堂里踌躇，或抱住庭柱不住亲吻。皮鲁斯像他父亲一样凶猛地进攻。上栓的大门也好，卫士也好，都抵挡不住，在羊头锤的撞击之下，大门被撞开了，门轴从轴槽里扭开，门倒了。给暴力打开了一条路：希腊人打破了缺口，砍倒了第一批人，一拥而人，占领了王宫每个角落。他们就像冲破堤坝、泡沫横流的洪水，涡流横扫着一切阻挡去路的障碍，疯狂地涌进了田地，把棚里的牛群冲走，布满田野，但他们的势头比洪水还猛。我亲眼看见皮鲁斯在宫门里杀人杀红了眼，还有阿加门农和墨涅劳斯；我亲眼看见赫枯巴和她的一百个女儿和儿媳；还有普利阿姆斯，在神坛前用他自己的血玷污着他自己尊奉的圣火。五十间结婚的洞房本来

应该带来子孙满堂的希望，华丽的柱子上挂着异邦人的金器和战利品，① 都坍塌了；烈火没有烧到的地方，希腊人占据着。

（506—558 行　老王普利阿姆斯之死）

"也许你会问普利阿姆斯的命运怎样呢？他看到自己的城池陷入敌手，宫门扭折，敌人进了内室，他尽管上了年纪，明知无用，还是把长期不习惯穿了的甲胄，披挂在颤颤巍巍的肩上，腰间挂上一把用不上的剑，冲进敌群，奔赴死亡。在王宫的中央，露天底下，② 有一座大神坛，旁边长着一棵老月桂树，它的树阴遮着神坛和各位家神。在这里，赫枯巴和她的女儿们就像被黑夜的风暴吹落的鸽子，坐在神坛周围，抱着各个神像，挤成一团，但有什么用呢？这时赫枯巴看见普利阿姆斯穿上了少年时候的甲胄，对他说道：'可怜的丈夫，你转的是什么可怕的念头？你这样全身披挂想做什么？你想到哪儿去？像你这样去参加战斗，或任何形式的抵抗，现在都不需要了；即使我的赫克托尔现在还在跟前，也是没有用了。到这儿来吧；这神坛会保佑我们大家的，不然的话，也让我们死在一起。'她说着就把老王拉到自己身边，在圣坛前给他找了一个位置。

"这时波利特斯，普利阿姆斯的一个儿子，逃脱了皮鲁斯的屠杀，穿过了敌阵，沿着长长的走廊奔跑着，跑向没有人的厅堂，身上已经受了伤；后面皮鲁斯在追赶他，

① 到外国作战，掳获的战利品悬挂在神庙里和家里。

② 王宫四周是建筑物，中心是露天庭院。

手上拿着长矛，紧逼上来，一心想把他刺死。正在他跑到他父母眼前的时候，他倒下去死了，流了一大片血。普利阿姆斯尽管自己在死亡的掌握之中，也无法克制自己的忿怒，高声对皮鲁斯喊道：'对你干的这些残暴的罪行——让我亲眼看着我的儿子死在我的面前，用死尸来玷污做父亲的我。如果上天还有公道，还管这类事情的话，那么天上的神是会给你应得的感谢，是会付给你应得的报酬的。你简直是冒充阿奇琉斯的儿子，阿奇琉斯也没有这样对待过我——他的敌人；他还是尊重一个乞求者的权利，遵守信义的，他还是把赫克托尔的尸体还给了我，以便埋葬，并安全地把我送回都城。'老人说完，就把长矛向皮鲁斯投去，但是毫无效果，长矛咚的一声被皮鲁斯的铜盾挡住，悬在盾牌中心的铜纽上。皮鲁斯对他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派你去到我父亲那里，向他报告我干了些什么，不要忘记告诉他我干的这些坏事，他的儿子给他丢了脸。现在你就死吧！"说着他就把这颤颤巍巍的老人揪到神坛前面，滑过他自己儿子的血泊，他左手挽着老人的头发，右手刷地抽出刀向老人的腰里刺去，只剩刀柄没有刺进去。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生命结束了；就这样，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

（559—623 行　埃涅阿斯想到自己的家庭，正在求救无门，发现海伦藏在维斯塔庙里，他想杀死她，以报特洛亚灭亡之仇，维纳斯向他做了解释）

"这时我第一次感到万分害怕。我吓得发呆;当我看到和父亲一样年纪的老王受了可怕的刀伤丧失了性命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我亲爱的父亲的形象,我又想起克列乌莎,无人照顾,想起掠夺一空的家和小尤路斯的命运。我环顾四周,看看身边还有什么人,但是他们都已离开了我,他们太疲倦了,有的从高处跳到地面摔死了,有的倒伏在火里烧死了。现在我是惟一的幸存者了。正在我踌躇不定,就着大火发出来的明亮的光照,眼睛东张西望的时候,忽然看见海伦藏在维斯塔神庙的进门处,独自一个,一言不发。她怕特洛亚人因为她导致了特洛亚的灭亡而恨她,又怕希腊人惩罚她,又怕被她抛弃的丈夫迁怒于她,她成了特洛亚和自己祖国共同仇恨的对象,因此她这受人憎恶的人便躲了起来,坐在神坛的台阶上。怒火在我心中燃烧,忿恨使我要为覆灭了的祖国复仇,要我惩罚她,即使这是罪恶的。我心想:'好啊,难道能让她不受惩罚又回到斯巴达和她的祖国米刻奈去吗?又以王后的身份,厕身于凯旋的行列中回去吗?又去见丈夫、家园、父母和孩子,由一大群特洛亚的贵妇和奴仆伺候着吗?普利阿姆斯死于刀下,特洛亚化为灰烬,特洛亚的海滩一再洒满血和汗,而她却轻易地一走了之?这不行!即使惩罚一个女人不会给人赢得值得纪念的荣誉,即使这种胜利也不会获得赞美,但是我消灭了恶,惩处了罪有应得的人,也还值得称赞;用复仇之火来出我这口气,来告慰于我亲人们的遗骸,我将很高兴。'我正在这样怒火填膺、近于疯狂地自言自语的时候,忽然我的慈爱的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原先我没有十分看清楚,现在衬托着夜色她却显得光可鉴人,现出天神本色,高大而可爱,正是天上诸神所见到的形象。她用手抓住我,把我拦住,然后

张开玫瑰色的口对我说道：'孩子，什么样的痛苦引起你这样无法控制的忿怒？你为什么发疯？你对咱们一家人的关心跑到哪里去了？你不应当先找一找，你把疲惫而年迈的父亲安奇塞斯丢在什么地方了？你的妻子克列乌莎还活着吗？还有你的孩子阿斯卡纽斯？他们周围都游弋着希腊军队，若不是我照看了他们，他们早被烈火吞蚀，早被敌人的刀枪杀害了。把富庶的特洛亚消灭的，把它高大的城堡夷为平地的，不是像你所想的是海伦的罪恶的美貌，也不是应受责备的帕里斯，而是天神，是无情的天神啊。乌云蒙蔽了你的凡眼，遮住了你的视线，你周围都是乌黑的云气，看，我来把它拨开；不要不敢执行你母亲的命令，不要拒绝服从她的劝告。你看，这断瓦残石堆成了山，浓烟和着尘埃滚滚飞升的地方，正是手持巨大的三叉戟的涅普图努斯在动摇特洛亚的墙基，把整个城市从它的基座上端翻。在那儿，残忍的尤诺首先占领了西门；她腰里挂着刀，疯狂地召唤着从船上下来的同盟军。再看，雅典娜坐在城堡之巅，拿起她的兴云的盾牌，上面刻着可怕的米杜萨的首级，神采焕发。[1] 连天父尤比特自己也都为希腊人鼓气，并挑起众神去和特洛亚人作对。因此，我的孩子，你逃跑了吧，结束这场苦难吧。不论你到什么地方，我不离开你，我现在要把你安全地带到你父亲的家门口。'她说完，在黑夜的浓阴里消失了。而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些仇视特洛亚的神，他们面目阴森，威严可怖。

(624—670 行　埃涅阿斯回到自己家

① 雅典娜虽然敌视特洛亚，但特洛亚城内仍为她立庙。

里,但父亲安奇塞斯不肯走。埃涅阿斯无计可施,准备再冲出去,同希腊人拼死)

"接着,我果然看见特洛亚完全陷在一片火海之中,这座海神涅普图努斯的城市完全倾圮,只剩下城基了。这就像农夫们想把山头上一棵老桉树砍倒,用双刃斧不停地一斧一斧地砍伐,树被砍得摇摇晃晃,树颠被砍得不住抖颤,慢慢地它忍受不了创伤,发出了最后的呻吟,倒下了,扯离了山脊。

"我从屋顶走下,在女神的指引下,穿过了烈火和敌阵,敌人的刀枪给我让路,烈火后退。当我来到我父亲的这座古老的邸宅的时候,我原先一开始就打算拉他躲到山里去的,但是他这时说特洛亚已经遭到毁灭,他也不愿苟延残喘,过流放的生活。他说道:'你们年纪还轻,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你们赶快逃跑吧。若是天神愿意叫我活下去,他们早就保全了我的家室了。我已经经历过一次我的城市的毁灭,[1] 那次,城市被占领,我活了下来,经过这一次就足够了。让我这副老骨头躺在这儿吧,离开我,向我告别吧。我自己会想办法死的;敌人来抢东西的时候会可怜我的;没有人埋葬我没有关系。自从众神之父、人类的王用疾风似的雷电打击我,电火烧到我身上的时候起,[2] 我就被众神憎恨,白白地活了这么多年了。'

"他这样说着,坚决不肯动。我们呢——我和我的妻子克列乌莎、儿子阿斯卡纽斯和全家都哭着请求他作为

① 指大力神赫库列斯灭特洛亚一事。

② 安奇塞斯吹嘘维纳斯爱他,尤比特大怒,用雷电击他,但被维纳斯挡住,只烧了他一下,未被烧死。

一家之主不要让我们和他一起同归于尽,不要让我们已经负担不了的灾难更加沉重。他不肯,他坚持他的主意,坚决要留在这座房子里。我这时万分悲痛,心里没有主意,不知前途如何,我准备冲杀回去,但求一死。我对我父亲说:'父亲,你真认为我能把你丢下离开这里吗?这样可怕的话能从一个做父亲的嘴里说出来吗?如若天神的旨意是要这座偌大的城市寸草不留,如若你已下定决心,觉得行将灭亡的特洛亚死的人还不够,还要把你自己和你的一家添进去,那么死亡的大门是开着的;手上沾满普利阿姆斯的鲜血的皮鲁斯马上就会到来,他曾当着父亲的面把儿子杀死,又把父亲杀死在祭坛前。慈爱的母亲啊,你把我从刀枪战火中救了出来就是为这个吗?就是为的要我看一看敌人怎样闯进我的家室,把我的父亲、儿子和妻子统统杀死,彼此躺在亲人的血泊里吗?伙伴们,刀,拿我的刀来;最后的时刻在召唤被征服的人们。让我回去找希腊人吧,让我重新投入战斗吧。即使我们今天都死了,也要报仇。'

(671—729行　克列乌莎正劝丈夫不要离开,这时尤路斯头上忽然冒出火光,接着出现雷声和流星,安奇塞斯才改变主意,同意出走。埃涅阿斯背着老父,手挽幼儿出发,妻子跟在后面)

"说着,我把刀重新挂回腰里,左臂套上盾牌,套好,准备离开家门。这时我的妻子站在门口,把我的腿紧紧抱住,把小尤路斯拉到我的跟前,对我说道:'如果你要去死,那就把我们一起带上,去赴汤蹈火;但是你若是根据你的判断认为拿起武器来还有一线希望,那么你首先应

当保护你的家。否则,你想把小尤路斯、父亲、你的一度所谓的妻子交给谁呢?'

"她一面说着,一面哭,哭声充满了整所宅子。说来奇怪,忽然间出现了一个奇迹。只见站在愁眉苦脸的父母之间,双手搀着他们的尤路斯,从他的头顶上突然冒出一条淡淡的火舌,散发出光亮,火焰舔着他柔软的头发,围绕着他的前额盘旋,但并没烫伤他。我们吓得发抖,又是扑打他头发上的火焰,又是用水浇灭这圣火。但是老父安奇塞斯心里高兴了,眼睛望着青天,手掌伸向上苍,说道:'全能的尤比特,如果我们的祷告能够影响你的话,请你看看我们;我只求你一件事,如果我们的虔诚还值得你一顾,天父啊,请你马上指点我们,证实这是好朕兆。'老人话没说完,突然从左面响了一声霹雷,从天上穿过黑夜一颗流星划空而过,拖着一条火尾,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看着这颗星滑过我们家的屋顶,划出一条光亮的线路,落到伊达山的树林后面去了,同时它后面拖着的一条尾巴发出强烈的光照,一股带着硫磺气味的烟布满了周围一大片地方。这回我父亲信服了,笔直地站起身来,向这颗圣星施礼,又向天神致辞道:'现在不能再耽误了,你们指引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祖国的神祇,保卫我的家室,保卫我的孙子吧。方才是你们显灵了,特洛亚要靠你们保佑。孩子,我听从你,我不再拒绝陪同你一起出走了。'老人说完,全城大火燃烧的声音越来越听得清楚了,大火吹来的热风也越来越逼近。我说:'亲爱的父亲,你看,快走吧,爬到我的背上来,让我用肩膀驮着你,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负担。不管发生什么,我们患难与共。小尤路斯跟在我身边,我的妻子,为了安全,可以拉开一点距离在后面跟着。还有你们,我的家人们,我说的话,你

们都要注意听。在出城的地方你们要经过一个小冈和一座司农女神克列斯的古庙，现在庙已经废了，旁边有一棵古柏，我们祖宗供奉这棵古柏，所以多年来保存了下来。我们从各路到这个地方会齐。父亲，你拿好了咱们家的圣物和所有的家神；我不能碰他们，因为我刚刚经过一场大厮杀、大战斗，还没有用活水洗净我的双手。'我说着就把一条褐色狮子皮披在我的阔背和低垂的颈项上，蹲下来背我的父亲，小尤路斯紧握着我的右手，一步大、一步小地跟着我；我的妻子跟在后面。我们挑暗处走。敌人的枪林刀阵没有吓倒过我，敌人的密集的部队没有吓倒过我，现在一阵风就把我吓坏，一点点声音就使我提心吊胆，我为跟着我走路的孩子担心，又为我驮着的父亲担心。

(730—795行　这时他们听见敌人的杀声，在一阵混乱之中，克列乌莎走散了。埃涅阿斯回头去找，疯狂地呼喊着她，但出现的却是她的鬼影，叫他前进，去完成命运的使命)

"这时我已离城门很近了，我觉得一路还算平安，忽然间我耳边好像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父亲在黑暗中观察了一下，说道："孩子，快跑，孩子，他们来了，我看见他们闪闪发光的青铜盾牌了。'我很紧张，不知道是哪个和我作对的神祇使我失去了理智，使我头脑昏乱。我离开了我熟悉的街道，走到了没有路的去处，唉，惨啊，我的妻子克列乌莎，也许她就是苦命，失散了，没有跟上来，也许是她走错了路，也许是她走累了，站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只怪我在我

们到达小冈和克列斯女神的古庙之前我没有回头看看她，也没有想起来看看她；等我们最后都到齐了，才发现少了一个人，她的同伴、孩子和丈夫——谁都没有注意她走散了。我陷入疯狂，我诅咒一切神、一切人；在这覆灭了的城市里我所见到的一切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我把阿斯卡纽斯和我的父亲安奇塞斯和特洛亚的家神都托付给同伴，让他们隐蔽在一条曲巷里，我又穿上我明晃晃的盔甲，回到城里去。我决心再冒一次险，再一次置性命于不顾，找遍全城。我首先到我们出发的幽暗的城门口，在夜色之中我仔细注意我自己的脚迹，沿着这些脚迹我往回走。一路上我提心吊胆，周围一片寂静也使我骇怕。我往家走，也许，也许她回家去了。但是希腊人已经冲了进去，我的家已全部被他们占领了。大火这时已随着风烧到了屋顶，炽热的火焰已经冒到房子上面，直冲云霄。我继续前进，再一次来到城堡上普利阿姆斯的王宫。在尤诺庙的空荡荡的廊下，在尤诺的保护之下，腓尼克斯和凶狠的奥德修斯被选出来守卫着战利品。从各处火烧的庙宇里抢来的特洛亚的珍宝、神的供桌、真金的酒樽，抢来的衣服，都堆放在这里。周围还站着一长列的儿童和面色惨白的妇女。我在黑暗之中甚至冒险地呼喊起来，我的喊声在街道中回响，我悲痛地呼唤'克列乌莎'，一遍又一遍，但是毫无结果。我正在城里各处房屋中无休止地、疯狂地寻找，忽然可怜的克列乌莎的阴魂竟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的形象比往常要高大。我吓呆了，我的头发竖了起来，我的话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接着，她安慰我道：'亲爱的丈夫，你为什么要这样任性悲伤，失去节制？这一切没有神的认可是不会发生的；命运不允许你带克列乌莎一起离去，奥林普斯山上众神的主宰也不答应。

你将要流放到远方，在广阔的大海上漂泊，最后到达"西土"，那里，吕底亚的第表河缓缓地流经人们耕种的肥沃土地；在那里，你将获得幸福，获得一个国家和一位公主作为妻子。不要为你心爱的克列乌莎流泪；我是不会看到傲慢的希腊人的宫廷的，也不会给希腊的主妇们当家奴，我是特洛亚人的后裔，我是女神维纳斯的儿媳；伟大的众神之母库别列把我留在特洛亚土地上了。再见吧，好好疼爱咱们俩的儿子。'

"她说完，我泪如雨下，我有多少话想跟她说，但她离开了我，化成一阵清风消逝了。我三次想用双臂去搂她的头颈，她的影子三次闪过我的拥抱，不让我捉到，就像一阵轻风，又像一场梦似地飞走了。夜已深了，最后我回到同伴们那儿去了。

（796—804 行　埃涅阿斯发现又来了一批新的流亡者。天亮了，他背着父亲向山里走去）

"我回去一看，吃了一惊，我发现又新到了一批同胞，有做母亲的，有男人，是一群可怜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准备逃亡。他们来自各处，带着行李和决心，听凭我带他们到海外，到任何地方去定居。这时启明星已从伊达山巅升起，引来了白昼，希腊人依然把守着城门，任何援救都是没有希望的了；我只好屈服，把父亲背在肩上，向山里走去。"

卷　三

（1—12行　特洛亚覆灭后，埃涅阿斯建造船只，夏初出发）

"上天决定推翻亚细亚的王国特洛亚和普利阿姆斯的无辜的人民，睥睨一切的特洛亚覆灭了，涅普图努斯的都市全部在浓烟中夷为平地了，随后，天神用朕兆启示我们，命令我们远离祖国，流放到荒凉的异土去。于是我们就在伊达山下，安坦德洛斯城附近，建造船只；至于命运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定居，怎样把我们的人聚集起来，我们心中无数。在夏天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安奇塞斯叫我们按命运的吩咐扬帆下海，我流着眼泪辞别了我祖国的海岸、港湾和田野，辞别了已不存在的特洛亚。作为一个流放者，我到了海上，带着我的同伴、我的儿子、各处家神和特洛亚的众神祇。

（13—68行　埃涅阿斯航行到特拉刻，遇见普利阿姆斯幼子波利多鲁斯的亡魂，诉说在此的遭遇，埃涅阿斯决定离开特拉刻）

"离特洛亚不远有一个战神玛尔斯管辖的国度，平野广阔，特拉刻人耕种着这片土地。它一度由凶猛的吕库尔格斯统治；但自古以来它就和特洛亚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当时还是命运女神对特洛亚很眷顾的时候。我就在

这儿停泊下来，在弯弯的海岸上开始建造一座城市，我决定用我的名字为它命名，叫它埃涅阿斯城。但是命运和我作对。

"我正在海边上杀一头精壮的公牛，捧出圣物，准备献给我的母亲维纳斯、其他神祇和上天诸神之王，为我们建城的工作祝福。而附近恰好有一座小山丘，山丘顶上长着一丛樱桃树和桃金娘树，密密麻麻的树杈，很像矛杆。我登上山丘，想把小绿树从地面拔出来，用它的枝叶装饰神坛。正在这时，我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怪现象。当我把第一棵小树从地上拔起来的时候，它的根断了，只见从树上渗出一滴滴黑血，染污了土地。一阵寒战使我四肢发抖，由于骇怕，我的血都凝结了。我又去拔另一丛里一棵坚韧的树，想知道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奥秘；第二棵树又从树皮上流出黑血来。我心里非常纳闷，向林中女神和管辖特拉刻田野的战神玛尔斯祷告，祈求他们把这朕兆变为佳兆，化凶为吉。接着，我又去拔第三棵树，我跪在沙地上用加倍的气力拔它——我是说呢还是不说？只听得土丘深处发出一阵悲惨的呻吟，有一个声音好像在回答我的祈求。它说道：'埃涅阿斯，我好可怜啊，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啊？我就埋在这儿啊，不要动我，不要玷污你虔诚的双手吧。我出生在特洛亚，对你来说不是外人，这血也不是从树上流出来的。唉！赶快离开这野蛮的国土，离开这贪婪的国土吧。我是波利多鲁斯。我被一阵乱枪刺死在这里，在这里生了根，长出了尖矛般的枝干。'我听了吓得发呆，心里感到双重骇怕，我的头发倒竖起来，我的声音堵在喉咙里。

"原来当初不幸的普利阿姆斯曾秘密派遣这波利多

鲁斯带着大量的黄金到特拉刻来，请特拉刻王[①] 抚养他，因为他看到特洛亚已被包围，对特洛亚能否胜利失去了信心。这位特拉刻王眼看特洛亚国力破碎，已被命运女神所抛弃，就投靠了胜利的阿加门农一方，撕毁了一切信条，把波利多鲁斯谋害了，这样，他通过暴力占有了他的黄金。可诅咒的黄金欲，人心在你的驱使下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待我惊魂甫定之后，我把这件神的朕兆首先告诉了我的父亲和几位当初特洛亚人选出的领袖，并询问他们的意见。大家都是一个意见：赶快离开这罪恶的国土，放弃这玷污了好客之礼的地方，趁风开船。因此我们又重新安葬了波利多鲁斯，在他的坟岗上培了大量的新土，为他的亡魂立了两座祭坛，装饰着忧郁的深蓝色的飘带和一株黝黑的柏树，按照我们的风俗，四周站着特洛亚的妇女，披散着头发；我们献上几碗泛着泡沫的热奶，几杯牺牲的血，就这样我们使他的亡魂能在坟墓中安息，并大声呼唤他的名字，向他最后告别。

(69—120行　埃涅阿斯一行航行到阿婆罗的提洛斯岛，受到阿纽斯的接待。埃涅阿斯祷告阿婆罗，阿婆罗指示他去找他“母亲”，安奇塞斯把这解释为克里特岛，特洛亚人准备前往该岛)

“然后，我们等候和风吹拂大海，海上航行已经安全可靠，低声细语的轻风在召唤我们下海，我和伙伴们就立刻聚集到海边，把船拖到海里。我们离开了海湾，陆地和

① Polymestor，是普利阿姆斯的一个女婿。

城市落在了后面。在大海的中央有一座圣岛，是涅瑞伊德斯的母亲和爱琴海的海神涅普图努斯最喜爱的地方。它原先在海里漂来漂去，有良心的射手阿波罗神把它定住在密科诺斯岛和险峻的居亚洛斯岛之间，[1] 使它成为一个固定的能住人的地方，不怕风吹浪打。我航行到了这里，我们很疲惫，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极其平静而安全的港口。我们下了船，朝拜了阿波罗的城市。阿纽斯王既是这岛上人民的王，又是阿波罗神的祭司，他头戴彩带和阿波罗的月桂枝，急忙来迎接我们，他认出了他的老朋友安奇塞斯。我们友好地互相握手，向王宫走去。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用古老的石头建筑的神庙，我祷告道：'阿波罗，让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家园吧，我们疲倦了，给我们一座能永世长存的城池吧，以便繁衍后代；保卫住这第二座特洛亚的城堡，保卫住我们这些没有被希腊人和凶狠的阿奇琉斯杀光的人吧。我们该跟谁走？你要我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安家呢？神啊，给我们一个朕兆吧，启发我们吧。'我的话刚刚说完，忽然间一切都好像在震动，神庙的门槛和神的月桂树，周围的山都在震动，而从开启的内殿，三脚座[2] 发出了吼声。我们匍匐在地上，只听有个声音说道：'坚韧不拔的特洛亚人，你们回到你们祖先出生的国土[3] 去吧，她将欢迎你们，抚养你们。去找你们从前的母亲吧。在那里埃涅阿斯这一族，他儿子的儿子，子子孙孙，将统治全世界。'听了阿波

① 阿波罗的母亲拉托娜为逃避尤诺的嫉妒，逃到提洛斯岛，在这岛上生了阿波罗和狄阿娜一对孪生子女，为了感谢此岛，他把它固定下来。

② 阿波罗神庙中祭司的座位，阿波罗通过祭司宣告神谕。

③ 特洛亚人的祖先来自意大利。

罗这话，大家爆发出一阵欢乐，议论纷纷，大家都问阿婆罗要我们这些流浪人到什么地方去，这座城在哪里。这时我的父亲回想起老年间的传说，说道：'各位，请听我说，请听我告诉你们希望在何处。在大海中央有一座伟大的尤比特的岛，叫克里特，上面有真正的伊达山[①]，它是我们民族的摇篮。克里特人有一百座大城市，土地十分肥沃；我们的伟大的祖先条克尔，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听到的传说，就是从这里出发到特洛亚去的，并在这里为他的王国选定了疆域。当时特洛亚城市和城堡都还不存在，人们还住在深谷之中。住在库别列山上的圣母和打着铙钹的科利班神巫和伊达山的树木也是从克里特来的；[②] 我们祭祀时保持绝对肃静，我们把狮子套在一起拉这位女神的车，这些习惯也是从克里特来的。因此，来吧，神的旨意把我们引向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让我祈求大风停息，前往克诺索斯的王国去吧；只要尤比特保佑，路上不会耽搁太久，第三天黎明我们的船就能停靠克里特的岸边。'说着他在祭坛前杀了应献的牺牲，献给海神涅普图努斯和英俊的阿婆罗公牛各一头，献给暴风神一头黑羊，献给和蔼的西风神一头白羊。

(121—191行　埃涅阿斯一行离开提洛斯，前往克里特，在此他们正准备兴建城市，发生了瘟疫。安奇塞斯建议回提洛斯再去问神，但特洛亚的家神

① 特洛亚的伊达山是仿此而起的名字。
② Cybele，众神之母。此处指特洛亚信奉的祭祀众神之母的风俗，来自克里特岛　科利班(Corybantes)，是库别列神的祭司的专名。

告诉埃涅阿斯他们的目的地是“西土”，安奇塞斯发现自己把神谕解释错了，众人随即离开克里特岛）

“当时传来消息说克里特王伊多墨纽斯已经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克里特岛已无人居住，我们的敌人把空房子留下了，只等我们去住。我们离开了这个又名鹌鹑岛的提洛斯，在海上飞驶，我们经过以酒神节日著称的多山的那克索斯岛、绿色的多努萨芦苇岛、俄列阿罗橄榄岛、产雪白大理石的帕洛斯岛、散布在海上星罗棋布的库克拉德斯群岛，我们像穿梭一样不时地在激浪里驶过海峡。水手们吆喝着，互相竞赛；他们互相激励道：‘找克里特岛去，找我们的祖先去。’船尾起了一阵风，催着我们前进，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克里特古岛。我赶忙开始建造我们所渴望的城市，我把它叫做佩尔噶蒙[1]，我的人很喜欢这个名字，我要求他们要热爱家园，并建造一座高大的城堡。

“我们的船只这时几乎全部拖上了干岸，我们的青年人有的忙着结婚，有的在新得的土地上耕耘，我则开始制定法律，分配住房，但忽然间从一片污浊的天空降下一场可悲的瘟疫和一番死亡的年景，人们的肢体消瘦了，树木和庄稼受到了损害。人们丧失了美好的生命，有的则拖着带病的躯体苟延性命；天狗星把田地烤炙得五谷不生；草木枯萎，庄稼染了病，不出粮食。我父亲叫我再一次渡海回到提洛斯去请求阿波罗的指示，祈祷他的恩典，请他告诉我们何处是我们苦难的归宿，何处可以得到救援，应该往何处去。

“夜幕降临了，世上一切有生之物都进入了睡乡。我

① 特洛亚的城堡名，此处命名是纪念故国之意。

正在熟睡之际，只见我从特洛亚战火之中救出来的众神像和各位家神出现在我眼前，圆圆的月亮从墙上的窗口照射进来，在月光中，它们的形象十分清晰。它们对我说了一番话，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它们说：'你要去提洛斯问阿婆罗的话，阿婆罗已经主动派了我们到你这儿来告诉你知道。特洛亚在战火中焚毁之后，我们就一直跟随着你和你的武士们，我们和你一起乘船渡过起伏的大海，仍然是我们将要把你未来的子孙护送到天界，让你的城邦统治世界。你应当为伟大的神、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人民，建造一座伟大的城池，你决不可逃避长期的艰苦历程。你必须改变你的定居之处，阿婆罗没有叫你定居在这克里特岛上，而是在另一个去处，这地方希腊人称为"西土"，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土，武力强盛，土地肥沃，过去欧诺特人住在这里，现在据说他们的后代用他们祖先意大路斯的名字命名为意大利了。那里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的祖先达达努斯就出生于此，我们另外一个祖先雅修斯也出生于此，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来吧，起来吧，高高兴兴地把我们这些不容置疑的话告诉你年迈的父亲去，让他去寻找意大利吧。尤比特不准你留在狄克特的田野里。'神祇的显现和他们所说的话令我惊讶不止。这不可能是一场梦，我明明认出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头发上缠着彩带，他们的五官呈现在我眼前；我浑身冒出冷汗，从床上跳了起来，我把手掌伸向苍天，口中念着祝辞，并在炉火上奠了醇酒。我祭奠完毕，高高兴兴地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对安奇塞斯说了。他这才发现我们确实有两个祖先[1]，发现自己把祖先的出生地又一次弄错了。

[1] 指条克尔与达达努斯。参看世系表。

因而他说道:‘我的孩子,特洛亚的厄运把你害苦了,过去只有卡桑德拉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是该这样的。我现在想起她曾预言过我们的命运,常常说起“西土”和意大利。但是当时有谁相信特洛亚人会到“西土”去呢?卡桑德拉的预言有谁听得进去呢?现在让我们听从阿婆罗的话吧,接受他的警告,改变我们的计划吧。’他说完,我们都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我们放弃了克里特岛,乘船离开,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我们驾着轻舟向无边的大海驶去。

(192—277 行　经过三天三夜的风暴,第四天埃涅阿斯一行抵达斯特洛法德斯岛,遭到鸟身女妖哈尔皮的袭击,最老的一只哈尔皮预言特洛亚人只有饿得吃桌子的时候,才能重建城邦。特洛亚人继续航行,抵达留卡特)

“我们的船只驶入大海,任何陆地都看不见了,四面八方水天一际,这时忽然一片乌云笼罩在我头顶,带来黑夜和风暴,黑浪翻滚着。立刻狂风卷起巨浪,大海翻腾,我们被冲散了,在这无边的荒凉的波涛里漂流着;雷雨遮蔽了天光,彻夜的大雨铺天而来;闪电从云缝中不断地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们迷失了方向,盲目地在大海上徘徊。甚至我们的舵手帕里努鲁斯也分不出天色是白昼还是黑夜,也不知道在这汪洋大海中该走哪条航道。整整三天我们在大海上飘荡,茫茫的雨雾蒙住了太阳,三个夜晚看不到星斗。到了第四天,陆地才开始出现,在远方看到有山峦和袅袅上升的炊烟。我们把船帆降落,改划船桨,水手们毫不怠慢,用力划着海水,

搅起片片泡沫，扫着那蓝色的海前进。就这样我在海上保全了性命，到达了斯特洛法德斯双岛，这两个岛屿坐落在寥廓的伊俄尼亚海中，希腊人称它们为回归岛[①]，在这里居住着凶恶的凯莱诺和其他哈尔皮[②]，她们已从菲纽斯的宫中被赶了出来，胆战心惊地离开了她们大吃大嚼的餐桌。任何可怕的妖怪，任何从冥河斯提克斯冒出来的凶恶的瘟神或任何凶神恶煞都无法和她们相比。她们是鸟身，少女的脸，肚子里流出粪污，两只手是爪子，面色永远像饿鬼一样苍白。我们航行到这里，登上了岸，看到田野里到处都是肥壮的牛群，草地上还有羊群，无人看管。我们拿起刀向它们冲去，还邀请天神包括尤比特来分享我们的猎物；然后，我们用草皮树叶铺好座位，吃起丰盛的筵席来了。忽然间，从山上，哈尔皮们凶猛地俯冲下来，扑打着翅膀，沙沙作响；她们抢去了菜肴，把她们接触到的一切统统染污；她们发出恶臭和刺耳的尖叫。我们再一次在山岩下一个荫蔽去处，一个四围有林木遮挡、浓阴幽秘的地方摆好餐桌，并在祭坛上点起了火；这群哈尔皮也又一次或从对面的天空，或从隐蔽的巢穴里，噪叫着，伸着爪子，在我们的食物上盘旋，用她们的嘴染污了我们的佳肴。我立刻命令我的伙伴们拿起武器和这群凶恶的畜类作战。他们完全照我的吩咐行事，把他们的刀藏在各处草丛里，把盾牌也隐蔽起来。当这些妖鸟聒噪着向弯弯的海滩俯冲下

① 据说北风神波瑞阿斯的两个儿子追赶哈尔皮女妖们到此，要把她们杀死，被女神伊里斯阻拦了，两人折回，故名。

② 鸟身人面女妖的通名。特拉刻王菲纽斯泄露了天神秘密，宙斯把他眼睛弄瞎，又派哈尔皮去折磨他，抢他的食物，抢不完的就污秽它。哈尔皮希腊文意为抢夺者。波瑞阿斯的两个儿子把她们驱逐出菲纽斯的宫，赶到这两座岛屿。

来的时候，米塞努斯就从高处的瞭望点上吹起铜号，发出警报。我的伙伴们听到信号就冲了出来，进行一场新奇的战斗：他们用刀剑去刺伤这些海上的妖鸟，但是他们既不能伤她们的羽翼，又不能伤她们的脊梁，她们很快飞跑了，升到天空，丢下吃了一半的菜肴和她们的秽迹。只有凯莱诺一个没有飞走，蹲在高高的岩石上，打破沉寂，喊叫着，说出一番丧气话来。她说：'你们这些拉俄墨东的后代，你们是要干仗吗？你们杀死了我们的牛群，砍倒了我们的小牛，你们还准备同我们开战吗？还准备把我们无辜的哈尔皮赶出我们自己的家园吗？你们听着，把我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这些话是全能的天父告诉阿波罗的，阿波罗又告诉了我，我，主要的复仇女神，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到处漂流，为的是寻找意大利，你们是会一路顺风到达意大利的，你们可以自由地驶进意大利的港湾；但是，没有等到可怕的饥饿惩罚了你们企图杀害我们的罪行，强迫你们饿得连桌子都要吃掉的时候，[①] 你们休想建立起神答应你们的、有高墙围绕的城邦。'她说完，振起双翼，飞回树林去了。我的同伴们听了之后感到一阵突然的寒栗，他们的血液都凝固了。他们精神颓丧，再也不愿意通过武力求得和平，而宁愿通过祷告和祈求，不管她们是女神还是凶残的妖鸟。我的父亲则站在海滩上，伸开手掌，向天神呼吁，并吩咐我们也行礼如仪。他祝告道：'天神啊，保佑我们无灾无难，我们都是虔诚的，宽容我们吧！'接着，他叫我们把缆绳从岸上解下，把船帆张起来。南风吹动帆篷，我们在泛起白沫的波涛上逃亡，海风和舵手

① 这话后来应验了，参看 7.109。

左右着我们的航程。一路上我们经过林木茂密的扎昆托斯岛和杜里奇、萨末和岩石嶙峋的涅利托斯等岛屿。[1]我们避开了拉厄特斯一度统治的伊塔卡这座荒凉石岛，它的土地养育了残忍的奥德修斯，我们连诅咒它都来不及。不久，留卡斯岛的云雾缭绕的山巅和航海者敬畏的阿婆罗神庙都看得见了。我们已很疲劳，就在此登陆，把锚从船头上抛下，把我们的船只停泊在岸边，走上那小小的城市。

(278—293 行　埃涅阿斯一行祭了神，举行运动会，又启程前往布特罗屯)

"就这样我们终于出乎意料地踏上了陆地，我们在尤比特面前行了净身礼，在神坛上点起火，还了愿，在这阿克提姆城的海滩上举行了特洛亚式的运动会。我的同伴们脱去衣服，用橄榄油涂在身上玩起我们特洛亚人传统的摔跤游戏；在逃亡的路上，他们躲过了这么多希腊城市，安全地逃脱了敌人的包围，他们怎能不高兴呢？也就是在这时候，太阳已经绕完它一年的路程，寒冷的冬天刮起北风，海上掀起了风浪。我把一面伟大的阿巴斯用过的凸面铜盾面朝外挂在门上，附了一个题辞：'希腊胜利者之武器，埃涅阿斯敬献。'接着，我就命令大家上船，各就各位，离开港口。伙伴们一齐努力，驶入大海。很快我们就望不见菲亚齐亚的刺破青天的堡垒似的山峰，经过厄皮鲁斯沿海一带，向卡俄尼亚的港口前进，最后抵达山城布特罗屯。

① 各岛都在伊塔卡附近。

(294—355行　在布特罗屯，埃涅阿斯一行听到普利阿姆斯的儿子赫勒努斯统治着原来皮鲁斯的一部分领土，并与安德洛玛刻结了婚。埃涅阿斯见到安德洛玛刻，她向他诉说她的遭遇，赫勒努斯也来到，欢迎特洛亚来客)

"在这里我们听到一件不能令人置信的事。普利阿姆斯的一个儿子，赫勒努斯，在统治着这里的希腊城市，他不仅继承了皮鲁斯的王位，而且还和他的遗孀安德洛玛刻结了婚，也就是她又一次嫁给了她的本国人。我感到非常惊讶，急于想和赫勒努斯谈谈，了解一下他的全部经历。我丢下船只，离开海岸，向内陆前进，不期在城外树林里我看到安德洛玛刻在一条也叫西摩伊斯的河边向她亡夫赫克托尔供献祭品和牺牲，在他的衣冠冢旁召唤着他的亡魂，这空墓上铺着绿草，墓前还设了一对祭坛，以表达她的悼念。当她看见我走过来，一身特洛亚人的甲胄，以为我是个鬼，险些吓疯了，她眼睛望着我，笔直地站着，浑身僵冷，昏厥了过去，过了好长一刻，最后才勉强说道：'你是真人吗？你真是给我带来了消息了吗，女神之子？你是活人吗？如果你不是人间来的，告诉我，赫克托尔在哪里？'她说完，泪流满面，整个这片地方充满了她的哭声。她有些神经错乱，我简直插不上话，我也很激动，断断续续地回答她道：'不错，我还活着，在极端的危难中苟延残喘；你不必疑心，你看见的是真的。你失去了像赫克托尔这样一个好丈夫之后，你的遭遇是怎样的啊？你碰上了什么适合你的身份的运道了呢？你过去是赫克托尔的妻子，你现在还是皮鲁斯的妻子吗？'她低垂着头，

悲切地说道：'唉，波利塞娜多幸福啊，在所有特洛亚妇女之中只有她一个姑娘接到指令死在特洛亚的高墙之下敌酋的墓旁，她用不着经受被抽签当奴隶的苦难了，她也用不着作为女俘把胜利者当"老公"，和他同床共枕了！而我，当祖国已化为灰烬，却飘零海外，忍受着阿奇琉斯的儿子、年轻的皮鲁斯的轻侮，在奴役中给他生了三个儿子，此后他又去追求莱达的后代赫尔迷昂涅，并和这斯巴达女子结了婚，而把我这个奴隶赏给了被俘为奴的赫勒努斯。但是俄瑞斯特斯因为失去了他非常想娶的未婚妻而怒火填膺，复仇女神又逼他抵偿弑母之罪，于是在皮鲁斯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把皮鲁斯杀死在他父亲阿奇琉斯的神坛之下。皮鲁斯一死，他的一部分国土就归赫勒努斯所有，赫勒努斯为了纪念特洛亚的卡翁，把这片田野称为"卡翁之野"，把他的全部疆域称为卡俄尼亚，又在这山脊上建造了这座城堡，仿照特洛亚的城堡，把它叫做佩尔噶蒙。但是，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呢，是什么命运指引着你？是哪位天神冥冥之中把你驱赶到我们的海滨？你的孩子阿斯卡纽斯好吗？他还活着吗，还呼吸着人间的空气吗？你生他的时候，特洛亚……[1] 这孩子是否还想念他死去了的母亲呢？他有埃涅阿斯这样的父亲，有赫克托尔这样的叔伯，是否已经激发了他的丈夫气概和古老的勇武精神了呢？'她不住地流着泪，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席话，但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时，普利阿姆斯的儿子英雄的赫勒努斯从城堡里走了出来，许多人陪伴着他，他认出我们是他的同胞，十分喜悦，把我们领到他的宫里去，一路上边说边哭。我一面走着，一面认出了这原

[1] 此句原缺半句。

来是一座具体而微的特洛亚城，也有一座仿照雄伟的佩尔嘎蒙建造的城堡，有一条干涸的小河也叫赞土斯，我到了西门，拥抱了门柱。我们一行特洛亚人都受到这座城市的欢迎。赫勒努斯作为国王在宽敞的宫廊下迎接他们，在内庭的中央他们手持尊彝，洒了祭神的酒，又用金盘献了供品。

(356—373行　埃涅阿斯向赫勒努斯请教，赫勒努斯把他领到神庙，开始预言)

“日子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海风吹打着船帆，把船帆吹得鼓鼓的，好像在召唤。我走去找能卜未来的赫勒努斯，向他请教道：‘特洛亚出生的同胞，能解释神意的人，你能知晓阿波罗的心思，你能解他的神签，你认得出他在克拉洛斯的月桂树，你能看星宿，你懂得鸟语，你能从鸟的飞翔中参详出朕兆，来，请你告诉我——因为一路上我见到的都是吉祥的朕兆，所有的天神都显灵并嘱咐我去寻找意大利，去探索那遥远的土地；只有哈尔皮凯莱诺，说来可怕，告诉我一件从未听到过的噩耗，预言我将遭遇可怕的天怒和令人厌恶的饥荒——请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危险是我应当首先回避的？我应当怎么办，才能经得起这么多的艰难困苦？’说到这里，赫勒努斯遵照习俗先杀了几头牛犊，请求天神降福，然后从他圣洁的头上取下彩带，接着挽住我的手把我领到阿波罗神庙门口，我立刻肃然起敬，最后他作为阿波罗的祭司，神通过他的口，做了这样的预言：

(374—462行　赫勒努斯预言道：特

洛亚人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要到看见一头白色母猪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航过意大利东岸时要注意，须绕西西里而行，一路上必须不断向尤诺祈祷；他们到库迈后，必须去请教西比尔，她将告诉他们在意大利要进行多少战争）

"'女神之子，很明显，你渡海而来是有更大的神灵的保佑的，众神之王就是这样决定人们的命运的，就是这样安排事物的进程的，事物发生的次序是已经注定了的。事情很多，我只能告诉你几件，为的是使你能更加安全地渡过异邦人的海面，在意大利的港湾获得归宿；其他的事，命运不准我赫勒努斯知道，尤诺也不准我说。首先，你以为你已经离意大利很近了，已经准备进入意大利的港口了，你错了，你还得走一段曲折的长路才能到达那遥远的意大利呢。你的船桨首先得在三角岛[①] 外的波涛里划荡，你的船只得在奥索尼亚的咸海上穿行；还要经过冥府的两个湖泊和刻尔吉的岛，然后你才能在安全的国土上建设城邦。我来告诉你有哪些朕兆，你要牢牢记在心里：当你有一天感到焦急，在一条远离故乡的河边徘徊，如果你发现在河边橡树林下躺着一口大母猪，她刚刚养了一窝三十头小猪，她浑身白色，卧在地上，吃奶的小猪也是白的，这里就是建立你未来城邦的地点，这里是你的艰危历程的归宿，是你获得休息的地方。至于说你将来要饿得吃桌子，你不必害怕；命运会给你指出一条道路的，你祈求阿波罗，他会帮助你的。但是前面那个地方，

① 指西西里岛。

离我们最近的那片意大利沿海地带，同我们遥遥相望，千万去不得；住在那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希腊人。那利奇乌姆的洛克利人在那儿建立了城邦；伊多墨纽斯在萨楞丁平原[①] 上驻扎着军队；在那儿还有著名的小佩特利亚城，是美利比亚的领袖菲洛克特特斯所有，城池十分坚固。当你的船只渡过了海，停泊在岸边，垒起了祭坛，准备在岸上还愿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深红色的长袍盖住你的头发，不要在圣火前面祭神的时候把你们不应该露出的脸面暴露出来，以免触犯神兆。这一神圣的规矩你的伙伴们和你自己都必须遵守；你的子孙，为了保持自己纯洁，也必须遵守这条宗教教规。当你乘风离开这里驶向西西里海岸之时，当狭窄的佩洛鲁斯海峡展现之时，你必须靠近左面的陆地航行，沿着左面的海道前进，尽管这是一条迂回的远路；你务必避开右边的海岸。人们说，过去这一带的陆地原是连成一片的，由于巨大而强有力的震动裂开了，千百年持续不断的发展是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的；海水猛力冲了进来，浪潮把意大利和西西里隔开，两边的田野和城市被一股狭窄的海流从中切断。右边是斯库拉，左边是永远填不饱的卡里勃底斯挡住去路。卡里勃底斯每天三次把山样高的大浪吸进它旋转着的深渊，然后又把它们投回天空，好像要用浪花抽打天上的星斗。而斯库拉却藏在一个黑洞里，她的嘴会突然伸出来，把来往船只衔到岸边的岩石上。她上半段是人形，胸部直到腰像个美好的少女，但是下半身则是个可怕的海怪，是个狼的肚子，长着海豚的尾巴。你最好不要心急，还是绕过西西里的帕奇努斯海岬，这条路要远一些，但比你看

① 在对岸意大利。

到藏在深洞中的斯库拉，听到岩石上她的海蓝色狗的吼叫声好得多。此外，如果赫勒努斯真能看到未来，如果他作为先知说的话果然可靠，如果阿婆罗真是在他心里灌注了真理，有一件事，女神之子，有一件事比其他的事都重要，我必须事先告诉你，反复地、一再地警告你，那就是你必须首先乞求并祷告伟大的尤诺的神灵，高高兴兴地向尤诺发誓侍奉她，以哀求者的身份用礼物把这掌握大权的天后争取过来，这样你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把西西里抛在后面，到达意大利的疆土。你到了那里之后，就到库迈城去，那儿有鬼魂游荡的湖泊，有阿维尔努斯这座窃窃私语的森林，你将看见一位疯狂的女先知，她住在一个幽深的石洞里，能预卜人的命运，并用符号和文字记在叶片上。这位处女把她写在叶片上的任何铭辞都按次序安排好，秘密地存放在洞里。这些叶片留在洞里，不动丝毫，次序不乱。但当洞门的门轴转动，轻风吹人，这些单薄的叶片就被从门外吹进来的风吹乱，在石洞里飞舞，这位女先知从此就不再想到要把它们捡起来，再按次序排列，把它们安排好，人们来求卜的得不到答复就离去了，因此非常厌恶这位西比尔住的地方。在这里，你切莫以为浪费一点时间是不得了的，你尽管让你的伙伴们责备你，尽管航程促迫而且风势有利，也不要启航，而要去找那位女先知，祈求她把神示告诉你，她会很情愿地开口，说出神的旨意。她会告诉你意大利有哪些民族，未来你将经历什么样的战争，你将遭遇什么苦难以及怎样避免，你只要对她恭敬，她会赐给你顺利的前程。这些就是我可以对你说的，也是你必须注意的话。好了，你走吧，用你的行动使伟大的特洛亚的名声直升天界。'

(463—505行　赫勒努斯赠送礼物给特洛亚人，并做最后的叮嘱。安德洛玛刻想起自己的孩子，也送礼物给阿斯卡纽斯。埃涅阿斯向赫勒努斯告别，并约定以后两邦要维持永恒的友谊)

"赫勒努斯讲完这篇友好的话之后，他就叫人把礼物送到船上，有沉重的金器和精雕的象牙器皿，又往船舱里装进大量的白银，多多那[①] 生产的铜镬，一件用三股金丝联结的铁锁子护身甲，还有皮鲁斯用过的、尖顶、饰有飘动的羽毛的精致的头盔。他又特别送给我父亲许多礼物。此外，他还给我们配备了马匹和一些领航人和橹手，同时给我的伙伴们装备了武器。

"这时安奇塞斯也叫人把船上的帆都挂起来，以免错过了顺风的机会。阿波罗的传话人赫勒努斯非常恭敬地对他说道：'安奇塞斯，和尊贵的女神维纳斯婚配的人，受天神钟爱的人，两次从特洛亚的灭亡中被拯救出来的人，在你的面前就是意大利的土地，扬帆前去，它是探手可得的。但是你还必须绕过意大利这段土地，阿波罗许诺你的那一部分离此还远。走吧，你有一个虔诚的儿子，你是幸福的。我何必还多啰嗦，耽误风信呢？'安德洛玛刻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刻，哀恸欲绝，而在礼节方面她也不愿落后，她拿出几件金地绣花袍子和一件特洛亚款式的斗篷，把这些衣服作为礼物送给阿斯卡纽斯，并对他说：'拿着这些东西吧，孩子，这是我亲手制的，做个纪念，表示我安德洛玛刻，赫克托尔的妻子，是永远爱你的。把亲人的最

① 在布特罗屯附近。

后的礼物拿着吧，你是这样像我的孩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现在只有你能使我想起他的容貌来。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脸，和你一模一样，他现在要活着也跟你一样岁数，快成人了。'我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泪如泉涌，我说道：'我祝你们生活幸福，命运已使你们得到了归宿，而我的命运还悬而未决。你们已经安享太平，你们无须再在大海上漂流，也无须追求那永远在退却的意大利。你们眼前的河流也叫赞土斯，你们亲手建立的城市也叫特洛亚，我相信你们是得到神佑的，不至于再遭受希腊人的袭击。如果有一天我能到达第表河和第表河一带的田野，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神应允我的家族建立的城池，我们两个城邦，厄利浦斯和西土，有一天将成为亲戚，两国人民将成为近邻，因为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祖先达达努斯，有着同样的遭际，我们彼此在精神上都属于特洛亚。让我们子孙以此为他们的职责吧。'

(506—547 行　离开布特罗屯之后，特洛亚人一行望见意大利，登陆过了半夜，继续前行。他们在雅典娜堡上岸，安奇塞斯看见四匹白马，他认为马既预兆和平，也预兆战争。他们祭奠了尤诺，又上船前进)

"我们沿着邻近的克劳尼亚岸边前进，这条路到意大利最近。这时太阳已渐落下，岸上的山峦已笼罩在阴影之中。我们舍舟登陆，在海边可爱的大地的怀抱里躺下，三三五五在干燥的海岸上休息我们的躯体，睡眠使我们疲乏的四肢得到了恢复。当黑夜女神驱赶着拉车的众'时刻之神'尚未走完一半路程的时候，勤奋的帕里努鲁

斯已经从床上起来，探测四面的风向，用耳朵倾听风声，观察寂静的夜空中所有移动着的星斗，大角星、预兆降雨的毕宿、大小熊座，在环视的过程中还看到佩带金剑的猎户座。他看天空一切宁静，就从船上吹起响亮的号角，我们随即拆除了宿营，张起了帆篷，摸索着前进。

"这时已是群星退位、黎明泛起红霞的时候了，远处在地平线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一些小山，那就是意大利了。我的忠实伙伴阿卡特斯第一个喊道：'意大利，'其他的同伴也都欢呼'意大利'。我的父亲安奇塞斯取出一只大酒樽，饰以花环，倒满了醇酒，高高地站在船头，向众神呼唤道：'海神们、地神们和强大无比的风暴之神，起风吧，让我们顺利前进吧。'我们祈求的风果然一阵阵加剧，一道海湾展现在眼前，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高处的雅典娜庙。我的伙伴们把船帆收拢，把船头拨向海岸。这海湾被东面来的潮水冲成弧形；海浪打击着突出的岩石激起阵阵浪花，海湾就隐藏在岩石的后面；高耸的岩石像两只手臂伸开，形成两堵墙，庙离开海岸还有一段距离。我在这里看到的第一个朕兆就是四匹马在辽阔的田野里、在草地上吃草，浑身白得像雪一样。我的父亲安奇塞斯说道：'陌生的土地啊，你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却是战争，人们为了打仗才装备马匹，这群马预兆的就是战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四脚畜生有时候也被人驯服，编成一组，用笼头套在一起，十分和睦，因此它们也会带来和平的希望。'[1] 接着我们就祈求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圣灵的保佑，她是第一个欢迎我们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的。我们在祭坛前用特洛亚长袍

---

[1] 预示罗马先经过战争，然后获得和平。

蒙上我们的头，我们遵照赫勒努斯的再三嘱咐，向希腊人的尤诺恭恭敬敬地献了祭品。

（548—587行　特洛亚人一行航过塔连土姆湾，逃脱了斯库拉和卡里勃底斯，驶近西西里岛，在埃特那火山下过夜）

"我们不敢耽搁，在完成了应做的祭祀之后立刻把船帆挂起，离开这希腊人的国土和不能信任的田野。接着我们就望见了塔连土姆城所在的海湾，据说赫库列斯曾到过这里；在这城的对面矗立着拉齐尼亚城里的尤诺神庙和考隆尼亚城堡，还有斯库拉齐姆，船只到此必定撞沉。在远方我们看到西西里岛上的埃特那火山从海上显露出来，老远就听到海涛冲击着岩石发出的巨响，这声响在岸边回荡；波浪腾空，泥沙翻滚，像一锅沸水。我的父亲安奇塞斯说道：'这里一定是卡里勃底斯无疑了，这些就是赫勒努斯提到的可怕的岩石了。伙伴们，躲开这个地方，快起来划桨。'一声号令，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帕里努鲁斯第一个把吱吱作响的船头掉向左面，全体船员也借着风力和船桨把船驶向左方。一个山包似的浪头冲来把我们抛到半空中，浪头一退，我们又沉入海底，到了冥界。我们三次听到从岸上岩洞里折回来的海涛的吼声，三次看到水花溅到天上，好像是星星滴下的露珠。这时风随着日落也停止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迷失了方向，漂到了库克洛普斯的海滨。

"这海港本身是一个风刮不到的平静的大海港，但是附近的埃特那却随着可怕的爆发，发着雷鸣般的响声，有时它喷出一股黑烟直冲霄汉，在漆黑的漩涡里炽热的熔

岩爆出火光，一球球的火焰舔着天上的星辰；有时它又把自己的五脏六腑——石头掏出来，掷到天空，在火山的深处岩石在沸腾；当它被抛到天空时，发出阵阵轰鸣。据说恩凯拉都斯的被电击得半焦的躯体是被压在这山下的，硕大的埃特那压在他身上，他燃烧的躯体形成一座爆炸的火炉，向外喷射火焰，每当他感到疲倦时，他转动身躯，整座西西里岛就震动起来并发出呻吟之声，天空就遮上一层烟幕。我们整夜躲在树林里，忍受着不可名状的恐怖，不懂为什么发生这些声响。星星无光，天空暗淡，盖着一层乌云，在死寂的夜深时分，月亮被云层包住。

(588—654 行　特洛亚人遇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向他们求救。他叫阿凯墨尼得斯，是奥德修斯的伙伴，奥德修斯在此战胜独眼巨人波吕菲姆斯之后离开时把他遗忘了)

“当第二天随着启明星升起，黎明女神把潮湿的阴影从天空驱散的时候，忽然间从树林里走出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三分像人的怪物，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伸出双手像乞求的样子向岸边走来。我们愣住了。他浑身脏得可怕，胡须长得老长，破衣服用荆刺连着，但除此之外，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希腊人，曾被派随着他父亲的军队到特洛亚作战的。当他从远处看清我们穿的是特洛亚衣装，拿的是特洛亚武器，一时间他脸上显出害怕的神情，停步不前，呆住了；但突然之间他冲向海边，又是哭又是哀求：‘我凭天上的星辰，天神和我们呼吸着的、天上降下的生命之光发誓，把我带上船去吧，特洛亚人；随你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都满足了。我知道我是希腊舰队上的

一员，我承认我在战争中曾攻打过特洛亚人的家园。如果你们认为我的罪行给你带来了无穷的灾害，那么就把我杀死，抛到大海里。如果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宁死在人的手里。'他说完抱住我的两膝，匍匐在我脚下，揪住我不放。我们敦促他告诉我们他是谁，和他出生的宗族，以及他的遭遇。我的父亲安奇塞斯略无迟疑把手伸给这青年人，表示善意，增强他的信心。他终于打消了恐惧说道：'我的家乡是伊塔卡，我是不幸的奥德修斯的伙伴，我名叫阿凯墨尼得斯，我的父亲阿达玛斯土斯是个穷苦人，唉，我当时要不嫌弃贫穷就好了！但是我到了特洛亚。在这里我的同伴们急于要离开独眼巨人的洞穴，把我忘了，竟把我丢在那可怕的岩洞里。这是个充满血腥和血淋淋的筵席的洞府，巨大而幽暗。巨人高大无比，直插云汉，天神啊，把这害人虫从大地上驱走吧！他看起来令人憎恶，谁也不敢和他谈话。他吃的是一些可怜人的五脏六腑，喝的是黑血。我亲眼看见他躺在黑洞当中用他那巨灵大掌抓住我们中的两个人的身体，在石头上撞碎，鲜血迸溅，洞里淌满了血，我看着他咀嚼流着黑血的四肢，这些仍然温热的肢体还在他牙齿之间痉挛颤动。但是他得了应有的惩罚。奥德修斯忍不住了，在这关键时刻，他显出了自己的本色。当巨人饱餐了佳肴，灌足了美酒，头垂到胸前，巨大的身体倒卧在洞中，睡梦之中还在吐出鲜血和夹杂在血酒中的一块块人肉，这时候我们祝告伟大的神灵，抽签决定了每个人的任务，全体出动，从四面把巨人团团围住，把矛头向他的大眼睛扎去——这只独眼深深地长在他凶恶的前额下面，就像一张希腊造的圆盾牌，又像阿婆罗的明灯——这样我们终于为我们死去的伙伴们报了仇，感到欣悦。但是你们这些可怜的人，赶快

逃跑，砍断岸上的缆绳，赶快逃跑吧。在巨人波吕菲姆斯把毛茸茸的羊群关闭在山洞里，挤羊奶喝的时候，还有上百个这样巨大这样可怕的巨人居住在这海湾一带，到处都有，有的则在高山上游荡。月亮从一弯新月到满月，如今已是第三遭了，我还在深林里，在到处是鼠穴狼窝的荒野中，苟延残喘，有时我到岩石上窥探有无巨人，他们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使我发抖。我吃树上的浆果和坚硬如石的硬壳果，维持我可怜的生命，有时拔一把草吃草根充饥。我一直张望着四方，现在我才第一次看到一个船队驶到岸边。我顾不得是哪家的船只，决定迎上前去，我一心只想逃开这可怕的族类。我宁可让你们把我杀死，不管用什么方式。'

(655—691行　瞎眼巨人波吕菲姆斯和其他独眼巨人出现之后，特洛亚人一行带着阿凯墨尼得斯匆匆上船离去，正值北风，他们得以躲过斯库拉和卡里勃底斯，遂沿西西里南行)

"他的话刚刚说完，只见从山顶上牧羊人波吕菲姆斯本人拖着巨大的身躯在羊群中像往常一样走向海滨，好一个可怕的怪物啊，丑陋、硕大无比，惟一的眼睛已经失明。他手里拄着一根截短了的探路的松枝，并用它来稳定摇晃的步履；毛茸茸的羊群伴随着他，这些是他苦难中惟一的安慰，只有它们能给他一点欢乐。然后，他走到海边，站在深水里，洗那挖去的眼睛里流出来的脓血，他咬着牙嘎嘎作响，呻吟着，他又往大海中央走去，但是海水还是没不到他的腰。我们吓得赶紧逃跑，远远离开这里，我们把阿凯墨尼得斯带上，作为答谢，悄悄地割断缆索，

弯腰划桨，个个争强，驶出大海。巨人听到声响，转移脚步，向有人声的方向走来。但是当他抓不到我们而感到无能为力，当他在追赶的时候发现伊俄尼亚海水越来越深，他便大吼起来，大海里所有波浪都为之震动，连意大利的内陆都战栗不已，埃特那山的曲折的岩穴里发出了轰鸣。这一下惊动了巨人的族类，他们从森林里，从高山上纷纷奔向海滩，把海滩挤得满满的。只见这帮埃特那山的好汉站在那里瞪着凶恶的独眼，头顶着高天，真是可怕的一群，就像山顶上尤比特的树林中的参天橡树，又像狄阿娜园林中结球果的一丛丛柏树。强烈的恐惧驱使着我们慌慌张张地扬帆而去，不辨方向，随风漂流。但是赫勒努斯却曾警告过我们不要穿过斯库拉和卡里勃底斯，这条窄路靠近任何一边都会遭遇死亡，因此我们决定退回来。但是正在这时忽然从佩洛鲁斯狭长的海岬吹来了北风。我们经过了盘塔吉阿斯河口和两岸生长着的岩石，经过了麦加拉海湾和塔普索斯的平野。这些都是阿凯墨尼得斯指点给我们的，当初他和不幸的奥德修斯海上漂流都曾经经过了的。

(692—718行　特洛亚人一行继续绕西西里航行，到达德列帕努姆，安奇塞斯去世。从这里出发他们遇到风暴，被吹到了迦太基。埃涅阿斯向狄多追述经历到此结束)

"面对西卡尼亚海湾有一个岛叫普列米利姆，早先叫俄尔提吉亚。传说埃利斯地方一条叫阿尔弗斯的河曾在海底冲出一条路流到了这里，并和阿列图莎的源泉在西西里岛上汇合。在这里我们遵嘱祭奠了大神，然后又经

过赫洛鲁斯肥沃的沼泽地带。我们擦过帕奇努斯高耸的岩石和凸出的礁石，远处又出现了卡墨利那城[1]，根据神的旨意它是永远不会被动摇的，再过去就是格拉平原和格拉城，这是由一条汹涌的河流而得名的。接着是远处的阿克拉噶斯城，气势雄伟，一度以产骏马闻名；我们一路乘风前进，经过长满棕榈的塞里努斯，又经过利吕拜一带的浅滩和暗礁。从这里我们航行到德列帕努姆港，这是个很不幸的地方。我在海上遭遇过这样多的风暴，却在这里失去了我的父亲安奇塞斯，唉，他是我在忧患和灾难中惟一的安慰啊。在这里，好父亲，你把我这个筋疲力尽的人抛弃了，唉，我白白地把你从千万种危难之中救出来了！先知赫勒努斯警告我这么多可怕的事，却没有事先告诉我这件悲哀的事，凶恶的凯莱诺也如此。那是我最后一次苦难，那是我漫长道路的转折点，我离开那里之后，神就把我赶到了你的国土这儿。”

就这样，特洛亚人的领袖埃涅阿斯独自一个述说了神给他规定的命途，描绘了他一路的经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最后他沉默不语了，话已说完，他安静了下来。

① 在西西里南岸，传说一次瘟疫，居民问神是否应吸干沼泽，神禁止，居民不听，沼泽吸干，敌人长驱而入，城亡。诗人的意思，如听从神示，城仍存在。

卷　四

（1—55行　狄多对埃涅阿斯发生了爱情，对她妹妹安娜说，如果不是因为希凯斯死后她决定不再嫁人，她很可能屈服于爱情。安娜劝她再婚，她被安娜说服）

但是女王狄多早已被一股怜爱之情深深刺伤，用自己的生命之血在调养创伤，无名的孽火在侵蚀着她。埃涅阿斯英武的气概和高贵的出身一再萦回于她的脑际；他的相貌和言谈牢牢地印在她心上，她的爱慕之情使她手足无措，不得安宁。当阿波罗的明灯照亮了大地，黎明女神把潮湿的阴影从地平线上驱散，爱得要发疯的狄多对她贴心的妹妹安娜说道："安娜妹妹，我担心害怕，一夜没睡好觉！你觉得到我们家来作客的那个人怎么样？他的相貌如何？他的气概和臂力有多雄壮啊！的确，我相信——并且不是毫无根据地相信——他是天神的后代。卑劣的性格一定表现为胆怯。唉，他受命运的折磨好苦啊！他讲的那场战争结束得多惨啊！如果我不是在死亡把我第一个爱人夺走之后，下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不再和任何人结婚，如果我不是对婚姻之事感到万分厌倦，我很可能屈服于诱惑。安娜，我坦白对你说，自从我可怜的丈夫希凯斯遭难，自从我的哥哥血溅了我的家园，只有他一个人[1] 触动了我的心思，使我神魂游移。我有一种死灰

① 指埃涅阿斯。

复燃、古井生波之感。但是我宁肯大地裂开一道深沟把我吞下，或让万能的天父用闪电把我打入阴曹地府，淹没在朦胧的阴影和幽深的黑夜之中，我也不能昧了良心[1]，破坏良心的准则。和我第一次结为夫妇的人，把我的爱都带走了；他还占有着我的爱，保存在坟墓里。"她一边说，眼泪一边涌了出来，流满胸前。

安娜回答说："比生命还亲的姐姐啊，你难道打算永远孤身一人悲悲切切地消磨青春吗？难道你不想要美好的爱情给你带来几个娃儿吗？难道你不想要婚姻的奖赏吗？你真觉得这对埋在坟墓里已经死了的人有什么关系吗？就算过去在利比亚这儿或在以前的推罗，没有一个求婚的人能够动摇你忧伤的心，就算你看不上雅尔巴斯或非洲这块土地所抚育的其他武功烜赫的领袖，难道这样一个你心爱的人，你也拒绝吗？你难道没有考虑你现在定居在谁的土地上？这面是该图拉人的城市，这一族人是无法击败的，还有骑无缰野马的努密底亚人和不友好的西尔提斯人环绕着我们；那面是一片荒凉干旱的地带，散布着野蛮的巴尔凯人。至于从推罗方面，你哥哥发动战争的威胁，就更不必说了。我以为特洛亚人的船队是在天神的示意下和尤诺的赞助下乘风来到此地的。如果你和这样一个人结为夫妇，姐姐，我们的城邦、我们的王国将会有多伟大的前程啊！有特洛亚军队的协助，我们将能建立多少事业，腓尼基人的光荣将多么显赫啊！趁着冬天和猎户座带来的风雨还在海上逞凶，他的船只还有待修理，趁着气候恶劣的当儿，你只需向天神祈求恩典，献上牺牲，获得神恩，盛情招待你的客人，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把他们留住。"她的这番话在狄多已经有意的心中

① 背叛亡夫再醮。

更加燃起爱火，给她游移不决的情绪指出了希望，并打消了她良心上的顾虑。

(56—89 行　狄多祈求天神恩典，她像一头被射中的鹿，心中狂乱无比，建设城邦的事早抛在脑后了)

她们两个首先来到神庙，在每个祭坛前祈求神恩；她们按照惯例杀了牙齿已经长齐的羊献给立法女神克列斯、阿婆罗和酒神巴库斯，她们还特别向司掌婚姻的尤诺献了牺牲。美丽的狄多亲手拿着酒碗，把酒浇在一头雪白母牛的两只犄角之间，她又在神像面前一路拜舞到放着丰盛祭品的神坛，重新献上当天的祭礼，她张着嘴谛视着破开的羊肚，想从那还没有死透的五脏六腑发现朕兆。唉，自以为知道未来的卜人是无知的！在神庙里许愿对一个爱得发狂的人有什么用处呢？爱火一直在侵蚀着她温柔的心，她心里的创伤还在暗中活动。不幸的狄多心如火焚，她如痴如狂满城徘徊，就像一头麋鹿，在克里特岛的树林里徜徉，不提防被一个携带武器的牧羊人从远处一箭射中，而牧羊人自己也不曾理会他的羽箭已经留在它的身上了；这头鹿穿过树林和狄克特山间小径奔逃，那根致命的箭杆一直扎在它的腰间。狄多领着埃涅阿斯穿过城市中心，指点给他看腓尼基人如何富庶，指点给他看正在建造的房屋；她想要说些什么，但说了半句又不说了；接着她要求他夕阳西下之后再来赴宴，在筵席上她像着了迷似地说她还想听一遍特洛亚的苦难，当埃涅阿斯再次叙说的时候，她侧身倾听着。当客人散去，月色也渐渐暗淡，星辰落下，催人睡眠的时候，她独自一个留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斜倚在他留下的榻上愁闷着。尽管他已

不在身边，他的声音容貌还在眼前，她好像还把阿斯卡纽斯抱在膝上，这孩子相貌真像他父亲，使她神往，但这又怎能安慰她那不能明说的恋情呢？已经开始建造的碉楼不再砌高了，青年们不再演武了，海港和备战的安全防卫设施停止建造了，各项工程中断了，城墙的巨大垛口和高与天齐的起吊机也都停顿了。

（90—128行　在奥林普斯山上，尤诺和维纳斯在谈论着人间发生的事。尤诺不愿特洛亚人到意大利立国，因此想促成特洛亚人和迦太基人的联盟，维纳斯说如能说服尤比特，她就同意。尤诺设计让埃涅阿斯和狄多都在一个山洞里避雨，促成他们的结合）

当尤比特的爱妻尤诺知道了狄多害了严重的相思病，为了爱情连名誉也不顾了的时候，她立刻走到维纳斯那儿，对她说道："你和你的娃儿可真是赢得了不寻常的赞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伟大而值得纪念的光荣了，征服一个女人竟要两位天神大耍诡计啊！你很害怕我的设防城市，对我的雄伟的迦太基抱有疑虑，这我不是不知道。你这样和我作对会有什么结果呢？你的目的何在呢？咱们为什么不永远言归于好，促成他们的婚事呢？堕入情网的狄多心如火燎，狂热已经渗进了骨髓。让咱们两个共同统治这里的人民，分享权力；让狄多去服侍特洛亚的夫君，把腓尼基人作为妆奁奉送到你的手里吧。"

维纳斯感觉到尤诺说的并非真心话，目的是要把埃涅阿斯将来在意大利独立的国家转移到利比亚来，因此就对尤诺说道："谁会拒绝你的建议呢，除非他是个疯子，

除非他想要跟你在战争中较量一下？当然，你所提的计划要能成功地实现才行。但是，我是受命运支配的，一点把握没有，不知道尤比特是否有意让腓尼基人和外来的特洛亚人共建一个城邦，或同意让两国人民杂居在一处，结成同盟啊。你是他的妻子，你去说点好听的话探听探听他的用意，这算不得什么过失吧。去吧，我随后就来。"天后尤诺回答道："这件事由我来办好了。你听着，我现在简单地跟你说说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达到我们眼前要达到的目的。明天当太阳神刚刚升起，拉开夜幕，光照大地的时候，埃涅阿斯和可怜的狄多将准备去树林里打猎。当骑马的猎手们忙碌地把山林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包围圈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头顶上布上黑云，夹杂着风暴和冰雹，让整个天空被雷声震撼。狄多女王和埃涅阿斯将会躲进同一个山洞里去。这时我就到场，如果你也同意，我就把他们结为终生偕老的夫妻，并宣布她属于埃涅阿斯。他们就算正式结婚了。"维纳斯点点头，表示不反对这意见，她看穿了尤诺的诡计，又不禁微笑起来。

（129—172 行　狄多和埃涅阿斯一行骑马出门行猎。尤诺祭起风暴。狄多和埃涅阿斯躲进山洞，在雷电交加之际，结为夫妇）

这时黎明女神已离开海洋而升起。当太阳的光芒出现的时候，一群精选的青年猎手走出城门，又有人拿着大眼网、小网和阔刃梭标，马苏里的骑士们和嗅觉灵敏的猎犬也冲了出来。女王此刻还滞留在寝室里，而腓尼基的显贵们早在门外恭候，她的马匹披着金紫，不耐烦地踩着马蹄，流着白沫的嘴狠狠地嚼着马嚼子。最后，

女王走了出来，一大群侍从前呼后拥，她身穿西顿式的斗篷，绣着花边；她拿的一支箭是黄金的，她的发结是黄金的，扣住她深红衣服领子的别针也是黄金的。特洛亚客人，还有欢乐的尤路斯也出来了。埃涅阿斯本人比所有其他人都更英姿勃发走上前来陪伴，两路人马会合了。就像阿波罗离开他在吕西亚的冬宫和赞土斯河谷，来到他母亲居住的提洛斯，重振舞乐，克利特人、德吕俄普人[1]和纹身的阿加图尔斯人[2] 夹杂在一起，围绕着祭坛欢呼，阿波罗走上昆土斯山麓，他披散的头发用柔枝嫩叶扎住，使它整齐，外面又加上一道金箍，他背着的武器丁当作响，埃涅阿斯的容貌举止也同样庄重，他的高贵的容颜焕发出俊美的神采。当他们来到高山，无路可通之时，蓦地从峭壁间蹿出一群野山羊沿着山坡逃跑了；在另一面聚着一群鹿，它们也逃出山林，越过开阔的原野，扬起了一股灰尘。阿斯卡纽斯这孩子骑着一匹烈性的马欢乐地在山谷里驰骋，一会儿赶上这些人，一会儿又超过了那些人，心里直想若有只口飞白沫的野猪冲进这些胆怯的鹿群或一头棕毛狮子跑下山来，那该有多好。

这时天空开始隆隆作响，接着雨雹交加。腓尼基的猎手们、特洛亚的青年们、维纳斯的孙子阿斯卡纽斯纷纷穿越田野，在惊慌之中各寻掩避处所；洪水从山上冲下。狄多和埃涅阿斯来到了同一个山洞。万物之母的大地和赞助婚配的尤诺发出信号；电光闪耀，上苍做了婚礼的见

① 希腊北部民族。
② 黑海以北斯库提亚民族。

证人，仙女们在高山之巅哀号①。就是这一天导致了苦难，导致了死亡；从这天起狄多就慵整梳妆，不顾名声，更没有想到保持爱情的秘密；她说这就是结婚，她用这名义来掩盖她的罪愆。

(173—218 行　法玛女神到处恶意传播狄多和埃涅阿斯相爱的事，并告诉了求婚者雅尔巴斯王，雅尔巴斯质问尤比特)

法玛女神立刻跑到利比亚的各大都市，所有的瘟神之中以她为最快；她越快越有精神，越走气力越足；她开始由于胆怯，身体缩得很小，转眼间就高入云霄，她脚踏着平地，而头却藏进了云层。据人们说，她的母亲地母因为恼恨天神，最后生育了法玛，她生法玛之前还生过两个哥哥，巨人科乌斯和恩凯拉都斯。法玛有一双飞毛腿和一对飞快的翅膀，是个硕大无比的可怕的怪物，说来奇怪，她身上每片羽毛下面长着一只睁开的眼睛，一条舌头，一张聒噪的嘴和一只竖起的耳朵。到了晚上她趁着夜色在天地之间飞翔，翅膀扇动发出刺耳的声音，她也从不闭目安眠；白昼，她监守在人家的屋顶上，或宫殿的高檐间，在大都市上面散布恐惧，因为她心里隐藏着害人的谎言，也准备说真话。现在她正在非洲各国人民间兴高采烈地广为散布种种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则是莫须有的事，说什么有个特洛亚血统的埃涅阿斯来了，美貌的狄多屈尊下嫁，做了他的妻室；整个冬天，他们都在温暖和荒淫中度过，两人都把国事抛到九霄云外，做了无耻的情

① ululo，原意是"欢呼"，但也有"哀号"之意。诗人此处一语双关。

欲的俘虏了。这个丑恶的女神到处把这些话撒播到人们的谈话之中。顷刻之间她已取道来到了雅尔巴斯国王宫中，用言语激他，给他的怒气火上加油。

再说，雅尔巴斯本是尤比特和非洲的一个女仙淫乱所生的儿子。他在他寥廓的国土上为尤比特建造了一百座巨大的庙宇，一百座祭坛，上面点燃着永不熄灭的、永远守卫着众神的火，牺牲的血浇肥了土地，门上挂着不谢的花环。这时雅尔巴斯心中发狂，被痛苦的谣言所激怒，据说他跑到神坛前面，举起双手频频向围绕着他的众神灵祈求道："全能的尤比特，是我们非洲民族坐在绣花榻上举行宴会，才有人如今给你奠酒，你看见发生了什么事了吗？天父，你向我们投掷电火，引起我们的敬畏；从云端冒出的天火使人们瑟缩；还有你那响彻八方的雷声，你的这些威力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个女人流浪到我的国境之内，用了很少的代价在海滨上获得了耕地，建起小小城邦，我给了她统治这块地方的权力，但她竟然拒绝和我成亲，而接纳了埃涅阿斯做她的丈夫和主子，统治她的国家。现在这个帕里斯式的人物头戴一顶特洛亚便帽，帽耳扣在下巴下面，头发上还抹了香油，跟着一帮不男不女的随从，却在享受他偷来的东西。而我却还拿了许多供礼到你的庙里来，不错，你的庙里，看来我对你的威名所抱的热望是一场空了。"

（219—278行　尤比特派神使麦丘利去警告埃涅阿斯不要忘记他的使命而久留在迦太基，要他立刻准备离去）

全能的尤比特听到雅尔巴斯手按着神坛所说的这番话，他眼光转向王都迦太基，看到了这一对忘却了崇高荣

誉的情侣。于是他就对麦丘利这样吩咐道："我的儿，你去把西风唤来，展开你的翅膀，到特洛亚王子那儿去，他现在滞留在迦太基，置命运注定他将统治的众多城市于不顾，你赶快飞越太空，把我的话转告给他。他美丽的母亲向我保证过的不是他现在这种行径，他母亲也不是为了他今天这样才两次从希腊人刀兵中把他救出来的；而是要他有一天统治意大利，英主辈出的意大利，武功烜赫的意大利，要他繁衍高贵的特洛亚血统的后嗣，并把全世界置于他的法律之下。如果对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他都无动于衷，如果他自己不肯努力去赢得赞美，难道作为父亲他就吝啬得不肯让他儿子阿斯卡纽斯统治罗马的城堡吗？他想做什么？呆在一个敌对民族里不走，他指望什么？他不想想阿斯卡纽斯的子子孙孙和拉维尼乌姆的田野吗？叫他赶快上船去！这就是我要说的，你去把我这话告诉他。"

尤比特说完，麦丘利就准备执行伟大天父的命令。他先把金色的带有小翅膀的鞋穿在脚上，他就靠这个飞上天去，飞越海洋，同样也飞越陆地，迅疾如风。然后，他拿起神杖；他就是用这根杖把苍白的鬼魂从阴曹召唤出来，还是用这根杖把另一些鬼魂送进悲惨的地府，他用它催人入睡，用它催人醒来，又用它让死人的眼睛睁开。他靠它来驱赶大风，靠它在乱云中游泳。他一路飞翔，看见坚不可摧的阿特拉斯的顶额和陡峭的腰，阿特拉斯用头支撑着青天，他长满青松的头常年有乌云缭绕，受风雨的袭击，他的肩头盖着飘来的白雪，洪水又从他衰老的下颌倾泻而下，蓬松的胡须上结了冰变得僵硬。在这里，麦丘利平展双翼，先作一停留；然后用全身的力量向大海扑去，就像一只大鸟围绕着鱼群游动的海岸和岩石，紧贴水

面低飞着。他就这样穿行在天地之间，从他外祖阿特拉斯那里，划破长风来到了利比亚的沙滩。当他的带翼的脚掌一落到遍地茅屋的非洲土地，他就看见埃涅阿斯在忙着建造城堡和新房屋。他佩着一把剑，上面镶嵌着星星点点的金黄色的宝石，他身穿一件推罗式深红耀眼的斗篷，从肩头垂下，这是富有的狄多送给他的礼物，是她亲自用金色纬线织成的。麦丘利立即走去对他说："你怎么在给高傲的迦太基的建设奠基，要在这里建造一座美丽的城市呢？真不愧为好丈夫！你把你自己王国和自己的命运忘得一干二净了！万神之王亲自从光辉的奥林普斯派我到你这儿来，他以他的威灵左右苍天和大地，是他派我十万火急穿过天宇带来他的命令。你打算干什么？你在利比亚的土地上逍遥岁月，你希望的是什么？如果未来的如此伟大光荣的事业一点也不能使你激动，如果你也不想努力去赢得令名，那你也该想一想阿斯卡纽斯，他已经长大了，他是你的继承人，你的希望，他是注定要统治意大利和罗马的大地的。"麦丘利这样责备着埃涅阿斯，他的话音未了，就不见了，消失在稀薄的大气之中，远离凡人的肉眼。

(279—295 行　埃涅阿斯惊愕之余，决定离去。他一面命人做好准备，一面考虑怎样去对狄多解释)

埃涅阿斯见此异象，惊愕得说不出话，吓得头发倒竖起来，声音堵在喉咙里。他一心急着想逃跑，离开这安乐之土，因为这样严重的告诫和神的命令使他震惊。唉，他该怎么办呢？他有没有勇气去对热恋中的女王说呢？用什么话去说呢？他该怎样开口呢？他急速地转着念头，

一会想这样做，一会想那样做，很快地想到各种不同的办法，盘算着所有的可能性。他反复考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他把墨涅斯特乌斯、色尔格斯图斯和勇敢的色列斯图斯叫来，叫他们偷偷地把船准备好，把水手们集合到海滩，把武器带好，但不要吐露为什么埃涅阿斯改变了计划；而他自己，鉴于好心肠的狄多一无所知，她再也没有料到这样强烈的爱情会破裂，因而考虑着怎样去见她，找一个什么最合适的时机开口，用什么最好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手下的人却个个都高高兴兴地服从他的命令，迅速地执行着他的指示。

(296—330行　狄多感觉到埃涅阿斯要走，立刻变得神经错乱，带着绝望、责备、悲怆的心情挽留他)

但是谁能瞒骗一个热恋中的人呢？狄多女王已经预感到有阴谋，她第一个察觉到将要发生某些行动，她居安而思危。还是那个可诅咒的法玛女神向她报告说，特洛亚的船队已经准备就绪，特洛亚人已经要上路了。女王听了，如疯如狂，失去了理智，激忿之下，满城狂奔，就像个酒神的女信徒兴奋地挥舞着酒神的神器，在两年一度的酒神节上听到呼喊酒神的名字，酒神所居的奇泰隆山黑夜里又发出狂欢声号召着她，使她兴奋如狂。最后，她不等埃涅阿斯开口，就先对他说道："忘恩负义的人，你当真相信你能够掩盖这么大的一件罪恶勾当而悄悄地离开我的国土吗？难道我对你的爱情，不久前的山盟海誓，以及等待我狄多的惨死——难道这些都留你不住吗？你就一定要在这隆冬季节准备船只，冒着北风匆匆忙忙地出航吗？你好狠心啊！即使你追求的国土和家园不是你从

未到过、从未见过的，即使特洛亚古国现在还屹立着，难道你也准备冲过这样的惊涛骇浪的大海前去吗？还是你想逃脱我呢？看在我流的眼泪和你的誓言的分上（可怜的我给我自己留下来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了），看在我们的结合和已经举行的婚礼的分上，如果我还值得你感谢或我还有些什么地方值得你喜悦，我请求你可怜可怜这个行将毁灭的家吧；如果你还听得进我的祈求，改变你的主意吧。就是因为你的原故，利比亚各族和努密底亚的君主们恨我，我自己的推罗人也和我作对；还是因为你的原故，我丧失了节操和昔日的美誉，这些都是使我名垂不朽的东西啊。你要把我交到谁的手里去死啊，我的——好客人？（我现在只能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你了，不能再叫你丈夫了。）我还呆在这世界上做什么？是不是等我的哥哥匹格玛利翁来毁灭我的城市，还是让雅尔巴斯把我掳去呢？至少，在你离开之前，如果我怀上你的骨肉，将来这小小的埃涅阿斯能在庭院里和我玩耍，而我看到他的相貌也就像看到你一样，那么我也至少不会感到我失去了一切和完全被抛弃了。"

（331—361行　埃涅阿斯因为有尤比特的命令，不敢表白自己的眷恋，冷冷地告诉她麦丘利来转达过神意，他不得已必须离开她前往意大利）

狄多说完。埃涅阿斯由于尤比特的告诫，目不转睛，挣扎着把眷恋之情压在心底。最后，他简单扼要地说道："陛下，我绝不否认你的许多恩典，你可以一件件地数出来，件件值得我感谢，而且，埃丽莎，只要我还有记忆，只要生命还主宰着我的躯体，只要我想起你的时候，决不会

感到后悔[1]的。现在我扼要地申述一下我的情况。我从未打算隐瞒我的行程而暗中离去，你切勿有如此想法，我也从未正式向你求亲，或缔结过婚约。如果命运允许我按我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按我自己的希望处理问题，我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幸存的亲爱的同胞重建特洛亚城邦，让普利阿姆斯的巍峨的宫殿重新屹立，我要亲手复兴被征服的特洛亚人的城堡。但是现在阿波罗的神谕命令我去占有广袤的意大利；我必须热爱意大利，它是我的祖国了。既然迦太基的城堡、利比亚都市的景色能留住你一个腓尼基人，为什么你却不肯让特洛亚人去意大利土地上定居呢？我们也有权利到国外去建立国家。每当夜幕和含露的暗影遮盖了大地，每当熠熠星斗升到天心的时候，我父亲安奇塞斯的魂魄常来入梦，激动地警告我，使我警惕；我想到我的亲爱的儿子阿斯卡纽斯，我若剥夺了他统治西土的权利，剥夺了命中注定属于他的国土，那就是对他的损害。而且现在尤比特亲自派来的神使（我以你我的生命担保）十万火急穿过太空带来了神的命令；我亲眼在大天光之下看见他进了城，我亲耳听到他的话。你不要埋怨了，免得你和我都不愉快，虽然违反我的意愿，我还是决定到意大利去。"

（362—392 行　狄多怒恨交加，痛责埃涅阿斯，并声言要报仇）

当埃涅阿斯说这些话的时候，狄多转过身去，对他侧目而视，两眼转来转去，用沉默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他，然后这样怒气冲冲地对他说道："忘恩负义的人，你的

[1] Piget 还有"恼恨"、"羞耻"的意思。

母亲不是什么天神，达达努斯也不是你的什么祖先，你是那冥顽巉刻的高加索山生出来的，是许尔卡尼亚的老虎哺育的。我现在还遮遮掩掩做什么？还克制我自己做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冤屈等着我吗？我哭泣的时候，他叹过一口气吗？他看过我一眼吗？他洒过一滴同情之泪吗？他可怜过一个热爱着他的人吗？我也不知道先说哪件事好了！至高无上的尤诺也好，众神之父尤比特也好，眼看着这一切，却不主持公道。哪里都没有信义，一切都不可靠。当他被抛到我的海滩上的时候，他一无所有，是我收留了他，我一时糊涂，还让他分享我的王权。我把他的同伴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归还了他的船队。(啊，我被复仇女神所左右，心中充满疯狂的怒火！)好啊，现在先知阿婆罗，现在阿婆罗的神谕，现在甚至尤比特都派了神使，穿过太空，传来这可怕的命令了。这些天上的神明可真不辞辛劳啊，如此操心，岂不惊扰了他们的安宁？好，我也不留你，我也不驳回你说的话；你去吧，趁着风去找你的意大利，渡过海去寻你的王国去吧。不过，如果正义的神灵还有威力的话，我但愿你有一天落到海上巉岩之间饮尽那报应的苦酒，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狄多的名字。我虽然不在，也要擎着黑烟滚滚的火炬追来，即使冰冷的死亡把我的灵魂和肉体分开，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的魂魄也会到来的。你是会受到惩罚的，你这狠心的人。我是会听到这消息的，在冥界的深处这消息是会传到我耳朵里来的。"她的话说到这里突然停止了，怀着悲怆之心离去，无影无踪，留下埃涅阿斯十分惊惶，不知所措，没有机会吐诉本来准备说的话。狄多晕厥过去了，女奴们抬起她的肢体，抬到她大理石的寝室，把她安放在卧榻之上。

(393—415 行　埃涅阿斯虽想安慰狄多，但还是回到船上，准备起程。狄多在悲痛之中决定再去打动埃涅阿斯)

但是埃涅阿斯出于对神的虔敬，虽然他很想安慰一下狄多，解除她的痛苦，用言语岔开她的哀愁，虽然他频频叹息，为深情而心碎，但是他不得不服从天神的命令，又回到船上。接着特洛亚人就积极行动起来，把高大的船只沿着整片海滩拖下水去。油漆过的船头扎进了水里，他们这样急于要走，伐来了连枝带叶的树干当桨，还从树林里采来没有砍净的木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洛亚人从全城各处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就像一群蚂蚁，[①] 想到冬天快来了，去抢一大堆谷物，把它搬放在巢穴里那样，它们排成一条黑线，穿过田地，在草丛中沿着一条窄路搬运着掠夺来的东西，有的用肩膀使劲推着巨大的谷粒，有的殿后，鞭策一些落伍者，整条小路上呈现一片热烈的劳动场面。狄多啊，你看到这些作何感想呢？当你从你的城堡的高处看到宽阔的海滩上这种繁忙景象，看到展现在你眼前的整个大海上杂乱而嘈闹的人群，你是否仰天长叹呢？无情的爱情啊，你真是把人逼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狄多又被迫不得不用眼泪、用乞求去打动他，让自尊心屈服于爱情，她怕的是在一切可能性没有都尝试过以前，就去死，那就死得太枉然了。

(416—449 行　狄多请安娜去挽留埃

① 据说，这是古代史诗中惟一单用蚁群做的比喻，从观察自然中得来，不仅表示繁忙，而且是从狄多在宫殿高处远眺的角度来描写的，给人以遥远的感觉。

涅阿斯，希望他等天气好转再走，但埃
涅阿斯决心已定，不可动摇）

“安娜，你看整个海滩上那匆忙景象，人们从四面八方汇拢，船帆在迎接海风，欢乐的水手们在船头上挂了花环。当初我既然已经料到有这场沉重的痛苦，妹妹，我今后也是能够熬得过来的。但是，安娜，我还是要你给我这可怜的人做这样一件事，因为那个忘恩负义的人只对你还有好感，还信任你而把内心的想法对你说，只有你一向知道怎样最巧妙地、在最适当的时候去找那个人，去走一趟吧，妹妹，去对那高傲的仇人谦卑地说：我从来没有在奥利斯和希腊人订立过什么消灭特洛亚民族的盟誓，我也没有派遣过什么舰队到特洛亚去过，我更没有惊动过他父亲安奇塞斯的遗骸或亡魂，为什么他那么狠心，堵住耳朵听不进我的话？他匆匆忙忙地要到哪里去？请他答应一个可怜的痴情女子最后一件事吧：请他等到有顺风的时候再走，路上也可以顺利些。我现在并不是要求他重念旧好，这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也不是要他放弃美好的拉丁姆，丢掉他的王国。我只求给我一点点时间，给我一段间歇，使我的疯狂的爱能够平静下来，使我了解我的命运本该如此，使我能忍受痛苦。可怜可怜你姐姐吧，这是我求你替我办的最后一件事，如果他答应我这件事，我在死的时候将加倍报答他。”

狄多说完，她的妹妹带着悲痛的心情把这一番伤心话从姐姐那儿传给了埃涅阿斯。但是埃涅阿斯并未被这可悲的话语所打动，他虽然倾听着，但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因为命运从中作梗，天神堵塞了他愿意谛听的耳朵。就像一棵多年的老松，木质坚硬，被阿尔卑斯山里刮来的阵阵北风吹得东倒西歪，想要把它连根拔起，只听一阵狂

啸，树干动摇，地面上厚厚地落了一层树叶，而这棵松树还是牢牢地扎根在岩石间，树颠依旧直耸云天，树根依旧伸向地府；同样，英雄的埃涅阿斯也频频受到恳求的袭击而动摇不定，在他伟大的心胸里深感痛苦，但是他的思想坚定不移，尽管眼泪徒然地流着。

（450—473 行　狄多在决定自尽之前，精神错乱）

不幸的狄多被命运播弄得如癫如痴，只求一死，她已懒怠睇望那苍穹。当她把供品放到香烟缭绕的祭坛上的时候，好像是要她更坚定地执行神意，离开阳世，她看见（说来可怕）圣水忽然变黑，倒出来的酒忽然变成了腥秽的血。她没有把她看到的这件怪事告诉任何人，甚至也没有告诉她的妹妹。此外，在她的宫中有一座大理石殿堂，里面供奉着她已故的丈夫，这是她最崇敬和钟爱的去处，装饰着雪白的毛织幅巾和节日枝叶，从这里当黑夜统治了大地的时候，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人声，好像是她丈夫说话，在呼唤着她；此外还常有一只枭鸟在屋顶上哀鸣，唱着挽歌，拖长了声音，好像在哭号；还有许多古代先知的谶语和不吉利的告诫也使她想起来就毛骨悚然。有时甚至她做梦也梦见埃涅阿斯狂野地追赶她，吓得她几乎疯狂；她总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伶仃一人，又总觉得独自无侣地走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在荒凉的大地上寻找着她的推罗同胞。她的心情就像发了疯的特拜王潘特乌斯，看见一队复仇女神，看见两个太阳，看到两个重叠的特拜城，出现在眼前那样；又像舞台上阿加门农的受折磨的儿子俄瑞斯特斯，逃避手持火把和黑蛇为武器的母亲，而复仇女神正坐在门口等着他那样。

(474—503 行　狄多决心自戕，佯称要焚毁埃涅阿斯的物品，叫安娜准备柴堆)

就这样，狄多不胜哀伤，满腹悲愤，决定了此一生，她也暗中决定了什么时候死，怎样死法。她走到忧虑重重的妹妹跟前，脸上丝毫不透露自己已定的计划，反而露出希望的光彩，对她说道："亲妹妹，你祝贺姐姐吧，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叫他回到我身边来，或者可以让我和他之间的爱情烟消云散。离大洋的涯岸和太阳落下的地方不远，就是埃塞俄比亚的边界，在那里巨人般的阿特拉斯肩上转动着繁星万点的天宇；有人指点给我那里有个马苏里族的女祭司，她守卫着西土众女神之庙，她喂养着一条龙，并照管着一棵树上的圣枝，她能洒蜜汁样的仙露和催眠的罂粟籽。这位女祭司自称能用符咒解除人们心头的痛苦，如果她愿意的话；但她也能让另一些人陷入难熬的愁绪；她能使河水不流，星辰倒退，在夜晚时分唤起幽灵；你会听到大地在你脚下隆隆作响，也会看到桉树从山上走下来。亲爱的，我对着天神起誓，我对着你，我的亲妹妹，我以你美好的生命发誓，我之所以要用魔法武装自己是出于不得已的。请你偷偷地在后宫露天底下筑起一个柴堆，把那该遭天罚的人留下来挂在我们寝室里的武器、一切衣物，连同那葬送了我的合欢榻，一起放在上面。这位女祭司叫我把这个坏人的一切纪念物统统销毁，并且指点了方法。"她说完之后，就默不作声了，脸色骤然变得苍白。但是安娜没有想到，她姐姐要举行这奇怪的仪式，后面隐藏着杀身之念，她也想象不到姐姐会疯狂到如此地步，相反她所担心的最严重的情况也不会比姐夫希

凯斯的死更严重。因此，她就着手准备姐姐叫她办的事。

(504—521行　狄多在女祭司的协助下，举行宗教仪式)

一时间，柴堆已在内宫露天底下搭好，是用大段的松木和橡木筑成的，十分高大，女王又在四周挂上花环，用送葬的枝叶装饰一番；柴堆上放了一张床，床上她放了埃涅阿斯留下的一把剑和衣服，还有一个模拟像，她完全知道将来的结果是什么。周围设了祭坛，那位女祭司披散着头发，口中大声呼喊着三百神灵、冥界神、混沌神、三位一体的赫卡特——也就是有三张脸的处女神狄阿娜。她洒过据说是地府阿维尔努斯湖的湖水，又取来药草，这是在月光下用青铜镰刀割来的，饱含着黑色有毒的汁液；接着又取来一种春药，这是从刚出世的马驹额上，趁母马没有咬掉的时候，摘下的一颗肉瘤。狄多本人站在祭坛边，用洗净的手握着圣谷，一只脚穿鞋，另一只赤脚，解开了长袍的腰带，在赴死之前呼吁天神和善知命运的星宿来作见证，接着她又向一切正义的、有同情心的神祇祝祷，请他们垂怜一切婚姻多舛的情侣。

(522—552行　夜幕降临，大地上一切生灵都已安睡，惟有狄多忧愁难眠，想到各种可能性：是下嫁非洲酋长呢？还是随特洛亚人远飏？这些都不可能，最好是死，以报答亡夫的恩情)

夜幕降临了，全世界疲倦的众生都在享受甜蜜的睡眠，森林和狂暴的海洋趋于平静，星辰已运行到中天，田野一律寂静无声，居住在澄澈的湖水边或灌木丛生的郊

野上的牛羊和色彩斑斓的飞鸟，也都在宁静的夜色中安然人睡了。他们的忧虑消除了，心中的苦难被忘却了。但是腓尼基女王却不如此，她心情悲痛，无法人睡，尽管夜深了，她还是合不上眼，安不下心。她倍感痛苦，爱念一再涌上心头，刺痛着她，阵阵愤懑像巨浪一样使她辗转反侧。她独自在心里这样开始盘算道："啊，我怎么办呢？我还回到从前那些求婚者那里受他们奚落吗？从前我曾多次表示不屑和那些蛮族结婚，难道现在又去低声下气地乞求他们娶我吗？不行，那么就去追随特洛亚人的船队，听从他们的颐指气使吗？难道因为我以前拯救过他们，他们就会帮助我吗？他们是否还会牢记我从前对他们的好处而感谢我呢？假定我自己愿意，谁又会接受我——一个他们所憎恨的人，把我带上他们的傲慢的船上去呢？唉，被抛弃的人啊，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你还没有感觉到特洛亚人是背信弃义的吗？如果他们愿意带我走，又该怎么办呢？是我独自一个跟着这些欢欣雀跃一心想离开此地的航海人走呢，还是带着我的全体推罗亲友簇拥着去参加特洛亚人的行列呢？从前我是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从他们土生土长的西顿城带到这里来，现在我怎能又一次叫他们扬起风帆，漂洋过海呢？不行，你只有一死，这是你应得的。用宝剑斩断你的愁绪吧。我的妹妹啊，我固然爱得发疯，但是，是你不忍得看我伤心落泪，首先让我去面对那冤家，害得我承担起这痛苦的重担。为什么不准我像林中麋鹿那样生活，不必举行婚礼，不受人责骂，又尝不到这些痛苦呢？而我现在却破坏了对已故的希凯斯的誓约了。"

(553—583 行　埃涅阿斯梦见麦丘利

警告他再不走就要遭到袭击。埃涅阿斯立刻唤醒众人,仓促动身)

就这样,狄多自怨自艾,芳心碎裂。埃涅阿斯这时已决定离去,一切都准备就绪,在那楼船上安享睡眠。这时一位天神出现在他梦中,和上次来时的容貌一模一样,不论声音、气色、金黄的头发和青春特有的身躯,各方面都极像麦丘利,他再一次对埃涅阿斯这样告诫道:"女神之子,在这样紧迫的时刻你居然能睡觉,居然没有察觉到危机四伏,你糊涂了。你没有听到西风正在催你扬帆吗?狄多已决心自尽,她心中怒涛汹涌,正盘算着种种诡计和可怕的勾当。当你还来得及的时候,你还不赶快逃跑?如果到黎明时刻你还停留在这块土地上的话,那么你就将见到海上战舰云集,无情的火把照耀,岸上一片烈焰了。喂,起来,不要耽搁了。女人永远是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麦丘利说完就消失在黑夜里了。

埃涅阿斯被这突然降临的神灵从睡梦中惊醒,他翻身起来,呼唤同伴:"伙伴们,赶快醒来,坐到你们划桨的位子上去,赶快把帆篷解开。从天上又一次派来了神明催我们快走,叫我们赶紧砍断纠缠在一起的缆绳。圣明的天神啊,不管你是谁,我们一定跟随你,我们再一次高高兴兴地服从你的命令。请你站在我们一边,请你开恩协助我们,让吉星在天上高照吧。"他说完,从剑鞘里抽出明晃晃的宝剑,用宝剑的白刃砍断了缆绳。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感到同样兴奋,都忙碌起来,紧张地工作着。他们离开了岸,船队遮蔽了海面,他们一齐努力,搅起浪花,行驶在蓝色的大海上。

(584—629行　狄多在宫中望见特洛

亚人离去,心里又气又恨,祈求神明为
她报仇)

这时黎明女神离开了她丈夫的桔黄色卧榻,把光明重新洒遍大地。狄多女王从瞭望台里看到天光已经渐渐吐白,特洛亚人的船队张着整齐的船帆在海上前进,她看到海滩和港口空阒无人,她再三再四捶击着自己美丽的胸膛,乱扯着自己的黄金色的头发,说:"尤比特啊,能让他走成吗?难道就让这个外来人无端嘲弄我的王朝吗?你们快拿起武器,从全城各个角落出来,去追他,还有你们,快去船坞把船推出来。去,赶快把火把拿来,把枪支发了,加紧摇橹!我这是说什么哪?我在哪儿?我头脑发疯了?不幸的狄多,你现在才想起你做的对不起人的事吗?[1] 你应该悔恨的是你把大权给他[2] 的时刻。这个人的荣誉和信义能相信吗——人们说他是家神不离身的,肩上负着衰老的父亲的人![3]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把他肢解,把他的肢体撒在大海里呢?用刀把他的同伴们和他的儿子消灭,做成佳肴,放到他父亲的餐桌上去呢?不错,斗争的结果在当时是难以逆料的。就算如此吧,又怎么样呢?我反正要死了,怕谁呢?我当初应当放火烧他的营帐,烧他的船舶,把儿子、父亲连同他们的同族一齐消灭,然后我自己也和他们同归于尽。太阳啊,你的光焰照见人间的一切活动;尤诺啊,你是知道我的痛苦,也是理解我的痛苦的;赫卡特啊,夜间,人们在城市的三岔路口呼叫着你的名字;还有各位复仇女神和等待我

① 指狄多悔恨不该背弃先夫,同埃涅阿斯结合。
② 指埃涅阿斯。
③ 此人只有家国观念,不懂爱情。

埃丽莎的各位死神——请你们听我说，我受的冤屈是值得你们圣灵垂鉴的，请你倾听我的祈求吧。如果那个我不愿叫出他的名字的人一定要到达意大利，如果这是尤比特的命令所规定的，如果这是必然的结局，那么就让他去面对一个剽悍的民族，遭受战争的折磨，流放出自己的国土，远离尤路斯的怀抱，到处乞援，看着自己的亲友可耻地死去吧。当他不得不屈服于严峻的媾和条件时，请你们不要让他享受王权和美好的时光，而让他不到寿限就死在荒沙地带，没有葬身之所。我祈求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在生命终结之时发出的最后呼声。今后，我的推罗人民，你们一定要怀着仇恨去折磨他的一切未来的后代，这就是我死后你们送给我的祭礼。我们这两族之间不存在友爱，也决不联盟。让我的骨肉后代中出现一个复仇者[1] 吧，让他用火和剑去追赶那些特洛亚移民，今天也行，明天也行，任何时候，只要鼓足勇气。我祈求国与国、海与海、武力和武力相互对峙，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得安宁。"

(630—662 行　狄多登上柴堆，准备自戕；她回顾一生成就，再次祈求报仇)

她一面说着一面考虑着各种行动的方式，她只求尽快地结束这可憎的生命。她对希凯斯的奶娘巴尔刻简单地吩咐道(她自己的奶娘早已变成黑色灰烬埋在古老的故乡)："亲爱的奶娘，去把我的妹妹安娜叫来；叫她赶快用河水洒在她身上，把牺牲牵来，以备敬神之用。让她

① 指汉尼拔。

来，一面你自己也戴上敬神的头带。至于冥界神普鲁托的献礼，我已经及时开始安排，决定完成到底，把那特洛亚人的模拟像放在火葬堆上付之一炬，以结束我的痛苦。"她说完之后，奶娘像一个认真的老婆婆那样急急忙忙地走了。狄多这时浑身战栗，想到她要去做的这件可怕的事，简直要发疯，一双充血的眼珠不住转动，双颊抖颤，泛出阵阵红晕，面对临近的死亡又变得苍白，她冲进王宫的内庭，疯狂地登上高高的柴堆，抽出那特洛亚人赠给她的宝剑，这把宝剑本来不是做这种用处的。在这里，当她看到从特洛亚带来的衣服和那张熟悉的床的时候，她的目光停留了片刻，流泪沉思，然后她躺在床上讲了最后几句话："可爱的遗物啊，在天神和命运许可的时候，你们是可爱的，接纳我的灵魂吧，解脱我的痛苦吧。我的生活已经结束，我已走完命运限定我的途程，现在我将以庄严的形象走向地府。我建造了一座雄伟华美的城市，我亲眼见到了巍峨的城垣，我替我的丈夫报了仇，惩罚了我的敌人——我的哥哥，我应当是很幸福的了，非常非常幸福的了，但不料特洛亚人的船舶来到了我的海滨。"说着，她转身匍匐在床上，呜咽道："我还没有报仇就要死了，但是也只有一死。是的，是的，我愿意这样走向冥界。让那个无情的特洛亚人在海上用他的眼睛摄进这火光吧，把我死亡的恶兆带在他身边吧。"

(663—692 行　狄多自杀身死，全城震惊，安娜奔来挽救，为时已晚)

正当她说话之间，周围伺候的人只见她一剑把自己刺倒，血从剑刃边喷出，溅满了双手。一阵呼号直冲屋顶，消息像脱缰野马传遍全城，全城为之震惊。整座宫殿

回响着呜咽、叹息和妇女的哀号，一片啼哭之声响彻霄汉，恰像是敌人冲了进来，整个迦太基或古老的推罗要陷落了，人间的庐舍和天神的庙堂统统被卷入疯狂的烈火之中一样。安娜妹妹听到声音，魂不附体，惊吓之余匆匆忙忙穿过人群，一面用手指抓破面颊，用拳头捶打胸膛，一面奔跑，喊着垂死的姐姐的名字："姐姐啊，原来这是你的目的啊？你把我找来，却又存心骗我啊？你叫我准备好柴堆、引火和祭坛就是为这目的啊？你骗了我，我从哪件事埋怨起好呢？你是不是看不起妹妹，不愿和她同死呢？你应当招呼我一声以便我和你一同赴死，我们两个应当在同一时刻，一同饮刃，在痛苦中双双了结此生。但是，我亲手建造了这座柴堆，亲口呼唤我们祖先崇奉的神灵，到头来却被无情地和你分隔阴阳！姐姐啊，你不但毁灭了你自己，你也毁灭了我，还有你的人民、西顿的元老和你的城邦啊。让我看看你的伤口，让我用清水把它洗净，让我用嘴把你最后一口气收集起来，如果你还有气的话。"她说着登上了柴堆的高高的阶梯，把还有一口气的姐姐抱在怀里，抚摸着她，一面啜泣，一面用衣襟堵住污血。狄多挣扎着想再一次睁开沉重的眼帘，但没有成功；剑刃牢牢地插进胸膛，伤口发出嘶嘶的声响[1]。三次她试图坐起来，用两肘支撑着，三次倒在床上，用迷惘的目光寻索高天的光明，她找到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693—705 行　狄多寿限不到而含冤死去，冥后普洛塞皮娜尚未剪她的头发，超度她的亡魂，因此尤诺派伊里斯

① 体内的空气沿伤口泄出的声音。

去执行这仪式，狄多的生命才化成一
阵清风而消逝了)

这时全能的尤诺可怜狄多长时间受折磨，难离人世，便从奥林普斯派伊里斯去解脱她挣扎着的被肢体纠缠着的灵魂。由于她并非命中注定要死，又不该死，而是由于猝然的炽烈的忿恨使她在悲痛之中未到寿限而死，因此冥后普洛塞皮娜还不曾从她头上剪去一绺金发，把她送往地府。所以伊里斯张开桔黄色双翼，闪耀着露珠的光泽，衬托着阳光，像一条五彩缤纷的彩带飞过天空，在狄多头顶上盘旋。"我奉命来取你的头发作为给普鲁托的献礼，把你从你的躯壳里解脱出来。"伊里斯说完，伸手剪下头发。立刻，狄多的体温散失，元气化入了清风。

卷　五

(1—7行　特洛亚人从迦太基启程，回首眺望，只见一片火光。他们虽然不知道这是狄多自焚，但预感到前途必有灾难)

这时，埃涅阿斯早已毫不动摇地乘船出海，北风翻起黑色的浪涛，船舰破浪前进。他回顾迦太基的城堡，只见火光烛天，这是不幸的埃丽莎点燃的火焰啊。他们虽不知道发生这样的大火是什么原因，但是他们深知强烈的爱情遭到玷辱是会引起难熬的痛苦的，而一个妇人热恋得发狂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就使他们胸中充满了阴暗的预感。

(8—41行　在海上，特洛亚人遇到风暴，舵手帕里努鲁斯宣称去意大利已无可能，建议顺风势前往西西里。埃涅阿斯同意，一行在安奇塞斯坟墓附近登陆，受到阿刻斯特斯的欢迎)

船舰驶入大海，再也看不到陆地，到处是海，到处是天，这时一片浓黑的雨云出现在他的头顶，带来了黑夜和风暴，海涛在幽暗中汹涌着。甚至舵手帕里努鲁斯都在高高的船尾上喊道："哎呀，怎么这么一大片云笼罩着天空？海洋之父涅普图努斯啊，你打算干什么？"他一面说

着，一面吩咐收紧缆索，用尽全力划桨，把船帆向着风放斜，并说道："胸怀宽大的埃涅阿斯，即便权力无边的尤比特答应我，我也不敢希望在这种气候里能到达意大利。风向变了，从对面刮来，怒吼着，它从昏暗的西方升起，空气也凝聚成了浓云。我们即使用尽气力，也不足以顶着这样大的风暴前进。既然命运女神战胜了我们，我们只有服从，她叫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而且，如果我记忆不错，按照我早先观察过的星位往回走，不远就是你同母弟兄厄利克斯的国土，西西里的港口了。"虔敬的埃涅阿斯回答说："不错，我也早已看出风暴的意图，你想逆风而行是办不到了。调整船帆，转换方向吧。西西里那地方有我们特洛亚的阿刻斯特斯，我父亲安奇塞斯的遗骸也埋葬在它的怀抱里，还有什么地方能使我更高兴呢？还有什么地方我更情愿让我的疲惫的船只停泊呢？"他说完这话之后，他们就向港口驶去，西风从后面吹动船帆；船队穿过波涛快速前进，最后，人们怀着高兴的心情驶达他们熟识的沙滩。

这时从远处山巅，阿刻斯特斯惊讶地跑来迎接友好船队的到来，他手持数把长矛，身披利比亚雌熊皮，形容犷悍，他的母亲原是特洛亚人，和河神克里尼苏斯婚配生下了阿刻斯特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同宗，而是欢迎他们的返回，高兴地拿出丰盛的土产款待他们，以友好的支援来安慰疲劳的来客。

(42—71 行　次日埃涅阿斯召集众人，宣布这天是他父亲周年忌辰，要在他墓前举行祭礼，第九天举行划船赛、赛跑、拳击和射箭赛)

当黎明从东方升起，天光驱散了星斗，埃涅阿斯从海滩各处召集起他的同伴开会，他站在高阜上对他们说道："达达努斯的伟大的子孙们，随着日月的迁移，又到了一年的周期了，一年前我们把天神的后裔、我的父亲的遗骸，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怀着悲痛，筑坛祭奠；如果我没弄错，今天正是周年，遵照神的意旨，这一天对我来说，将永远是痛苦的，永远是要纪念的。即使我是个流放者，在非洲沙漠度过今天，或在希腊的海域或在米刻奈城市逢到这日子，我也会用祝祷来纪念这周年忌辰，举行庄严的祭礼，在祭坛上堆起应献的祭品的。可是今天，我们居然到了我们父亲的遗骸跟前，我认为没有天神的意志和冥冥中的指引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被一阵风吹到这友好的港口。因此，行动起来，让我们一起纪念这值得庆幸的日子吧。让我们祈求安奇塞斯赐给我们顺风，有朝一日我建立了城邦，为他造了庙宇，如果他愿意，我将年年举行这圣典。特洛亚的后代阿刻斯特斯给你们每条船两头牛，把我们祖国的家神和我们的主人阿刻斯特斯所供奉的神都请来共享盛筵。然后，当第九个黎明给我们凡人带来滋养我们的光明，用她的光彩照亮大地的时候，我将为我们特洛亚人首先安排一次船赛，比一比快慢；然后举行赛跑，看谁跑得更快；哪个有胆量有膂力的，可以出来比一比掷标枪或射羽箭，有信心的可以戴上生牛皮手套比一场拳击；大家都要出场，等候领取应当获得的奖赏。现在，大家要肃静，用枝条编环，戴在头上。"

（72—103行　特洛亚人来到安奇塞斯的墓前，埃涅阿斯祭奠祝祷。忽然一条巨蛇从墓中爬出，尝尝祭品，又消

失了。埃涅阿斯认出这是他父亲的灵
魂化身，又重新祭献，然后大家就餐）

他说完，用他母亲的长青树枝绕在头上。跟着，赫吕木斯，耆年的阿刻斯特斯，年幼的阿斯卡纽斯和其他少年，都照样装饰了。埃涅阿斯带领几千人离开了会场，大批人在周围簇拥着他，向他父亲的坟墓走去。在墓前，他按照礼节洒了两杯醇酒在地上，两杯鲜奶，两杯牺牲的血，然后又洒上鲜红的花朵，说道："祝福你，神圣的父亲，再一次祝福你，我白白把你救了出来，现在你已成了灰烬、鬼魂和幽灵。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寻找意大利的疆土、命运注定给我们的土地了，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寻找奥索尼亚的第表河了，谁知它在什么地方。"

他刚说完，只见一条油亮的大蛇从坟墓深处爬出，盘了七盘，弯了七道弯，安详地抱住坟堆，又游过祭坛；它的脊背布满了蓝色的斑点，它的鳞甲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就像一条彩虹迎着日光，向云端投射出一千条变幻的颜色一样。埃涅阿斯见了，大为惊异。最后，它拖着颀长的躯体在祭杯和光洁的祭器之间爬行着，品尝着祭品，吃完之后，离开祭坛，毫不作践地又回到坟墓深处去了。这个景象使埃涅阿斯更加虔敬地再度向父亲祭奠，因为他不能肯定应当把这蛇看做是本地的神祇呢，还是侍奉他父亲的精灵；他按照惯例杀了两头两岁的绵羊、两头猪和两头黑色的牛犊，又举杯奠了酒，呼唤着伟大的安奇塞斯的亡魂从冥府出来享用。他的同伴们也各尽所能高兴地取来祭品，堆在祭坛上，也杀了牛犊；有的人把铜锅排好，伏在草地上，把燃着的煤放在铁扦下面，把肉烤起来。

（104—113 行　节日比赛来临，人们

纷纷聚集；奖品都已陈列出来，一阵号
声宣布比赛开始）

期望的日子到来了，日神的骏马带来了第九个黎明，天空晴朗，这消息加上高贵的阿刻斯特斯的声名引起四邻居民极大兴趣；他们欢快地聚集在海边，想看看埃涅阿斯和他的一行人，有的还准备参加比赛。首先，各种奖品陈列在赛场中心，供大家观看，有神圣的三足鼎、绿叶冠、橄榄枝奖给优胜者，还有武器，紫红染色的袍子，金银锭子；从场中心高台上，喇叭声宣布比赛开始。

（114—150行　四名竞赛者参加了船
赛，要求驾船出海，绕过一座岩石，再
回到原处。竞赛者抽签决定位置；起
赛信号发出之后，在一阵欢呼声中，比
赛开始）

参加第一场比赛的是从全船队选出的四艘船，都配有重桨，不相上下。墨涅斯特乌斯驾着一条快船——“鲸鱼号”，配有强壮的划手，这墨涅斯特乌斯就将定居意大利，墨米乌斯族将继承他的名字；居阿斯驾的一条大船叫“奇迈拉”，船体硕大，俨然像一座城市，有三层长桨，由特洛亚的青年操纵，三层桨一齐升降；色尔格斯图斯——包尔吉乌这一族的名字就是起源于他——乘坐的是大船“人马号”；克罗安图斯——罗马克鲁恩图斯族的祖先——驾驶的是天蓝色的“斯库拉号”。

在远处的海中，面对着浪花冲击的海岸，有一座石屿，有时候，当西北风遮蔽了天上的星斗，它就被波涛淹没，受波涛的撞击；当天气宁静，它也显得很安详，像是从静止的海面升起似的，形成一片平地，海鸟最喜欢到这里

来享受阳光。在这岩石上,族长埃涅阿斯树立了一根带有绿叶的橡树干,作为标桩,指示水手们,叫他们知道什么地方该转弯往回走,在长长的赛程中应在何处绕回。接着,各船船长抽签决定了位置,他们站在船上,身披金紫,远远望去,光彩奕奕。其他青年水手都用白杨叶包头,赤裸的肩膀抹上了油膏,闪闪发光。他们坐在横梁上,双手紧张地握着桨柄,紧张地等候着信号,他们的心在跳,在搏动,紧张的情绪和迫切追求荣誉的心情,使他们失去了血色。接着,嘹亮的号声吹响了,大家毫不怠慢地各就各位;水手们的欢呼响彻云霄,他们的双臂把桨柄拉到胸前,把海水搅翻,激起阵阵浪花。他们同时在水面上划出条纹,海面被船桨和三尖船首划破,露出条条深沟。当双驾马车比赛时,马车冲破起跑线,在较场上飞速奔驰;或当驭手连连抖动缰绳,或探身挥鞭催马飞奔的时候,都比不上这些船的速度。整片森林地带都回响着喝彩声和向各船助威的欢呼声,被林木包围的海滩也飘荡着人声,周围的小山又把回荡的声音折返回来。

(151—182行　居阿斯领先,克罗安图斯紧跟,墨涅斯特乌斯和色尔格斯图斯争第三名。在转弯点的地方,居阿斯催促掌舵墨诺厄特斯挨近石岛行驶,墨诺厄特斯怕撞到岩石,没有照办,居阿斯一怒把他推到海里,最后他挣扎着爬上了石屿,观众见此,大笑不止)

居阿斯在群众一片呼喊声中跑在其他人的前头,在平静的海面疾驶而去;接着,克罗安图斯紧跟在他后边,

克罗安图斯的桨手要高超些，但是他的船是松木做的，很重，这使他的速度减慢。在他们两条船的后边，距离他们同样远，“鲸鱼号”和“人马号”也在努力争先。一会儿“鲸鱼号”跑到了前面，一会儿巨大的“人马号”又超过了“鲸鱼号”，一会儿两条船又齐头并肩前进，它们修长的船身像在犁着苦涩的海水。这时他们已将接近石岬，快到标桩，走了一半路程了，一直领先的居阿斯向掌舵的墨诺厄特斯高声催促道：“喂，你怎么老往右边跑啊？向这边拐，靠岸走，让左边的桨紧贴着岩石，把大海让给别人。”但是墨诺厄特斯怕有暗礁，把船头掉向外海。居阿斯又喊道：“墨诺厄特斯，你又向哪儿拐呀？直奔岩石！”居阿斯正在高声呼叫的时候，只见克罗安图斯紧跟在背后，而且更贴近转角。他正在居阿斯的船和声如洪钟的巉岩之间穿梭而过，也就是从内侧超过了居阿斯，过了标桩，已到达安全海域了。少年气盛的居阿斯从脊梁骨里冒起火来，满面泪流，把自己的身份和伙伴们的安全一齐抛在脑后，把那过分小心的墨诺厄特斯从船尾的高处，头朝下扔到了大海里；他自己操起舵柄，亲自掌舵，鼓舞水手们，把船掉向崖岸。这时，身体笨重的墨诺厄特斯终于从深深的海底又凫了上来，他上了几岁年纪，加以衣服浸饱了水，水淋淋地挣扎着爬到了岩石的顶上，在干燥的石头上坐了下来。特洛亚人见他沉到海里，又见他漂凫起来，不禁大笑；待见到他从肚子里一口口地吐咸水，又是一阵大笑。

(183—226行　墨涅斯特乌斯和色尔格斯图斯看到有希望超过居阿斯。色尔格斯图斯略微领先，墨涅斯特乌斯鼓励水手努力，不要成为殿军。色尔

格斯图斯的船在转弯处靠岩石太近以致搁浅，一面的桨都折断了。墨涅斯特乌斯乘胜前进，并赶过了居阿斯，直追克罗安图斯）

这时，两名殿军——色尔格斯图斯和墨涅斯特乌斯——高兴地看到居阿斯落后了，心里燃起了超过他的希望。色尔格斯图斯冲到了前面，靠近岩石，但是他领先不到一条船的长度，超过不多，而墨涅斯特乌斯的"鲸鱼号"不甘示弱，船头也逼近过来。墨涅斯特乌斯走下船腰，站在同伴们中间鼓动他们道："快，快，加倍努力划桨呀，你们曾是赫克托尔的伙伴呀，在特洛亚危亡的时刻我曾把你们选做我的战友呀；现在，表现出你们的勇气和精神来吧，像从前在非洲的西尔提斯海湾、伊俄尼亚海上和玛来阿岬外澎湃的惊涛上那样。我，墨涅斯特乌斯，现在不追求当第一名，也不想争取优胜（唉，虽然呀！——算了，海神，你愿意让谁胜利，就让谁胜利吧），不过，落个最后一名，总是可耻的。公民们，争取这有限的胜利吧，避免完全败北的耻辱。"水手们随即用尽全力，俯身推桨；他们用力之猛，使包铜的船头，上下颤动，海水从船底溜走；他们大口喘气，四肢绷紧，口干舌燥，满身一条条汗水淌着。也是机缘凑巧，使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想得到的荣誉。因为这时满腔狂热的色尔格斯图斯正夹在墨涅斯特乌斯和崖岸之间，水面狭窄，船头直指岩石，不幸在凸出的礁石上搁了浅，礁石为之震动，船桨插进尖峭的石隙，在劈啪声中折断了，船头离开了水，悬在空中。水手们都跳了起来，大声呼号把船稳住，取来铁头长竿和尖钩长矛，从水里把断桨捞起。但是墨涅斯特乌斯却高兴了，由于占了优势，气力更足了，他船上的桨有节奏地快速划动着，

顺着他祈求到的风，驶进开阔的大海，直指终点。就像一只鸽子，突然受惊，从岩洞里飞出，这岩洞是它的家，在岩洞的隙缝里还藏着它心爱的一窝雏鸽，它自己飞向田野，惊慌地大声拍击着翅膀，离开窠巢；接着很快就在宁静的天空滑翔起来，凌空飘摇，双翅平展，疾飞前进。墨涅斯特乌斯也正是这样，他的"鲸鱼号"也好像自己在滑翔，劈开水面，驶向终点，靠自己的冲力飞驰前进。他首先把在凸出的地岬上挣扎的色尔格斯图斯抛在了后边，色尔格斯图斯在浅水里呼援不应，正在学习着用断桨划船呢。接着他又赶上了居阿斯所驾驶的庞然大物"奇麦拉"，居阿斯由于丧失了舵手，只好认命。快到终点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克罗安图斯要赶了，于是墨涅斯特乌斯向他追去，用尽全身气力，看看已经逼近了。

(227—243 行　这时，克罗安图斯祈求天神援助，没被超过，获得胜券)

这时，喊声倍增，观者一齐兴奋地为后面追上去的墨涅斯特乌斯鼓气，呐喊之声响彻云霄。前面的一艘船认为胜利已属自己，荣誉已经垂手可得，若要丢了，岂不丢脸？因而宁愿拼出性命也要保住它；后面一条船也尝到成功的甜头，认为天下没有不能成功的事。本来两条船是有可能并排到达终点，分享奖品的，但是这时克罗安图斯却向大海伸出了双手，连连祝告，吁请神明俯听他的许诺："统治大海的神明啊，我在你们的水域航行，我将高高兴兴地在这海滩上，在祭坛前献给你一头雪白的牛，把它的脏腑投进咸涩的海里，给你泼洒醇酒，我一定信守誓言。"他的话说完，海底深处的诸涅瑞伊德斯海仙、海上老人佛尔库斯的舞蹈队和海仙帕诺佩阿都听见了，老海神

波尔图努斯亲自用他的巨掌把船推向前方，这船就直奔海岸，比那南风和羽箭还快，安然到达了宽阔的港口。

(244—285行　埃涅阿斯向先到的三艘船发奖品，发完之后，色尔格斯图斯的坏损的船才到达，得的是四奖)

随后，安奇塞斯的儿子埃涅阿斯按照惯例把众人召集到一起，通过传令官的洪亮的声音宣布克罗安图斯为优胜者，给他头上戴上绿色的桂冠；然后他又发了奖品，每条船三头牛由自己选择，还有酒，还有一大锭白银。各船的船长还额外有特别的奖赏。对第一名优胜者克罗安图斯，还奖了一领绣金袍，上面有两道波纹式的、墨利比紫红颜色的边，袍上还织着天神的娈童加尼墨德在绿叶葱茂的伊达山行猎图，描绘他正在追逐飞跑的麋鹿，手持梭标，跑得急促，好像气喘吁吁；在另一处织着尤比特的司雷神鹰从伊达山巅扑下来，用它钩子般的利爪把加尼墨德摄到天上去了；还织着他的几个年迈的师傅，他们双手伸向苍天，作徒然的祈求，而他的一群猎狗也在向天空狂吠。然后是靠自己的勇气获得第二名的人，埃涅阿斯奖给他一件皮革制的护身甲，上面锁着光洁的链条，由三股金丝联着。这是埃涅阿斯在巍峨的特洛亚城下，西摩伊斯河边亲自从战败的德摩勒俄斯身上剥下来的，第二名穿上它既显得光彩，也可在战斗中防身。这件多股链条的锁子甲，当时埃涅阿斯的两名仆从——弗格乌斯和萨拉吉斯——用尽了两臂之力才勉强抬得动；而当时德摩勒俄斯却穿着它奔跑，追赶着四散逃命的特洛亚人。第三奖是一对铜镬和一对银制的酒碗，上面有浮雕的人物。到此，众人都受过奖品，为赢得的财物而骄傲，头上

绕着布匿红的飘带，正要离开，只见色尔格斯图斯狼狈不堪地在众人嘲笑声中回来了。他想尽了办法才好不容易从嶙峋的岩石缝里脱了身，桨也丢了，弄得整个一排划桨手无所事事。就像时常在路边土丘旁被人截住了的一条蛇，也许是被一只铜车轮碾倒，也许被过路人用大石头砸得半死，丢在路边，它还妄图摆动起巨浪般的躯体逃跑，它的上半身虽仍凶相毕露，两眼冒着凶焰，头昂得笔直，发出嘶嘶的声音，而下半部已是因受伤而瘫痪，尽管它挣扎着想扭曲身体，但动弹不得，只得把自己的身躯缩成一团。色尔格斯图斯的船活像这样一条蛇，靠几根残桨缓慢地移动着，但船帆还是张着，靠着满帆驶进了港口。埃涅阿斯也如约给了他奖品，因为他保全了他的船，而且令人高兴地领着全体船员安然返航。此外，还赏给他一名女奴，叫弗罗埃，克里特岛出生，像敏涅尔伐女神那样娴熟女红，还喂着一对男婴吃奶。

(286—314 行　埃涅阿斯带领众人来到一片小山环抱的草坪，开展其他竞赛，赛跑项目有特洛亚人和西西里人参加，他宣布前三名的奖品)

这个节目举行完毕之后，虔诚的埃涅阿斯转移到一片大草坪去，这里树木葱郁，群山起伏环抱，形成圆形的天然看台；下面平谷，地处中心，正好是跑道；英雄埃涅阿斯带着成千的观众，坐在群众中央的一座高台上。在这里，他向那些有胆量愿意试试赛跑速度的人发出邀请，并摆出奖品作为鼓励。只见一些特洛亚人夹杂着西西里人从各个方向走拢来。为首的是尼苏斯和欧吕阿鲁斯，后者是青春少年，无比英俊，前者对这少年怀着真诚的钟

爱；紧接着是狄俄列斯，是普利阿姆斯王族显赫的后裔；还有萨留斯和帕特隆，前者是阿卡尔那尼亚人，后者出生于阿尔卡狄亚的特格阿族；然后是两个西西里山林中生长的青年，叫赫吕木斯和帕诺佩斯，都是阿刻斯特斯老人的侍从；此外还有许多姓名不彰的人。接着，埃涅阿斯站在众人中间发言道："大家注意，听我说，你们听了一定高兴。你们之中没有谁会不得奖品而离开这会场的。我将给你们每人两个克里特岛制的雪亮的铁箭镞和一把嵌银双刃斧，由你们拿去，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奖品。前三名还有奖赏，他们将戴上浅黄色的棕榈冠。第一名优胜者可得骏马一匹，配有鞍饰；第二名可得一束特拉刻产的箭，装在阿玛松人用的箭袋里，还有配戴箭袋的饰金宽带一条，带扣上装饰着光彩夺目的宝石；第三名可以获得这顶希腊头盔，满意地离场。"

(315—361 行　尼苏斯跑在最前面，将近终点时，他踩着一摊牺牲的血而滑倒，萨留斯赶上，尼苏斯把他绊倒，因而跑在第三的欧吕阿鲁斯获胜。萨留斯提出抗议，埃涅阿斯否决了他的抗议，但发给他安慰奖。尼苏斯也另有奖赏)

他宣布过后，与赛者各就各位。他们一听到号令，立刻离开起跑线，奔向跑道，仿佛一片飞云一样。眼看终点在望，尼苏斯遥遥领先，跑在所有运动员的前面，像闪电似的，比风或长着翅膀的电还快。后面跟上来的是萨留斯，但是还有颇长一段距离；再隔一段空间是欧吕阿鲁斯，跑在第三；再后面是赫吕木斯；紧跟着赫吕木斯，看，

狄俄列斯正在飞跑，前脚擦着赫吕木斯的后脚跟，身体向前探，如果路程再长些，他一定能够溜到前面去，究竟鹿死谁手，还未可预卜呢。眼看路程即将跑完，终点在望，与赛者都已筋疲力尽，还在向前冲，忽然尼苏斯不幸被一摊滑溜溜的血迹滑倒，碰巧这地方杀过祭神的牛，牛血流了一地，把绿草的表面浸透了。这位青年本来已操胜算，一团高兴，不料脚底一滑，想用力蹬地，却站立不住，颤颤巍巍脸朝前扑倒在污泥和牺牲的血泊里。但是这时他没有忘记他对欧吕阿鲁斯的友情，他从滑溜的地上站起，去挡萨留斯的去路，萨留斯绊了一跤，摔倒在厚厚的沙地上。欧吕阿鲁斯闪电似地跑了过去，因而他托朋友的好意得了第一名，在众人的喝彩声和助威声中飞奔到了终点。第二名是赫吕木斯，得第三奖的是狄俄列斯。这时，萨留斯向这大竞赛场全体在座的人和坐在前排的长老们大声抗议，说这是用欺骗夺走了他应得的荣誉，要求把奖品偿还给他。但是观众都倾向欧吕阿鲁斯，因为他流着泪，显得谦逊得体，他体格俊美矫健，更赢得人们的同情。狄俄列斯也支持他，并大声宣称，他自己已是获奖者，如果萨留斯得第一奖，那他自己岂不得算最后一名，彩头落空了吗？这时领袖埃涅阿斯发言，他说："青年朋友们，你们的奖品还是你们的，不必担心。得奖的名次，谁也不能更动。我对那位受到无妄之灾的朋友表示同情。"说罢，他给了萨留斯一大张非洲狮皮，沉甸甸、毛茸茸的，狮爪上还镶了金。这时尼苏斯插言道："你既然同情摔倒的失败者，又给他这么重的奖品，那么我尼苏斯也应得奖，你给我什么呢？若不是和人们作对的命运像她捉弄萨留斯那样捉弄了我，我是理应获得头奖的。"他一面说，一面让人看他沾满了污泥的脸和四肢。和善的埃涅阿斯望着他

微笑，就命人拿出一面盾牌来，是狄杜马翁[1] 所精制，原来挂在海神涅普图努斯神庙的门框上，被希腊人取走的。他把这精选的礼品给了这位超群的青年。

（362—386行　埃涅阿斯宣布拳击赛开始。达列斯站了出来，但无人应战。他宣称奖品应归他）

赛跑项目完毕，埃涅阿斯把奖品分发完了，说道："好了，哪个有气力、有胆量的，现在可以站出来，戴上拳击手套[2]，把双臂高举起来。"说着，他拿出两组奖品，准备发给参加拳赛的人，一组是一条牛，装饰着飘带，牛角包着金，奖给优胜者，一组是一把刀和一顶漂亮的盔，给失败者作为安慰奖。说时迟，只见力大无穷的达列斯立刻昂首而出，在众人一片惊讶兴奋声中站了起来；在从前只有他和帕里斯较量过高下；也是他，在伟大的赫克托尔安眠的墓旁曾把参加竞赛而常胜不败的布特斯打倒，这布特斯身躯高大，自称是来自贝布吕齐亚的阿弥库斯王族，达列斯把他打得半死，躺在黄沙地上。达列斯就是这样一位好汉，这时他高昂着头，准备好参加第一轮的厮杀；他炫耀着他那宽大的肩膀，挥动两臂，左右突击，一拳一拳地向空中猛力打去。现在就是要找一个对手了。但是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之中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戴上拳击手套，去同他对阵。因此，达列斯高兴地认为众人已经放弃了获奖的机会，于是站到埃涅阿斯跟前，毫不怠慢，左手

① 不详。

② 罗马拳击"手套"用皮条缝制，并用金属片加固，缠在手上和臂上，主要不是为自卫，而是为杀伤对手。

握住牛角，说道："女神的儿子，如果谁也不敢，谁也没有自信来较量，我还要站多久才算完了呢？难道我应该在这儿等一辈子不成？你开口吧，让我把奖品领走吧。"这时所有的特洛亚人同声高喊，让那汉子把答应归他的奖品领走。

(387—423行　阿刻斯特斯叫恩特鲁斯去应战。恩特鲁斯说他已非少壮，但是可以应战。他投出一副厄利克斯用过的手套，观众都大吃一惊。达列斯表示退缩，恩特鲁斯另做建议)

这时，阿刻斯特斯坐在绿草覆盖的小阜上，向身旁的恩特鲁斯严厉地责骂道："恩特鲁斯啊，你枉然称雄一时了，你难道就乖乖地让人家毫不费力地把这么好的奖品夺走吗？你倒告诉我，你常把你的师傅神拳手厄利克斯挂在嘴边，有什么用，现在早被你抛到脑后去了！你何颜对待你威震全西西里的声名和在你家里悬挂着的战利品？"恩特鲁斯立即回答道："我对光荣的热爱和我的荣誉感并没有减退，并没有被畏缩之情驱走；只是我上了些年纪，行动迟缓，血气凝滞不畅，身体衰竭，精力不济了。如果我还和当年一样，像那个大言不惭的家伙那样充满自信，雀跃欢欣，如果现在我也像他那样年轻，我不需要这头漂亮的牛作为奖品来引诱我，我也一定下场奉陪，我并不稀罕奖品。"他一面说，一面把一副非常重的拳击手套投到场地中央，这副手套是眼明手快的厄利克斯在斗拳时经常使用的，他曾用这套坚固的皮革来包裹手臂。这副手套是用七张大牛皮制的，里面硬邦邦的缝着铅和铁。大家见了，大吃一惊。最感到吃惊的则是达列斯本人，他

远远躲开，拒绝应战。安奇塞斯的心胸广大的儿子埃涅阿斯试了试它的重量，翻来覆去地观看这副巨大手套的褶缝。这时老战士恩特鲁斯以激动的语气说道："如果有谁看见过赫库列斯戴的手套，又将作何感想呢？他正是在这片海滩上进行过一场苦斗。[1]从前你哥哥[2]厄利克斯戴的就是地上这副手套，你看它还沾满血迹和斑斑点点的脑浆呢。他就是戴着这副手套去应付大力士赫库列斯的；后来我就经常用它，当时我血气方刚，膂力过人，无情的岁月还没有在我的两鬓撒上白发。不过，如果我们这位从特洛亚来的达列斯不敢面对这副手套，而虔诚的埃涅阿斯也做出决定，我的支持者阿刻斯特斯也同意，那就让我们两个进行一场对等的比赛吧。你看，我放弃这副厄利克斯戴过的手套，你可以解除顾虑了，也把你的特洛亚手套脱下来。"

(424—460 行　埃涅阿斯拿出两副轻重相等的手套，达列斯和恩特鲁斯开始比赛。恩特鲁斯一拳扑空，跌倒在地，扶起之后，怒气冲冲又重新比赛，满场追赶达列斯)

这时安奇塞斯的儿子，首领埃涅阿斯取来两副轻重相等的手套，把这两副一样的武器缚在两人的手上。两人立刻各就各位，紧张地踮着脚，把两臂伸向天空，毫无畏惧之色。他们高昂的头尽量往后伸，以避免挨打，一旦

① 指大力士赫库列斯在西班牙杀死三身妖怪格吕翁，夺了他的牛群，在回家途中遇到厄利克斯，厄利克斯向他挑战，败死。

② 厄利克斯也是维纳斯所生。

交起手来，就愈打愈炽热。达列斯靠自己年轻，脚步更加灵便；而恩特鲁斯的长处却在他四肢有力，体格魁伟，但他的两膝迟钝抖颤，由于气短，他庞大的身躯也抽搐起来。两人多次想给对方以重创，但都未成功；多次猛力击中对方的腰眼，多次击中胸膛，发出訇訇的巨响；他们的拳头闪电般地在对方的耳际和额角盘旋，只听在狠命的一击之下颧骨爆裂。恩特鲁斯站稳脚根，屹立不动，姿势不改，两眼盯住对方，只是在闪过对方攻击时，才摆动一下身体。而达列斯则像一个攻打高大城堡的或围困山寨的全副武装的将军，一会儿试试这个进攻点，一会儿试试那个进攻点，精明地观测着全盘地形，发动各式各样的进攻，但都不奏效。这时，只见恩特鲁斯高举右臂，发动了进攻，但是达列斯眼快，早看到拳头从头顶打来，一闪身，躲过了这一拳；恩特鲁斯一拳打空，白费了力气，不仅如此，由于他身体极重，反而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就像有时候厄吕曼图斯山上或巍峨的伊达山上一棵空心的松树连根栽倒一样。特洛亚人和西西里的青年们双方都纵身助威，声震云霄，阿刻斯特斯第一个站起来，从他坐着的高阜上，满怀同情，下去把他年迈的朋友扶起。但是这位老英雄，尽管跌倒，毫不懈气或胆怯，更加勇猛地重新投入战斗，满腔怒火使他力气倍增，一种荣誉感加上对自己能力的信心点燃起他的力量；他怒气冲冲满场追赶达列斯，赶得达列斯俯身逃跑，他用双倍的力气向达列斯左右开弓，毫不停顿，使对方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位英雄的拳头就像密密的冰雹从云端砸到屋顶上那样，不住地向达列斯打去，打得他天旋地转。

（461—484 行　埃涅阿斯打断了这场

恶斗。达列斯的朋友们把他抬回船上;恩特鲁斯领到一头牛作为奖品,他一拳就把牛击毙,献给厄利克斯,并宣布从此退出拳击)

这时特洛亚领袖埃涅阿斯不准他们再恶战下去了,不准恩特鲁斯再凶狠使性,叫他们结束战斗,救出筋疲力尽的达列斯,并好言宽慰他说:"可怜的达列斯,你这不是发疯了吗?你难道不感到这不是人力在和你作对,而是天神在和你作对吗?服从神的意旨吧。"他说完,就宣布比赛结束。达列斯的忠实伙伴把他搀回到船上,他拖着两条疼痛的腿,垂着的头左右摆动,口里吐出浓血,血里还杂着打落的牙齿。人们被召来代恩特鲁斯领取盔和剑,剩下的棕榈和一头牛由恩特鲁斯自己拿着。作为优胜者,恩特鲁斯赢得了一头牛,不觉趾高气扬,说道:"女神的儿子,还有你们在座的特洛亚人,你们这回该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的气力有多大了,不是你们把达列斯救了,他还不知要死得多惨呢。"他说完就站在牛的面前,这头牛,他的战利品,伫立着;他抽回右臂,举起坚硬的手套,照准两角之间的额头,猛力一击,额骨粉碎,脑浆四溢。这头牛倒了,趴在地上,它虽然已经断了气,但还在抽搐。恩特鲁斯脚踏着牛,说出几句肺腑之言来:"厄利克斯,我不把达列斯,而把这头牛作为牺牲献给你,也许你更愿接受吧;我已赢得胜利,我从此放下拳击手套和拳击武艺了。"

(485—518行　埃涅阿斯宣布射箭比赛,目标是缚在桅杆上的一只鸽子,墨涅斯特乌斯射断了缚鸽的绳子,欧吕

提翁射中了飞走的鸽子)

接着，埃涅阿斯又马上邀请凡是愿意参加的人来比赛射箭，又抬出了奖品。他用他的巨臂竖起了色列斯图斯船上的桅杆，并在这高高的桅杆上挂起一只用绳索缚着的飞鸽，作为射箭的目标。人们纷纷聚拢，从一顶铜盔里抽签。抽中第一号的是许尔塔库斯的儿子希波利翁，大家一阵欢呼。墨涅斯特乌斯在船赛中刚刚获胜，头上还戴着绿色的棕榈环，抽中了第二号。抽中第三号的是欧吕提翁，他是有名的潘达鲁斯的兄弟，就是从前奉命破坏和约，向希腊部队射出第一箭的那个潘达鲁斯。阿刻斯特斯也想冒险试一试这场青年人的比赛，抽了最后一号，因为这一签是在铜盔的最深处。每个人都从囊中取出箭，用尽两臂的膂力，弯起雕弓。少年英俊的希波利翁先射，弓弦响处，那箭刺破苍天，飞驰而去，直奔桅杆，一下扎在桅杆的木头里。桅杆颤动了一下，那鸟儿吓得直抖动翅膀，在场的人一阵欢呼。接着，勇猛的墨涅斯特乌斯把弓弦拉到胸前，箭镞向着高空，眼睛瞄准箭杆，但是可惜，他的箭镞没有射中那鸟儿，却射断了缚在鸟儿腿上的麻绳结子(这鸟儿就是用这绳子挂在桅杆顶上的)，绳子断了，鸟儿就向南方一片乌云飞去，逃跑了。这时欧吕提翁，他的弓和箭早已准备好，喊着他哥哥的名字，求他保佑，说时迟，他看准了在天空振翅欢乐地飞翔着的鸽子，只一箭就在一片乌云下面把它射中。鸽子跌落下来，断了气，把它的生命留在了高空的繁星之间，射中它的那支箭，在它跌下来的时候，又被它带回了地面。

(519—544 行　阿刻斯特斯没有目标可射，就射了一支空箭，这支箭忽然燃

烧起来，像一颗流星飞走了。埃涅阿斯认出这是吉兆，把头奖给了阿刻斯特斯）

彩头已被人夺去，还剩下阿刻斯特斯没有轮到，但是他照样还是向空中射了一箭，以表示上了年纪的人也还有本领，还能把弓弦拉响。忽然在人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奇迹，预示着将来一件大事[①]，这件大事后来果然证实，而一些令人生畏的神巫后来也是这样解释这朕兆的。只见这支飞箭在流云之间燃烧了起来，划出一道火光，烧尽之后消失在清风之中，很像那些飞离天宇的流星，穿过太空，拖着头发般的尾巴那样。西西里人，特洛亚人，一个个惊得发呆，祷告上苍，连伟大的埃涅阿斯也不敢无视这朕兆，而是把内心高兴的阿刻斯特斯拥抱起来，把一样一样贵重礼物塞给他，并且说道："拿着吧，老人，因为奥林普斯的伟大的王，通过这番朕兆，已经决定要你领受这些特殊的光荣。这件礼物——这只酒杯，请你收下，这原是我的老父亲安奇塞斯的东西，上面雕着人物，是当年特拉刻王奇修斯作为一份重礼送给我父亲，让他带回家去，作为纪念和友情的证明的。"说着，他把一顶葱绿的桂冠戴在阿刻斯特斯的头上，并当着众人的面宣布他是第一名优胜者。善良的欧吕提翁并不因为这荣誉归了别人而嫉妒，虽然是他自己把鸟儿从天上射下来的。第二个走出来领奖的是射断绳子那一个，最后一名是飞箭射中桅杆的人。

（545—603行　最后一个节目是特洛亚少年分成三队，表演马术，这就是后

① 一说这件事指阿刻斯特斯的城邦色格斯塔在布匿战争中参加罗马一方。

来罗马人举行的"特洛亚赛会"的发轫）

射箭比赛还未结束，埃涅阿斯作为主持人，把厄庇图斯的儿子佩利法斯召到他跟前来——这佩利法斯是年幼的尤路斯的师傅和伴侣，在他耳边悄悄地说道："到尤路斯那儿去，去看看如果他那少年队伍已整顿好了，马匹也已配备好可以上场了，就叫他把队伍带上来，全身披挂，显耀一番，来纪念他的祖父。"接着他又命令聚集在大竞赛场上的人群统统散开，把场地空出来。少年们骑着骏马，勒紧马缰，在长辈们的谛视之下，光彩照人地列队入场，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观众中西西里的青年以及特洛亚的青年们都以惊叹的眼光看着他们，大声喝彩。每个人的头发上都按照历来习惯戴着一顶剪得整齐的花环；每个人都握着两支红樱桃木长枪，镶着铁枪头，有的肩上还挎着光洁的箭囊；用金丝扭成的柔软的项链戴在脖子上，高高挂在胸前。少年骑士们分成三队，有三个领队，跃马盘旋；每队二六一十二名少年，分成两个纵列，由领队率领，神采奕奕，每队还有一名教练。其中，一队青年骑士的领队是小普利阿姆斯，他兴高采烈；他的名字是为纪念他祖父而起的，他的父亲是波利特斯，他自己也将声名显赫，并在意大利繁衍自己的子孙；他骑的是一匹特拉刻产的白斑花马，雪白的马蹄，雪白的马头高昂着。第二队领队是阿提斯，他就是以后拉丁的阿提亚族的祖先；现在这小小的阿提斯还是个孩子，他和尤路斯这孩子十分相契。最后一队领队是尤路斯，他比其他人更俊美，他骑的是一匹西顿马，是美丽无邪的狄多赠给他作为纪念的，证明她对他的钟爱。其他少年骑的都是老阿刻斯特斯的西西里马。特洛亚人都鼓掌欢迎这些有点紧张的少年骑手，用

欣喜的眼光望着他们，看到他们真是活像他们的父兄。他们骑着马神采焕发地在全体在座的同族人面前列队走过，接着厄庇图斯的儿子佩利法斯看他们准备好了，从远处高喊一声，作为信号，接着抽了一下响鞭。他们每一对骑士先相背奔驰，也就是三队的每一队的两列骑士各向相反方向散开，然后又一声号令，他们抹回马头，面对对方，横枪向对方刺去。随后，他们又表演另外一套步法，有正有反，他们面对面，但当中隔着距离；又表演走圈子，一圈一圈互相交叉；接着他们又模拟持枪战斗，一会儿反身逃跑，一会儿回枪冲杀，一会儿又讲和，并辔前进。据说从前在多山的克里特岛有一座迷宫，迷宫里有一条曲折蜿蜒的小路，小路两边是高墙遮住视线，还有千百条岐路，使人迷失所在，这迷宫像个解不开的结，进去了出不来，一切指路的标志都无济于事。特洛亚少年骑马盘旋的线路正如这座迷宫，他们又像穿梭一样嬉戏，时而表演逃窜，时而表演战斗，很像海豚在喀尔巴托斯海和利比亚海的波涛中游泳嬉戏，破浪前进。这个跑马的传统和模拟战斗，后来阿斯卡纽斯在建筑阿尔巴·隆加的城垣时，首先恢复了，并且教导最早的拉丁人怎样来举行，即照他今天和这些特洛亚少年的方式来举行；阿尔巴人又照样教导他们的儿孙；最后传到罗马，罗马人接过这祖先的庆典，把它保存下来了；因此，今天这些少年就唤做"特洛亚"，他们的队列叫做"特洛亚阵"。

到此，为纪念埃涅阿斯神圣的父亲而举行的各种赛会结束了。

(604—663 行　在赛会举行的时候，
尤诺派遣伊里斯去鼓动特洛亚妇女焚

毁船只。妇女们聚在岸边，想到安奇塞斯已死，流浪生活又没有尽头，因而哭泣起来。伊里斯扮成勃罗厄模样，劝她们把船烧了，就可以不再流浪了。皮尔戈对她们说，这不是勃罗厄，是位女神；勃罗厄显出真相，众妇女如醉如狂，把船只点燃）

到此，命运之神变了心，不再照顾特洛亚人了。正值特洛亚人围绕安奇塞斯墓举行各种庄严的赛会的时候，尤诺女神派遣伊里斯从天上下来，还吹起一阵顺风送她到特洛亚船队边，因为尤诺的旧恨还耿耿于怀，她想着许多报仇的办法。伊里斯姑娘飞速沿着五彩缤纷的虹霓之路疾行，悄悄地无人看见，顺着小径很快下来了。她看到很大的人群，就沿着海岸走，只见港口一片空寂，船队丢在那儿无人照管。但是在远处一段僻静的海岸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伙特洛亚妇女[1]因悼念已故的安奇塞斯而在哭泣着，她们眼泪汪汪，谛视着那无边的大海。唉！她们是多么疲倦啊！但是还得经历多少海程，多少惊涛骇浪呢？她们异口同声地这样悲叹着。她们祈求能定居城市，海上的奔波已使她们厌倦了。因此，诡计多端的伊里斯就走到她们中间，把女神的相貌和衣装换掉，变成勃罗厄的模样，这勃罗厄本是希腊人多吕克鲁斯的妻子，已上了年纪；她出自名门，当年也是子孙满堂，很有名望的。伊里斯这样一变之后，就走到特洛亚妇女们的中间，说道："啊，可怜的妇女们，希腊人的手在你们祖国巍峨的城下，在战争中，把你们拖向死亡就好了！不幸的特洛亚人

① 妇女不参加赛会。

啊,命运保全了你们的性命,却准备怎样毁灭你们呢?现在离特洛亚的灭亡已经过了七个春秋,七年来我们一直在海上漂流,从一国到一国,经过了多少无法栖身的岩岛,暴露在各种天候之下,我们穿越这无边的大海,在波涛中颠簸,寻找一个捕捉不到的意大利。这里是厄利克斯的国土,是兄弟之邦,阿刻斯特斯是我们的东道主,谁会禁止我们砌起城墙,建起城市,定居下来呢?祖国啊,我们的家神白白地被我们从敌人手里抢救出来了。难道特洛亚城这个名称永远消失了吗?难道我就永远看不到能使我怀念赫克托尔的赞土斯河和西摩伊斯河了吗?起来和我一起去把那些倒霉的船烧掉吧。因为我梦见神巫卡桑德拉的鬼魂交给我一束燃烧的火把,对我说:'你们寻找特洛亚,特洛亚就在这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园。'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有了这样的朕兆,不能再耽搁了。看,这里有四座海神涅普图努斯的祭坛,天神亲自给我们提供了火把,给了我们勇气。"她说着就第一个狠狠地扯过一根惹祸的火把,把右手高高举起,甩动火把,用尽气力把它扔了出去。特洛亚妇女们见此大吃一惊,吓得发呆。妇女中有一位年纪最大的,叫皮尔戈,她曾是普利阿姆斯许多王子的保姆,叫道:"各位大娘,我告诉你们,她不是勃罗厄,她不是咱们特洛亚人,不是已故多吕克鲁斯的妻子。你们注意她那天神般的美貌,她眼里发出的火花,看她何等威严,看她那神态,注意她说话的声调,以及她走路的样子。再说我自己也还是不久前才离开勃罗厄的,她还病着,还为了只有她一个不能来参加安奇塞斯这样隆重的葬礼,不能表示应有的敬意,而很不高兴呢。"这些都是皮尔戈说的话。特洛亚的妇女们最初还有些将信将疑,用含怒的眼光看着那些船只,一方面令人可怜地恋

惜着她们业已到达的这块土地，一方面又舍不得不去那命运召唤她们去的国土，就在这当儿，只见伊里斯女神展开双翼升向天空，飞翔在云层之下，勾画出一条巨大的彩虹来。妇女们这时可真被这异象吓呆，被一阵狂热所激动，她们大声嚎叫起来，从室内的火炉里夺过火种，有的又从祭坛上抢来火种，把树叶、灌木和火把往船上乱丢。于是火神伏尔坎就像脱缰野马在彩绘的杉木船上，在划手的长条坐凳间，在摇橹之间，肆虐起来。

(664—699 行　消息传到特洛亚人那里，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纽斯飞马赶赴现场，向妇女们指出烧船是犯罪行为。特洛亚人无法把火扑灭，埃涅阿斯祷告尤比特，尤比特降雷雨将火浇灭，幸而只烧毁了四条船)

欧梅路斯把船只起火的消息传到了安奇塞斯墓边有楔形座位的圆形竞技场来，在场的人们也都抬头看到黑烟像乌云一样浮上天空。这时阿斯卡纽斯还在兴致勃勃领着马队表演，立刻飞马向乱成一团的船队驻扎地奔去，他的师傅们上气不接下气，也阻挡不了他。他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新花样？你们发疯了？你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这些可怜的女公民？你们烧的不是什么希腊敌人的营帐，你们是把自己的希望烧毁了啊。请看，我就是你们的阿斯卡纽斯！"说着他把一只空盔，就是他方才在竞技场上做模拟战斗时带着的，咚的一声扔在脚下。就在这时，埃涅阿斯和特洛亚队伍也匆匆赶到。但妇女们害怕了，穿过海岸，四散奔逃，偷偷地躲到树丛里，或随便哪处的石洞里去，因为她们对她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内

疚，愧见天光。她们思想既起了转变，分清了谁是自己人，尤诺的威力已从她们心里被驱出去了。

但是火势并没有因此就减弱了它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在浸湿的船板底下，堵缝的麻还在燃烧，吐出浓密的烟来，热气在慢慢地吞蚀着船底，火像瘟病一样传遍了船的全身，英雄们的努力，河水倾泻一般的浇注，都归无用。这时虔敬的埃涅阿斯把衣服从肩膀上扯下，双手伸向上苍，向天神呼援："全能的尤比特，如果你还没有厌弃我们每一个特洛亚人，如果你过去所表现的慈悲还垂顾着人间的苦难，那么，天父，请你现在让我们的船只避免这场火灾吧，从死亡那里把特洛亚人微弱的希望夺回来吧。否则，就把我们这些特洛亚的孑遗用你忿怒的雷霆殛毙，就此亲手将我们消灭，如果我只配如此的话。"他的话刚刚说完，只见一阵黑色风暴毫无遮拦地疯狂地刮了起来，大雨如注，雷声把大地上的高阜和平原震得发抖，暴雨从天空每个角落瓢泼似地灌注下来，在紧密的南风中，显得一片漆黑。船面上灌满了雨水，烧了一半的船板被浇灭了，最后所有的烟气统统消失，所有的船只，除去四艘之外，都没有遭灾而得到保全。

(700—745 行　埃涅阿斯绝望之余，有放弃长征的念头。瑙特斯劝他把一部分人留在西西里，其余带到意大利去。埃涅阿斯游移不决，入夜梦见他父亲要他接受瑙特斯的建议，但是埃涅阿斯在意大利建立邦国之前，必须先到冥府听取父亲的预言)

但是这一打击使领袖埃涅阿斯大为震动，感到痛苦；

他心中十分忧虑，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是把命运的吩咐抛到脑后，在西西里土地上定居下来呢，还是争取航行到意大利去。这时瑙特斯老人说话了。（瑙特斯受过敏涅尔伐女神单独的指点，精通法术，因此敏涅尔伐让他出了名，天神大怒意味着什么，命运女神一系列的安排又是要做什么，这类问题敏涅尔伐女神都让瑙特斯做出回答来。）老人这时安慰埃涅阿斯道："女神之子，我们的进退要听从命运；但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一切忍耐，我们就一定能克服不利的环境。特洛亚人、神的后裔阿刻斯特斯对你是友好的，他是自己人，可以和他商量，他是很愿意的；把那些丧失了船只的人、那些对你的伟大事业感到厌倦而不愿和你共命运的人，交给阿刻斯特斯；还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疲于航海的妇女、一切体弱的和怕冒险的人，你都把他们挑选出来，让这些疲倦了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他们的城邦，如果阿刻斯特斯同意，就把它命名为阿刻斯塔。"

埃涅阿斯听了老人这一席善意的话，心如火焚，的确他从来不曾这样忐忑不安，忧心忡忡。这时黑夜驾着双套马车占领了穹宇，忽然间，他看到他父亲安奇塞斯的形象从天上降落，对他说道："我的儿子，当我还活在人间的时候，你比我的生命还珍贵，孩子，你现在为特洛亚的前途命运受着折磨，我是奉了尤比特的命令前来的，是尤比特把一场大火扑灭，是他在高天之上最后发了慈悲。瑙特斯老人方才的建议非常好，你要听从他的话；把一批精选的、最有胆量的青年带到意大利去。拉丁姆那里的民族十分剽悍，风气野蛮，你必须经过苦战才能征服他们。但是孩子，你必须先到狄斯冥界走一趟，在阿维尔努斯深渊来找我和我相会。我并不住在可诅咒的塔尔塔路斯幽

暗的阴间，而是住在埃吕西姆乐土，和虔诚的人在一起。当你献过大量黑牺牲的血之后，贞洁的西比拉将把你带到那里去。你将知道关于你后代的一切，以及你将建立什么样的城邦。现在，保重吧；含露的夜已转到中天，我已感到东方的朝日所驾驭的怒马喷出的气息。"说罢，他就像一缕轻烟一样消失在空中。埃涅阿斯呼唤道："你如此匆忙去什么地方？你奔向何处？你躲避谁呢？谁阻挡你和我拥抱呢？"他一面说着，一面把沉睡的灰烬拨旺，向特洛亚的家神和白发维斯塔女神的神龛膜拜祈祷，并恭恭敬敬地献上了拌盐的粗面粉和装满了香的香炉。

(746—778行　埃涅阿斯按新计划行事，留下的人在当地建立城邦，由阿刻斯特斯统治，又建了一座维纳斯庙，并为安奇塞斯的墓设了一名祭司。举行九天庆典。离去的特洛亚人向留下的告别)

他立刻把同伴们，首先把阿刻斯特斯召来，向他们解释尤比特的命令和他亲爱的父亲的教诲，以及他现在的决心。大家没有费时间来加以讨论，阿刻斯特斯也同意接受嘱托。人们把定居城市的妇女一一登记，把愿意留下的人口归到一边，这些都是没有成就大事业思想的人。其余的人开始修理划手的坐凳，把烧焦了的船板换上新的，把船桨和缆索装配停当，这些人数目不多，但个个精壮善战。同时，埃涅阿斯扶着耕犁圈出了城界，分配好房基地；他指定这一区叫伊利乌姆，那一区叫特洛亚。作为特洛亚人，阿刻斯特斯很乐于当这个城邦的君主，他也指定了公共会场的场址，召集了长老，并颁布了法令。又在

厄利克斯的顶巅，离天咫尺之处，为伊达利亚的维纳斯建造了一座庙宇，又为安奇塞斯的陵墓设了一名祭司，在周围造了一大片圣林。

接着，全体大宴九日，在祭坛上献了礼；和风之下，海水不惊，南风不断吹来，召唤着人们再度下海。只听得在弯弯的海滩上升起了大阵哭声，人们整日整夜互相拥抱舍不得离别。妇女们，还有那些男人，不久前还认为海的面貌是可怕的，一提起海就不能忍受，如今也想走了，也甘心忍受流浪者的一切艰辛了。善良的埃涅阿斯用好言安抚他们，流着热泪把他们托付给有同胞之谊的阿刻斯特斯。然后他命人杀了三头牛祭奠厄利克斯，一头羔羊祭奠风暴之神，又命人依次解开缆索。他自己头上戴着裁剪整齐的橄榄叶冠，独自站到船头，手里拿着一只祭杯，他一面把牺牲的腑脏投入咸涩的海水，一面把水一样晶莹的酒倒入大海。船尾起风了，船随风而去，船员们争先恐后地划着桨，掠过海面。

(779—826行　维纳斯向海神涅普图努斯抱怨尤诺对特洛亚人抱有敌意，要求涅普图努斯让特洛亚人安全过海，到达意大利。涅普图努斯允诺，但对她说，途中必须有一人丧生，众人才得安全)

但是这时维纳斯十分担忧，于是把心里的怨气向涅普图努斯倾吐，说道："涅普图努斯啊，尤诺的盛怒，她的难填的欲壑，迫使我不得不低声下气向各方呼吁；时间过得再久，对她再恭敬，也无法使她缓和；她是铁石心肠，即便尤比特下命令，即便命运之神出面，她的怒气也不会平

息。她出于卑鄙的仇恨把特洛亚城邦从弗利吉亚中心地带吞蚀掉，还拖着特洛亚的孑遗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们，这还不能令她满足，她还揪住消灭了的特洛亚的死人的骨灰和遗骸不放。为什么她这样疯狂地仇恨特洛亚呢？这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最近突然在利比亚的海上兴风作浪，这是你亲自看到可以替我作证的，她依靠风神助威，搅得水天不分（当然她是白费力气了），但她竟敢在你掌管的领域里干这一切。现在请看，她又唆使特洛亚的妇女们走上犯罪的道路，用肮脏的手段，把船烧了，迫使同伴们在丧失了船只的情况下不得不留在这他乡异土。因此我请求你让这些遗民安全地渡过你的海域，到达劳伦吐姆的第表河，如果我的请求不算过分，如果命运之神准许他们在那里建立城邦的话。"于是，深海的主宰涅普图努斯这样说道："维纳斯，你对我统治的大海表示信任，这是完全正确的，你自己就是在大海里出生的。此外，我也是值得你信任的，因为是我经常压制住海上的风暴。在陆地，我对你的埃涅阿斯的爱护也毫无逊色，赞土斯河和西摩伊斯河可以做见证。当初阿奇琉斯追赶着心惊胆战的特洛亚部队，把他们直逼到城下，成千的特洛亚人被他杀死，河水为之断流而哀号，赞土斯河被堵住去路，不能流入大海，当时埃涅阿斯和勇猛的阿奇琉斯对仗，但强弱悬殊，又无神助，是我把埃涅阿斯救走，用一层云雾把他裹起，虽然我当时本想把我亲手建造的、背信弃义[1] 的特洛亚连城基推倒。而且我现在还是这样想，但你不必害怕，他一定会到达你为他选定的阿维尔努斯港口。不

① 涅普图努斯和阿波罗协助建造特洛亚，但没有得到应诺给他们的报酬，所以叫它"背信弃义"。

过有一个人将要丧命，堕入海中，你将无从寻找，一条命将换来多数人的活命。”他用这些话来安抚女神，使她高兴，同时套起他的背着金鞍的马匹，把辔头勒到马嘴里，马的嘴边挂着白沫，急于要奔驰，他放松了手里全部缰绳。他登上海蓝色的车，轻飘飘地飞越海面去了，在雷鸣般的车轴经过之处，海涛辟易，海水平展，风云逃散，留下无垠的天宇。接着，他的各式各样的随从也来了，有海怪，有海上老人格劳库斯的一批老侍从，有海神伊诺之子帕莱蒙，有一群飞快的“人鱼”特里东，有海神佛尔库斯的全部部队，在他左边则有阿奇琉斯之母、女海神特替斯和其他女海仙：莫利特、少女帕诺佩阿、涅赛阿、斯匹娥、塔利亚和库莫多刻。

(827—871 行　特洛亚人登上航程，帕里努鲁斯任前导。入夜睡眠神扮做佛尔巴斯，劝帕里努鲁斯休息，他不肯，睡眠神把他推入海中。埃涅阿斯失去舵手，大为悲哀)

到此，领袖埃涅阿斯焦虑的心再度充满了甜蜜的欣悦；他命人加快把桅杆树起，撑开挂帆的支架。众人同心协力把船帆绑紧，一起把左舷的各帆，又把右舷的各帆张起；一起来回抖动高处的帆桁；船队乘着顺风又开始航程。航行在最前面的是帕里努鲁斯，他率领着密集的船队，其他的船奉命以帕里努鲁斯为准，来调度自己的航向。这时，含露的黑夜已经将近中天的枢纽点，水手们正安详宁静地舒展着疲劳的四肢，平躺在桨柄下的硬硬的长条坐凳上，只见睡眠神轻飘飘地从布满星辰的天际降落下来了，他分开夜空，驱散黑影，找到了帕里努鲁斯，帕

里努鲁斯啊，你虽然无辜，但他却给你带来了不幸的梦。睡眠神装扮成佛尔巴斯[1]的样子，高高地坐在船头上，这样说道："雅修斯的儿子帕里努鲁斯啊，大海会推着船只前进的，风吹得很平稳，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把头放倒，让你疲劳的眼睛偷得片刻清闲吧。我来接替你一小会儿，完成你的任务。"帕里努鲁斯半抬起眼皮回答道："难道说你要让我望着平静无波的海面就丧失警惕吗？要我相信大海这个怪物吗？我已经被表面的平静欺骗过多少回了，我怎么能够把埃涅阿斯交付给骗人的好风和好天气，撒手不管呢？"他一面说，一面握紧舵柄，一刻也不放松，眼睛盯住天上的星。只见睡眠神拿过一根树枝，上面饱蘸着忘川水和催眠的冥河浆，洒在帕里努鲁斯的两鬓上，帕里努鲁斯两眼恍惚，不由自主地就闭上了。他不希望休息，但是四肢却慢慢松软下来，马上睡眠神从上面扑下来，把他推下透明的海水里，手里还握着桨柄和一段扯断了的船身，当他头向下堕入海中时，他不住地呼唤同伴们，但毫无用处。睡眠神则展开双翅，飞向清空去了。船照样安全地在海上前进，毫无畏惧，正如涅普图努斯所许诺的那样。不久，船队就驶近了西壬女妖的岩岛，从前这里是很难通过的，这里留下了很多人的白骨。从老远就可以听到海水不断冲击岩石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这时埃涅阿斯发觉失去了舵手的船在盲目漂流，于是他亲自在黑夜的海上操舵，朋友的不幸使他精神上受到打击，他屡屡叹息道："咳，帕里努鲁斯呀，你太相信平静的天和平静的海了，因此你就将赤身裸体地倒卧在异乡的沙滩上了。"

[1] 佛尔巴斯，不详。

卷　六

(1—41行　特洛亚人抵达意大利，在库迈登陆。埃涅阿斯去阿婆罗神庙向西比尔请教。他惊奇地观看着庙门上雕刻的画。西比尔把他叫进庙去)

他这样说，流着眼泪。船像松了缰绳的马一样飞速前进，终于漂近了欧波亚人经营的库迈海岸。人们把船头转向大海；铁锚的尖爪把船身牢牢地固定，弯曲的船只在岸边排得像一条流苏，一队神采奕奕的青年战士跳上了这西土的海岸；有的去寻找燧石，因为在燧石的脉络里埋藏着火种；有的去搜索野兽出没的密林，当他们发现了溪流，就发出信号。但是虔诚的埃涅阿斯却去寻找阿婆罗高踞其中的崇城，和距此不远的可怕的西比尔的密室。那是一个极大的石洞，就在这里，预知一切的阿婆罗神把自己宏伟的意图和意志启示给她，把未来的事展现给她。这时他们已经走近狄阿娜的树丛和她的黄金庙宇。

据传说，代达路斯极有胆略，他造了一对飞翼，满有把握地飞上了天，在陌生的征途上飞着，以逃离米诺斯的国土，逃往寒冷的北方，最后轻盈地落到了这欧波亚人的城堡。落地之后，在这土地上，他首先把他那对羽桨奉献给了你，阿婆罗，然后又为你建造了一座高大的庙宇。庙宇有两扇大门，在一扇上他刻下了安德罗格斯之死；下面

刻着刻克洛普斯的后代被迫(可怜呀!)每年献出七个男儿作为赔偿;旁边还刻着抽过签的签罐。在对称的另一扇上刻着克诺索斯所在的岛,高高地升出海面;上面刻着那头凶狠发情的牛以及帕希法埃和它的秘密结合;在他们之间刻着米诺涛尔,这是一个半人半牛的杂种和怪物,不正常的爱的见证;还有那迷宫,真是精工巧制,迂回小径,找不到出口;代达路斯曾怜惜那公主[①]的深厚爱情,教她用一根线引导着他的迷失了方向的脚步,把他从曲曲折折的陷阱般的迷宫里解救了出来。还有你,伊卡路斯,如果不是因为你的事迹太悲惨了,也会在这件卓越的作品里占很大一席地的;你父亲代达路斯曾两次想在这扇金门上雕绘出你的坠亡,两次撒手放弃了。这时,如果早先派出去的阿卡特斯不回来,他们还会继续一幅一幅地仔细品味下去;和阿卡特斯一齐到来的还有格劳库斯的女儿代佛贝,她是阿波罗和狄阿娜的女祭司。她对王子埃涅阿斯这样说道:"对你来说,现在不是观光的时候;现在你最好去从没有套过轭的牛群里挑选七头牛,再按照习惯选七头两岁的绵羊,杀来献神。"她这样对埃涅阿斯说。人们急忙执行了这神谕。然后她就召唤特洛亚人进入那巍峨的神庙。

(42—76行　西比尔进入洞中,神灵附在她身上,她号召埃涅阿斯向阿波罗祝祷。埃涅阿斯祈求阿波罗让他能建立邦国,并许愿给阿波罗立庙,举行

① 指帕希法埃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她爱上特修斯,代达路斯教她用一根线把特修斯从迷宫中引出来。"他"指特修斯。

庆典，也为这西比尔立龛）

在库迈的崖壁上凿着一个大山洞，有一百条入口，一百条宽阔的隧道通到里面，西比尔的答话也像一百股声音从洞中飘荡出来。人们来到洞口，只听西比尔呼唤道："占卜你们的命运的时刻已经到了。看哪，神，神来了！"她正这样说着的时候，她站到了两扇门前，突然间她的脸色和表情大变，头发披散了下来，胸口起伏不定，她的心像发疯一样狂野地搏动着，她的形体也比以前高大了，她说话的声音不类凡人，因为神已经靠近她，她的心灵里已充满了神力。只听她说道："特洛亚人埃涅阿斯，你怎么还不许愿、祷告？你不这样做，慑于神威的庙宇的大门是不会开的。"她说完之后就缄默不语。特洛亚人只觉一阵寒战，冷彻骨髓，埃涅阿斯从内心深处祝祷道："阿波罗啊，你一向怜悯我们特洛亚的深重灾难，你曾指点帕里斯用特洛亚的箭射中阿奇琉斯的致命弱点，是你做我的向导使我能渡过包围着大陆的重重大海，深入到遥远的马苏里人的部族以及与西尔提斯人毗邻的国土[①]，现在我们终于捕捉到了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海岸，让我们特洛亚人流浪的命运到此结束吧。所有的神和女神，凡是把伊利乌姆和达达尼亚的光荣伟大看做是绊脚石的神和女神，请你们饶恕了我们这些曾占有过特洛亚城堡的民族吧，你们也应该饶恕我们了。还有你，最神圣的女先知，你能预知未来，请你让我们特洛亚人和随我辗转各地的神祇以及随我在海上颠簸的神灵在拉丁姆定居下来吧，我所要求的王国正是我的命运认为是我应得的啊。我还将为阿波罗和狄阿娜用坚固的大理石建造一座庙宇，用

① 指迦太基。

阿婆罗的名义规定节日[1]。我也要为你在我这国土上建立一座宏伟的神龛[2],我将在那里把你的神签和你有关我们特洛亚民族命运的秘箓珍藏起来,慈爱的女先知,我还将精选一些人做你的祭司。只是请你不要把你的预言写在贝叶上,因为一阵疾风会把它们像玩物一样吹得七零八落,你务必亲口告诉我们。"到此,他结束了这一席话。

(77—97行 西比尔预言埃涅阿斯前途还有许多考验,但鼓励他勇往直前)

此时女先知还未屈服于阿婆罗的控制,在洞里疯狂地奔跑,希望能挣脱占据在她头脑里的大神。但是神越发地折磨她那桀骜不驯的性子,左右着她的刚强的心,压服她,使她就范。这时,洞府的一百扇大门自动开启,空中传出女先知的答复:"你排除了海上的千难万险,但是陆地上更严重的艰险还在等待你呢。你的达达尼亚人将到达拉维尼乌姆的国土,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担心,但是他们到达之后将会后悔。战争,可怕的战争,多少人的血将染红第表河——这就是我所预见到的。那里还将出现西摩伊斯河、赞土斯河和希腊人的营垒;又一个阿奇琉斯,也是女神所生的,已经出生在拉丁姆了;对特洛亚人不友好的尤诺仍将无所不在,而你一无所有,将到意大利的各个部落各个城邦卑躬屈膝地乞求援助。你将再度结婚,妻子又将是一个外族女子,是东道主家里的成员,这婚姻

① 指罗马帕拉提乌姆(Palatium)山上公元前二八年建的阿婆罗庙。阿婆罗节日赛会则早在公元前二一二年就规定举行。

② 在这庙的阿婆罗神像座下,收藏西比尔的秘箓。

将给特洛亚人带来惨重的灾难。[1] 但是不要在灾难面前屈服，鼓起更大的勇气来，逆着灾难，沿着你的命运许可的道路走下去。第一条生路——这是你所料想不到的——将在一座希腊人的城市里展现在你面前。"

(98—155 行　埃涅阿斯回答说，他能体会自己任务的艰巨，请求入冥府去会见亡父。西比尔指出下冥府的险恶，必须首先获得金枝，并洗涤一名死者留下的污秽)

库迈的这位西比尔从她的秘室里讲出这番可怕的隐隐约约的话来，晦涩难明，而声音像洪钟一样在洞府中回响着。她就像一匹劣马，阿波罗在抖动着缰绳，用马刺扎她的心灵深处。待她一阵疯狂过后，嘴也安静了，英雄埃涅阿斯开始说道："没有哪种我将要遭遇的艰难困苦，神女啊，能算得上是前所未有的或出乎意料的；一切我都想到了，一切我都事先在我心里考虑到了。我只请求一件事：听说冥王宫殿的大门和阿刻隆河注入的黝暗的大泽就在此处，请允许我去当面拜见一下我亲爱的父亲，请你指点道路，把大门打开。当初是我把他从烈火中，在千万敌人持枪追赶之际，用这双肩膀背着，穿过敌阵，抢救了出来；他伴随着我历尽了多少征程，历尽了千洋万海和天候的威胁，可怜他年老体衰，经不起折磨了。是他恳求我，也是命令我，来寻找你，来到你的门前，向你求援。慈祥的女先知，我请求你可怜可怜我们父子二人吧，因为你

① 特洛亚人娶的第一个外族女子是海伦，引起了特洛亚战争；埃涅阿斯将娶拉提努斯王之女拉维尼亚，她已与鲁图利亚族图尔努斯王订婚，也将引起一场战争。

是一切都能办到的，赫卡特没有白白地任命你看管阿维尔努斯的丛林啊。如果俄尔弗斯能够靠他一张特拉刻凤尾琴和丝弦的妙音召唤出爱妻的幽魂，如果波路克斯能够和弟弟轮流赴死，在生死路上多次往返，我还可以提一提伟大的特修斯和赫库列斯，[①] 那么我也是至高无上的尤比特的后裔呢。"

埃涅阿斯这样祈求着，手扶着祭坛，这时女先知又开始讲话："天神的血胤和后裔，安奇塞斯的儿子，下到阿维尔努斯去是容易的，黝黑的冥界的大门是昼夜敞开的。但是你要走回头路，逃回到人间来，这可困难，这可是费力的。只有少数天神的后代才办得到，那是因为公正的尤比特宠爱他们，或者因为他们有超人之勇才得回到人间。这一路上都是拦路的密林，无奈河科奇土斯的黑水盘旋环绕地流着。但是如果你心里真想，真有这样强烈的要求，要往返两次渡过斯提克斯河，两次看看那漆黑的塔尔塔路斯，如果你真喜欢干这样的蠢事，那么你必须首先完成这样几件事。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里，藏着一条黄金的树枝，它的叶子和杈桠也是黄金的，据说它是冥后普洛塞皮娜的圣物。整片森林护卫着它，幽谷的阴影遮盖着它。谁要想下到地府的深处，必须先把这黄金发一般的枝条从树上采撷下来。美丽的普洛塞皮娜规定这金枝摘下之后应当献给她。这金枝摘下之后，第二枝金枝又会长出来，枝上长出的新叶也是黄金的。因此，你必须抬起眼睛，去搜索它，当你按照吩咐把它找到了，就把它摘到手里；如果命运同意你摘，这金枝会很情愿地很容易地让你摘到，否则的话，不论你用多大气力也征服不了

① 以上诸神话人物都入过冥界。参看索引。

它，即使用钢刀，你也不能把它砍下来。还有一件事，可叹你还不知道，就在你留驻在我们门前，祈求我给你决疑的时候，你又死了一个朋友，他的尸体尚未掩埋，玷污着你的全部船队。先把他埋葬在坟墓里，让他有个安息之所。再牵出几头黑绵羊，作为第一次的赎罪祭。只有完成了这些事，你才见得到斯提克斯的丛林和生人难到的国土。"她说完，紧闭双唇，一言不发了。

(156—182行　涅埃阿斯发现死者是米塞努斯，他向特里东挑战，要比赛吹螺角，被特里东淹死。埃涅阿斯准备葬礼)

埃涅阿斯面带愁容，眼睛望着地上，离开了山洞，心里思忖着这件意外的事，不得要领。忠实的阿卡特斯伴随着他一起走着，迈着沉重的脚步，心里和他一样忧愁。他们彼此交谈着，左猜右猜，不知女先知说的是哪个伙伴死了，要把他尸体埋葬。当他们来到了干燥的沙滩的时候，才看到不幸被死亡夺去生命的是米塞努斯。米塞努斯是埃俄路斯的儿子，他吹起铜号来令人振奋，他的号声能鼓起人们的战斗精神，没有谁能比得过他。他曾是伟大的英雄赫克托尔的随从，和赫克托尔一起迎战过敌人，用他的号声和枪法赢得了名气。后来，阿奇琉斯夺去了赫克托尔的生命，成为胜利者，无比英勇的米塞努斯就做了达达尼亚的埃涅阿斯的部下，这职位也不比以前差。但是他干了一件蠢事，他吹起空心的海螺，他用力吹，响彻了大海，这时他竟呼唤起众神来，要他们来和他比赛吹号，这就引起了海神特里东的妒恨，他把他，如果这事可信的话，夹在岩石缝中，淹没在浮着泡沫的波浪里。为

此，大家都聚拢来，大声痛哭，虔敬的埃涅阿斯哭得最厉害。他们一面哭泣，一面毫不迟延地去完成西比尔的命令，也就是用树干堆了一个祭坛，作为火葬台，把它筑得高耸云天。他们进入一片老林，树林很深，是野兽的巢穴；他们砍倒一批松树，栎树在斧子的捶击下发出坎坎的声音，像栋梁一样的梣木，容易劈裂的橡树，也用楔子破开，他们还把巨大的花楸木从山上推滚下来。

（183—211行　两只鸽子把埃涅阿斯引向金枝，他摘下金枝，回到西比尔处）

埃涅阿斯和大家一样也拿着工具带头参加劳动，并鼓励着伙伴们。他眼望着这无边的树木，独自怀着抑郁的心情在思忖，不知不觉地祝愿道："如果那树上的金枝能在这样大一片树林里自己显现在我们面前该多好啊！米塞努斯啊，女先知所说的关于你的每一句话都丝毫不爽啊！"他的话刚说完，只见一对鸽子从天上飞来，展现在他眼前，落到了绿草坪上。伟大的英雄埃涅阿斯认出这是他母亲的鸟，十分喜悦，祝祷道："请你们做我的向导吧，如果前面有路的话，你们在天上飞着引路，把我引到林中那株遮盖着沃土的吉祥金枝吧。还有你，我的母亲、女神，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不要把我抛弃吧。"他说着，停住了脚步，看那两只鸽子发出什么信号，继续向什么方向去。两只鸽子一路啄食一路向前飞，但是用眼睛追着它们的人一直能看见它们。当它们来到恶臭难闻的阿维尔努斯的入口，它们急速飞升，然后又从澄澈的天空降下，在一棵双体树[1] 的树颠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落

[1] 指一棵有两种不同的树枝的树。

了下来，在这里，在枝叶丛中，有一枝金光闪烁，颜色与其他枝叶不同。就像严冬的树林里，槲树上的寄生枝常常长出新绿的叶子，这绿叶并非它所寄生的树本身长的，它的杏黄色的小浆果却缠绕着那树的浑圆的躯干，同样在那浓密的栎树上那挂着金叶的金枝也显得很突出，在轻风中那金叶片被吹得丁当作响。埃涅阿斯立刻把它攀住，它很坚韧，但埃涅阿斯用力把它折断了，把它带到西比尔先知的庙堂。

(212—235 行　为米塞努斯举行葬礼)

这时，特洛亚人还在海滨哭悼米塞努斯，向他的骨灰致最后的、得不到答谢的敬礼。他们首先用锯断的木段筑起一个高大的火葬台，加上松枝，木堆的四周用深绿色的树叶装饰着，前面立起一丛送葬的柏树，木堆上面安放着闪烁的兵器作为装潢。有的人在准备用铜釜烧热水，水在火焰上渐渐沸腾，然后用热水洗净冰冷的尸体，并敷上香膏。人们又哭了一番。他们一面悲悼，一面把他的尸体安放在火葬台上，在尸体上覆盖着他的紫红色袍子——他常穿的外衣[1]。还有些人按照祖先的习惯，把巨大的尸床抬起，把自己的脸转向一边，把火炬伸到柴堆下面，擎着不动，这确实是一件无人愿做的工作。成堆的祭品——乳香、食物和盛满橄榄油的碗，都拿来焚化了。随着灰烬沉落，火焰熄灭之后，他们用酒把他的骸骨和干燥的尸灰洗过，柯吕奈乌斯把骸骨捡出，装进一个铜瓮里。他又手捧净水围绕朋友们走了三匝，用幸福的橄榄

① velamina nota，或作“按习惯”覆盖在尸体上的尸衣。

枝洒着轻细的露珠，使他们纯净，一面念念有词，说了一番告别的话。在巨大火葬台所在的地点，虔敬的埃涅阿斯建造了一座墓，把米塞努斯用过的遗物、他的桨和号角安放在墓上。这墓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峻岭脚下，这座山至今还叫米塞努斯，时间流逝，但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236—263行　在举行了祭礼以后，
埃涅阿斯和西比尔一同进入冥界)

办完了这些事之后，埃涅阿斯急忙又去执行西比尔的命令。前面有一个深洞，洞口敞开，其大无比，怪石嶙峋，洞前有一汪黑水湖，浓密的树丛遮蔽着它。没有飞鸟能够振翼飞过湖上而不遭受损害，因为有一股毒气从黑黝黝的洞口冒出来，冲向天宇(希腊人把这个地方叫做阿俄尔诺斯[①])。女先知先把四头黑皮牛犊牵到这里，把酒倒在它们前额上，然后拔下它们两角之间翘得最高的鬃毛，投入圣火，作为初祭，一面呼唤着在天上和地府都有权威的赫卡特的名字。另有人用刀从下面割断牛颈，用盆接住流出来的热血。埃涅阿斯自己用剑杀了一头黑毛羔羊献给复仇神三姐妹的母亲黑夜女神和她的伟大姐妹大地女神，又献了一头不孕的母牛给普洛塞皮娜。然后他又开始献给斯提克斯王普鲁托的夜祭，把几条全牛放到燔火上，把浓橄榄油浇在焚烧着的祭肉上。在太阳刚刚升起而初露光芒的时候，只听得大地在脚下隆隆作响，只见树木葱茏的山岭开始颤动，又听见了犬吠声，在朦胧的暗影中还隐约可以看到这些赫卡特豢养的狗。原来赫

① 据说这一行是抄书人的注解。阿俄尔诺斯，意为"无鸟乡"，即拉丁名阿维尔努斯——冥湖。

卡特女神已经来临了。只听女先知呼喊道："你们这些凡俗人，离远些，离远些，从这片神圣的树林里走光。你，埃涅阿斯，从剑鞘里拔出你的宝剑，开始上路，现在是你拿出勇气，显示一颗坚强的心的时候了。"她就说了这么几句，然后就像着迷发疯似地奔进山洞敞开的洞口；埃涅阿斯也不示弱，同样迈开大步，跟随向导而去。

(264—294 行　诗人祈求冥界诸神允许他叙述埃涅阿斯的冥界之行。在入口处，他和西比尔遇到各种可怖景象)

统辖灵魂的众神，无声的幽灵们，混沌神卡俄斯，火河弗列格通，夜色下无限安静的空间，请允许我把我所见所闻传之于世吧，在你们同意下，让我把深埋在幽暗的地下的情景传播出去吧。

再说女先知和埃涅阿斯在孤寂的黑夜里，穿过朦胧暗影，摸索着前进。他们经过冥神狄斯空荡荡的殿堂和毫无生机的地带，就像当尤比特把黑影遮蔽了天空，黑夜夺去一切景物的色泽的时候，在摇曳不定的吝啬的月光下在密林中走路一样。在刚一入门的大厅里，在冥界的入口处，"悲哀"和耿耿不怿的"忧虑"就在此下榻；这里还住着苍白的"疾病"，凄凉的"老年"、"恐惧"，教唆作恶的"饥饿"，丑陋的"贫困"、"死亡"和"痛苦"，这些形形色色的可怕的形象；接着是"死亡"的同宗姐妹"睡眠"，还有心术不正的"欢娱"，靠着门槛是引来死亡的"战争"，还有复仇女神的铁室，以及疯狂的"不和"，她那蛇发用一条沾满血迹的带子缠绕着。

在庭院的中央有一棵大榆树，老干纵横，一派浓阴，据传说，许许多多的"幻梦"住在这棵树上，它们一个个倒

挂在树叶底下。此外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怪兽，在大门里栖息着一群肯陶尔和半人半兽的斯库拉，百臂巨人布里阿留斯，嘶嘶呼啸的可怖的莱尔那的九头蛇，吐火的女妖奇迈拉，几个果尔刚和女妖哈尔皮和三个身子的、若隐若现的怪物格吕翁。埃涅阿斯突然感到一阵骇怕，把剑抽了出来，哪个妖怪要走近，他就将白刃相迎，若不是了解情况的女先知告诫他这些不过是没有躯体的幽灵，徒具形体的空相在闪动着，他早就冲刺过去，用剑把这些鬼影劈开了。当然这将是徒然的。

(295—336 行　在斯提克斯迷津渡口，摆渡艄公卡隆在等候着。鬼魂们拥向河边，卡隆把已经埋葬的鬼魂渡过去，其余的要等一百年)

从这里有一条路通往塔尔塔路斯的阿刻隆河。此处是一个漩涡，泥浆翻腾，深不可测，有如沸鼎，把所有的沙泥都倾注到科奇土斯无奈河里去。守卫这段河流的艄公，面目可怖，衣衫肮脏褴褛，他叫卡隆，下巴上一把浓密蓬乱的灰白胡须，两眼炯炯有光，如同冒火一般，一件污秽的外罩打一个结挂在肩上。卡隆亲自掌竿撑船，操纵船帆，用他这条铁锈色的渡船超度亡魂。他现在已上了年纪，但是神的老年仍和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样。整群的灵魂像潮水一样拥向河滩，有做母亲的，有身强力壮的男子，有壮心未已但已丧失了生命的英雄，有男童，有尚未婚配的少女，还有先父母而死的青年，其数目之多恰似树林里随着秋天的初寒而飘落的树叶，又像岁寒时节的鸟群从远洋飞集到陆地，它们飞渡大海，降落到风和日暖的大地。这些灵魂到了河滩就停了下来，纷纷请求先渡过

河；他们痴情地把两臂伸向彼岸。但是那无情的艄公有时候让这几个上船，有时候让那几个上船，而把另一些灵魂挡了回去，不让他们靠近河滩。埃涅阿斯看了，感到惶惑不解，这争先恐后的情景又使他很难过，因而问道："圣女啊，请你告诉我他们拥挤在河滩上要做什么？这些灵魂求的是什么？凭什么来决定谁离开河滩，谁摇橹渡过这黑水？"年迈的女先知简短地回答他说："安奇塞斯的儿子，众神的确凿的后裔，呈现在你眼前的是科奇土斯无奈河和名叫斯提克斯的沼泽，它的威力是可怕的，神都不敢凭它发誓，更不敢悔誓。你看到的这些亡魂都是生前没有得到埋葬，因而没有归宿的；那个摆渡艄公就是卡隆；他渡过去的那些是得到安葬的。在他们的尸骨没有得到安息的处所之前，是不准把他们输送过这可怕的河滩和咆哮的急流的。他们必须在河岸的附近徘徊游荡一百个年头，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准许他们回到他们所盼望的河岸边来。"安奇塞斯的儿子停住脚步，伫立着沉思，想到他们这不幸的命运，不禁悲从中来。这时他发现了琉卡斯匹斯[①] 和吕西亚船队的船长俄朗特斯，两个都因为没有正式埋葬而满面愁容，原来他们当初一起和埃涅阿斯离开特洛亚在大海的风波里颠簸，一阵遮天盖地的南风把他们人和船都卷进了海里。

(337—383行　埃涅阿斯遇见舵手帕里鲁努斯，听他讲遇难的经过。帕里努鲁斯请求埋葬或摆渡过斯提克斯河，西比尔说这都不可能，但安慰他说

① 不详。

他遇难的海角已用他的名字命名，他
已经名垂不朽了）

再看，舵手帕里鲁努斯走了过去，不久前在驶离利比亚的途中，他正在观察着星位的时候，却从船上落进了无边的大海里去了。在极度幽暗的阴影中，埃涅阿斯几乎辨认不出面带愁容的他，等到认出之后，首先向他招呼道："帕里努鲁斯，是哪位神灵把你从我们手中夺走，把你淹死在大海的中央？告诉我吧。我从来没有发现过阿波罗的话不灵验，可是这回他的那句话却把我骗了，他说过，你将安全渡过大海，抵达奥索尼亚的境内。难道他说话不算数吗？"帕里努鲁斯回答说："特洛亚人的领袖，阿波罗的神谕并没有欺骗你，他也没有把我淹死在海里。当我作为指定的守卫，手里牢牢握着舵柄指导着航向的时候，忽然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要把它夺走，我就带着它一头栽进了大海。我凭汹涌的波涛起誓，我当时并没有一丝一毫为我自己害怕，我倒是怕你的船失去了引航人，失去了作为武装的舵而会在波浪起伏的大海上沉没。三个冬夜，狂暴的南风拍打着浪花，把我吹过无边的大海，第四天黎明，一个浪头把我打得老高，我隐约看到了意大利。我一点一点向岸边游去，我差不多已经要到达安全的陆地，不料正当我拖着浸透了的沉重的衣服，弯起手指正想去攀住崖岸上嶙峋的石头的时候，来了一群野蛮人，手持武器向我袭击，错误地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如今我被大海所占有，在沿岸一带任凭风吹浪打。因此，我以昊天欢乐之光和天地之生气的名义，凭你父亲的名义和你对日益成长的尤路斯的希望，请求你，常胜不败的人，把我从我现在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吧。要么用土把我埋起来，这你是做得到的，如果你返回维利亚港的话；要

么，如果有办法的话，如果你的生母维纳斯女神能指点你一个办法，因为我知道没有神的威力你是没有办法渡过偌大的河川或斯提克斯大泽的，助我这可怜人一臂之力，把我带过河去，至少让我在死后也能得到一个安息之所吧。"他说完这番话之后，女先知开始回答他说："帕里努鲁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你尸体没有入土，就想瞻望斯提克斯的水泊和复仇女神无情的河川吗？还没有命令，你就想来到河滩边吗？不要妄想乞求一下就可以改变神的旨意。你听我说，记住我的话，它对你的苦命将是个安慰。你的近邻，在广大地区的许多城市将见到天上有许多异象，这些异象会促使他们抚恤你，为你造墓，在你墓前祭奠，并将用帕里努鲁斯这名字为这地方命名，永垂不朽。[①]"这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忧愁，不一会的工夫，他心里的痛苦也消逝了，这地方取了他的名字，给他带来了快乐。

(384—416行　埃涅阿斯和西比尔受到卡隆盘查。西比尔出示金枝，卡隆把他们撑过斯提克斯到了彼岸)

随后埃涅阿斯和西比尔继续他们已经开始的旅程，走近了河滨。那艄公从他泊船的地方，从斯提克斯河上，早看见他们穿过寂静的树林，向河边走来了，就首先开口，怒气冲冲地说道："喂，那身带武器向我河滩走来的，不管你是谁，快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赶快给我站住。这里是冥土——睡乡和长眠的黑夜的国土。这渡船是不准渡生人过这斯提克斯河的。当初赫库列斯到了这儿，我

① 指当地居民在一次瘟疫时期，祭奠他，因而得到解救。

答应把他渡过这沼泽，还有特修斯和皮利投斯，尽管后面两位是天神的子孙、战无不胜的大英雄，我都因此吃过苦头。赫库列斯是来抢看守冥界的狗的，他用暴力从我们冥王宝座前把狗拴了，把它哆哩哆嗦地牵走了。后面两位竟想把冥后从她的寝室里拐走。”阿婆罗的女祭司简短地回答他道：“请你放心，我们没有这种阴谋诡计，我们的武器也不是为了伤人的。冥界的看门大狗尽管在它洞里咆哮到世界末日，去吓唬那些面无血色的幽魂；普洛塞皮娜也仍然可以呆在她叔叔的宫里，保持她的贞节。这位是特洛亚的埃涅阿斯，他的虔诚和武功是很出名的，他现在要到冥界的深处去找他的父亲。如果他这样虔诚的形象不能感动你，那么，你可认识这金枝。”说着，她把藏在衣襟下的金枝拿了出来。拥塞在卡隆心中的一团怒气立即消失了，双方都一句话也不再说了。他以敬畏的眼光看着这件宝物，这司命之神祝福过的金枝，他已有很久没有见到它了，于是他把暗蓝色的船拨转，摇向岸边。他把坐在长板凳上的其他灵魂赶开，让出一条路，把身躯高大的埃涅阿斯接上船来。这船是用皮革缝制的，经不起生人的重量，吱吱作响，大量沼泽水从缝里冒进船舱。艄公卡隆终于把西比尔和埃涅阿斯安全地摆渡过去，把他们送上灰色的芦苇丛中一片丑恶的泥滩。

(417—425 行　过河后，有猛犬刻尔
勃路斯把守，西比尔扔给它一个面团，
两人乘机进了短命鬼界)

在对面一个洞里卧着那条硕大无匹的猛犬刻尔勃路斯，从它那三张嘴里发出的吼声响彻了这一地带。女先知看到它颈上长的条条小蛇已在蠢动，就向它扔了一个

面团，这是用蜜和有药性的面粉制成的，有催眠作用。这狗正饿得发慌，张开三张喉咙就把扔来的面团吃了，它巨大的身躯立即瘫软下来，趴在了地上，把整个山洞都堵满了。守犬已失去了知觉，埃涅阿斯就直奔洞口，赶快离开河滩和能济不能返的河水。

(426—476 行　西比尔和埃涅阿斯到了林勃——短命鬼界。这里的鬼魂都是婴儿、冤死鬼、自戕者、殉情者。他们在此遇见狄多。埃涅阿斯怀着深情和懊悔和她谈话，但她一言不发走开了)

立刻他们听到一片呼号的哭声，这是入口处一群哭泣着的婴儿的灵魂发出来的，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生活的甜蜜，就被黑暗的天日从母亲的奶头上夺走，淹没在痛苦的死亡里。离他们不远是那些被诬陷而处死的人。但在这里，有选任的陪审官指定他们的席位，米诺斯任审判官，掌有决定权，他把这些默不作声的灵魂召集起来开会，听取他们生前的经历，决定处分。再下去一些地方住着的是些悲伤着的灵魂，他们曾亲手把自己杀死，但是他们并没有犯罪，他们只因厌恶生活才抛弃了生命。但是他们现在多想生活在人间啊！哪怕忍受贫困和艰苦的劳作也是甘心的。但是神意不许可，这可憎的令人发愁的沼泽水把他们锁住了，这九曲的斯提克斯拦在当中，把他包围住了。离此不远展现在眼前的是“哀伤的原野”，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这个名称是他们给它取的。在这里，有隐蔽的小径，四围爱神树成林，遮蔽着一些幽灵，他们都受过爱情的残狠的折磨和损蚀，直到他们死后，悲伤之

情还不放过他们。在这里埃涅阿斯看见了菲德拉、普洛克丽斯，还有悲伤的厄丽菲勒，她还指着被她凶狠的儿子刺破的伤口，还有厄瓦德涅和帕希法埃；拉俄达米亚也和她们一起走过去了，还有凯纽斯，原来是个少年男子，现在变成了女性，这是命运注定她要变回原来的女相。在她们中间有腓尼基的狄多，她正在广阔的树林中徘徊，还怀着不久前的创伤；当特洛亚的英雄埃涅阿斯站到她身边的时候，在阴影中他立刻认出是狄多，宛如一个人隐隐约约看到每月月初云层中的新月，但似乎又没有看到，他不禁心酸落泪，满怀柔情地说道："有人给我报信说你已经寂灭，说你已自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果然是这样吗？是因为我的原故你才自寻死路吗？我向天上的星辰发誓，我向天神发誓，如果冥界深处还有信义的话，我向它发誓，女王啊，我不是出于自愿才离开你的国土的啊。是神的命令强迫我这样做的，同样是神的命令迫使我现在来到这鬼影憧憧的冥界，这荒凉凄惨的地方，这黑夜的深渊；我没有料想到我的出走竟然给你带来如此深重的痛苦。请你停一下，不要走，让我看看你。你在躲避谁啊？这是命运允许我最后一次和你谈话了。"埃涅阿斯力图用这些话来抚慰狄多，激发她的同情之泪，但狄多满腔怒火，瞋目而视。她背过身去，眼睛望着地上，一动也不动；从她脸上看去，埃涅阿斯那番话丝毫没有打动她，她站在那儿俨然就像一块花岗石或帕洛斯山上的大理石。最后她走了，怀着仇恨又隐退到树林的浓阴里，在那儿她的前夫希凯斯对她表示爱护，以德报德。埃涅阿斯为她那不公平的遭遇心里也很激动，久久地望着她离去的身影，不觉潸然泪下，心里充满了怜悯。

(477—493行　他们来到林勃最后的地带，这里居留的是战场上的英雄，其中他们遇见许多希腊战士，又遇见许多特洛亚战友，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埃涅阿斯，希腊战士的灵魂则在惊惶中逃跑)

接着他按照指定的道路加紧前进。他们来到了林勃最远的原野，在这隐蔽的去处聚集着战场上著名的英雄。在这里他遇到提德乌斯、取得光辉战绩的帕尔特诺派乌斯和阿德拉斯土斯[①]的苍白的幽魂；还有特洛亚人，都是阵亡了的，都曾引起过人间的悲悼，他望着他们长长的一列，不觉悲叹，其中有格劳库斯、墨东、特尔西罗库斯和安特诺尔的三个儿子，还有司农女神克列斯的祭司波吕波特斯，还有伊代乌斯，他还驾着车，拿着武器。这些幽灵有的从左边，有的从右边聚拢，把埃涅阿斯团团围住；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埃涅阿斯，他们舍不得离开，他们紧紧地挨着他走，很想听听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但是那些希腊将领和阿加门农的军旅看到埃涅阿斯和他佩戴的在黑暗中闪亮的兵器，却吓得发抖，惊惶失措，有的转身逃跑，就像当年逃回船上去那样，有的发出微弱的咻咻声，他们的嘴白白的，张得很大，但是声音很小。

(494—547行　埃涅阿斯会见战友代佛布斯，他身上还带着伤痕。埃涅阿斯对他说，他的尸体没有找到，因此未能埋葬他，又问他经历了怎样的遭遇，

① 以上三人都是希腊人。

代佛布斯说他的妻子海伦出卖了他，
因而他被墨涅劳斯和奥德修斯所杀。
他又问埃涅阿斯的经历，但西比尔打
断了他，促埃涅阿斯上路。代佛布斯
又回到幽灵队中，并祝愿埃涅阿斯前
程美好）

在这里他看到了普利阿姆斯的儿子，遍体鳞伤的代佛布斯，他面部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不仅面部，一双手也是如此，还有他的额头也遭到摧残，一双耳朵也被砍掉，两个鼻孔被割开，留下可耻的伤口。代佛布斯心里发慌，极力想遮盖他受到的可怕的惩罚[1]，因此埃涅阿斯几乎认不出他了，但终于他用代佛布斯所熟悉的语气对他说道："威武的代佛布斯，条克尔崇高血统的后裔，是谁的主意要把这样残酷的惩罚加在你身上呢？谁有权力这样对待你呢？我听说在特洛亚最后覆灭的那晚上，你杀死了大批希腊人，筋疲力尽，也倒在了乱尸堆上了。于是我在特洛亚附近海岸边亲自为你建造了一座衣冠冢，三次大声招唤你的亡魂。那地方至今保留着你的名字和武器。但是朋友，当时我没有能够看见你，而在我出走的时候也没有能够把你安葬在家乡本土。"代佛布斯对此回答道："朋友，你已经尽了你的全力了，你对我代佛布斯已经尽到了全部责任，对得起我的亡魂了。是我自己的命和那诡计多端而凶恶的斯巴达女人[2]把我埋葬在灾难之中；我身上这些创伤就是她留给我的纪念。你还记得最后那

① 把代佛布斯的创伤称为"惩罚"，因为他在帕里斯死后，娶了海伦，引起希腊人的憎恨，把他杀死，作为"惩罚"。

② 指海伦。

一夜，我们是怎样在骗人的欢乐里度过的，我想你是一定记得清清楚楚的。当那命运之神派来的木马跳越过特洛亚高大城堡的防卫线，马肚里沉甸甸地装着全副武装的步兵，海伦却领着一群特洛亚的妇女绕城舞蹈，佯装举行酒神庆典，口里还狂叫着；在这群妇女当中，她本人高举着一个大火炬，跑上城堡的顶端去召唤希腊军队。这时我因为忧烦而疲倦，沉睡在我那倒霉[1]的卧室里，甜蜜而深沉的休息使我躺在床上就像安详地死去了一样。同时，我那出自名门的妻子把我所有的武器都从家里搬走了，连我的防身的宝剑都从我枕头底下抽走了。接着，她把大门打开，把她的前夫墨涅劳斯叫进了家里，很清楚，她这样做是希望大大地得到她最早的心上人的欢心，这样就可以把过去犯了过错的名声一笔勾销了。唉，我何必多唠叨呢？总之，他们冲进了我的卧室，跟着一起进来的有那专干坏事的奥德修斯。天神啊，如果允许我这虔诚的嘴提出惩罚这些希腊人的要求，那么就把我所受的罪在他们身上重演一遍吧。不过现在应该轮到你说说是什么机缘把你一个活人带到这里来了。是不是因为你在海上漂泊迷了路而被迫到此，还是受了神的命令？还是某种命运使你厌倦了，你才来到这不见天日的阴惨的栖息之处，这一片混乱的国土呢？”

正当他们这样交谈的时候，黎明女神已经驾着玫瑰色的驷马战车越过了中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也许会一直这样谈下去，但是西比尔在一旁提出了警告，不客气地说道：“埃涅阿斯，天都快黑了，我们还在悲叹，白耗费时光！从这儿起，路分两支，右边的路直通伟大的冥王

---

① 他和海伦结婚，结局不幸，故云。

狄斯的城堡，沿着这条路我们可以到达乐土；左边的路是把坏人送到可诅咒的塔尔塔路斯去受惩罚的。"代佛布斯回答说："尊贵的女先知，不要生气，我就走，我去归队，回到那幽暗的去处。你去吧，我们特洛亚人的光荣，去吧，去享受更好的命运吧。"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一面说一面迈步转身而去。

(548—627 行　他们到了塔尔塔路斯，有复仇女神把守，里面是罪大恶极的幽魂。西比尔对埃涅阿斯说，他不得入内，但把这些幽魂和他们所受的惩罚讲给他听了)

埃涅阿斯四面张望，突然间他看到在左方巉岩之下的一座宽阔的城堡，周遭的城墙有三重，火焰河弗列格通的急流围绕着它，奔腾澎湃，冲过礁石，隆隆作响。在他的对面有一扇很大的门，坚硬的花岗石柱子，休说人力，就是天上的神大兴干戈也休想推倒它们；一座铁塔直冲河汉，提希丰涅坐在上面，腰里围一件血迹斑斑的袍子，日夜守卫着进门的甬道，从不睡觉。在城堡外面可以听到里边呻吟号叫之声，野蛮的鞭打声，铁链拖地的郎当声。埃涅阿斯停止了脚步，听到这些声音吓得发呆。他问道："女先知，请你告诉我，里面的人犯的是什么罪？他们受的是什么刑罚？为什么这样哭声震天？"女先知回答他道："特洛亚人的声名远扬的领袖，任何心地纯洁的人都是不准迈进这罪孽的门槛的，不过，赫卡特给我权力出入阿维尔努斯的幽林，她还领我走遍冥界，指点给我看神所规定的刑罚。克诺索斯的拉达曼土斯统治着冥界，他的统治是铁面无私的。他审问罪犯，听他们陈述罪状，凡

是他们在人间犯的罪直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以为可以瞒过去而暗自高兴，拉达曼土斯都逼他们承认。然后冷不防复仇女神提希丰涅，腰里挂着鞭子，跳将出来，抽打那些罪人，她左手高举着凶相毕露的蛇，口里呼唤着她的凶狠的姐妹们。看，神圣的门终于开了，门轴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你可看到了坐在门厅里的守卫是个什么样子？把守着门槛的这女神的相貌是多么可怕？但是里面还坐着更凶狠可怕的张着五十张黑嘴的水蛇许德拉呢。最后是塔尔塔路斯湖展开在眼前，湖身陡直，直伸向阴暗的渊底，其深度两倍于从湖面仰望高山奥林普斯上面的天空的高度。这里远古时代大地的儿子们，精力旺盛的提坦神，被尤比特的雷霆打落下来，在这深渊底下扭动翻滚。在这里我也曾见到阿洛尤斯的两个儿子的巨大的身躯，他们曾冲进天宫想用他们的手把苍穹扯下来，把尤比特从他至高的统治地位推翻。我在此还看到过萨尔摩纽斯，他因为模仿尤比特从奥林普斯投掷雷电而在此受到残酷的惩罚。他曾赶着四匹马，挥动着火炬，得意忘形，穿过希腊各族，穿过厄利斯城中心，妄想得到神才能得到的荣耀。他简直丧失了理智，竟想借马蹄踏过铜桥的声音模仿尤比特的无法模仿的云中的雷声。但是万能的天父从浓云中投下了他的武器，他投的不是什么普通的火把，也不是什么带着烟燃烧的松枝，而是用那威力无比的旋风，把他一下子打了下去。这里还可以看到提替俄斯，他是万物之母的大地抚养大的，他的身体足足占满九亩地，一只大雕用钩嘴啄他的肝，啄掉一块又长一块，啄他的内脏，给他无穷的痛苦，从他肺腑的深处去不停顿地探求丰盛的食物，但是被它吃了的肌肉又重新长出来，永远不给他安宁。这里还有两

个拉皮塔人：伊克西翁和皮利投斯，关于他们，我也无须多说什么了，只是在他们头顶上悬着一大块黑石头，好像随时都要滑下来，马上就要压下来砸烂他们一样；在他们面前摆着高脚的筵席榻，黄金的榻脚闪闪发光，一桌豪华的帝王的盛筵已经准备好；但复仇女神中最年长的那一个却蹲在旁边，不准任何人动手去碰那餐桌，她手持火炬，谁要敢碰，就跳起来，像雷鸣一般大声吆喝。这里还住着生前与弟兄们不和的人，忤逆父母的人，罗织门客罪状的人，还有那些发了财，独自霸占着，却不肯分出一部分来给自己亲人的人（这种人在这里是成堆的），还有那些因奸淫而被杀的人，参加不正义的战争的人，无耻地破坏对主人的誓约的人，这些人都被关在这里，等候处分。至于他们是在受什么处分，什么样子的惩罚，他们现在沉浸在什么样的遭遇之中，还是不问的好。有人的处分是推大石头，有的人四肢张开绑在车轮上，可怜的特修斯被罚坐在椅子上，永远不准站起来，弗列居阿斯最为悲惨，在黑暗中高声呼喊，警告人们，向人们呼吁：'你们要以我为戒，要学着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可侮慢神灵啊。'这里还有一个人①，他为了黄金出卖了祖国，把暴力的统治强加给它；还有一个人②制定法律，废除法律，都看贿赂的面上；还有一个③，他闯进自己女儿的闺房，败坏伦常。所有这些人都是胆大包天，而且做出了他们胆敢去做的罪恶勾当。即便我有一百条舌，一百张嘴，钢铁般的喉咙，我也无法把各式各样的罪恶说全，把各种名称的刑罚一一说到。”

①②③ 所指不详。

(628—678行　埃涅阿斯和西比尔离开塔尔塔路斯，进入乐土境界，他们来到福林，打听到安奇塞斯在何处)

阿婆罗的长寿的女先知说完这篇话之后，又接着说道："来，赶快上路，去完成你已经开始的任务；让我们加快速度吧。我已经看见巨人库克洛普斯所铸造的城堡了，那拱门就面对着我们，到了拱门前就有人会命令我们把规定的贡物呈上去。"她说完之后，两人沿着黝暗的路并排前进，走完了这段距离，眼看城门越来越近了。埃涅阿斯到了城门口之后，净水洒身，再把金枝插在门槛上。

这些事都做完了，女神的贡物也献过了，他终于来到了乐土，这是一片绿色的福林，一片欢乐之乡，有福人的家。天宇无比广阔，一片紫光披盖着田野，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太阳，自己的独特的星辰。有的在操场的草坪上锻炼拳脚，比赛和游戏，或在黄金色的沙地上摔跤。有的在有节奏地舞蹈，一面跳一面唱歌。特拉刻的诗人祭司俄尔弗斯，身穿长袍，用他的七音凤尾琴伴奏，一会儿他用手指弹拨，一会儿用牙拨子弹拨。这里还有古老的条克尔家族，都是秀美俊彦、心胸博大的英雄人物，出生于赫赫盛世，其中有伊路斯、阿萨拉库斯和特洛亚的奠基人达达努斯。埃涅阿斯远远看到他们的甲胄和影子一般的战车感到惊讶。他们的长枪插在地上，他们的马卸了鞍辔，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吃草。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喜欢盔甲啊、战车啊，并精心地喂养战马，使它们毛色光润，想不到在他们入土安息之后，还保持着同样的爱好。接着，埃涅阿斯又看到在他左边和右边的草地上还有些人在举行宴会，他们一齐高唱着欢乐的赞歌，他们都在那芬芳的

月桂树阴下,从这里厄利达努斯河充沛的流水蜿蜒穿过丛林,直通上界。在这里住着一伙人,有的是为了祖国在战斗中受过伤的,有的是一生洁白无瑕的祭司,有的是虔敬的诗人,说的都是无愧于阿婆罗的话,有的发明创造了新技艺,丰富了生活,有的给别人做过好事,赢得了别人的怀念。所有这些人头上都缠着雪白的束带。他们把西比尔团团围住,西比尔同他们谈话,主要是和穆赛乌斯说话,因为他站在这一大群人的中央,他的头和肩都高出众人之上,大家都仰望着他。西比尔问道:"有福的灵魂们,还有你最伟大的诗人,请你们告诉我安奇塞斯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哪一区?我们渡过冥界的大河到这里来,就是要寻找他。"这位英雄简要地回答说:"我们都是居无定所,我们住在密林深处,有时在河边或溪流旁如茵的草地上栖息。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登上这座小冈,我来指点给你们一条容易走的路。"他说着就迈步前导,站在高处指给他们看前面一片光彩夺目的平野,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这山冈。

(679—702 行　埃涅阿斯会见了父亲安奇塞斯)

这时,他的父亲安奇塞斯正在仔细地专心地检阅着一些灵魂,这些灵魂深深地隐藏在一条绿色的山谷里,准备着有朝一日投生人世,这时他正在检阅的碰巧是他自己的子孙,为数不少,他在考察他们未来的命运、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事业。当他看见埃涅阿斯穿过草地向他走来,他高兴得伸出双手,眼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失声说:"你到底来了!你的虔诚克服了道途的艰险了?这正是做父亲的所期望的啊。我现在真能好好地看看你了吗,

孩子？真能听到你那熟悉的声音并和你谈话了吗？我计算着时日，心里的确在忖度这是会实现的，我的盘算没有落空。不过你是经过了多少艰难跋涉，在多少险途上颠簸之后，才来到我跟前啊，孩子！我一度真担心迦太基的王族会加害于你啊！”埃涅阿斯回答说：“父亲，你的愁容经常出现在我眼前，促使我来到这下界；我的船队现在停靠在意大利西岸。父亲啊，让我，让我握一下你的手，不要挣脱我的拥抱吧。”他说着，脸上全被倾泻的泪水沾湿。他三次想用双臂去搂抱他父亲的头颈，他的父亲的鬼影三次闪过他的手，不让他抱住，就像一阵轻风，又像一场梦似地飞去了。

(703—751 行　在勒特河又名忘川边，埃涅阿斯看见一群鬼影，安奇塞斯告诉他这些都是等候投生的，又向他讲述灵魂与躯体的关系，死后如何)

这时，埃涅阿斯看到远处有一条河谷，河谷里有一片浓密的树林，树林发出瑟瑟的声音，那条忘川河流过一些静谧的宅屋。在河川周围各种民族和氏族的人飘忽地游荡着，不计其数，就像晴朗的夏天，在一片草地上，成群的蜜蜂飞落在万花丛中，或围绕着雪白的百合花川流一般地飞着，田野上一片喧闹景象。埃涅阿斯突然见这情状有些吃惊而惶惑不解，因此就问远处那条河叫什么，拥挤在两岸的又是些什么人。他父亲安奇塞斯回答说：“这些都是鬼魂，命运注定他们再次投胎，他们喝了忘川的水就忘却了忧愁，永远忘却了一切。我早就想把有关他们的事告诉你，当面指点给你看，向你清点一下我的这些后裔，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起为了找到意大利而更感高

兴。”埃涅阿斯又问道：“那么，父亲，你是不是说有些灵魂将升到阳世，再见天光，重新投进苦难的肉身呢？为什么这些鬼魂这样热烈地追求着天光呢？这是多么愚蠢啊。”安奇塞斯说：“孩子，我对你说了吧，免得你疑虑。”于是他就原原本本把其中的道理述说给埃涅阿斯听。

“在太初之时，有一股元气贯串着并且滋育着天地、寥廓的水域、明珠般的满月以及太阳提坦和群星，心灵贯注着全部物质世界的每个局部，与它融合为一体，并且推动它运行。从这元气和心灵产生出人类和兽类、一切飞翔的生物和平滑如大理石一般的海面下的各种奇异的族类。它们的种子的生命力有如烈火一般，因为它们的源泉来自天上，但是切勿让物质的躯体对它们产生有害的影响，妨碍它们，切勿让泥土做的肉身或死朽的肢体使它们变得呆滞。这肉体有恐惧，有欲望，有悲哀，有欢乐，心灵就像幽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看不到晴空。甚至当最后时刻来到，生命离开了躯体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病恶也随之消失，因为许多疵瑕长期与肉体发生联系，必然早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根深蒂固了。因此，灵魂不断受到磨炼，由于根深蒂固的罪衍而受惩罚。有的被吊起来，任凭风吹，有的被投入大渊，去洗掉他们的罪孽，有的被投入火中，去把罪孽烧掉。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受的痛苦各不相同。然后，我们就被送到这寥廓的埃吕西姆乐土，我们少数人占有这片欢喜田，一直到很久以后，时间轮转了一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污点才得消除，剩下的才是那太虚纯净的心灵和空灵的火。这时，这些灵魂已经熬过了千年一周的轮转，天帝就把他们召到忘川勒特，他们排着长队来到河边，目的是要他们在重见人间的苍穹之时把过去的一切完全

忘却，开始愿意重新回到肉身里去。"[1]

(752—853 行　安奇塞斯指点给埃涅阿斯看等待投生的罗马名人，其中有阿尔巴诸王、罗木路斯、奥古士都、罗马诸王和共和国英雄)

安奇塞斯说完就带领着儿子和西比尔向那一群魂魄中间走去，他们正在彼此交谈，一片嗡嗡之声，他带他们走上一个小冈，从这里可以看见所有的幽魂，他们排成长列展现在眼前，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面庞都清晰可辨。

"来，现在我来把你未来的命运告诉你，讲给你听达达努斯的后人将赢得什么样的荣耀，你在意大利出生的后代将是何等样的人，他们都是光辉的灵魂等候着出生，并将继承我们的姓氏。你看那个青年倚着一根无头长矛[2]；他站在指定的位置上，最靠近天光，他将是第一个升到上界去的，也是第一个身上有意大利血统的人，他就是西尔维乌斯，这将是阿尔巴·隆加王朝的名号，他将是你晚年的儿子，你的未来的妻子拉维尼亚将在山林里将他抚养成人，他将为王，他的子孙也将为王，我们这一族从他开始将统治阿尔巴·隆加。最靠近他的那个是普洛卡斯，特洛亚族的光荣，接着是卡皮斯和努密托尔；还有继承你的名字的西尔维乌斯·埃涅阿斯，他将和你一样在虔诚和武功方面出类拔萃，如果他

① 死后灵魂净化和再生的学说来源于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哲学和俄尔弗斯教义（Orphism），为柏拉图所继承，可看《共和国》10.614 等篇。

② 青年战士获得第一次胜利后所得的奖品。

能继承阿尔巴王位的话。[1] 你看，他们多么年富力强，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你看他们都戴着执政者的橡冠，遮盖到前额！他们将建造诺门土姆、迦比伊和菲代奈城，他们将在高山上建造科拉提亚堡垒和波昧提伊、伊努斯卫所、波拉和科拉。这些地方[2] 现在还没有名称，将来却会名扬遐迩。是的，还有战神玛尔斯之子罗木路斯，他的母亲伊丽雅出自阿萨拉库斯的血统，将抚育他，他将与他的外祖父[3] 齐名。你看见他头盔上笔直的两根翎毛没有？这就是他父亲的徽记，表明他将来是与众不同的。孩子，看，罗马将由于他的掌权而闻名于世，罗马的统治将遍布大地，它的威灵将与天为侔，它将用城墙围起七座山寨，建成一座城市，它将幸福地看到子孙昌盛，就像众神之母库别列，头戴峨冠，乘车驰过弗利吉亚的大小城市，众神是她的后代，使她感到骄傲，她抚摩拥抱着成百的子孙，个个都是以天堂为家，个个都住在清虚之府。你再把你的一双眼睛朝这边看，看看你未来的族人，你的罗马人。这就是凯撒[4]，这里是你的儿子尤路斯那一支，他们的伟业有朝一日都将与天比高。这千真万确就是他，就是你经常听到要归在你名下的他——奥古士都·凯撒，神之子[5]，他将在拉丁姆，在尤比特之父萨图努斯一度统治过的国土上重

① 他的王位被人篡夺。

② 都是罗马附近小城市。

③ 指上面的努密托尔。他生女伊丽雅，与战神玛尔斯生孪生子罗木路斯（罗马城的建造者）和雷木斯。努密托尔被弟弟推翻、一对孪生子被投入第表河，但得救，并恢复了努密托尔的王位。

④ 指奥古士都。

⑤ 凯撒死后封神，所以把作为凯撒的义子的奥古士都称为“神之子”。

新建立多少个黄金时代，他的权威将越过北非的迦拉曼特和印度，直到星河之外，直到太岁和太阳的轨道之外，直到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神在他肩上转动着繁星万点的天宇的地方。就在目前他还未降世的时候，听到神的预言，里海和迈俄提亚湖周围各国也在发抖，有七条出口的尼罗河也骇怕得慌作一团。是的，甚至赫库列斯也没有走得这么远，即使他射中过铜蹄鹿，给厄吕曼图斯山林带去了平安，射死了莱尔那湖的九头蛇，威震一方；甚至酒神巴库斯也有逊色，即使他用藤蔓编制的缰绳豪迈地牵着他的牲口，驱赶着他的一群猛虎从印度的尼萨山的峰巅走下来。难道我们现在还用得着踌躇而不以我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我们的勇气吗？还有什么顾虑能阻止我们去到意大利的土地上立足吗？看，那边那个人头戴橄榄枝，手捧圣器，他是谁啊？从他的头发和雪白的胡须，我认出他是努玛，他是罗马王，他出生于小小的库列斯贫瘠的土地，但将被召来掌握大权，是他第一次给罗马城奠定了合法的基础。继承他的将是图鲁斯，他将打破国家的安逸，激发怠惰的人们起来习武，把懒散的军队引向胜利。再下一个君主是安库斯，他喜欢自我夸耀，即使现在他也是过分喜欢听到众人的奉承。你也想见见塔尔昆纽斯王朝的诸王和心地高傲的复仇者布鲁图斯和被他夺回的权杖吗？他将是第一个接受执政职位的人，执掌无情的斧钺，他的几个儿子发动新的战争①，他为了美好的自由，咳，不幸啊，不得不把他们处死，不管后人怎样看待这件事，他的爱国之心和求得美誉的强烈欲望占了上风。看，德奇乌斯父子和那边的

① 指帮助塔尔昆纽斯王复辟。

德鲁苏斯一族，还有挥舞大斧的凶狠的托尔夸图斯，夺回军旗的卡密鲁斯。你再看那边两个幽魂，都穿着同样煊赫的甲胄，现在他们和谐相处，因为他们现在幽闭在黑夜之中，但是一旦他们见到生命之光，唉！他们彼此就将发动残酷的战争，互相作对，互相厮杀啊！一个是岳父[1]，他将从崔嵬的阿尔卑斯山和摩那哥的堡垒冲下来[2]，一个是女婿，则率领东方的军队抵挡。我的孩子们[3]，你们的心可不要这样狠，千万不要把战争当成家常事，不要让祖国的精壮伤了自己的要害。你，我的亲骨肉，神的后裔，你应当首先宽大为怀，把你手里的武器扔掉！那边那个人[4]，他将征服哥林多，杀死大批希腊人，战功卓著，并胜利地驾着战车登上巍峨的卡匹托神庙。还有那个人[5]，他将铲平阿尔各斯和阿加门农的米刻奈，并杀死马其顿的佩尔修斯王，所向无敌的阿奇琉斯的后代，这样他就为他的特洛亚先祖和被亵渎的敏涅尔伐女神庙报了仇。还有伟大的卡托，你，和你，科苏斯，我能不顺便提一提吗？此外还有格拉库斯兄弟和斯基皮奥父子，这后二者像战神的两道雷霆，将把利比亚消灭；还有执掌大权而两袖清风的法布里求斯，在田垄里播种的列古路斯·色拉努斯。我已经走得很乏了，但还得放快脚步，指给你看看法比乌斯一族，那一个的绰号是‘伟大的法比乌斯’，声名赫赫，他用拖延战术

① 指凯撒，庞培娶凯撒之女。
② 指凯撒领兵从高卢越过阿尔卑斯山，渡过卢必冈，进入罗马。
③ 指凯撒和庞培。
④ 指罗马执政门米乌斯。
⑤ 指艾米留斯·保路斯，罗马大将。

一手挽救了我们的国家。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1]，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

(854—901行　安奇塞斯又提到一个罗马英雄玛尔凯鲁斯，在他旁边一个青年，也叫玛尔凯鲁斯，他将注定早死。最后，埃涅阿斯和西比尔离开冥界，找到船队，向北方航去)

安奇塞斯说完之后，看见他们还在惊愕，又接着说道："看，那边走来的是玛尔凯鲁斯，他佩戴着大奖[2]，何等威武，作为胜利者他无异是鹤立鸡群。在罗马大动乱的时候，他将率领骑兵平定动乱，他将削平迦太基和叛逆的高卢，他将第三度把掳获的军器悬挂在国父罗木路斯的庙里。"这时埃涅阿斯看到一个青年，俊美超群，穿着光彩夺目的盔甲，和玛尔凯鲁斯一起走着，但是面带愁容，低着头，眼望着地上，因问道："父亲啊，和玛尔凯鲁斯一起走着的那个是谁？是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其他的晚辈？他周围的人都在啧啧称赞，看，他是何等高贵啊！但是黑夜悲愁的阴影却笼罩在他的头上。"他父亲安奇塞

① 指冥界中的希腊人。
② 罗马大将斩杀敌方大将所得的奖品。

斯，眼中涌出热泪，说道："孩子，你后代的巨大的不幸，你就不要问了；命运只准他在人间作短暂的停留，不准他久驻。天上的神啊，在你们眼中，如果罗马人把你们赐给他们的这件礼物保住不放，罗马的力量将强大无边了吧？他的死将在战神的雄伟的城[①]外，战神的较场上，引起多少人嚎咷痛哭，第表河畔将出现送葬的行列，第表河流过的地方将新建起一座陵墓。我们特洛亚的后裔中，没有别个比得上他能引起长辈们这样大的希望，罗木路斯的国土将不会再有第二个青年能使它感到如此骄傲。他是多么虔诚正直，他是多么恪守信义的古风，他的两臂是战无不胜的。没有哪个在战斗中遭遇到他能够安然脱身，不管他是徒步来到敌阵，还是骑着奔马，用踢马刺狠踢着马腹。好可怜的孩子，你要能够冲破残酷的命运该是多好啊！那你就也将是一位玛尔凯鲁斯[②]了。让我把满把的百合花和大红花洒出去，至少让我用这样的礼物向我的后代的亡灵表表心意，尽我一份责任，尽管没有什么用处。"

就这样，他们游遍了冥土，在那广袤而朦胧的原野上眺望着一切。安奇塞斯领着他的儿子把每件该看的都看到了，在他心里燃起了追求荣耀的欲望，然后告诉他他将来必须经历的几场战争，又对他讲述了拉提努斯治下有哪些部族以及关于拉提努斯的城邦的情况，最后教导他怎样避免、怎样经受种种考验。

说着来到了睡眠神的两扇大门前，一扇据说是牛角

---

① 指罗马城。

② 指前一个玛尔凯鲁斯。据多那图斯《维吉尔传》，当维吉尔朗诵他的诗给屋大维及其妹屋大维娅（即青年玛尔凯鲁斯之母）听的时候，后者听到这里晕厥过去了。

做的，真正的影子[1] 很容易从这扇门出去，另一扇是用光亮的白象牙做的，制作精细，幽灵们把一些假梦从这扇门送往人间。[2]安奇塞斯说完话，陪着儿子和西比尔一起走到门前，把他们送出了象牙门。埃涅阿斯取道直赴船队，又与同伴们会合。然后他就沿着笔直的海岸驶向卡耶塔港口。铁锚从船头抛下，船只停泊在海滩上了。

① 指真梦。

② 这一段的解释，各说不一。埃涅阿斯从假梦之门回到人间可以理解为他在冥界的经历——包括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都是虚幻，反映出诗人的犹疑、忧伤以至一切皆空的思想情趣。

卷　七

(1—35行　埃涅阿斯的奶娘卡耶塔去世，埋葬她的地方至今沿用她的名字。埋葬之后，埃涅阿斯一行继续沿岸航行，黑夜中经过刻尔吉的岛，黎明抵第表河口)

你，卡耶塔，埃涅阿斯的奶娘，你死了，却给我们滨海一带留下了不朽的美名，迄今在这地方我们还保持着对你的敬意，你的名字标志着你的骸骨埋葬在这里，在我们伟大的"西土"，如果这算得上荣耀的话。

虔敬的埃涅阿斯按照礼节举行完葬礼，并建造了陵墓，趁大海平静，又扬帆启程，离开了港口。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轻风吹来，皎洁的月色照着他们的途程，在闪耀的月光下大海澄澈晶莹。他们经过刻尔吉的领土，贴着岸行驶，在这里这位日神的富足的女儿住在人迹罕到的丛林里，令人不停地奏乐唱歌，在她那豪华的宫殿里焚烧着芬芳的雪松木，把黑夜照得通明，这时间她手拿梭子在经线上往复穿动，发出嗖嗖的声响。从海上也可以听到她豢养的狮子在樊笼里挣扎而发出的怒吼，直到夜深还在嗥叫，还可以听到鬣毛倒竖的豪猪和关在栏里的熊罴，还有一些状如巨狼的兽在疯狂地嗥啸，这一切都是无情的女神刻尔吉用一种药力极强的草让人吃了，这些人就从人形变成了兽面兽身。但是为了使这些无辜的特洛亚

人免遭这种蛊惑，使他们不要进港，甚至不要靠近这不祥的海岸，海神涅普图努斯扬起一阵顺风，把船帆吹鼓，吹过沸腾的浅滩，使他们逃出险境。

这时，海上升起了红霞，黎明女神穿着桔黄色的盛装，驾着玫瑰色的战车，已从高天散发出夺目的光彩，风停了，突然间海上一片平静，船桨在一平如镜的海水上缓慢而费力地摇着。就在此时，埃涅阿斯从海上望见了一大片树林。第表河欢乐的流水穿过这片树林，急流成涡，裹着滚滚黄沙，奔入大海。在树林的四周和上空各种不同的以河岸为家的鸟儿在飞翔，它们的歌声飘扬在空中，令人陶醉。埃涅阿斯下令，叫同伴们掉转方向，船头指向陆地，他怀着喜悦的心情驶进了荫蔽的河口。

(36—44 行　诗人向诗神祝祷)

厄拉托啊，请你降临吧，因为我将要展示在古代的拉丁姆有过哪些国王，经过了哪些时间的阶段，当这支异邦的队伍[1] 首次来到意大利海岸的时候，拉丁姆是什么状况，我还要回忆一下首次战斗是怎样开始的。女神啊，请你指点作为诗人的我吧。我将要演说那些可怕的战争和厮杀，那些国王如何英勇而视死如归，我还将讲到从厄特鲁利亚来的那支军队[2] 和整个意大利怎样卷入了武装冲突。我将要讲的事比以前讲的事重要得多，我现在开始的是一件更加宏伟的工作。

(45—106 行　拉提努斯王的女儿拉

---

① 指埃涅阿斯一行。

② 指来支援埃涅阿斯的塔尔康，事见卷八。

维尼亚已许配给鲁图利亚王图尔努
斯，但根据神意，她将嫁给一个异邦
人，她的后代将统治全世界）

且说拉提努斯王统治这一带的城池和农田已有多年，国泰民安，他如今已渐近老境。我们了解到，他的父亲是农牧之神法乌努斯，他的母亲是劳伦土姆地方的水仙玛丽卡。法乌努斯的父亲是匹库斯，匹库斯的父亲，据他说是农神萨图努斯，因此，萨图努斯是他们这一族的始祖。由于神的旨意，拉提努斯没有儿子和男嗣，原先有一个儿子，但少年时就夭折了。只有一个女儿守在家中，继承偌大家业，现在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可以婚配了。在拉丁姆上下一带，甚至意大利全境，许多人都来求过婚，其中最英俊的一个是图尔努斯，他靠祖先的勋业，既贵且富。拉提努斯妻子阿玛塔王后非常急于想让他和女儿成亲，但是各种不同的可怕的神的朕兆阻碍了她的愿望的实现。

在拉提努斯王宫的中央，内宫的深处，长着一株月桂树，枝叶茂盛，多年来被奉为圣物，敬之畏之，一直保存着，据说老王拉提努斯当年建造城堡的时候，发现了它，就把它奉献给了阿波罗，并给这里居民起名叫劳伦土姆人[①]。说也奇怪，一天，穿过晴朗的天空飞来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群蜜蜂，大声嗡鸣，落到了这棵树的顶梢，突然之间它们相互脚勾着脚，做成一团，倒挂在一根长着绿叶的树枝上。有一位观人立即说道："我看见有个异乡人来到了，还有一大群人，他们从同一方向[②] 来，要到同一去处

① Laurentes 从 Laurus（月桂树）演变而来。

② 指与蜜蜂来的方向相同。

去，要从我们城堡的高处发号施令。”此外还有一件奇事发生，正当拉维尼亚的父亲用洁净的松枝点燃祭坛的时候，这位少女正站在他身旁，说来可怕，她的长发忽然被烧着了，她浑身的衣饰也被火烧得劈啪乱响，她那宫样的云髻和她那华丽的、宝石镶嵌的王冠也都烧着了，她被一层浓烟和橙色的火光包围了起来，在整座宫殿里到处散播着火星。这景象着实可怕，大家都认为这是异象，并且预言她命中注定将要声名烜赫，但又说这异象也预示这一族的百姓将经历一场大战。

这一异象使得拉提努斯王非常担心，他就去到他父亲法乌努斯的神庙，占卜吉凶，他到了阿尔布涅阿深潭下的一座树林去占卜，这树林是最神圣的，那深潭的泉眼汩汩作响，并且散发出一股混浊难闻的硫磺气味。意大利各族的人，还有欧诺特地方的人，每遇疑难都来寻求答案，这里有一位祭司接过祭品，在寂静的黑夜，把一张作为牺牲的羊皮铺开，躺在羊皮上，祈求睡眠，入睡之后他就能看见许多奇怪的形象在飞舞，听到各种声音，和神交谈，甚至和阿维尔努斯渊底的阿刻隆对话。拉提努斯亲自来到此处寻求解答，按照礼节献上了一百头两岁的绵羊，把羊杀了，把羊皮铺开，他就躺在了羊皮上。忽然间从树林深处发出了声音，说道：“我的儿，不要把你的女儿嫁给拉丁族人，也不要嫁给附近哪一家。有一个异族将来到这里，他们将和我们通婚而把我们的名声远扬天外，他们生的后代将见到全世界——凡是太阳在运行中所照到的、大洋所包围着的一切地方，都将踏在他们脚下，他们将覆灭万国，统治万国。”这就是拉提努斯的父亲法乌努斯的回答和在夜深人静时给他的警告，但是拉提努斯没有守口如瓶，相反这消息很快传遍了意大利各城邦，正

在这时，特洛亚的英雄们已经把船靠在绿草如茵的河岸了。

（107—147 行　特洛亚人上岸后用餐，由于过于饥饿，把当盘子托食物的麦饼也吃了，应了神谕[①]，由此埃涅阿斯知道已到达归宿地）

埃涅阿斯和他的主要的统领们，还有他的俊秀的儿子尤路斯在一棵大树的繁枝下面坐下休息，把食物摆了出来，按照尤比特的神谕，把食物放在麦饼上，然后放在草地上，也就是说，麦饼做底盘，上面堆放着乡下出产的果实。上面的食物都吃完了，不巧，他们还饿，又没有别的东西可吃，迫不得已只好去吃那薄薄的麦饼，用手把它掰开，大口大口地嚼着命运注定要吃的圆形脆饼，连一角也不放过。"喂，我们这不是把桌子[②]给吃了吗?"尤路斯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句。他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他们的苦难历程已经结束了，他的父亲马上接过他的话头，禁止他再说下去，因为他知道这话里有神意，感到惶恐。他立刻祝祷道："大地啊，祝福你，命运把你交付给了我；特洛亚人的忠实的家神们，我也祝福你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园，这里就是我们的祖国了。我记得我父亲安奇塞斯曾把命运的秘密这样告诉我说：'我的儿子，哪一天你漂流到了异乡，粮食断绝，饥饿逼迫你去吃桌子的时候，记住，尽管你筋疲力尽，这恰恰就是你有了成家立业的希望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划出块地来营造你的第一批宫

① 见卷 3.250 行。
② Mensa，双关语，既是饼，也是桌子。

室，用城墙把它们保卫起来。'刚才我们那阵饥饿就应了这话了，它就是等待我们的最后的考验，标志着我们流亡的终结。因此，来，等到太阳一出来，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察看一下这里是什么地方，什么人居住在这里，他们的城池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从这港口分头出发。当前，让我们向尤比特奠酒，告慰我的父亲安奇塞斯，再多拿些酒来放到餐桌上。"

他说完这番话，用带叶的枝条编成冠，戴到头上，开始祝祷当地的神祇、众神中居首的地母、众水仙和现在还不知道名称的河川，接着又祝告夜神和正在升起的夜星、伊达山的尤比特、弗利吉亚之母库别列，还有他自己的父母，一个在冥界，一个在天上。这时，全能的天父在晴空连响三声霹雳，并且亲手从天上放出一团火云，金光四射，熠熠耀眼。很快消息就传遍了特洛亚人上上下下，说是建造神所许诺的城邦的日子已经到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重新摆起筵席，这一伟大朕兆的应验使他们欢悦，他们端出杯觥，斟满了醇酒。

(148—285 行　次日埃涅阿斯开始建筑房舍，派人去见拉提努斯王。拉提努斯鉴于两族人自古通好，因此盛情款待他们。他发现埃涅阿斯就是神所说的异乡人，答应把女儿拉维尼亚嫁给他)

当白昼举着火炬升起，照亮了大地的时候，他们就分头去寻找当地民族的都市、边界和海疆，他们找到了努密苦斯河源的池沼，找到了第表河，也找到刚健的拉丁人的都邑。于是埃涅阿斯就从各级人员中选出一百名使者，

派他们去拉提努斯王的庄严的宫廷，每人都佩戴着敏涅尔伐女神的橄榄枝，并给他带去礼物，请求他以友好和平对待特洛亚人。他们接到这项命令，不敢怠慢，加快步伐上路去了。同时，埃涅阿斯本人就地挖了一条浅沟以标出城址，开始积极营造这滨海的第一座定居点，他按照兵营的办法，用一道夯土和栅栏把它围起。

再说那批青年特洛亚使者已经走完了应走的路程，早望见拉丁人巍峨的宫殿和屋宇，不觉已快靠近城墙了。在城外有不少少年和风华正茂的青年正在骑马练武，有的驾车驰骋，扬起一溜飞尘，有的在拉劲弓，有的弯臂在投掷结实的标枪，有的在相互挑战，比赛拳击或赛跑。这时一个飞马奔来的报信人来到年迈的国王面前向他报告说，有一批魁伟的大汉身穿异样服装来到了本地。国王立即下令把他们唤到王宫来，他坐在大殿中央祖宗传下的宝座上。

这宫殿庄严宏伟，高踞在城堡之巅，有一百根柱子高高支撑着，这当年是劳伦土姆的匹库斯的王宫，四面树木浓密，肃穆可畏，保留着前代的威严。历代国君倘想昌盛，必须在此登位，接受王杖，举起第一束法斯刻斯；这里既是他们的庙堂，他们的元老院，也是他们举行圣餐的场所；每逢圣餐，长老们照例要杀一头羊祭神，然后依次在长条桌旁就座①。此外，在一进门的厅堂里，排列着列祖列宗的塑像，是用雪松木雕的，有意大路斯，有远祖萨比努斯，他是第一个种植葡萄的，他的雕像的手里还拿着弯弯的镰刀，有萨图努斯老人，有两面人、门神雅努斯，有其他远古的国君，还有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负伤的英雄们。

① 以示区别于罗马人宴会时各自斜倚在榻上用餐。

此外，在神圣的柱子上悬挂着许多武器：掳获的战车[①]，弯刃的斧钺，头盔上的缨，城门上的巨栓，矛头，盾牌和船上卸下来的船头。以驯马闻名的匹库斯王的雕像也坐在厅里，拿着奎里努斯的卜杖，穿着短礼袍，左手拿着神盾；他的王后是黄金的刻尔吉[②]，她控制不住情欲，用魔杖敲击他，又让他喝了魔药，把他变成了一只鸟，长着一对五彩斑斓的翅膀。

就在这样一座神庙里，拉提努斯王坐在祖宗留传下来的宝座上，把特洛亚人召到殿上来和他相见。他首先以平和的口气向进殿来的特洛亚人致辞道："达达努斯的后代，我们早就知道你们的邦国和民族，也听到过你们在海上漂流的经历，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得到什么？是什么缘故，什么需要，促使你们越过浩瀚的蓝色的大海来到意大利的海岸？不管你们是迷了路也好，被风暴所驱赶也好，这种情况航海人在大海上是经常遭遇到的，但是你们既然已经驶进了第表河，停泊在港口了，那就请不要回避我们的东道情谊，要知道我们拉丁族是萨图努斯的后裔，我们是个自觉自愿的讲公道的民族，不用法律约束，我们按照古代神道操持自身。此外，我记得奥隆卡的老人们说过（这是早年间的事了，有些模糊了），当年达达努斯就是从这片土地出发去到弗利吉亚的伊达山下的城市和特拉刻的萨摩斯岛的，至今那地方还叫萨摩特拉刻。他就是从厄特鲁利亚的家园科吕图斯出去的，而现在他已坐

① 罗马战车体轻，可以挂起。

② 她是日神之女，故称"黄金"，又意为"富有"，奥维德《变形记》说，她爱上匹库斯，匹库斯已有妻子，拒绝了她，她为了报复，用魔术把他化为飞鸟。维吉尔略改变了这传说。

在星空中黄金殿里的宝座上，在众神的祭坛中增加了他的祭坛。"

他说完之后，伊利翁纽斯接过话头回答道："陛下，法乌努斯的杰出的后裔，我们来到贵国境内，不是由于被波涛冲击或黑色的风暴所驱赶，也不是因为观星失误或看错了陆地而误入贵邦；而是有计划地、主动地来到这座城市的，我们都是被迫离开我们的王国的，我们的王国一度是太阳从苍穹所照到的最伟大的王国。我们这一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尤比特，我们达达努斯族的英俊以有他这位祖先而感到骄傲，我们的领袖本人就是至高无上的尤比特的嫡裔，他就是特洛亚的埃涅阿斯，是他派我们来到你的门前。从希腊倾注到伊达平原的大风暴有多么残暴，命运如何迫使欧罗巴和亚细亚这世界的两半发生冲突，即使住在大地尽头、俄刻阿努斯回流处、与众隔绝的人，和在炎炎赤日下、居五带[①] 之中、那宽广地带远离我们的人，都听到过。我们从那次洪水般的灾难中逃了出来，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我们所求的只是一块小小的地方安放我们祖国的神祇，一个安身之地，我们并不想危害他人，只想得到人人可得的水和空气。我们不会让你的王国丧失体面，也不会败坏你们拉丁族的名声，对你们这样的盛情，我们是永远感戴的，而你们意大利人也不会因为接纳了我们特洛亚人而后悔的。我以埃涅阿斯的命运和他的强有力的右手发誓，而他的信义和勇武是经过考验，尽人皆知的：许多民族，许多种族的人都曾要求和我们结盟，都愿意和我们联合，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亲手把束

① 五带指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此处指热带。原文作"四带"，意为左右各两带，故云居中。

带奉上并说了恳求的话而小看我们;是神的旨意以其特有的威力命令我们来到你们的国土的。这里是达达努斯的出生地,阿婆罗把我们召唤回来,是他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督促我们来到这厄特鲁利亚的第表河畔和努密苦斯的圣泉边的。另外,埃涅阿斯还从他以前的产业里献给你一份小小的礼物,是一些从余烬的特洛亚抢救出来的遗物。这件金器是埃涅阿斯父亲祭神时奠酒用的,这些都是普利阿姆斯的衣物,当他向召集来的臣民宣布法律时照例要用的,这是他的权杖,这是他的神圣的王冠,这是他的由特洛亚妇女精制的王袍。"

拉提努斯听了伊利翁纽斯这番话,脸朝着地面,一动也不动,只有一双眼睛在转动,打主意。普利阿姆斯绛红的绣花王袍,甚至王杖都没有打动他,他心里盘算的是他女儿的婚事,和老法乌努斯的谶语。这个人必定就是他了,就是命运注定要从外乡到来做我的女婿的那个人,并且同我分享这王国的统治权,他的后裔将以勇武著称,而且靠他们的威力征服全部大地。最后,他欣悦地说道:"愿天神祝福我们这良好的开端,实现他们的谶言。特洛亚人,你所要求的,我一定答应。你的礼物,我也接受了。只要我拉提努斯在位,你们是不会缺少肥沃富足的良田的,你们将得到和特洛亚一样丰饶的收成。不过埃涅阿斯既然这样强烈地想同我们在一起,既然这样急于同我们结好,愿意被称做我们的盟友,他应该亲自来一趟,我们是友好的,他不必害怕当面来见我。对我来说,如果我不和你们的领袖握握手,我们两家的和好也算不得完全啊。你现在回去,把我的答复传达给你们的领袖。我有一个女儿,根据我从我父亲的神龛卜得的谶语,根据天上的种种异象,她不得和本族的男子结合,都说和她结合的

那族人将来自海外，这就是我们拉丁姆未来的命运。那族人将和我们混血，并把我们的名声远扬天外。我相信命运所指的就是埃涅阿斯，如果我心里预感到的果然不错，我决定选他为婿。"

他说了这席话之后，就从他所有的马匹中选了几匹（他的高大的马厩里有三百匹毛色光洁的骏马），立即命人按次第领到所有在场的特洛亚人面前，这些马，背上铺着绣花的绛色鞍衣，奔跑起来像脚上添翼一样，黄金的颈链垂到胸前，浑身黄金披挂，两排牙齿中间的马嚼也是黄金打的。他又派了一驾双马车去迎接埃涅阿斯，这一对马说来也算神种，鼻孔吐火，当初巧计多端的刻尔吉从她父亲日神那里偷来天马，与凡马交配，产生了杂种马，这一对马便是它们的后代。埃涅阿斯的使节们就带着拉提努斯这批礼物和这番回话，高高地骑在马上回去向埃涅阿斯报告和平的消息。

(286—322 行　尤诺见埃涅阿斯一行
安全登陆，大怒，决定挑起流血斗争)

但是请看，尤比特的凶狠的王后尤诺正从伊那库斯所建造的阿尔各斯城回到迦太基去，她在高空乘风而行，到了西西里的帕奇努斯，从天上远远望去，望见了心情愉快的埃涅阿斯和特洛亚人的船队。她还看到他们已经放弃了船只，在建造房舍，信心百倍地在陆地上定居了。她不觉一怔，心里像针刺一样痛苦。她把头一甩，说出一番心里话来："啊，可恨的族类，弗利吉亚人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是不相容的。怎么他们就没有在特洛亚的平原上倒下呢？怎么他们就没有被俘而永远当俘虏呢？当火烧特洛亚的时候，他们怎么就没被烧死了呢？他们居然在战阵

中,在大火之中,找到了一条生路。我想,也许我的神威扫地了吧,衰微了吧,我恨够了,该休息了吧。可是不然,当他们被抛出家园,在海上漂流,我的敌意并未消失,竟会想到要去尾随他们,走遍大海和这些浪亡者作对,昊天沧海的力量都用来反对这些特洛亚人。西尔提斯、斯库拉和张着大口的卡里勃底斯对我又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他们渴望到达的第表河口,把大海和我都抛诸脑后。可是战神玛尔斯有能力消灭野蛮的拉匹特族,众神之父尤比特由于狄阿娜一怒而把古都卡吕东让给了她,拉匹特和卡吕东何罪之有,而遭到这样的厄运?而我,尤比特的伟大的王后,不幸啊,没有一种方法我没有尝试过,却输给了埃涅阿斯。如果我的神威不够大,我会毫不迟疑地到任何地方去求得任何援助的。如果我不能改变天神的意志,我将去发动地狱。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阻止他统治拉丁姆,我也不能改变命运的规定不让他娶拉维尼亚,但是我可以延缓如此重大事件的实现,拖延其时日,我可以连根拔掉两家的百姓[①]。只有在付出了百姓流血的代价之后,他们才能成为翁婿。公主,特洛亚人和鲁图利亚人的血就是你的陪嫁,女战神贝罗娜就是你的伴娘。不光是赫枯巴梦见怀的胎是火炬因而养出帕里斯,帕里斯娶了海伦引起战火;维纳斯养的儿子也一样,他将成为帕里斯第二,他结婚的火炬同样将变成给重建的特洛亚带来死亡的火炬。"

(323—405 行　尤诺命令复仇女神阿列克托去挑起冲突。她首先放出她的

① 指挑起战争,使双方互相杀伤。诗人故意加重语气,以表现尤诺的仇恨。

蛇去向阿玛塔王后放毒。王后先劝拉提努斯不要把公主嫁给埃涅阿斯，拉提努斯不听，蛇毒发作，王后发了疯）

尤诺说完这番话之后，带着满脸杀气降落到地面。她从地狱的黑影中，从不祥的复仇女神们居住的地方，把给人们带来悲哀的阿列克托召来，阿列克托心里最爱的是恐怖的战争、失和、鬼蜮伎俩和害人勾当。这个怪物，就连她的亲生父亲普鲁托都厌恶她，身居塔尔塔路斯的她的亲姐妹们也厌恶她。她的面孔千变万化，狰狞可怕，她黑脸黑衣，头上冒出无数小蛇。尤诺怂恿她道："黑夜的女儿，你马上给我去做一件事，完成一项差使，否则我的荣耀就要受损害，我的名声就要降落。不要让埃涅阿斯和他的一伙去哄骗拉提努斯成全那桩婚事，不要让他们占领意大利。你有能力让同心同德的兄弟作阋墙之斗，使一家人不和，你能把鞭子和死亡的火把带到人家，你有一千种称号，你有一千种害人的方术。开动你的足智多谋的脑筋，打乱他们已经达成的和平，撒下可怕的战争的种子，让他们的青年武士们一下子想打仗，要求打仗，并拿起武器来。"

立刻，浑身浸透了果尔刚的毒汁的阿列克托首先奔赴拉丁姆，找到劳伦土姆王的嵯峨的宫殿，然后悄悄地守在阿玛塔王后的门外。王后是一个妇道人家，正因为特洛亚人的到来打乱了女儿和图尔努斯的婚事而心急火燎，又愁，又怒。这位女神从蓝钢色的头发里扯下一条蛇向王后投去，这条蛇钻进了王后的胸口，直钻到心窝里，这样，毒魔一发作，王后就会像发疯一样，把一座宫殿搅得天翻地覆。这条蛇在王后的衣服里，在她滑腻的胸脯上盘旋，但王后毫无感觉，就在她不知不觉之中它把毒气

吹进了王后的身体。这条发丝似的蛇一时变大了，变成了王后颈上的金项圈，一下又变成她长长的束发飘带的穗儿，一下又缠绕着王后的头发，一下又在她四肢上游来游去。这时毒液像瘟病一样刚刚渗进她的皮肤，扩散到她的感官，刚刚把毒火包围住她的骨骼，她的神魂在她的心里还没有被毒焰完全控制，因此她说话还很温和，像一个通常做母亲的那样，为她女儿要和一个特洛亚人结婚而流泪。她说道："女儿的父亲，拉维尼亚就非嫁给亡命的特洛亚人不可吗？难道你一点都不可怜你亲生女儿和你自己吗？你也不可怜可怜我这个做母亲的吗？北风一起，他这个背信弃义的强盗就要下海，把我的姑娘拐走，剩下我孤零零一个。当初弗利吉亚的牧人帕里斯不也是这样潜入拉刻代蒙，把莱达生的海伦抢到特洛亚的城市去了吗？你当初神圣的誓言到哪里去了？你多年来对你臣民的关心，你一次又一次对你的同族图尔努斯许的诺言又到哪里去了？如果拉丁人选女婿一定要到外邦人里去找，如果这事已经不可逆转，如果这是你父亲法乌努斯的命令，你不得不遵守，那么我认为任何在我们权限之外的、自由的国土都是外邦，我认为神也是这样理解的。再说，图尔努斯家族，如果追溯到他们的始祖，那就是伊那库斯和阿克利修斯，他们都是米刻奈腹地的人①。"

她用这番话试探拉提努斯，但是白费力气，她看出拉提努斯并未被她说服。这时蛇毒已经深深地渗进她的腑脏，布满周身，使她疯狂。这位不幸的王后受到蛇毒巨大的魔力的刺激，发疯似地、无法克制地满城奔跑。

① 意思是图尔努斯也是外邦人，为什么不把女儿嫁给他。图尔努斯的祖先是米刻奈人，即希腊人。

就像有时候一群游戏的孩子在一间空荡的大屋子里用鞭子抽打一个陀螺，全神贯注地看着它围着屋子绕大圈子，陀螺被鞭子抽打，就不停地兜圈子；这些不懂事的顽童以惊异的目光从上面看着它，这黄杨木做的陀螺用力一抽就旋转，好像活了一样，使他们惊讶不已。就和这陀螺一样，女王也像被什么抽打着，跑得也不慢，穿过城市中心，穿过目光傲慢的人群。她甚至假装巴库斯神附体，奔跑到树林里去，这样就造成了更大的罪孽，引起了更大的神谴；她又把女儿藏在树木茂密的山里，为的是剥夺特洛亚人和她成亲的机会，或者拖延婚礼的举行；她口中喊着，喂，巴库斯，嚷着，只有你才配娶我的女儿，你看，她手里拿着柔枝，向你表示敬意，她围绕着你跳舞，她蓄了长发，表示对你的崇拜呢。王后发疯的消息很快传开，所有做母亲的心里都同样焦急如焚，一时都产生一种同样的热望，想去找一个新的家。[1] 她们从家里跑出来，袒胸散发，任凭风吹，有些妇女身披鹿皮，手持葡萄藤当枪，抖颤地哀号着，哀号声充塞天空。阿玛塔王后本人夹在众人中间，像发了热病一样，挥动着燃着了的松枝，她充满血丝的眼睛向四面扫着，嘴里唱着她女儿和图尔努斯的结婚曲。突然间她野兽似地大喊道："嗨，拉丁姆的母亲们，不管你们每个人在哪儿，你们听着：在你们虔诚的心灵里如果对我，不幸的阿玛塔，还有一点同情，如果你们还怕良心谴责而关心做母亲的权利，把你们的束发带解开，和我一起疯狂吧。"就这样，阿列克托用酒神巴库斯的刺棒驱赶着这位王后在树林里、在野兽栖息的荒原上，到处狂奔。

---

① 指疯狂的精神状态破坏家庭生活，拉丁姆王国变成一团混乱。

(406—474行　阿列克托扮成年迈的女祭司卡吕贝去撺掇图尔努斯和特洛亚人作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回答说，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不需要一个老太婆出主意。阿列克托一听，就把两条蛇投向图尔努斯，引起他疯狂的好战心）

阿列克托见阿玛塔已经疯得足够厉害的了，拉提努斯的计划和他一家里里外外已被搅得大乱，这位可怕的女神立刻振起她那黑色双翼，飞往勇猛的鲁图利亚人图尔努斯的城堡。据说这座城是阿克利修斯王的女儿达奈，被一阵狂暴的南风吹到岸上，和阿尔各斯移民一起兴建的。很久以前你们的祖先把它叫做阿尔代阿，到今天阿尔代阿的名气还很响亮，但是已经不兴旺了。这时正是漆黑的午夜，图尔努斯正在高大的宫殿里熟睡。阿列克托换去她可憎的面孔和复仇神的体态，变成一个老婆婆的样子，在额上勾画出几条难看的皱纹，换上一头白发，用束发带扎起，在头发里再插上一根橄榄枝，俨然成了尤诺庙里的老女祭司卡吕贝，呈现在青年国王图尔努斯的面前，对他说道："图尔努斯，你过去出的力[①]都白费了，都浪费了，这你能容忍吗？你能容忍把你的权杖转交给达达尼亚来的移民吗？拉提努斯王不肯把女儿嫁给你了，他剥夺了你用鲜血赢来的妆奁，他请来了一个外国人来继承王位了。去吧，为什么不去冲锋陷阵呢，反正得不到好处，反正要遭人讪笑；去吧，到厄特鲁利亚阵中去

① 指帮助拉丁族同厄特鲁利亚人作战。

大砍大杀，保卫拉丁族的和平吧。是全能的尤诺亲自派我在你平安入睡的时候来明白地告诉你这些事的。因此，行动起来吧，像过节一样让你的青年武士们准备起武装，开出城门以外，把那些停泊在我们美丽的河上的特洛亚画船，连同特洛亚头目们一齐烧掉。这是伟大的天帝的命令。如果拉提努斯王不同意你的婚事，不遵守诺言，那么就让他知道知道利害，最后尝一尝图尔努斯战斗的滋味吧。"

青年国王对女先知笑了笑，开口回答道："关于特洛亚人的船队开进了第表河的消息，我并非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一无所闻。你不必这样吓唬我。天后尤诺也没有把我忘却。但是老妈妈，你上年纪了，衰老了，真假不辨，瞎担心骇怕，你预言两国交兵，这是不可能的，是老年人的幻觉。你的职责是看管神像和神庙，打仗和媾和是男人的事，是他们的任务。"

阿列克托听了这话勃然大怒。早在青年国王说话的时刻，他就突然感到四脚发抖，两眼发直。阿列克托头上的蛇发出嘶嘶的声音，她也显出了本来的可怕的原形，转动着一双火眼，这使他退缩，他还想再说，她却把他推了回去，她竖起了头发里的两条蛇，抽动响鞭，疯疯癫癫地说道："看看我是谁，我上年纪了，衰老了，真假不辨，我预言两国交兵是不可能的，是老年人的幻觉。看看这些东西吧。我是从复仇女神的驻地来的，我手里拿着战争和死亡。"她说着就把一把火炬投向青年国王，这火炬插在他心窝里，冒出浓烟和火焰。图尔努斯大吃一惊，打破了沉睡，浑身冒出冷汗，从四肢到骨架都是湿漉漉的。他发疯似地喊叫拿武器来，一面在床旁，在整座宫殿里寻找武器。一股杀机，一股可诅咒的好斗的疯狂，外加气忿，使

他变得和野人一样。就像沸镬底下堆的木柴燃着之后大声劈啪作响，镬里的热水沸腾蹿跃，镬里水气翻滚，泡沫向上涌起，水控制不住自己而溢出镬外，一阵黑色蒸气飞向天空。因此，他心境的和平既已破坏，就下令叫他部队的首领们准备武装，取路直指拉提努斯王的都城，要说保卫意大利，把敌人驱逐出境，他一个人可以抵挡特洛亚人和拉丁人两家而有余。他讲完这番话之后，又召唤天神来听他的誓言。鲁图利亚人争相鼓舞，跃跃欲战。图尔努斯出众的风度和少年的意气打动了一些人，另一些人则敬佩他是王族后裔和他自己烜赫的武功。

(475—510 行　拉提努斯的牧人的女儿希尔维亚养了一只心爱的鹿，阿列克托怂恿尤路斯把它猎杀，引起拉丁族所有牧人的公愤，要求报复)

正当图尔努斯鼓舞着鲁图利亚人的士气之时，阿列克托振起她那不祥的双翼飞速来到特洛亚人中间。这回她花样翻新，看到俊美的尤路斯在海边上又是设网又是奔跑，正在猎野兽，这位从地狱来的女神就让那群猎狗突然发了疯，让它们闻一种它们所熟悉的气味，于是它们就兴奋起来，去搜寻一只鹿。这就成了一场灾难的主要起因，在乡民们心中点燃起战争的火焰。这头鹿生着一对巨角，长得形态秀美，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被提鲁斯的孩子们拿来，由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喂养着。这提鲁斯是国王牧场的总管，其他牧人都服从他，国王的大片草原都交给他掌管。他的女儿希尔维亚把它训练得非常听话，精心照料它，在它的角上绕上柔软的花环，把它打扮起来，把它的毛梳光，在清泉里给它洗澡。这鹿任她抚摩，经常到

主人餐桌上来，但它也常在林中游荡，到了黄昏它会自己回到它所熟悉的家门口，再晚它也是会回家的。这天，这鹿又出去闲逛，它正漂浮在河里顺流而下，来到绿草岸边歇凉，不料正在打猎的尤路斯的那群疯狗把它惊动了。尤路斯自己热衷于赢得无上的荣誉，拉起弯弓，射了一箭，大概是靠神佑，这一箭没有失手，相反，它飞速前进，发出嘶嘶巨响，正中这头鹿的腰腹。鹿受了伤往它所熟悉的家里逃去，哀鸣着钻进了鹿圈，身上血迹斑斑，它的叫声充满整座鹿圈，好似求援一样。希尔维亚第一个拍着肩膀喊人来帮忙，一群体格健壮的乡民应声而来。他们知道林子里暗藏着凶恶的敌人，因此飞快到来，一个拿着烤焦的木棍当武器，还有一个拿着笨重的蟠曲的木桩。一个人性子上来，是随手拿起一件东西就可当武器的。提鲁斯也把他手下人召了来，他碰巧正在把一棵橡树劈成四块，他刚把楔子楔进木头，气吁喘喘，狠狠地绰起了一把斧子。

(511—571行　阿列克托吹起战斗号角，拉丁乡民和特洛亚人交战，多人死亡。阿列克托向尤诺复命，并要求再去制造祸害，尤诺制止了她，命令她回到冥界去)

这位凶恶的女神从她的瞭望点看到作恶的时刻已到，于是飞到牲畜圈的尖顶上，从这高处发出了牧人的信号，她通过弯弯的号角吹出的却是地狱的声音，它震动了整座树林，在树林深处回响着。这声音一直传到遥远的狄阿娜的湖泊，传到含硫磺的白色的那尔河和维利努斯泉边，母亲们听到之后抖抖颤颤地赶紧把孩子们搂到怀

里。强悍的乡民听到号角响起了可怕的信号，立刻拿起武器从四面八方飞快地奔来，而特洛亚人也打开营门一拥而出，来援助尤路斯。双方摆开了阵势。这已经不是什么农民之间用烤硬了的棍棒相互械斗了，而是用两面有刃的刀来一决胜负，出鞘的刀像地里的庄稼密密麻麻，黑压压的，青铜的盔和盾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一直反射到云层。就像起了一阵风把海面吹出白色的波浪，渐渐地海面隆起，波浪越发冲得高，直到海水从海底一直蹿到天空。第一个倒下的是提鲁斯的长子阿尔莫，他站在阵前，一支响箭把他射中。这支致命的箭插在他喉咙下面，阻挡了他声音流动的路线，鲜血堵塞了生命的脆弱的管道。在他周围还有许多人也牺牲了，其中有年岁较长的迦赖苏斯，他是在前去劝解的当儿牺牲的，他是古代意大利人当中最最正直的一个，也是最富有田产的一个，每天有五群羊、五群牛赶回到圈里，有一百副犁翻他田里的土。

战斗在田野上进行着，不分胜负，浑身是本领的阿列克托看到已完成使命，已经发动了战斗，流了血，在首次交锋中已经引起了死亡，于是就离开西土意大利，穿过天空，以骄傲的口气向尤诺复命道："请看，我已经给你挑起了不和，发动了残酷的战争，看你可有办法再叫他们和睦友好，联姻结盟。我既然已经把意大利人的血洒到了特洛亚人身上，如果我能肯定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比这做得更多。我可以放出消息，让四邻各城市卷人战争，我可以在他们心中点燃起疯狂的战斗欲望，他们将从四面八方派出援兵，我可以让战争布满原野。"尤诺回答说："不需要再去报警和欺骗了，促成战争的原因已经存在，人们已经武装起来，交手战斗了，他们随手拿起来的武器已经

染上了鲜血。这就是维纳斯的好儿子和拉提努斯王两家结亲的庆典了。但是奥林普斯山巅的统治者、天父尤比特不愿意你这样的东西在人间自由地游荡。你给我退下去。再有事，我自己来。"尤诺说完这番话之后，阿列克托振起双翼，头上的蛇嘶嘶地叫着，离开了天上，回到她冥府的家里去了。在意大利中部高山脚下有个地方，非常著名，许多国家都知道关于这地方的故事，这地方叫阿姆桑克图斯谷，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一片黝黑，两面崖壁的树木好像要压下来似的。在这峡谷中间有一条急流，滔滔漩涡，冲击着石滩，发出吼鸣。人们会指给你看这里有个洞，是狰狞的狄斯的排气孔，这里还有一条大深沟，张着散发毒气的嘴，冥府的阿刻隆河便由此冒出，恶魔阿列克托就钻进这里去了，天上和人间都得到了解脱。

(572—640行　　拉丁牧人，图尔努斯和受阿玛塔影响的妇女们的家人，都请求国王宣战。他想抵制，但不成功，于是退居深宫，不予过问。尤诺把战争之门打开，于是拉丁人武装起来，准备作战)

这时，天后尤诺正在为战争做最后的准备。所有的牧人都从城外拥进了城里，他们抬着少年阿尔莫和脸面模糊的迦赖苏斯的尸体，向天神祷告，又向拉提努斯王祈求。图尔努斯也在场，在一片为死者申冤的忿怒的讨伐声中，他火上加油，加倍煽动起人们慌张的情绪，说什么，特洛亚人被拉丁人请来共坐江山，拉丁人的血统里将搀杂特洛亚人的血，而他本人却被摈诸门外。还有那些酒神巴库斯附体、在没有路的树林里踊跃的妇女们的家人，

由于他们尊重阿玛塔的名声，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呐喊着要战争，直到人们厌烦。众人不顾神的警告，不顾神的旨意，都中了邪魔，一致要求进行这场罪恶的战争。他们争先恐后地把拉提努斯王的宫殿包围起来。拉提努斯却一似海涛中的岩石屹立不动，任凭海浪冲击浪花四溅，任凭多少惊涛訇鸣，岩石仍然稳如山岳；岩石四周的碎石和泡沫涤荡的暗礁也在吼叫，水草撞击着岩石，又被冲刷回去，这一切都未能动摇岩石分毫。但是当拉提努斯看到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压制众人盲目的决心，而且事态是按着无情的尤诺的意愿发展的时候，他只能频频呼吁天神和空中的风来做他的见证了。他说道："唉，命运摧折着我们，风暴驱赶着我们！我的可怜的百姓啊，你们要做的事是亵渎神灵，你们将要付出鲜血的代价的。还有你，图尔努斯，你这是犯罪啊，等候你的将是可怕的惩罚，等到你想要对神明誓，那就晚了。至于我，我已经到了该安息的时候了，已到了安息所的门口，我不会损失什么，无非死得不安宁就是了。"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宫里，放弃了他的权力。在西土拉丁姆有一个不可违背的习惯，阿尔巴各城市一直谨遵。如今万国中最伟大的罗马也恪守它：只要罗马一旦开战，不管它是准备和格塔人，还是和胡尔卡尼人或阿拉伯人作战，给他们带去战争的悲哀，也不管它是进军印度，指向黎明女神升起的东方，或从帕尔提人[1] 手里夺回军旗，习惯是要先打开"战

[1] 这里所提到的地方，有的是奥古士都统治时期，罗马军队侵略过的，有的是想去侵略的，有的是(如对帕尔提人)吃败仗的，但诗人总的说来是借机歌颂奥古士都的武功。

争门"[1] 的双扉,这是人们给它起的名字,这两扇门引起人们肃穆的崇敬和对残酷的战神玛尔斯的畏惧。它有一百根铜栓和牢固的坚铁把它关紧,门前的守卫是雅努斯,他从不离开。但是当长老们坚决地做出了开战的决定,执政官十分显眼地身穿奎里努斯式的拖袈袍和噶比式的束腰,把门栓取下,两扇门吱吱作响,他高呼:"战斗吧!"于是所有的精壮男丁应声呼诺,铜号同时吹响,它刺耳的声音好像表示同意。按照惯例,拉提努斯应根据请求,向埃涅阿斯和他的属下宣战,并把这两扇可怕的大门打开,但是他不肯去碰一碰那门,他背过身去,放弃了那令人厌恶的职责,躲到一个幽暗的去处,没人看得见他。这时天后尤诺从天上降落,亲自动手把这迟迟不打开的门打开,门轴转动了,她把铁打的战争之门打开了。以前一直平安无事的意大利沸腾了,燃烧起来了,有的准备步行到战场去,有的笔直地骑着高头大马,扬起阵阵尘土,人人争着去找武器。有人在用肥腻的油脂擦盾牌,擦得十分光润,把枪尖擦亮,并在磨刀石上磨斧子;人们高兴地举着旗帜,倾听号角的声音。有五大城邦都抬出铁砧,重新打造兵器,这五个城邦是强大的阿尼塔,骄傲的提布尔,阿尔代阿,克鲁斯士莫里姆和城楼高耸的安特姆奈。他们制造护头的盔,用柳条编成盾衬,还有人在打青铜护身甲,用坚硬的银子打护腿甲;他们不爱耕犁,不重镰刀,放弃了犁铧,却去干那些事,他们把父辈留下的剑又放到炉里去炼。战号现在已经吹响,作战的口令已经下达。这个人抖抖颤颤地抓过一顶头盔就出了家门,那一个把萧萧鸣叫的马套到战车上,换上盾牌,穿上三股金丝织的锁

[1] 这是雅努斯庙的大门。

子甲，腰里挂上备用的宝剑。

(641—817 行　在向诗神启请之后，
诗人开列了各族部队的清单)

各位司艺女神，现在你们该把赫立康的大门打开了，启发我去歌唱：哪些国王发愤要参加战斗，跟随各位国王拥向战场的都有哪些队伍，当年意大利肥沃的土地上的花朵都是些什么人，有哪些武器可以代表意大利的炽烈的精神。你们是神，你们记得，你们能够讲得出来，至于我，过去的事情传到我耳朵里已经只像一丝微风了。

第一个来参战的是墨赞提乌斯，他是个藐视天神的人，为人凶狠，他率领军队来自厄特鲁利亚的边境。他的儿子劳苏斯紧紧跟随着他，除了体格健美的图尔努斯外，没有人比得上他的英俊；他善于驯马，制服野兽；他率领一千名战士从阿居里那城出来，但是他们白白跟着他出来了[①]；他本应得到更大的幸福，但是他父亲太专横，不配做他的父亲。

接着来的是俊美的赫库列斯的俊美的儿子阿汶提努斯，他的战车装饰着胜利的棕榈枝，他驾驭着长胜的骏马，炫耀地驶过草坪，他的盾牌上刻着他父亲的标志——百头蛇妖许德拉的图形。他的母亲是女祭司瑞阿，她在阿汶提努斯山的树林里秘密地把他生了下来，把他带到了光明的领域。瑞阿本是凡女，和神相配生了他，这神便是赫库列斯，时间是赫库列斯斩了格吕翁[②] 之后，胜利

① 指埃涅阿斯和墨赞提乌斯交战，劳苏斯去救援父亲，被埃涅阿斯杀死。事见卷十。

② 参看卷 5.411 行。

归来，经过劳伦土姆的农田，让他从西班牙夺来的牛群在第表河里洗澡的时候。阿汶提努斯的战士们前来作战，拿的兵器有标枪，可怕的长矛，他们也用光滑的剑和萨比努斯地方生产的投枪。他自己现在正在步行，他披着的一块大狮皮随身摆动着，皮上的毛蓬松可怕，狮子的头还露着白牙，就这样他向王宫走去，就这样肩上穿着赫库列斯的服装，令人见而生畏。

接着是从提布尔城堡来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这一族就以他们长兄提布尔图斯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一个叫卡提鲁斯，另一个是精干的科拉斯，都是希腊血统的青年，都能在枪林箭雨之中身先士卒，就如两匹半人半马的肯陶尔，云的儿子，从高山奔驰而下，或离开霍莫勒和白雪皑皑的俄特吕斯山[①]，驰骤而来，草木披靡，丛林摧折。

普莱涅斯特城的缔造者凯库鲁斯也到来了，多年来人们相信他是火神伏尔坎的儿子，出生在牛群里，但当了国王，据说他出世后，人们在炉火边发现了他。跟随他来的有一大批乡民，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家住普莱涅斯特高地，有的住在尤诺的圣地噶比的农村，有的家住清凉的阿纽河畔，有的住在赫尔尼克人聚居的地方，那里有溪流喷溅着岩石，还有人是阿那格尼亚肥沃的土地所养育的，和阿玛塞努斯老人河的儿孙。他们不是都携带着郎当作响的兵器、盾牌或战车，大部分用弩，发射的是蓝黑色的铅弹，有的手使双枪，他们戴着棕色的狼皮帽把头部保护起来，从他们的脚印也可以看出他们左脚是赤脚，右脚裹的是生牛皮。

再说墨萨普斯，他善于驯马，是涅普图努斯的儿子，

① 两山都在希腊，肯陶尔居住的地方。

神意规定任何刀枪或烈火都不能置他于死地。他的人民久居安逸,不习刀兵,但他骤然间把他们召集起来,编成军队,他自己也重新拿起了武器。这些人,有的家住费斯肯尼的高地,有的来自法利斯奇平原,有的住在齐米努斯山下的湖滨,有的来自卡倍那森林。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颂扬他们国王的歌,就像有的时候一群雪白的天鹅从草原回来,穿过流云,引着长颈,有节奏地歌唱,凯斯特河和远方亚细亚的沼泽回响着它们的歌声。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大伙集结着的人群竟是身披铜甲的军队,而总以为是一群呼啸的飞鸟,像天空的一片白云,从海上飞来,降落到了岸边似的。

再看,克劳苏斯,他是属于古老的萨宾血统的,他率领着一支劲旅,但他本人就抵得过一支劲旅,今天的克劳迪斯这一宗和各族都是从他繁衍而来的,自从萨宾人获得了罗马的一部分之后,他们就散居在拉丁姆各处。随他一起来的有一大批部队,有的来自阿米特尔努姆,有的是古老的奎里特族人,还有厄瑞土姆全部人马,盛产橄榄的穆图斯卡地方的人,还有住在诺门土姆城的人,住在维利努斯湖畔罗塞阿一带乡村的人,住在岩石嶙峋的特特利卡的人,塞维鲁斯山的人,卡斯佩利亚人,佛路里人,希墨拉河一带的人,还有汲饮第表河水和法巴里斯河水的人,住在寒冷的努尔希亚的人,还有俄尔提努斯军队和拉丁人,还有些人来自被素负恶名的泛滥的阿利亚河分割为二的国土。他们人数之众多就像当无情的猎户星座沉落到冬天的海平面下的时候,利比亚海面的白色波涛,又像赫尔木斯田里或吕齐亚庄稼地里,烈日之下,被晒焦的麦穗那样密密麻麻。盾牌在当啷地响着,脚步踏在地上,大地为之震惊。

这边还有哈莱苏斯，他是阿加门农的部下，特洛亚的敌人；他把马套上战车，发动了上千族的骁勇战士，急行军赶来支援图尔努斯。其中有些来自肥沃的玛西卡，他们锄地种葡萄；有些来自奥隆卡，有的住在高山，有的住在邻近的西狄奇那平原，都是奥隆卡长老派他们来的；还有的来自卡莱斯，有的家住在沃尔图尔努斯浅川；还有凶猛的萨提库鲁斯人和一批俄斯卡人。他们用的武器是尖头的投棒，他们的习惯是在棒上系一根柔韧的皮条。他们左臂用盾牌保护，打交手战时则用弯刀。

在我这首歌里还应当提到俄巴鲁斯，据说他是年迈的特隆和女仙塞白提斯所生，那时特隆统治着卡普里岛上的特勒勃，但儿子不满足于父亲的领地，已经把势力远伸到萨拉斯提族，也就是萨尔努斯河所灌溉的那片平原，他又征服了住在鲁弗赖、巴图鲁姆和科勒姆那农田上的各族人，还有阿贝拉城堡附近种植苹果的人，这些人和条顿人一样善于掷投枪，他们头上戴的是从栎树上剥下来的树皮，他们的青铜盾牌闪闪发光，青铜刀也闪闪发光。

还有从涅尔塞山区前来参战的乌芬斯，他是有名的福将，战无不利。他那一族叫埃奎库拉族，特别蛮强，习惯于在林中狩猎，他们的土地则十分贫瘠。他们即使在犁地的时候，也背着武器，而他们经常出去掠夺，以此为生，并以此为乐。

从玛鲁维亚族来的是一位祭司，在他的盔上装饰着繁茂的橄榄叶，他是奉国王阿尔奇普斯之命来的，他名叫翁勃罗，十分骁勇。他擅长用咒语和手势把各种蛇和口喷毒气的水蛇催眠，安抚和平息它们，还会医治蛇咬的创伤。但是被特洛亚人的矛头刺伤，他却无能为力，不会治疗，他那催眠的咒语和玛尔希亚山采来的草药，对治疗这

种创伤，都是毫无帮助的。安吉提亚的树林，弗奇努斯湖晶莹的波浪和澄澈的潭水都为他的死而哭泣。[1]

希波吕图斯最英俊的儿子维尔比乌斯也赶来参战，他英姿飒爽，是他母亲阿利齐亚派他来的。他在母亲的湖边水涯的厄格利亚森林中长大，那里有狄阿娜的祭坛，供着丰盛的祭品，准备满足人们的祈求。有一个故事说，希波吕图斯的继母用诡计把他害死，让几匹惊马把他撕裂，就这样他以鲜血满足了他父亲给他的惩罚，但后来他又重返天上，又见到了穹宇中的星辰，因为通过阿波罗的药草和狄阿娜的眷顾，他又起死回生了。[2] 但是全能的天父见到凡人竟从阴间又回到阳世，大怒，就把阿波罗的儿子埃斯库拉皮乌斯亲自用雷击落到冥河斯提克斯，因为他竟发现了有这样大效应的药物。好心的狄阿娜就把希波吕图斯藏在一个安全而秘密的地方，让他躲在厄格利亚女仙的森林里，以便在这意大利的森林里度过一生，独自一个，无人知晓，并且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维尔比乌斯。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狄阿娜的神庙一带或她的圣林里，不准有马蹄的踪迹，就是因为当初马受到海怪的惊吓把年轻的希波吕图斯和他的车子倾倒在海岸边的原故。但是他的儿子仍然驾着烈马和战车在平原上疾驰而来，奔赴战斗。

图尔努斯走在他队伍最前列，他躯体雄伟，高出众人一头，他手持武器前后走动着。他的高高的盔顶上插着

---

① 翁勃罗故乡的林木湖水都为他在同特洛亚人作战时战死而悲伤。

② 据希腊神话，希波吕图斯是雅典王特修斯之子，继母菲德拉爱上了他，遭到拒绝而自杀，遗书诬陷他，他父亲把他放逐。一天，他驱车出行，马受到海怪惊吓而狂奔，把他拖死。神医埃斯库拉皮乌斯把他救活，狄阿娜把他藏在阿利齐亚地方并改名为维尔比乌斯。诗中把阿利齐亚称为母亲，只是一种修辞手法。

三根羽毛，还装着一个妖怪奇迈拉的像，它嘴里吐出埃特那火山的火焰。随着战斗愈来愈激烈，血流得愈来愈多，这妖怪的吼声也愈来愈大，它的可怕的火焰也愈来愈旺。他那明晃晃的盾牌上雕着一尊伊娥的金像，她已经变成了一头牛，两角翘起，浑身布满鬃毛，这图像极大，此外还雕着看牛人阿尔古斯和她父亲伊那库斯，伊那库斯从他的宝瓶里倒出水来，流成了一条河。紧跟在他后边的是云集的步兵，各持盾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场地，其中有阿尔各斯的精壮军旅，有奥隆卡来的队伍，有鲁图利亚人和从前居住在西卡尼亚的人，还有萨克拉尼亚和拿着彩绘盾牌的利比库姆人。此外还有在第表河畔高地上和神圣的努密苦斯河边种田的人，也有在鲁图利亚山里和刻尔吉岬的农夫，还有从尤比特的圣地安克苏尔和菲罗尼亚欢乐的绿色的丛林来的人；还有的是居住在黑色的萨图拉沼泽一带的和从寒冷的乌芬斯河穿过深谷取道入海的地方来的。

除了这些之外，还来了女将卡密拉，她是沃尔斯克族人，率领一支骑兵，一色青铜盔甲，缤纷夺目。这位女战士的手从未学习过怎么使用敏涅尔伐的纺纱棰，也从未碰过敏涅尔伐的毛线篮，相反，从少女时代起，她就打仗，不怕吃苦，奔跑起来比风还快。她能够在没有收割的麦穗顶上飞过，而践踏不坏娇嫩的麦粒，她还能够悬空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飞快地行走而脚心不湿。成群的青年人和做母亲的从家里从田地里拥出来，用惊异的眼光，张着嘴看她走过，只见她滑腻的肩上披着紫红的华贵的王袍，她的头发用一颗金别针拢起，一手拿着一束吕西亚的羽箭，一手拿着装有矛头的牧人用的桃金娘木杖。

卷　八

(1—101 行　图尔努斯发出开战信号，拉丁人做战斗准备，并派出使团向狄俄墨得斯求援。事态的发展使埃涅阿斯发愁，但第表河的神第伯里努斯显灵，安慰他说，他已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并促他去向厄凡德尔求援。他沿着第表河逆流而上，看到了预示给他的朕兆——一头白母猪，最后抵达厄凡德尔的小小村落，这地方就是未来的罗马城)

图尔努斯在劳伦土姆的城堡上升起了战争的旗帜，号声乱鸣，他挑起了战马的烈性，他敲打着兵器，人心立刻激动起来，一时之间全拉丁姆都陷入了战争的狂热，青年人野性大发，像发了疯似的。首先发动的统领是墨萨普斯、乌芬斯和侮蔑天神的墨赞提乌斯，他们从各路纠集起队伍，到处从田地里抓来种田人，垅亩为之一空。维努鲁斯被派往伟大的狄俄墨得斯的城市去搬请援兵，并告诉他，特洛亚人已在拉丁姆定居下来了，埃涅阿斯已经乘船来到，带来了残败的家神，声称命运要求他做拉丁姆的王，许多族的人都团结在这个特洛亚王子的周围，在拉丁姆他已经是遐迩闻名了。这些开始了的行动目的何在，如果命运顺利，他又打算取得什么样的战果，这些问题狄

俄墨得斯一定比图尔努斯王或拉提努斯王知道得更清楚。

拉丁姆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拉俄墨东的后人埃涅阿斯看在眼里，他就像在忧愁的大海上浮沉一样，急速地转着念头，一会儿想这样做，一会儿想那样做，很快地想到各种不同的办法，盘算着所有的可能性，就像一铜盆水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闪烁不定的光线，也像明月照到水面的折光，左右飘忽，突然间向上投射，直到碰着天花板上的藻井。黑夜降临了，大地上疲倦的万物，各种飞禽和走兽，都已酣睡；这时一族之长的埃涅阿斯，被可怕的战争搅得心里惶惶不安，躺倒在河滩上，上面是清冷的苍穹；直到很晚，他周身才逐渐感到睡意。这时，在他面前出现了本地的河神老人第伯里努斯，他从这可爱的河里，从白杨树叶丛中升起，他身上穿一件灰色薄麻纱的长袍，阴暗的苇叶遮盖住他的头发。他和埃涅阿斯交谈，用下面这番话，驱散了埃涅阿斯的忧虑：

"天神的后裔，你从敌人手里又把特洛亚城带回到我们这里，[①] 佩尔伽蒙城堡通过你得以保持到永恒，劳伦土姆和拉丁姆的土地田园已经等待你很久了，这里千真万确就是你的家，你的家神也可以定居下来了。不要退缩。不要怕战争的威胁，天神们的怒气和恶意都已消散。你不要以为你是在睡觉做梦，这是真的，你将在河边橡树林下发现躺着一口大母猪，它刚刚养了一窝三十头小猪，它浑身白色，卧在地上，吃奶的小猪也是白的，这里就是建立你未来的城邦的地点，这里是你的艰危历程的归宿，是你获得休息的地方。从现在起，三十年之内，你的儿子

① 建立特洛亚的达达努斯原来是从意大利去的。

阿斯卡纽斯将建造一座赫赫有名的城市，阿尔巴。我这预言是绝对没有差错的。现在你注意，我将简要地指点给你用什么办法你可以胜利地解决摆在你面前的问题。在这一方住着有阿尔卡狄亚人，他们是帕拉斯家族的后人，是厄凡德尔王的部下，追随厄凡德尔的旗帜，他们在山区选择了一处城址，建造了一座城市，就用他们祖先帕拉斯的名字给这座城市命名为帕兰特乌姆。他们不断和拉丁族进行战争，你去和他们订立同盟，联合起来。我将亲自引导你沿着我的河的中流溯流直上，使你能够顺利地摇着橹逆着水流向内陆前进。来，起来吧，女神的儿子，等到天上的星斗一开始降落，你就按照规矩向尤诺祷告，用你的祈求和誓言平息她的怒气和威胁。等你胜利之后，你要献给我报酬。我就是蓝色的第表河，是苍天最钟爱的河，你可以看见我是怎样冲刷着河的两岸，我的洋溢的河水是怎样流过肥沃的田野啊。这里是我的宏伟的宫殿，我的源头却出在高山城镇之间。"

河神说完就扎进了河水的深处，去寻找河床去了。黑夜和睡眠都离开了埃涅阿斯。他站起身来，望着天空初升旭日的光辉，依礼用手心捧了一掬河水，从心底深处向上苍呼喊道："司水的女仙，劳伦土姆司水的女仙啊，江河都从你们那里发源，还有你，老人河第表，以及你的神圣的河水，请你们收留埃涅阿斯吧，让他能够最后得到平安，免得再受灾难。无论你的源头出在哪处幽谷，无论你从哪块土地上冒出你飒爽的英姿，你既然垂怜我们的不幸，多角的河神，西土水域的统治者啊，你一定将永远受到我的崇敬，永远得到我的奉献。只是请你不要抛弃我，还要请你显示一些朕兆证实你的意愿。"埃涅阿斯说完，从船队中挑选了一对两排桨的船，派了划桨手，并发给他

们装备。

看啊，忽然间一副奇怪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只见在树林里，在绿草如茵的河岸边，卧着一头白母猪，还有一窝同样雪白的猪仔。虔诚的埃涅阿斯取来祭器，把母猪和一窝小猪带到祭坛前，统统杀了祭祀伟大的尤诺。这天夜里，第表河汹涌的波涛整夜是平静的，水流停息，寂然无声，河面舒缓得就像一汪沼泽的止水，划桨都不须费力。在众人的欢送声中，埃涅阿斯一行启程了，他们加速前进。严密无缝、松板制成的船身在浅水中滑动着；武士们的盾牌从老远就闪闪发光，彩绘的船只在河上驶过，使得不常见到这种景象的波浪和林木都惊讶不已。他们不知疲倦地划了一夜一日，经过许多漫长的河曲，穿过各种各样的林木，划破两岸绿树丛中的平静的河水。当太阳的火轮升到中天的时候，他们望见了远处的一带城墙和碉堡，还有零零落落的屋脊，今天强大的罗马已经把这些变成了摩天的高大建筑了，但当时厄凡德尔统治时期还是十分卑微呢。特洛亚人急忙把船头掉向河岸，驶近这城堡。

(102—183行　阿尔卡狄亚人正在庆祝赫库列斯的节日，埃涅阿斯一行来到，帕拉斯把他们拦住。埃涅阿斯答称他们是特洛亚人，于是受到欢迎。埃涅阿斯请求厄凡德尔看在共同祖先分上给于援助，对付图尔努斯。厄凡德尔想起曾见过安奇塞斯，答应帮助埃涅阿斯。两家一起欢宴)

正巧这一天阿尔卡狄亚人的国王在城外树林里为伟

大的赫库列斯，安菲特里欧的儿子，还有其他神祇，举行隆重的庆典。国王和他的儿子帕拉斯和全体优秀的青年和贫穷的元老正在献香，牺牲的热血正在祭坛上散发着热气。当他们看到高大的船只滑过密林，水手们悄悄地划着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都丢下筵席，一哄而起。但是勇敢的帕拉斯叫他们不要打断庆典，他拿起一件武器，独自飞奔前去阻拦来者。还在老远的地方，他就登上高阜，喊道："青年武士们，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冒险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你们是哪一族的？你们的家在哪里？你们带来的是和平还是战争？"特洛亚领袖埃涅阿斯站在高高的船头上，手里举着和平的橄榄枝，回答道："你眼前看到的是特洛亚人，我们手中的武器是对付拉丁人的，他们傲慢无礼，竟对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宣战。我们要找的是厄凡德尔。请你告诉他，特洛亚人选举出来的领袖们来请求同他结成军事联盟。"帕拉斯听说他们是特洛亚人，大为震惊，发起呆来。接着他说道："不管你是谁，请上岸，去当面和我父亲谈谈，并请到我们家来做客吧。"说着他拉过埃涅阿斯的手，紧紧地握住不放。他们离开了河岸，往树林走去。

接着，埃涅阿斯用友好的语言向国王致辞道："最善良的希腊后裔啊，命运女神促使我向你祈求，并向你献上这缠着彩带的橄榄枝。我并不因为知道你是希腊人的领袖，是一位阿尔卡狄亚人，也不是因为知道你是阿加门农和墨涅劳斯的同胞而感到畏怯；相反，我的勇气、神的圣意、我们父辈的亲谊以及你远扬寰宇的声名，联合起来促使我主动地服从命运的安排，来到你的面前。达达努斯当初来到条克尔人中间，成为我们伊利乌姆城的创建者

和鼻祖，据希腊人说，他的母亲是厄列克特拉，是阿特拉斯的一个女儿，肩上背着天宇的伟大的阿特拉斯，生了厄列克特拉。你家族的始祖是麦丘利，洁白的麦雅女神在寒冷的库勒涅山上怀了孕，生了他；如果我们相信传闻的话，那么麦雅也是阿特拉斯，就是那身背星空的阿特拉斯所生。因此，我们两家是同一血统的分支。我就是倚仗这些关系，所以决定不派使节或通过什么策略来实现同你第一次的会见；而是亲自，亲自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你的门前，向你求援。我们和你一样也是受道尼亚人的无情战争的威胁；他们相信如果把我们驱走，那么全部西土都将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从北海岸到南海岸都将归他们统辖。请接受我的信誓，也立下你的信誓。我们都有作战的坚强勇气，我们有青年的锐气，而且是在战场上考验过的。”

埃涅阿斯说完了。在他说话的时候，厄凡德尔久久地在打量着他的脸和眼睛，以及他的全身上下。然后，他简短地回答道：“最勇敢的特洛亚人，我认出你来了，我非常高兴，我欢迎你！你使我想起伟大的安奇塞斯的谈吐、声音和容貌来了！因为我记得拉俄墨东的儿子普利阿姆斯去访问他妹妹赫希翁涅的王国，[1] 在萨拉米斯岛上，接着又到阿尔卡狄亚那寒冷地带去访问。当时，我的双颊还泛着少年的光泽，我对特洛亚的领袖们十分景仰，特别景仰拉俄墨东的儿子，但是安奇塞斯走起路来却显得比众人都高大。我的一颗少年的心热切地想去和他谈话，握一握他的手。于是我走上前去，热情地把他领到费纽斯城里。当他离去的时候，他送给我一只华丽的箭袋，

[1] 当时安奇塞斯也在普利阿姆斯一行之中。

一束吕西亚人制的箭，一件织金的斗篷和一副金辔头，这最后一件，我的儿子帕拉斯现在还用着。为此，我按照你的请求，和你握手结盟，不但如此，当明天的黎明之光重照大地的时候，我还将给你们援助和丰富的物资，送你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不过当前，你既然是怀着友情来到我这里，还是请你俯允先和我一起来庆祝圣典，这是不容拖延的；请你随意用餐，就像在朋友家里一样。"

厄凡德尔说完就命人把撤下去的酒筵重新摆上来，亲自安排客人们在草地上的坐席。他为欢迎主宾埃涅阿斯，特意请他坐上一张枫木交椅，上面安了靠垫，又铺了一张长毛狮皮。接着，一批精选的青年和祭坛的祭司竞相把烤好的牛肉端上来，把田间劳动得来的面包装满一篮又一篮，并斟上酒来。埃涅阿斯和特洛亚的年轻人们一起吃了整整一条牛脊肉和供神的五脏六腑。

(184—279 行　厄凡德尔向特洛亚人解释这次庆典的起源，讲了赫库列斯杀死妖怪卡库斯，为当地居民除害的故事)

饥饿驱散了，食欲餍足了，厄凡德尔王开口道："这庄严的典礼，照例的筵席和为大神而设的祭坛，并非什么空洞的迷信和对旧神的无知所强加于我们的。[①] 我的特洛亚客人，我们经历过可怕的危难，得到了保全，因此我们才创立这应当举行的庆典，并且每年举行。现在请你先看看那陡峭的石崖，石崖那边散布着一堆堆乱石，山上有

① 赫库列斯庆典是从国外引进的宗教典礼，奥古士都力图恢复罗马古宗教，故诗人做此解释。

一个巢穴，现在已空阒无人了，巢穴上的石块大量地坍塌下来了。这里从前是个山洞，洞很深，深入到山的腹部，阳光照射不到。这里住着卡库斯，他是个面貌丑恶的半人半妖的怪物。地上经常流淌着新杀死的人的热血，一张张人脸，苍白而腐烂可怕，挂在入口处，恫吓着人们。这个怪物的父亲是伏尔坎，他走起路来，摆动着高大的身躯，嘴里吐出黑火。我们年年祷告，终于把天神请到，得到了天神援救。这天神就是最爱打抱不平的赫库列斯，他刚刚杀死了三身怪物格吕翁，夺得了牛群，扬扬得意，以胜利者的姿态赶着一大群牛到来了，这群牛在山谷里和在河边上停留着。但是野蛮的卡库斯头脑发热，无论什么他都想施展诡计或用罪恶的行动去冒犯一下或尝试一下，于是他就从牛群栖息之处赶走了四头膘满体壮的公牛和四头非常俊美的牛犊。为了不让牛的蹄迹泄露去向，他拽着牛尾把它们拉回洞里，好像牛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他把牛藏在阴暗的洞里，谁要来找牛，看不到任何可以把他引向山洞去的标志。这时，安菲特里欧的儿子赫库列斯正从草地上赶着吃饱了的牛群，准备出发，牛群在离开的时候大声吼叫，周围的树林充满了它们的哀鸣，它们喧闹着离开了山岗。这时一只母牛从大山洞里发出吼叫，和外面的牛群相呼应，她虽然被卡库斯看守得很严密，但还是让他的希望落了空。赫库列斯见此情况，真是火冒三丈，怒气从黑色的胆液里迸发出来，他用手夺过几件武器，其中包括他的沉重的狼牙棒，急急忙忙奔向高山的峭壁。我们的人第一次看到卡库斯害怕了，他的眼角露出慌张。他立刻飞也似地逃进洞里，比东风还快，他的恐惧心情给他的脚添上了翅膀。为了把自己关闭在洞里，他敲断了铁链，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这块大石头原

是由铁链拴住的，是通过他父亲[①] 的巧艺悬挂在洞上的；石头落下堵住了洞口，无异是加固了洞口两面的"门框"。但是，只见赫库列斯满腔怒火早已来到洞口，他把洞口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咬牙切齿。他怒气冲冲围着整座阿汶提努斯山绕了三匝；他三次尝试着去推那堵住洞口的石头，都失败了；三次筋疲力尽，坐在山谷里休息。在山洞的上面矗立着一块尖塔似的岩石，孤零零毫无凭附，望上去极高，给不祥的鸷鸟做孵雏的巢最合适不过。它不同山脊垂直，而是向左面河谷倾斜，赫库列斯紧贴着它的右面，用力把它往前压，很深的石根松动了，折断了，然后他猛然把它一推，把它推倒，随着石峰的倒下，天空发出巨大的回响，河岸向两边跳开，河水也吓得倒流回去。卡库斯的巢穴，他的密闭的巨大的宫殿立刻显现出来了，深邃而阴暗的洞府暴露无遗，就好像大地被什么力量从深处震裂，打开了地府，展现出天神所憎恶的那个苍白的王国一样。从上边望下去，可以看到那可怕的深渊，在天光照射之下，鬼魂们瑟瑟发抖。卡库斯没有料想到天光的突然袭击，自己被堵在石洞里，因此发出从来没有过的嚎叫；赫库列斯从上面一阵枪矛向他投去，又抓起手边的一切当做武器，如树干和大块的石头，往下扔去。但是卡库斯看到自己已经无路可以逃出险境，就从嘴里（说来好奇怪）喷出一大股浓烟，把洞穴笼罩在黑雾之中，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在洞里堆积的烟雾就像黑夜一般，有时他吐的黑烟里也夹杂着火光。勇猛的赫库列斯对此毫不在意，一个筋斗跳进了火里，跳进滚滚烟浪最浓的地方，也就是这巨大的洞穴

① 指卡库斯的父亲伏尔坎。

中乌云最炽烈的所在。在黑暗中他抓住还在徒然吐火的卡库斯，把他挤成一团，抱住他不放，掐住他的头颈，直到他双眼凸出，喉头干涸，失去了血色。他立刻又把洞门扭倒，黑黝黝的洞豁然开朗，那些被他抢来的牛，那些他不承认抢来的赃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人们拽住这血肉狼藉的尸体的脚，把他拖了出来，大家贪得无厌地只管望着这妖怪的那双可怕的眼睛，他那张脸，他那毛茸茸的胸膛，还有那不再冒火的大嘴。从那时起，人们为这事一直举行纪念活动，后代一直兴高采烈地保持着这纪念日。第一次举行纪念活动的是波立提乌斯，后来由皮拉里亚家族执掌这庆祝赫库列斯的典礼。这座树林里的祭坛便是波立提乌斯建造的，我们将永远把它叫做我们最伟大的神坛，它也将永远是我们最伟大的神坛。青年武士们，行动起来，为了纪念这样值得赞美的业绩，用树叶束起你们的头发，右手举起酒杯，呼唤我们共同的天神，出自诚心地奠上美酒吧。"他刚把话说完就用赫库列斯所荫庇的双色杨树把自己的头发装饰起来，编在一起的杨树叶倒垂着，他手里握着酒爵。接着众人就怀着欢悦的心情赶忙把酒倒在桌上，并向诸天神祝祷。

(280—369 行　赫库列斯庆典继续进行。厄凡德尔又对埃涅阿斯讲述了拉丁姆早期的历史，又领他游览城市，指点给他看未来的罗马的胜迹)

这时，天宇推移，黄昏临近。祭司们由波立提乌斯带头走来，他们都按照礼节腰里围着兽皮，手里拿着火炬。大家又重新入席，每个人都为第二次筵席带来美味的佳肴，把装得满满的一盘盘食物堆在祭坛上。接着一队萨

利祭司头上盘着杨树枝来到，他们围绕着祭坛的神火准备歌唱，一队年轻一些，另一队年纪大一些。他们唱起诗来，赞美赫库列斯的事迹，讲他第一件事迹就是一手掐死他继母尤诺派来杀害他的两条蛇[1] 并把这两条怪物砸烂；又讲他如何同特洛亚和欧卡利亚作战而把这两座繁荣强大的城市夷为平地；又讲尤诺出于对他的敌意，规定他要为欧吕斯特乌斯王服务，但他却成功地完成了一千件派给他的苦役和险事。只听他们唱道："战无不胜的赫库列斯啊，是你亲手把云之子、半人半马的许莱乌姆和佛鲁姆[2] 杀死了，是你杀死了克里特岛的怪物——雄牛，还在涅美亚的山下杀死了一头大雄狮。[3] 斯提克斯的河水见了你就发抖，俄尔库斯的看门狗卧在一堆吃残的骨头上在那血腥的洞里也同样怕你；任何鬼魅吓不倒你，即便巨人提佛乌斯手持刀枪像一座山似地站在你面前也吓不倒你；莱尔那的九头蛇把你缠住也没使你不知所措。你不愧是尤比特的儿子，我们向你欢呼，你给天神增添了光辉，到我们中间来吧，请你降临并享用祭品，给我们带来福祉吧。"最后，他们又唱了一支歌，唱的是关于卡库斯的洞窟和那吐火的怪物卡库斯本人。整个树林飘荡着他们的歌声，山岭也发出回响。

随后，神圣的庆典完毕了，众人起身回到城里去。国王走起路来老态龙钟，他叫埃涅阿斯和他自己的儿子紧紧陪伴着他，他一路走，一路说东道西以减轻一路的疲劳。埃涅阿斯对周围的一切不断地张望着，感到十分新

---

① 即许德拉。

② 两个肯陶尔。

③ 是他十二件"苦役"中的第一件。

鲜,他被这地方的景色迷住了,他怀着欣悦的心情对每一件前人留下的遗迹都要问一问,并且听取回答。厄凡德尔,罗马城堡的奠基人,这样对他说道:"这些树林里原来住着土生土长的法乌努斯林神们和河仙,还住着一种人,他们是从梗木树干上长出来的,他们不懂得什么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还不懂得套牛,不懂得生产和收获粮食,更不懂节约储备,他们靠吃树上的果实和狩猎过着艰苦的生活。最早从外面来到这里的是萨图努斯,他从奥林普斯逃亡到这里,因为他被尤比特打败,失去了他的宝座。他把这些野蛮的、散居在高山里的部落组织了起来,给他们制定了法律,并选了'拉丁姆'作为这地方的名称,因为他在这里可以平安地躲藏起来。[①] 人们说,他的统治时期是黄金时代,的确他治理百姓是温和而和平的,但是后来渐渐地世风日下,时代变得暗淡无光,人们疯狂地好战,贪欲横流。其后,来了奥索尼亚人和西卡尼亚族,从此萨图尼亚这块土地就再三地改变名称;然后又是一批统治者,其中有凶恶的巨人第表利斯,我们意大利人后来就用他的名字称这条河为第表河;这条河的老名称是阿尔布拉。我自己也是被迫离乡背井,而来到这海角天涯的,全能的命运女神和无法逃脱的宿命把我安置在这地方,在天神阿婆罗的命令下,在我母亲海仙卡尔门提斯的严厉警告下,我被迫到了这里。"

他的话刚说完,就向前走去,指着一座祭坛和罗马人称之为卡尔门塔尔的一座门给埃涅阿斯看,这座门当初是为纪念海仙卡尔门提斯而造的,因为她第一个预言埃涅阿斯后代将建树伟大的功业,并预言帕兰特乌姆将威

---

① 维吉尔喜欢附会字源,把"拉丁姆"同动词"安全躲藏"联系起来。

名远扬。他又指给他看一大片树林，当初热心的罗木路斯利用它作为一个庇护所[1]；他又指着冰冷崖壁下一个洞说，它叫卢珀卡尔，这个洞是按照阿尔卡狄亚的传说，命名为"打狼神之洞"的。接着他指着又一处树林，说它叫做阿尔吉列土姆圣林，并解释说，前来作客的阿尔古斯就死在这里。从这里他又把埃涅阿斯领到塔尔佩亚的小峰，也就是卡匹托山，现在是一派黄金屋顶，而当初却是灌木荆棘丛生的地方。即使在当初，这个地方也是令人生畏的，乡民走来看到这里的树木和石头都吓得发抖，脸色苍白。[2] 厄凡德尔解释道："这座树木盖顶的小山上住着一位天神，但是不能肯定是哪位天神，阿尔卡狄亚人说他们常看见尤比特在这山上，右手摇晃着黑风盾，掀起乌云。你再看这两座城堡，墙壁已经坍塌，这些是古代人留下的遗迹和纪念。其中一个是老年的雅努斯神建造的，另一个是萨图努斯神建造的，因此一个名叫雅尼库鲁姆城，另一个叫萨图尼亚城。"他们这样一面说着，一面早已快到厄凡德尔的简陋的家了；他们一看，到处都是牛群，就在今天的罗马城的佛鲁姆广场和时髦的卡利奈区哞哞地叫着。到了家门之后，厄凡德尔对埃涅阿斯说："当初得胜而来的赫库列斯也要低着头进我这门，我这'宫殿'还接待过他呢。我的客人，你要有胆量去藐视财富，让你自己配和天神为伍，你来到我这简陋的家不要挑剔。"说着他把身材高大的埃涅阿斯引进了屋檐低矮的狭窄的屋子里，指给他一张上面铺着树叶的床，床上放着一张利比亚的熊皮。黑夜降临了，用它的灰暗的双翼拥抱着大地。

---

① 用以收容邻近各邦的避难者，借以扩大罗马人口。

② 因为尤比特住在这里。

(370—453行　维纳斯请求她丈夫伏尔坎为她的儿子埃涅阿斯打一副新盔甲，她的辞令和美貌很容易地把他说服。在他地下的作坊里，库克洛普斯们动手铸造)

但是埃涅阿斯的母亲维纳斯心里非常不安，这也是不无理由的，因为劳伦土姆人决心要开战，威胁着她的儿子，使她很担心，于是她就和她丈夫伏尔坎说起这事。她这时正在丈夫藏娇的金屋里，她开口说话时还倾吐出一股天仙般的柔情。她说："当希腊的列王在战争中把特洛亚夷为平地——这本是它命中注定的，当敌人的战火摧毁了特洛亚的城堡，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去助那可怜的特洛亚人一臂之力，也没有要求过你用你的手艺和才能为他们造几件武器，而且，亲爱的丈夫，我也不愿意让你白白地耗费许多力气[1]，尽管我多次受到普利阿姆斯的众王子的好处，尽管我也常为埃涅阿斯受到的苦难而流过眼泪。但是如今，根据尤比特的命令，他已在鲁图利亚境内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因此这回我来可是要有求于你了，我要求你的神力——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给我的儿子造一件武器，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为儿子求情啊。涅瑞乌斯的女儿和提托努斯的妻子都能用眼泪感动过你。[2] 你看看有哪些部族已经聚集兵马，哪些城市已经关闭了城门，正在磨刀霍霍反对我，还要消灭我的后代啊。"维纳斯女神说完，伏尔坎有些犹豫，

① 指帮助注定要失败的特洛亚人，是白费气力。

② 指为阿奇琉斯和门农(Memnon)造甲盾。

女神就用她雪白的双臂抱住他，这里那里抚摩着他，百般温存。突然间他感到一阵熟悉的欲火，一股热流和往常一样穿透了骨髓，流进了酥软的筋骨，就像有时候一阵闪亮的火光冲出惊雷，以耀眼的光芒穿过云层一样。做妻子的意识到自己的美，也发觉自己的策略成功了，满心高兴。老伏尔坎被不灭的恋情像一条锁链一样捆住，于是说道："你何必绕这样一个大弯来求我呢？我的天仙，你对我的信任跑到哪里去了？如果从前你也像现在这样着急，我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给特洛亚人造武器的。全能的天父和命运之神都没有反对让特洛亚存在下去，让普利阿姆斯再多活十年[①]。现在如果你真是准备打仗，而且下了决心，那么凡是凭我的本领我能答应全力做到的，凡是用钢铁和熔化了的金银能制成的东西，凡是炉火和风箱能办到的事，你就不用求了，也不要怀疑你自己的威力了。"他一面说，一面遂她的心愿拥抱住她，接着，他躺在妻子的怀抱里，让安乐的睡眠悄悄地向周身袭来。

当黑夜已经跑了一半路程，人们睡过第一觉之后，睡意已被驱散，也就是在这时刻，靠纺线和女红勉强挑起生活重担的妇女已经起来吹旺了在炉灰中安眠的火焰，好多做一点夜工，又催着家里的婢女们就着火光做那做不完的活计，这样才能保住她对夫君的忠贞并抚养幼小的孩子们；同样在这时刻，这位司火的大神也从软绵绵的床上起身到打铁炉边工作去了。

靠西西里边上不远的地方有个岛伸出海面，这岛离风神埃俄路斯的利帕拉岛也不远，岩石矗立，飞沫四溅，

① 天神不能阻止命运所规定的普利阿姆斯必死，但可以延缓。

在这岛的下面有一个洞，还有许多和埃特那火山相联的洞穴，这些洞穴是挖出来的，为那些库克洛普斯巨人打铁之用，洞里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这是人们听到的用力打铁的声音传出的回响，还有卡吕贝斯的矿石在石窟里熔化发出的嘶嘶的声音和炉火发出的吼声。这就是伏尔坎的家，这块土地就叫伏尔坎尼亚。正是在这个时刻，司火的大神从天上降落到这里。

在这巨大的洞窟里那些库克洛普斯巨人正在打铁，他们是"巨雷"勃朗特斯，"闪电"斯特洛佩斯和赤膊的"火砧"皮拉克蒙。他们手里正在打一根霹雳棒，一部分已经抛光，其余部分才初具模样，这种霹雳棒就是天父从天上各处大量投向人间去的。他们又在棒上安了三股绞在一起的雨，三道饱含雨水的云，三把红色的火和三股生着翅膀的南风。他们又给他们手里的活计揉进可怕的闪电、爆烈声、恐怖、忿怒和复仇的火焰。在另外一处，巨人们正在给玛尔斯装配一辆战车，车轮像插翅般飞快，战神正是驾着这样的车子去煽动人群和城市；他们还正在擦一面令人毛骨悚然的盾牌，这是敏涅尔伐女神一旦激怒就要使用的武器，他们争先恐后地在擦那盾牌上蟒蛇的黄金鳞片和几条纠缠在一起的小蛇[①]，还有女妖果尔刚的头（这一部分正好护住女神敏涅尔伐的胸部），这头已经齐颈斩下，但眼睛还在转动。伏尔坎向他们喊道："埃特那山的库克洛普斯们，都停止下来，把手里干的活儿都放下，大家都注意听我说：我们要给一个英勇的凡人打武器了。这回可要用上你们的气力，你们的快手和你们全副高超的手艺了。赶快动手，不得怠慢。"他说完之后，库克

① 即果尔刚的头发。

洛普斯们立即全力以赴，把工作平均分配给每个人。铜和金矿石沿着熔槽流了出来，能够伤人的钢在大熔炉里熔化着。他们打出了一面大盾牌，大得足以抵挡拉丁人的全部箭矢，又一层一层地敷上七层盾面。有的人拉着风箱送风抽风，有的把铜蘸到水池里淬火，发出嘶嘶的声音；牢牢固定住的铁砧发出隆隆的音响，震动着洞窟。他们抡起巨臂用尽全力你一锤我一锤有节奏地捶打着，手里牢牢握着钳子把夹住的金属锻件翻过来又翻过去。

(454—607行　第二天，埃涅阿斯和厄凡德尔会晤。厄凡德尔告诉埃涅阿斯说，凯列的国王墨赞提乌斯暴虐无道，被人民驱逐，他和图尔努斯结盟，想要打自己的厄特鲁利亚人。根据神的预言，在这场战争中，厄特鲁利亚人必须由一个外国人率领，厄凡德尔建议埃涅阿斯和他自己的儿子帕拉斯去担当这任务。这时天上降下吉兆，埃涅阿斯同意了。埃涅阿斯准备去和厄特鲁利亚统帅塔尔康会晤。厄凡德尔送子登程，祈求上苍保佑他的儿子)

我们且抛下从勒姆诺斯岛来的伏尔坎，让他在埃俄利亚这一带加紧工作，再说说厄凡德尔。温柔的黎明之光和鸟儿在屋檐下唱的晨歌早把他催醒，准备离开他那简陋的住房。老人起床之后，披上一件短褐，把一双厄特鲁利亚的便鞋穿在脚上，缚好。然后肩上斜挎着一把特格阿刀，直拖到腰际，左边脊梁上又披了一张豹皮，向下垂着。两条守门狗早从高台阶上跳下，跑在了主人的前

面，一会儿又和主人并排走着，陪伴着主人。他没有忘记昨天和埃涅阿斯的谈话，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他也没有忘记许下支援的诺言，于是他就向他的客人埃涅阿斯单独的住处走去。同样，埃涅阿斯也老早就起床了。厄凡德尔由儿子帕拉斯陪伴着，埃涅阿斯由阿卡特斯陪伴着，双方走到一起，握了手，在庭院当中落座，这正是安闲自在地谈话的好时机。

厄凡德尔王先开口说道："特洛亚最伟大的领袖，只要你活着，我就永远不会承认强大的特洛亚王国真正已经灭亡了，我们是徒负虚名，而力量绵薄，能在战争方面做出的支援是有限的；这面，厄特鲁利亚河[1] 把我们封锁了，那面，鲁图利亚人威胁着我们，他们的刀兵在我们城墙周围鼓噪不休。不过不要紧，我准备让一些庞大的部族、民富兵强的王国，和你联合起来，这是一条出路。是没有预料到的机缘，是命运的主使让你来到这里。离此不远有一座城，叫阿古拉，建造在一片古老的石阜上，至今居民还住在那儿，很久以前一族十分善战的吕底亚人到这里定居下来，住在厄特鲁利亚的山里。阿古拉这个城市繁荣了许多年，传到墨赞提乌斯王手里，他穷兵黩武，统治残暴。他乱杀人，干尽了专制的坏事，这些我就不必多说了。但愿天神把这样的灾难降到墨赞提乌斯自己和他子孙的头上！他甚至把活人和死人的尸体捆在一起，手对着手，嘴对着嘴，这就是他所施行的那种酷刑啊，他把活人如此残忍地和腐烂、流着秽血的死人捆在一起，让活人慢慢地死去。最后，他的百姓对他那无法形容的残暴忍无可忍，就拿起武器把他本人和他的家围住，把他

---

[1] 即第表河。

的侍卫们杀光，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子。那家伙在厮杀中逃到了鲁图利亚人的境内，在他的客人[1]兼朋友图尔努斯的武力下得到了庇护。因此，厄特鲁利亚举国上下都起来了，要求正义，要求报仇，要求惩处他们的国君，否则就要和鲁图利亚开战。埃涅阿斯，厄特鲁利亚有千万人众，我设法让你为他们的统帅。此外，他们的船只也密集在岸边，都在呐喊着请求发布命令。但是有一位年老的先知把他们拦住，向他们宣布命运的决定，说道：'吕底亚的优秀的壮士们，古老民族的花朵和勇士们，你们出于义愤要去打击你们的敌人，是墨赞提乌斯点燃起你们的正当的忿怒的。但是命运不许哪个意大利的人来统辖像你们这样大的部落，你们必须选一个外来的统帅。'厄特鲁利亚的部队听了天神的这番警告，很是惊恐，就在那片平原上按兵不动。塔尔康亲自派了使节来，携带着他的王冠和权杖这些权威的象征，交付给我，希望我参加他的营垒，登上厄特鲁利亚的王位。但是我已经老了，行动迟缓，缺少热血，体弱衰迈，无力领导，我已经没有了元气，跟不上战斗的需要了。我原可以敦促我的儿子担当此任，但他血统不纯，他的母亲是萨宾族的人。但是你，无论从年龄上说，或血统上说，命运之神都是可以采纳的，天神们所要求的正是你这样一个人，因此你，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的最坚强的领袖，就担当起这个任务吧。此外，我还将派我的希望和安慰所寄的、我的儿子帕拉斯来参加你的行列，让他在你的指导之下练习着怎样去承受艰苦的军事生活和严峻的战争考验，让他学习你的一举一动，趁他年纪还轻，让他钦佩你的榜样。我将分配给他二

[1] 图尔努斯一度到他家作客。

百名精选的阿尔卡狄亚青年骑士，他将用他的名义把二百名骑士交给你。”

他说完这番话之后，安奇塞斯的儿子和忠心耿耿的阿卡特斯屹立不动，眼睛望着地上，在他们忐忑的心中盘算着多艰的前途，忽见维纳斯从晴朗开阔的天空送来了信号。突然间从天上闪出一道电光，伴随着一阵雷声，一瞬间好像整个天空都要坍塌下来一样，天上还传出厄特鲁利亚号角的呜呜声。他们抬头看天，天上一阵又一阵地发出巨响。只见透过一朵云彩，天空晴朗处，刀枪的红光闪烁，和刀枪互相击撞发出的雷鸣般的轰隆声。其他的人都吓得呆住了，惟独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认出这声音是他母亲女神维纳斯前来实践诺言了。因此他说道：“朋友，你们大可不必追问这朕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是上天在召唤我呢。我的天神母亲曾向我预告如果战争将要爆发的话，她将显示这样的朕兆，并且将从天上给我送来武器支援我。劳伦土姆人现在正面临着可怕的大屠杀，十分可怜！图尔努斯啊，我一定要重重地惩罚你一下！年迈的第表河啊，你的浪涛将吞没多少勇士的尸体以及他们的盔和盾！他们要打仗，他们要破坏我们的联盟，就让他们来吧。”

他说完就从高高的坐椅上站起，首先把赫库列斯祭坛上熄灭了的火重新燃着，然后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向前一天他祈祷的地祇和小小的家神面前去行礼；然后厄凡德尔和特洛亚的壮士们分别按照礼节杀了几头两岁的羊。这以后，埃涅阿斯就向船队走去，去找他的众随从，他从这些人当中选了一批勇敢杰出的战士，来随伴他去作战，其余的人则乘船顺流而下，去报告阿斯卡纽斯有关他父亲的消息。出发去厄特鲁利亚的特洛亚人都配备了

马匹，人们给埃涅阿斯牵来一匹特殊的骑乘，上面披着一张棕红色的狮皮，狮子的金爪闪闪发光。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立刻传遍了小小的城市，说是大队人马很快就要到达厄特鲁利亚王的宫门口了。那些做母亲的出于骇怕，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险情迫在眉睫，随之而来的是恐惧，战神的阴影也越来越扩大了。这时，老王厄凡德尔握着将要出发的儿子的右手，紧紧地抱住他，流着泪说道："假如尤比特能把我失去的年华还给我，那该有多好啊，那时我能在普莱涅斯特的墙下把敌人的先锋队伍荡平，胜利地把成堆的盾牌烧毁，而且就用这只手把厄鲁路斯王[1] 送到阴曹，厄鲁路斯的母亲费罗尼亚生他的时候（说来令人骇怕），给了他三条命，给了他三套进攻的武器，必须杀他三次才能把他杀死。但是那时我就是用这只手夺去了他全部三条性命，夺去了他全部三套武器。如果我还像当年那样，那么今天我也不会和你难舍难分地告别了，我的孩子，而且墨赞提乌斯有我这邻国在，也决不会这样飞扬跋扈，残酷地用钢刀乱砍乱杀，以致他的都城里有多少市民被害，留下的妻子都变成了寡妇。苍天啊，至高无上的众神之王尤比特啊，我祈求你们，垂怜一个阿尔卡狄亚的王，倾听一个做父亲的人的祈祷吧。如果你们的神意，如果命运，愿意给我保全我的帕拉斯的性命不受伤害，如果我能活着再见到他回到我身边和我在一起，我就请求你们让我活下去，我愿意忍受任何痛苦。但是如果命运女神威胁着要降下什么难以形容的灾难[2]，那么就请你现在，此时此刻，夺去我的生命，

① 事迹不详。
② 指帕拉斯战死。

因为活着太痛苦了，趁现在我所担心的事还未实现，我的希望还未落空，还能拥抱你，我的孩子，我老年的惟一的安慰，趁那更令人悲痛的消息还没来刺伤我的耳朵——趁着此刻让我死去吧。"这些话就是老人在最后诀别时从心底发出的呼声，说完他就晕倒了，众家丁连忙把他抬进屋里。

这时城门大开，骑队已经出了城。埃涅阿斯和忠诚的阿卡特斯走在最前面的行列，后面跟随着其他特洛亚勇士，帕拉斯则处在骑队的中央，披着斗篷，拿着色彩鲜艳的武器，显得十分突出，他就像启明星一样(在天上发光的星宿中，维纳斯最喜爱的就是启明星)，刚刚在俄刻阿努斯的海洋中沐浴过，把他的圣洁的面孔抬起来，朝向天空，把一切阴影全都驱散一样。母亲们站在城头，脸色苍白，眼睛望着阵阵烟尘，和骑阵中闪闪发光的青铜武器。这些武装的骑士穿过灌木丛，这是一条捷径；一阵口令声，只见骑队已排成阵列，驰骋的马蹄声震动了松软的田野。在离开凛冽的凯列河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树林，这片树林自古以来就被远近的人认为是神圣的，受人敬畏，四周都是蜿蜒起伏的小山，山上长着黑松把圣林包围了起来。传说古代的佩拉斯吉人最早占领了拉丁姆这块地方，把这片树林封为圣林，祀奉司农田和牲畜之神西尔瓦努斯，规定了他的节日。离此不远，塔尔康和厄特鲁利亚的军队安扎了营寨，他们全部人马分布在广阔的平川上，从山冈高处望去，一览无遗。领袖埃涅阿斯和他选来作战的勇士们纵骑向那里走去，行军的疲劳促使他们让人和马都在此先休息一下。

(608—731行　维纳斯给埃涅阿斯送

来伏尔坎打的甲胄。盾牌上雕的图像
描绘的是罗马的全部历史。埃涅阿斯
把这面盾肩负了起来)

这时女神维纳斯的洁白形象在云端出现，给埃涅阿斯送来礼物；她从远处看见她的儿子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一条清凉的河川的岸边，她当即走到他面前并对他这样说道："看，这就是我答应给你的、我丈夫的手艺所制作的礼物，有了这个，我的孩子，你就用不着犹疑不决，不敢去向傲慢的劳伦土姆人，甚至图尔努斯本人挑战了。"她说完就走上前去拥抱她的儿子，然后把这光芒四射的武器放在他前面一棵橡树下面。女神送来礼物是莫大的光荣，使他心里十分喜悦，他的眼睛看了这件又看那件，又惊奇又钦佩，他把它们拿在手里，挂在臂上，翻过来又翻过去。其中有一顶盔，上面插着羽毛，好像吐着火焰一般，好不怕人；还有一柄剑，那是可以致人死命的；还有一副铜甲，坚硬无比、血红颜色，大得出奇，就像一片灰色的云被火红的太阳光照耀，从老远反射着夺目的光辉；还有一副光洁的胫甲，是用金银合金和纯金反复熔炼而成的；还有一根枪和一面盾牌，这盾牌是多层组合起来的，工艺之精，不可言状。司火的大神从先知们那里得知有关意大利的历史，罗马人的武功，未来岁月中将要发生的事，以及阿斯卡纽斯的后裔的所有支系和历次将要进行的战争，他把这些都铸刻在盾牌上了。盾上雕着那只母狼，产仔之后卧在战神玛尔斯的青葱的洞窟里，一对孪生的男婴围绕着它累累的乳头嬉戏，吸吮着他们的狼乳母的奶汁，毫无惧怕之意，母狼转动着她的光洁的头颈轮流抚弄着他们，还用舌头舔他们的身体。在这旁边，伏尔坎又雕刻

罗马城和在举行大竞赛的竞技场上被无礼劫夺来的萨宾族女子，这次掠夺立即重新引起了罗木路斯和老塔提乌斯及库列斯粗犷居民之间的战争[1]；但是后来还是这两位全身披挂的国王，停止了彼此间的冲突，一起站在尤比特的祭坛前，手里拿着酒杯，杀猪结了盟。再过去刻的是墨土斯被四匹马撕裂的图景[2]，唉！你这个阿尔巴人啊，你应该信守你的誓言才对啊！图鲁斯把这个不守信用的人的尸首拖过一片树林，他的血斑斑点点地染红了荆棘。这旁边又刻着波尔森那命令罗马人接受被放逐的塔尔昆纽斯，并发动大军压城；还有埃涅阿斯的后裔拿起武器为自由而冲杀。你还可以看到波尔森那的怒气冲冲、威势凌人的形象，因为科克勒斯竟敢拆桥，而少女克洛厄利亚也竟挣脱枷锁，泅过河去。[3]

在盾牌的上方雕着曼琉斯[4]，他是塔尔佩亚城堡的守将，他站在神庙前他的岗位上，保卫着巍峨的卡匹托山，山上有罗木路斯的"宫殿"[5]，新铺的茅草顶。还雕着一只银色雁在金色的廊柱间飞着，来报告高卢人已经侵入国门；在天赐的昏暗的夜色的掩护之下，高卢人已穿过

① 萨宾族是意大利最早的居民，地在拉丁姆之北，罗木路斯为给本族男丁成家，将萨宾族妇女抢来，引起两族的战争。塔提乌斯是萨宾王，库列斯是他的都城。

② 阿尔巴的统治者墨土斯答应援助罗马王图鲁斯对敌作战，但却转而去帮助了罗马的敌人。

③ 罗马王塔尔昆纽斯由于儿子犯过而被放逐，他得到克鲁西乌姆王波尔森那的支持而复位。后来，波尔森那要攻占罗马，罗马英雄科克勒斯毁桥，阻止了他的进攻。少女克洛厄利亚是罗马人抵押给波尔森那的人质，她泅回罗马后，罗马人又把她送还波尔森那，波尔森那为她的勇敢所感动，把她释放。

④ 曼琉斯是罗马大将，公元前三九〇年，有神雁向他报警，说高卢人入侵罗马了。

⑤ "罗木路斯宫"是一间茅草屋，传为罗木路斯所居，在诗人的时代已成古迹，每年修缮屋顶一次。

灌木荆棘而来，快逼近城堡了，他们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衣服也是金黄色的，和他们穿的条纹花色的斗篷对比，显得十分灿烂，他们乳白的头颈上带着黄金项链，每人手里挥舞着两根阿尔卑斯短枪，还拿着长盾保护躯体。这里伏尔坎还雕刻出一群舞蹈着的萨利祭司和赤身裸体的卢珀卡尔祭司，还有毛茸茸的帽子和天上掉下来的小椭圆盾，贞洁的母亲们坐在软车里捧着圣物穿过罗马城。①在盾牌的下方，伏尔坎又刻了地狱神普鲁托的宫殿，紫闼的宫门和那些造孽受刑的人，其中有卡提利那②，挂在一块吓人的巨石上，望着复仇女神们的脸瑟瑟发抖，另一处则是一些正直的人，其中有立法家卡托。在这些画面之间有一条宽宽的金带，表现的是大浪滚滚的大海，碧波上泛着白沫，银光闪闪的海豚围成一圈，用尾巴扫着海水，穿越波涛。

在盾牌的中央可以看到大队铜甲战舰和阿克提姆海战的景象，留卡特岛上兵马繁忙的情状历历在目，波浪耀着金光。一边是奥古士都率领着意大利人作战，在他一边有元老们和平民们，家神和司国家命脉的大神，而他巍然立在船头，额角吐出两道轻快的火光③，他父亲凯撒的星在他头顶照耀着。另一边是阿格利帕④，乘好风，借神力，统帅战舰，战兴正酣，他头上戴着一顶海军冠，形状像一只船头，这是辉煌战功的标志。对面是安东尼乌斯，还有他从外国收来的财宝和各种各样的武器，因为他刚从

① 以上是一组画面，中央是卡匹托山，一边是进攻的高卢人，一边是罗马人胜利后的庆祝场面。

② 罗马激进派政治家，公元前六三年，反对元老院，被西塞罗击败。

③ 指闪耀的头盔，同时神化奥古士都。

④ 奥古士都手下大将。

远征东方日出诸国和红海沿岸胜利归来，他携带着埃及的、东方的、远至巴克特拉[1] 的士兵，还有(说来可耻!)他那埃及妻室[2] 跟随着他。所有的船只互相撞击，划动的船桨和三岔的船头，在海面上搅起一片白沫。他们正在驶向外海，你看了还以为库克拉德斯群岛浮了起来，在海上漂动，要么是大山和大山撞到了一起，兵士们所乘的这些楼船就是如此高大。兵士们投掷着火把，铁头的箭矢满天乱飞，伤亡人员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海神涅普图努斯的平野。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在舰队的中央手摇她们国家的响器号召部队作战，她还没有看见她背后那两条将来要致她死命的毒蛇[3]。她所崇奉的各种各样的妖神，包括嚎叫着的狗头神阿努比斯也都向涅普图努斯、维纳斯和敏涅尔伐投掷武器。在这激烈的战斗中，铁铸的战神玛尔斯和可怕的复仇众女神都在逞威，不和女神，扯烂了衣服，乘兴阔步而行，她后面跟着女战神贝罗娜，拿着血迹斑斑的皮鞭。但是阿克提姆的阿婆罗在天上看到这一切，正在弯弓准备射箭；所有的埃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萨拜人都吓得转身逃跑。至于那埃及女王，人们可以看到，她唤来了风，正在张帆，把帆抖开。司火之神把她勾画成面色苍白，一片杀人流血的景象使她感到死亡临头，浪潮和西北风催着她，前面是为她而悲伤的尼罗河的巨大的身躯，敞开着它的大袍，召唤着那些失败者来躲进它的衣衫里、它的蓝色的怀抱里、它的港汊纵横的水域里。

---

① 土耳其。

② 克列奥帕特拉。

③ 指战役失败后，她用毒蛇螫刺自己而自尽。在盾牌上，这两条蛇刻在她身后。

接着是奥古士都在三日庆祝节乘车向罗马城驶去，向意大利诸神做庄严不朽的誓言，要在全城建造三百座大庙。罗马的大街小巷响彻了游乐欢笑和掌声；在每座庙宇里母亲们在舞蹈，每座庙宇里伏尔坎都雕出它的祭坛，在祭坛前屠宰了的牛散布在地上。奥古士都本人坐在辉煌的阿婆罗庙的雪白大门前，检阅着万方人民献来的礼品，并把它们挂到豪华的殿柱上；被征服的各族人列着长队从他面前走过，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正如他们穿的是不同的衣服，佩戴的是不同的武器。伏尔坎雕刻出来的有非洲的诺玛德族人、穿着宽大长袍的阿非利加洲人、小亚细亚的勒勒格人和卡列人、斯库提亚的善射的勒隆尼人；幼发拉底河的河神也走过了，现在比从前驯服多了；还有从最远的高卢来的摩利尼人和双角的莱茵河神，桀骜不驯的斯库提亚的达海人和不肯让人架桥的阿拉克塞斯河。

埃涅阿斯看着伏尔坎造的、他母亲送来的这块盾牌上刻的这些情景，不禁看呆了，他虽然还不知道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但这些图像使他高兴，于是他把这反映了他子孙后代的光荣和命运的盾牌，背在肩上。

卷　　九

(1—76行　尤诺派伊里斯去告诉图尔努斯说埃涅阿斯出门访问厄凡德尔去了，现在是进攻的时刻了。图尔努斯接受尤诺的神谕。特洛亚人按埃涅阿斯临行的吩咐，留在营中，而图尔努斯就像饿狼扑羊一样，准备纵火烧毁特洛亚人的船队)

当这些事情发生在遥远的帕兰特乌姆的时候，尤诺从天上派遣伊里斯到性情暴躁的图尔努斯那里去。图尔努斯这时正巧坐在他祖先皮鲁姆努斯的圣谷中一片树林里。陶玛斯的女儿轻启玫瑰色的嘴唇对他说道："图尔努斯，任何一位天神都不敢答应你的事，尽管你极想得到，如今不等你请求，随着岁月的迁移却自动送上门来了。埃涅阿斯现在抛下他的营寨、同伴和船队，去访问帕兰特乌姆王国厄凡德尔王去了。不仅如此，他还远至科吕图斯各城市，募集了一批吕底亚的乡民，并把他们武装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现在是整顿马匹和战车的时候了。一刻也不要拖延了，赶快去袭击他们的营寨，搅他个天翻地覆吧。"她说完展开平稳的双翼飞上天去了，飞过之处，在云层之下勾画出一大条彩虹来。青年国王认出了她，他高举双掌伸向上空，向飞去的伊里斯高喊道："伊里斯，天上的光辉，是谁派你穿过云层降临大地，来到我这里

的？为什么天气突然开朗了？我看见天幕从中央裂开，群星在苍穹徜徉。不论你是谁，你既叫我战斗，我服从你的伟大的预兆。"他说完就走向水滨，从漩涡面上捧了一掬水，久久向诸神祈祷，向苍天一次又一次地祝告。

接着他的全部军队，如云的战马，身披锦绣金甲的士兵，向平原进发；墨萨普斯开路，提鲁斯的少年子弟殿后，图尔努斯作为统帅走在队伍的中央：他手持武器上下走动，比别人足足高出一头。这队伍就像由七条平静的支流所哺育的恒河悄悄地上涨，又像尼罗河在泛滥之后，肥沃的河水从平原退落，又沿着河床安定下来一样。这时守卫营寨的特洛亚人望见平原上忽然扬起一阵云朵一般的黑色尘土，像阴云似的升上天空。站在高阜上面对来敌的凯库斯首先高喊道："同胞们，那滚动着的一团黑雾是什么啊？快，拿起你们的刀来，准备好枪支，爬上寨墙去，敌人来了，嗨！"特洛亚人大声呐喊着，从各个寨门躲进营寨，女墙上站满了人。因为他们的杰出的军事领袖埃涅阿斯在出门的时候曾警告过他们：在他离开的时候，一旦有事，千万不可冒险摆开阵势，到平原上去作战；而是只求保住四面有土墙保护的营寨。因此他们尽管出于荣誉感和愤慨而力求一战，但是他们还是服从了埃涅阿斯的告诫，紧闭寨门，把自己武装好，在空阔的砦堡里，等候来敌。

图尔努斯的队伍走得很慢，图尔努斯领着二十名精骑兵飞也似地跑到队伍的前头，很快就到了特洛亚人的营寨。他骑的是一匹特拉刻种的斑白马，头上戴的是插着红翎的金盔。他喊道："青年勇士们，有谁愿意第一个和我向敌人冲去？看！"说着他把长矛滴溜转地抛向天空，作为开始战斗的信号，挺身向战场杀去。他的部下一

声呐喊，响应他的战斗号召，跟了上去，杀声震天，着实怕人；但是特洛亚人不肯出战，不肯拿起武器阻挡来敌，而眷恋着自己的营寨，这倒使图尔努斯有些吃惊。他一面纳闷，一面骑马绕城这里那里侦察一番，看看有没有一条缝子可以进去，但是没有找到。他就像一条狼半夜里等候在挤满羊群的羊圈外面，在风雨之中对着篱笆圈嗥叫，羔羊在母羊身体庇护下不住咩咩地叫着，而这条凶狠的狼，压不住怒火，对着吃不到嘴的佳肴急得发疯，对食物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折磨着它，它的嘴发干，失去了血色；图尔努斯望着特洛亚人营寨的土墙心里也同样气得像火燎似的，他一身硬骨也像火烧一样痛苦。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入口，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把蜷缩在营寨里的特洛亚人逼出来，把他们像流水一样赶到平川地上来呢？有了，他们的船队——这船队隐蔽在离他们不远的营寨的栅栏墙边，有一道堤岸和河水圈住——图尔努斯就直奔船队而去，叫他的兴高采烈的随从们取来火把，他急切地把燃着的松枝拿过来，握在手里。在图尔努斯的榜样的启示之下，他的部下也都全力以赴，人人捅开炉火，拿起冒着黑烟的火把武装自己。冒烟的松枝发出漆黑的光焰，司火神伏尔坎把烟灰杂着火星吹上了天空。

(77—122行　特洛亚的船队是用库别列女神的松树木制成的，女神把船只变成仙女，才免于烧毁)

众位女诗神啊，请你们说一说是哪位神灵让特洛亚人避免了这场可怕的火灾？是谁把烈火驱散，保护了船只？这件事，古人是信以为真的，但是传到今天仍然活在人们记忆之中。当初埃涅阿斯在弗利吉亚的伊达山上造

船，准备出海的时候，据说众神之母库别列对大神尤比特曾这样说过："我的儿子，你要答应我的请求，你现在是奥林普斯的主宰了，你要答应你亲爱的母亲对你提出的要求。我有一片松林，这林子长在我的山峰上，是我多年来心爱的东西，人们经常到这里奉献祭品，这片林子长着郁郁葱葱的黑松和枫树。现在有个特洛亚的青年勇士要打造船只，我很高兴把这些树给他用；但是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又害怕，又发愁。我要你给我解解忧，让你母亲的祈求得以实现，那就是愿他的船只在航行间不要因颠簸而破裂，不要被狂骤的风暴所征服：因为这些船是在我的山上造成的，让它们得到安全吧。"她的儿子，在天空驱使星辰运转的尤比特，回答说："母亲，你为什么要逆转命运的规定？你这些要求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凡人的手造出来的船能有权利永不毁灭吗？埃涅阿斯可能经历那些捉摸不定的险境而平安无事吗？哪个天神有这么大的权力啊？不行啊。但是当他们历尽险阻一旦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意大利的港口，凡是在海上没有覆灭而把特洛亚王子安全运到劳伦土姆田野的船只，我都剥下它们的凡俗的形象，而让它们变成大海上的神女，就像在海上突进、胸前激起素波的涅瑞乌斯的女儿多托和噶拉特阿一样。"尤比特说完，他指着他弟弟冥王普鲁托的斯提克斯河的漆黑的激浪和夹岸的黑色深渊做见证，点头表示同意，他一点头，整个奥林普斯为之震慑。

现在尤比特所许诺的日子已到，命运之神规定的时间也已期满，因此图尔努斯想加害于她的神圣船舶这一意图提醒了这位众神之母，一定要祛除这场火焚之灾。突然间一道前所未见的光在人们的眼前闪亮，从东方出现一大片云彩，伴随着伊达山上一队队舞蹈着的神女，驶过

天空。接着从空中发出了一个可怕声音，响彻特洛亚和鲁图利亚人的队伍之中。这声音说道："特洛亚的人们，不要因为害怕而急于去保卫我的船舶，也不必拿起武器；我可以让图尔努斯把大海烧干，也不会让他烧毁我的用松木造成的船舶的。你们这些船舶，你们可以走了，我放你们走了，你们已经是海上的仙女了；我是你们的母亲，我现在这样命令你们。"立刻每条船都挣脱了系在岸上的缆绳，船头扎进水里，像海豚一样钻进了大海的深处。随后，从海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它们又冒了出来，已变成妙龄女郎的形状，她们的数目和以前靠在岸边、船头包着铜甲的船舶的数目一样，她们在海上游弋着。

(123—175 行　鲁图利亚人很害怕，但图尔努斯鼓励他们说这朕兆对特洛亚人不利，预示他们已无法逃脱，他们将发现鲁图利亚人比希腊人更不好对付。他促他们准备战斗，而特洛亚人则准备抵御)

这情景使鲁图利亚人心里十分惊怕，连墨萨普斯也吃惊不小，他的马匹也焦躁不安，甚至第表河水徘徊不流，发出粗犷的咆哮，河神第伯里努斯也从大海里撤回了它的脚步。但是骁勇的图尔努斯的信心并未丧失，相反他说了下面一番话鼓励士气，也可以说是责备他们："这朕兆是针对特洛亚人的，尤比特不等我们鲁图利亚人向特洛亚人投掷武器和火把就已经撤走了他们经常使用的逃跑的工具[①]。因此，特洛亚人海上逃走的路已经切断，

① 指船只。图尔努斯讽刺特洛亚人怯懦，经常乘船逃跑。

没有任何逃跑的希望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半天下[1]，陆地在我们手里，而且意大利族已有成千上万人拿起了武器。尽管特洛亚人吹嘘什么命运之神有过预言，我也丝毫不怕。[2] 维纳斯的预言已经实现了，因为特洛亚人已经到达了意大利的肥沃的田野。和他们一样，我有我自己的命运，他们夺走了我的妻子[3]，我命中注定要把他们这些可诅咒的族类斩尽杀绝；这种痛苦的处境不仅墨涅劳斯和阿加门农经历过，[4] 也不仅米刻奈有权利拿起武器。[5] 特洛亚也许会说：'但是我们已经遭到一次毁灭，这也够了。'我现在回答，犯一次罪也够了，用不着这样深深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过不去。[6] 他们以为四周有了营寨，可以有恃无恐，他们的壕堑壮了他们的胆，其实这种单薄的防御也隔不开死亡；他们难道没有看到涅普图努斯亲手缔造的特洛亚城在大火中倾覆了吗？我的精锐的战士们，你们中间哪一个准备好了去杀出一条冲进他们营寨的路，和我一起冲进这惊慌失措的城堡？要打这些特洛亚人，我用不着什么伏尔坎打造的武器，也不需要一千条战船。[7] 让他们的厄特鲁利亚的同盟军全部马上来同他们联合起来吧。他们也用不着害怕有谁趁着黑夜怯懦地偷盗雅典娜的塑像，还在卫城顶上杀死守卫，我们也不会藏在什么黑洞洞的马肚皮里：我决意在光天化日之

---

① 指海洋。海陆各占天下之半。
② 指拉提努斯将招一个外邦人做女婿。
③ 指与他订了婚的拉提努斯王的女儿拉维尼亚，后嫁给埃涅阿斯。
④ 指海伦被帕里斯抢去的故事。
⑤ 指希腊人对特洛亚人作战。
⑥ 指又在抢他的未婚妻。
⑦ 指像希腊人那样大动干戈。

下公开地用火把他们的栅栏包围起来。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同什么希腊人和希腊的小娃们打交道，那一仗，赫克托尔一直打到第十个年头。现在，白天已经过了大半，剩下的时间，战士们，事情既然很顺利，大家休息休息体力，快活快活，等着战斗吧。"同时，墨萨普斯受命布下警戒线，堵住寨门，在寨墙四围点起火来。又选出十四名鲁图利亚人在墙外看守、巡逻，每个人又带领一百名武士，盔上插着红翎，镶着灿烂的金饰。有的奔跑着去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有的则在草丛里舒展四肢，尽情饮酒，端起铜杯，一饮而尽。四面火光辉耀，守卫的兵士彻夜不眠，做些游戏消遣时间。

特洛亚人从营寨的上面注视着这一切，他们在高处紧紧握着武器，但是他们也怀着惶恐和惊怕的心情检查了各个寨门，他们一手拿着武器，一手建造交通桥和掩体工事。这时墨涅斯特乌斯和勇敢的色列斯图斯出来指挥一切，埃涅阿斯临走时曾交代，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由他们两个来统帅军队，处理事务。全体人员都沿着寨墙警戒，抽签决定谁去最危险的地方值勤，每个人有他的岗位，坚守不懈。

(176—313 行　尼苏斯和欧吕阿鲁斯主张冲出敌围去找埃涅阿斯。他们召集特洛亚的领袖们，征求意见。阿勒特斯老人和阿斯卡纽斯接受建议，并表示感谢。欧吕阿鲁斯说，他如果遇难，请照顾好他的老母亲，阿斯卡纽斯答应了。两位武士装束停当，准备出发)

尼苏斯是许尔塔库斯的儿子，骁勇善战，他把守着营寨的一座城门。特洛亚的伊达山的狩猎女神派他跟随埃涅阿斯，他投掷的标枪，射出的箭，轻疾如飞。他的伙伴欧吕阿鲁斯紧跟着他，埃涅阿斯部下手操特洛亚兵器的战士，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英俊，他还只是个少年，嘴上还只初露髭须。他们两个亲密无间，打仗的时候也不分开，现在他们当然也是共同守卫着同一座城门。尼苏斯对他说道："欧吕阿鲁斯啊，是不是天神启发了我们胸中求战的热忱，还是我们每个人把自己这种可怕的欲望归之于神？我老早就盘算着要打它一仗或干点什么大事业，这种平静无事的生活不能让我满足。你已看到这些鲁图利亚人多么自信自恃，只有稀疏的几点营火，喝饱了老酒，躺下睡觉了，营地一片安静。你且注意听听我在想什么，听听我心里现在在打着什么主意。我们的长老们和百姓们都要求派人去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埃涅阿斯，并请他回来。如果他们答应给你我所要求的奖赏（至于我自己，只要我的事迹能够给我留下名声就够了），[1]我相信我能够沿着那边土冈的脚下找出一条通到帕兰特乌姆城的路。"欧吕阿鲁斯听了不觉发呆，激起了他对荣誉的渴求，因此他对他的火性的朋友说道："尼苏斯，难道你不肯让我和你一起，做你的伙伴，去完成这件崇高的任务吗？难道我能叫你独自一个去冒这样的大险吗？我的父亲是沙场老将俄弗尔特斯，我自己是在希腊人进行的恐怖战争中、特洛亚遭受危难之际长大的，他没有这样教导我[2]；我跟随宽宏大度的埃涅阿斯，经历最恶劣的命

① 我将为你向他们要求实物奖赏，我则只求留名。
② 指逃避危险。

运，都和你在一起，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①]。这里，这里有一颗心，它藐视生命，它认为为了获得你想要追求的那种荣誉，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对此，尼苏斯回答道："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怀疑过你，也不应该怀疑；我只愿伟大的尤比特或任何以公正的眼光看我们行事的神明，能让我胜利地回到你身边。如果哪位神明或什么意外让我遭到失败（做这么危险的事遇到这种情况，你是常见到的），我希望你能继续生存下去，你年纪轻，生命对你更有价值。一旦我在战斗中被夺去生命，我希望有人把我的尸首抢回来，或用钱赎回来，把我埋葬；但如果命运不允许（这是常有的事），虽无尸骨，也给我立一座衣冠冢，祭奠我一番。不要因为我死而给你可怜的母亲带来太大的悲伤，在许许多多做母亲的当中，孩子，只有她敢于一路跟随自己的儿子，不眷恋伟大的阿刻斯特斯的城市。[②]"但是欧吕阿鲁斯回答道："你举出这一连串空洞的理由，没有用处，我的意图没有改变，没有动摇。我们赶快行动吧。"他一面说，一面唤醒其他岗哨。他们走上前来，接替了岗位。欧吕阿鲁斯和尼苏斯离开岗位，一同去找他们的王子阿斯卡纽斯去了。

世界上一切有生之物都在安眠，把心里的烦恼忘却，忧虑解除，但是特洛亚人的领袖，那些特洛亚的俊杰，却正在商讨国家大事，该做什么，谁去向埃涅阿斯报信。他们都站在营寨中心的广场上，倚着长矛，拿着盾牌。忽然尼苏斯和欧吕阿鲁斯来了，要求立刻接见，说有要紧的

---

① 指逃避危险。

② 指卷5.767行，埃涅阿斯一行离开西西里时，一部分人不愿继续前进，留在西西里。

事,值得花费些时间。阿斯卡纽斯首先对这两个神情紧张的来者表示欢迎,并且让尼苏斯说明来意。于是许尔塔库斯的儿子尼苏斯说道:"埃涅阿斯的各位部下,请不要抱着偏见来听我的话,也不要把我们计划要做的事看成是年幼无知的想法。鲁图利亚人灌饱了酒,昏昏入睡,鸦雀无声;我们两人亲自侦察之后,发现有个地方倒是个漏洞,可以冲出包围圈,那地方就是离海最近的那座寨门外面那条双岔路。他们的篝火圈在这里有个豁口,黑烟升向星空;如果你们允许我们利用这好机会,到帕兰特乌姆城去找埃涅阿斯,你们会看到我们很快就回来,并且带回来通过大砍大杀而斩获的胜利品。我们不会迷路,因为在我们经常打猎的时候,从山谷的隐蔽处我们首先注意到了那座城市,对那条河的上上下下也都已熟悉了。"年迈而熟虑深思的阿勒特斯回答道:"永远保护着特洛亚的、我们祖国的神祇,你们给我们送来了这样勇敢而坚定的壮士,根据这现象,你们还是不准备把我们特洛亚人彻底消灭了。"他一面说,一面拍着他们两人的肩膀和手,脸上和双颊上淌下了泪水。接着他又说:"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恰如其分地奖赏你们这莫大的功劳呢?首先,天神和你们本身的品格将会给你们最美好的奖赏,其他的奖赏,正直的埃涅阿斯会很快颁发给你们,年幼的阿斯卡纽斯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卓绝的功劳。"阿斯卡纽斯在此插话道:"是的,我决不忘记;我父亲能否回来,和我的安全是密切相关的。尼苏斯,我以伟大的家神的名义,以祖先阿萨拉库斯的保护神和灰发维斯塔女神的圣龛的名义,庄严地向你们提出请求,我把我的命运和信心全部交付给你们保管了;请把我父亲召唤回来,让我能再见到他,他一旦回来,我的忧愁就化为乌有了。我将给你们两

只浮雕精美的银制酒杯，这是我们征服阿里斯巴[1]的时候带回来的；还要给你们一对三足鼎，两大塔伦[2]的黄金，一只古碗，这是西顿的狄多女王给我父亲的一件礼物。如果我父亲真的征服了意大利，掌握了权柄，论功行赏，你见到过图尔努斯身穿金甲骑着的那匹马吧，这匹马，还有他的盾牌和红翎头盔，我将从所有掳获物当中挑出来，犒赏给你尼苏斯，从现在起这些都已属于你了。此外，我父亲还要给你十二名精选的妇女、男俘虏以及他们身上的武装，还有拉提努斯王现在所占有的土地。至于你，欧吕阿鲁斯，可敬爱的少年，你我年纪相差不远，我全心全意拥抱你，不论风里雨里你我都要形影不离。凡是我赢得的一切荣誉，你都有一份；不论我打仗或生活在和平环境，我的一切言行都对你开诚布公。"对此，欧吕阿鲁斯回答道："如果有哪一天我的行为不符合我今天的坚毅勇敢，我希望那一天永远不要到来；我只希望我的命运顺利，而不是乖戾的。但是在你给我的所有的赏赐之外，我还要求一件，我有个母亲，她属于普利阿姆斯这支古老的宗族，可怜的母亲，伊利乌姆的土地和阿刻斯特斯王的都城，都没有能把她留住，她一直跟着我在外面这样流浪。我现在要离开她了，她对我这次冒险出行一无所知，我也没有跟她告别(黑夜和你的右手可以作证)，因为我不忍心看我母亲流泪。但是我恳求你，如果她缺什么，你去帮助帮助她，如果她感到孤单，你去安慰安慰她。我希望你能做得到这件事，那么我就将更有勇气去迎接任何意外。"特洛亚人听了十分感动，大家都哭了，俊美的阿斯卡

① 故事不详。
② 古代衡名。

纽斯哭得尤其凄惨，因为这种亲子的情谊正是他自己心情的写照，使他感到难过。于是他说道："你放心，一切都将配得上你的英雄业绩。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只是你的母亲不叫克列乌莎罢了，她生了你这样一个儿子，人们对她是感激不尽的。不管你这次执行任务会遇到什么情况，我指着我的头起誓，就像我父亲从前常指着我的头起誓一样，万一有什么意外，凡是我答应在你顺利完成任务安然返回之后给你的一切，我照样把它们给你的母亲和你的亲属。"他一面这样说着，一面不住流泪；他从肩上卸下一把镀金短剑，这是克诺索斯的吕卡翁凭他奇妙的手艺打造的，配了一个象牙剑鞘把它套上。墨涅斯特乌斯赠给尼苏斯一张兽皮，是一张从狮子身上剥下来的毛茸茸的狮皮，忠心耿耿的阿勒特斯和他交换了头盔。武器佩带停当后，他们就立刻出发了。所有在场的领袖，不论年少年长，都送他们到寨门，为他们祝祷。至于俊美的阿斯卡纽斯，虽然小小年纪，却已具备了成人的头脑，担负起成人的职责了，他向他们交代了许多要对他父亲说的话；但是这些话都将被清风吹散，白白地送上了青云。

(314—449行　尼苏斯和欧吕阿鲁斯遇上鲁图利亚人，杀死了他们许多人。他们继续前行，欧吕阿鲁斯头盔上的反光引起一帮拉丁族骑士的注意，把他们包围起来，尼苏斯甩脱了敌人，欧吕阿鲁斯被扣住，尼苏斯折回来救他，但欧吕阿鲁斯被伏尔肯斯杀死了，尼苏斯为了报仇，把伏尔肯斯杀死，自己

也阵亡了）

他们走出营寨，越过壕沟，在夜幕中向敌营走去，在他们自己没有遭到毁灭之前，他们将要毁灭很多人。他们看到在草丛里躺着许多人，喝醉了酒在昏睡着，战车立在岸边，驾车人躺在车轮和缰绳之间，武器和酒杯抛得满地。尼苏斯先开口说道："欧吕阿鲁斯，现在时机已到，咱们该大胆动手了。那边是我们要走的路。你注意周围，担任掩护，不要让他们从后面袭击我们；我来和他们大干一场，然后带你走上大路。"他说完就不做声了，拿着钢刀向傲慢的拉姆涅斯进攻，拉姆涅斯正躺在一大堆被褥上，在酣睡中，胸口一起一伏，正在打鼾；他本人也是位国王，同时又是图尔努斯王最得宠的仆人，但是他虽然善卜，却不能拯救自己，免于覆灭。尼苏斯又杀死了拉姆涅斯身边三个家丁，这三个人胡乱地躺在他们自己的刀枪旁边；还杀死了雷木斯的武弁和驭手，这是尼苏斯偶尔发现他在自己的马匹底下躺着；然后用刀把他们垂下的头割了下来；接着他又砍下他们主人雷木斯的头颅，留下一具尸体，汩汩地冒着血，流出来的污血浸透了土地，以致土地都变得温热，也浸透了他的卧榻。他还杀死了拉密鲁斯、拉姆斯和年轻的色拉努斯，这青年赌了大半夜，又喝醉了酒，四肢叉开躺在地上，脸庞却十分清秀，如果他那天夜里一直赌下去直到天明，也许他的命运会好一些。尼苏斯就像一头很久没有吃东西的狮子，疯狂的饥饿驱使它冲进了拥挤的羊圈，东窜西跳，对着温和的羊群又咬又扯，羊群吓得不敢做声，而狮子却张着血口大声吼叫。

欧吕阿鲁斯的斩杀也不亚于尼苏斯，他也是满腔怒火，袭击了一大批无名无姓的普通战士，杀死了毫无防备

的法杜斯、赫尔培苏斯、雷土斯和阿巴里斯，只有雷土斯是醒着的，而且看到这一切，但是怕得躲到了大酒坛后面，后来他站了起来，和欧吕阿鲁斯交手，欧吕阿鲁斯向他胸膛刺去，一刀插到底，待拔出来时，雷土斯早已死了，吐出了精魂，他流出的赤血里还掺杂着醇酒。欧吕阿鲁斯乘兴继续偷袭，来到了墨萨普斯部下所在地，在这里他看到最后的篝火已经暗淡，马匹拴得牢牢的，正在吃草。尼苏斯感到欧吕阿鲁斯杀人杀得有些不能自已，于是对他说了一句："我们克制一下吧，天快亮了，对我们不利。我们给他们的惩罚已经够了，我们通过敌阵的道路已经打通了。"于是他们就丢下了许多战士用的、纯银镶造的武器、酒碗和华丽的被褥。但是拉姆涅斯身上有些勋章饰物和一副镶着金纽的腰带，这些东西是豪富凯迭库斯从前赠送给提布尔的勒木鲁斯的礼物，以代替当面联盟结好，后来勒木鲁斯临死前把这些东西给他的孙子，死后在和鲁图利亚人打仗的时候又被鲁图利亚人占有，[①] 欧吕阿鲁斯舍不得丢下就夺过来挂在他健壮的肩膀上，但这也是徒然啊。欧吕阿鲁斯又把墨萨普斯常戴的、装饰着翎毛的头盔戴在头上。然后两人才离开敌营，向安全的前程走去。

这时，先前从拉提努斯的城里派出的三百名携盾的骑兵在伏尔肯斯的率领下到来了，他们是来给图尔努斯王送答复的[②]，拉提努斯其他部队则列阵在战场上待命。

① 这段故事，注家认为非常复杂，是诗中十二处不能解释的段落之一，只能了解大意。

② 显然，图尔努斯曾有信给拉提努斯，现在拉提努斯派鲁图利亚人伏尔肯斯送来答复。

当他们接近特洛亚营寨、快到寨墙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两个特洛亚人正在向左边转弯，欧吕阿鲁斯头上戴的盔，忘记摘下，在朦胧夜色中，反射出一道道光亮，使他暴露了。这情景来人没有放过，伏尔肯斯出列喊话道："前面来的人，站住。你们为什么这时候在路上行走？你们为什么全副武装着？你们要到哪儿去？"他们不予理睬，而是趁着夜色的掩护加快向树林里跑去。骑兵们就在他们所熟悉的各个路口布好岗哨，企图拦截，并把所有的路口都包围起来。这片灌木林非常广袤，里面有形状怪异的黑松，到处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荆棘；林中幽密的小径错综，很难辨出什么道路来。枝影阴暗，加以身上背着沉重的战利品，使得欧吕阿鲁斯举步艰难，心里害怕又使他走错了路。尼苏斯呢，他只管往前走，心里什么也没想，很快就把敌人抛在后面，并经过了后来名叫阿尔班的地方（由阿尔巴·隆加演变而来，那时是拉提努斯王的一座大牧场的所在），然后才停下来，回头再寻找他的朋友欧吕阿鲁斯时，却是无踪无影。他惊呼道："唉呀，不幸的欧吕阿鲁斯，我把你丢在什么地方了？我该往哪儿走呢？"说着，他又回到那令人迷失方向的树林去，重新走上那些错综的小径，仔细寻找他走过的足迹，在那静悄悄的荆棘丛中徘徊。接着他听到了马蹄声和追捕者的呼喊。没有多久，他就听到呐喊声，并看见了欧吕阿鲁斯，欧吕阿鲁斯由于环境不测，夜色难辨，又被突然的喊叫所震慑，敌不过袭来的全部兵马，已束手就擒了，但还努力挣扎，也已毫无用处。尼苏斯该怎么办呢？他有什么力量，有多大武艺敢去把少年欧吕阿鲁斯夺回来呢？自己是不是应该饮刃而死，选择自戕的道路，痛痛快快结束生命呢？他骤然抽回手臂，拿着长矛，望着天上的明月，大声祝祷道："女神

啊,众星中最光辉的星,拉托娜的女儿,护林的神明,请你降临,从灾难中拯救我们吧。我的父亲许尔塔库斯曾为我在你的祭坛上敬献过供礼,此外我自己也曾把我的猎物献给了你,把战利品挂在了你的庙堂的圆顶上或钉在你圣殿的屋檐下,因此请你指引这支长矛飞向天空,并在敌人的人群中引起骚乱。"他说罢就用尽全身力气把铁矛投了出去。飞矛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夜空,一下扎进了苏尔莫的后背,木柄折断,矛头直插进他的心里。苏尔莫倒地翻滚,从胸口涌出一股热血,小腹抽搐,大口大口喘气,然后就僵冷了。其余的人东张张西望望。只见尼苏斯勇气倍增又举起一支长矛,举到齐耳的高度,在敌人惊魂未定之际,这长矛早已嘶的一声刺穿了塔古斯的两个太阳穴,牢牢固定在他头上,矛头也变得温热了。伏尔肯斯见状暴跳如雷,但是他看不到是谁投的长矛,尽管火冒三丈,也不知道向谁去进攻。于是他向欧吕阿鲁斯喊道:"喂,你,现在你得用你的热血为他们两个人偿还血债了。"说着他拔出短剑直向欧吕阿鲁斯扑去。尼苏斯看了大吃一惊,怒不可遏,他的痛苦使他难以忍受,他再也不能躲在暗影之中了,于是大声喊道:"是我,是我干的,我在这里,鲁图利亚人,你们的刀往我身上刺吧,一切错误都是我的错误,那少年没有这等胆量,他是做不出来的;上天和星斗有知,他们可以做见证;他来完全是因为我处境不利,出于对我的无比的友爱。"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敌人已经把刀子用力插进了欧吕阿鲁斯的肋间,刺开了他洁白的胸膛。欧吕阿鲁斯翻了几个身,死了,鲜血染遍了他俊美的躯体,头颈松弛,头垂到肩上,就像一朵鲜艳的红花被耕犁割断,枯萎而死,又像那罂粟花被一阵豪雨压下来,颈项支持不住,把头垂下一样。尼苏斯立即冲进敌

阵，在人丛中只找那伏尔肯斯一个，只注意他一个。敌人聚拢，把他围住，从这边把他赶到那边，逼他肉搏。他照旧毫不示弱，挥舞着雷霆般的钢刀，直到最后他一声大吼把刀插进了伏尔肯斯的身体，他杀死了敌人，但自己也死了。他身上也是伤口累累，一头倒在他已死的少年朋友的尸体上，最后在安详的死亡中找到了安息之所。

两个幸运的人啊！如果我的诗歌有什么力量的话，只要埃涅阿斯的后裔住在卡匹托山不可动摇的磐石之畔一天，只要罗马长老掌权一天，你们的事迹是没有哪天会被人遗忘的。

（450—502行　次日，鲁图利亚人挑着尼苏斯和欧吕阿鲁斯的首级向特洛亚营寨发动进攻。欧吕阿鲁斯的母亲得知消息，大恸）

鲁图利亚人胜利了，掳获了不少新的和老的战利品，流着泪把伏尔肯斯的尸体抬进营里。在军营里，人们已经在悼念鲜血流尽而死的拉姆涅斯和在这次屠杀中丧生的其他将领，包括色拉努斯和努玛。一大群人已经围绕在死者和半死的伤员的周围，新流出的鲜血使土地都温热了，混着泡沫的血流成一条条河流。他们彼此都在辨认那些战利品；他们认出一顶耀眼的盔是墨萨普斯的，还有用血汗夺回的勋章是拉姆涅斯的。

这时黎明女神已经离开她丈夫提托努斯的金黄色的床榻，开始把光明重新洒向大地。接着阳光普照，白昼照亮了一切，图尔努斯起来武装了自己，又叫醒部下武装起来，他部下各首领又唤起兵士穿上铜甲，准备战斗，并把各路战斗情况通报下去，以激励士气。不仅如此，有人还

把欧吕阿鲁斯和尼苏斯的头颅插在长矛上，(好可怜的景象啊!)其他人呼叫着跟在后边。埃涅阿斯久经考验的部队沿着寨墙左侧列阵以待(因为右侧有河围住)，有的坚守壕堑，有的站在高高的碉堡里，他们心情沉重而忧伤，但当他们看到两个非常熟悉的战友的头颅挑在矛头上，污血还在流淌，他们感到万分震惊和难过。

这时传递流言的女神法玛急急忙忙飞到了这担惊骇怕的营寨，一直飞到欧吕阿鲁斯母亲的耳边。可怜的老妇人，她立刻全身发冷，手里的梭子弹落到地上，线轴也散开了。她极度悲痛，飞跑出去，像妇女们所习惯做的那样，一路哀号，撕扯头发，像疯癫一样，奔向寨墙，来到了前沿阵地，既不顾这是男人们的战场，也不顾刀枪的危险，她的哀号声充塞天宇："欧吕阿鲁斯，我眼前看见的这东西竟然是你吗？你是我老年垂暮的安慰，你怎么能抛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啊？你好狠心啊！你被委派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难道就不给可怜的做母亲的一个和你最后说几句话的机会吗？如今你在异乡倒下了，去喂拉丁姆的狗和秃鹰了！你的母亲没有能够伴随你把你埋葬，没有能够把你的眼睛合上，把你的伤口洗净，用衣服把你装殓起来，这件衣服是你母亲日日夜夜为你加紧做出来的，织这件衣服对我这个愁苦的老人来说是个安慰。我到哪儿去找你呢？你的残缺的肢体在什么地方？孩子，你给我捎回来的只有这一点点吗[①]？我和你跋山涉水，现在只剩下这一点点了吗[②]？鲁图利亚人啊，如果你们有怜悯心，就把我刺死吧，把你们所有的矛都向我投来，你们的钢刀不要杀别人，就杀我一个吧；你，伟大的众

①② 均指他的首级。

神之父，可怜可怜我吧，用你的雷霆把我这被你痛恨的人打下塔尔塔路斯去吧，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了结我这惨痛的生命啊。"大家听了她的哀号都为之心酸，到处一片悲痛和叹息之声，斗志为之消沉麻痹。这位老母亲还在煽起更大的悲哀，于是在伊利翁纽斯和泪如泉涌的阿斯卡纽斯的命令下，伊代乌斯和阿克托尔两个把她搀起，扶回家去休息去了。

(503—589 行　鲁图利亚人开始向特洛亚营寨进攻。诗人恳请诗神描述图尔努斯的厮杀，他杀死赫勒诺尔和吕库斯，在交战中双方死亡众多)

这时，从远方传来了可怕的铜号的声音，接着是呐喊声，响声震天。沃尔斯克[1] 人排列成龟背阵[2] 在加速进军，准备填塞壕堑，推倒寨栅。一部分人在那守卫稀疏、因人少而透露光线的地方寻找攻城的入口，或搭梯爬墙。特洛亚人由于经历过长期的战争，对守城很有经验，他们拾起各式各样的武器向敌人投去，并用结实的长竿把进攻者戳下去。他们又把能砸死人的沉重的滚石推下去，希望能够砸破龟背阵，但是所有在严密的龟背阵下面的人不怕任何东西砸下来。后来，他们却渐渐支持不住了，原来一大群特洛亚人聚拢，推动了一块极大的石头，把它推了下去，砸散了盾牌阵，砸倒了一大片鲁图利亚人。鲁图利亚人稍稍失去了进攻的勇气，不愿再盲目地躲在盾牌下作战，而是争取用远距离抛掷武器的办法迫使守卫

① 鲁图利亚人的盟军。
② 用盾牌遮住头顶，从上面看去，与龟背相似，故名。见前。

营寨的人后退。在另一处，面目可怕的墨赞提乌斯挥舞着厄特鲁利亚的松枝，把冒烟起火的火把投向特洛亚营寨，驯马能手墨萨普斯这位涅普图努斯的儿子则在找攻城的云梯，准备在寨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女神卡利俄佩啊，我请求你给我诗人的灵感，我要叙说图尔努斯是怎样大肆杀戮，造成累累死亡，都有哪些人被他送到了阴府；请你和我一道展开这卷一场大战的画面吧。女神们啊，你们是记得这回事的，你们是有能力叙述这回事的。

寨城上有一座塔楼，从下面望去，十分高大，有很高的交通桥，位置极好，全部意大利人集中力量在攻打这座塔楼，力争要用一切办法把它攻下来，特洛亚人则用滚石对付进攻者，保卫塔楼，并密集在一起从窗口向进攻者投掷标枪。图尔努斯在队伍的最前列，向塔楼投掷了一枚烧得旺旺的火把，这火把牢牢击中了塔楼的侧翼，火乘着风势散开，燃着了木板，伸延到楼柱，楼柱也烧着了。塔楼内一片惊慌混乱，都想逃出这场灾难，但是一切都是徒然。他们挤做一团，退到火势还没有蔓延到的地方，但是突然间，沉重的塔楼坍塌了，訇的一声巨响，震荡了整个天空。随着这庞然大物的倒塌，特洛亚人纷纷倒地，有的被自己的枪扎穿，有的被坚硬的碎木刺透了胸膛，半死半活。只有赫勒诺尔一个，还有吕库斯逃了出来。赫勒诺尔还是风华少年，他的母亲利库姆尼亚是个女奴，父亲是迈俄尼亚的王，他母亲偷偷把他抚养大，并送他参军去特洛亚，虽然他父亲不准；他轻装从军，他的盾牌迄今还一片空白，没有纪录过战功。此时，他发现身陷图尔努斯的千军万马的重围之中，这边站着拉丁部队，那边也站着拉丁部队，他就像一头野兽被一圈猎人密密围住，面对着他

们的枪刀，明知送死，但仍发疯似地冲上前去，一跳正好跳在猎人的枪上，同样，少年赫勒诺尔冲向敌人阵中，拣那刀枪最密的去处奔去，结束了生命。但是吕库斯的两条腿比赫勒诺尔跑得快得多，[1] 他逃脱了敌人的刀枪，来到了城下，努力用手去攀那墙头，想去抓自己战友们的手。但是图尔努斯跟了上来，一面跑一面投枪，以胜利者的口吻骂道："傻瓜，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心吗？"他一面说一面揪住他悬挂在墙上的身体，把他拉了下来，还带下来一大片寨墙：就像尤比特的侍从——雄鹰用它的弯爪抓住一头兔子或一只浑身雪白的天鹅，飞向高空，又像一条战神豢养的狼从羊圈里抓住了一只羔羊，母羊不住地咩咩叫着在寻找它。这时四面都升起了呐喊声，拉丁战士们开始冲来，有的用乱石填平壕沟，有的把燃着的火把投向屋顶。伊利翁纽斯看见鲁图利亚人鲁克提乌斯拿着火把向寨门走来，就推下一块巨石，大得像劈下来的一角山崖，把他砸死。利格尔杀死了厄玛提翁，阿希拉斯把科吕奈乌斯杀死，利格尔梭标投得准，阿希拉斯善于从远处放冷箭。凯纽斯杀死了俄尔提吉乌斯，而图尔努斯乘胜又把凯纽斯杀了，又把伊土斯、克罗纽斯、狄俄吉普斯、普罗莫鲁斯和萨拉吉斯杀了，站在碉堡顶上的伊达斯也被他杀了。卡库斯杀死了普利维尔努斯。原来普利维尔努斯被特密拉斯的长枪轻轻挑伤，他不该丢下盾牌去包扎伤口，结果卡库斯一箭飞来把他射中，箭矢深深扎进了他的左肋，埋在体内，这致命的创伤破坏了元气畅通的渠道。还有阿尔肯斯的儿子，身穿豪华的铠甲，外面披着一件针绣的斗篷，一色西班牙红，十分耀眼；他面目清秀，他

---

[1] 或作：他逃跑的本领比打仗的本领高明得多。

的父亲阿尔肯斯曾让他在苏迈图斯河畔战神玛尔斯的圣林里学习武艺(在这圣林里有帕利奇神的神坛,接受丰饶的祭品),并派他去参加埃涅阿斯的队伍。[1] 墨赞提乌斯放下手里的长矛,举起响弩绕着头转了三遭,扳紧弩弦,放出铅丸(铅丸快速飞行,几乎熔化),迎面击中了阿尔肯斯的儿子的前额,把它打裂,他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倒在沙地上了。

(590—671 行　努玛努斯在阵前向特洛亚人挑战,说意大利人如何坚强勇敢,而特洛亚人又如何像东方人那样柔弱。阿斯卡纽斯一箭把他射死。阿波罗向阿斯卡纽斯显形,预告他未来的光荣,但又警告他在他没有成人以前,从现在起要避免战斗)

据说阿斯卡纽斯用箭射人,真正打仗,这还是第一遭,以前他只习惯于用箭把野兽吓跑,这回他却是亲手把勇猛的努玛努斯打倒了。努玛努斯,他的族姓是雷木路斯,新近才和图尔努斯的妹妹结婚的。他既然成了王族新贵,于是满心骄气,摇摆着魁梧的身躯,来到阵前,大喊大叫,口出不逊,有的话还可重复,有的简直不堪人耳。他说道:"你们这些两次沦为亡国奴的特洛亚人,这是你们第二回受到围困,龟缩在营寨里,想靠一堵墙来求得不死,你们不觉得害臊吗?就凭你们这样子就想通过战斗掳得我们的妇女!是什么神,还是你们自己丧失了理智,

① 苏迈图斯,西西里岛东部河流和城市的名字。埃涅阿斯流亡到西西里岛时,阿尔肯斯派他的儿子跟随埃涅阿斯远征。

才叫你们到意大利来的？这里没有墨涅劳斯和阿加门农，也没有花言巧语的奥德修斯：我们这种族天生就强悍，孩子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把他们抱到河边，放到彻骨冰冷的河水里，让他们坚强；少年时期，他们日夜打猎，树林子都得不到休息，他们的游戏是盘马弯弓。到了青年时期，他们能吃苦耐劳，手拿锄头去征服大地，一旦有战争，他们能震撼城市。不管年纪大小，我们的人身上都有铁器造成的伤痕，赶牛的时候也是用倒持的长矛，即使到了老年，行动缓慢了，但是我们头脑还是强健的，精力并不衰退，我们用盔盖住我们灰白的头发，以抢劫为生，以经常把掠夺物拿回家里为乐，而你们喜欢的却是绣着黄花和紫得耀眼的衣服、懒散的生活、唱歌跳舞，你们袍子还有袖子，帽子上还有带子。[1] 哎呀呀，你们是货真价实的特洛亚的女人，哪里是什么特洛亚的男子汉呀，到定杜玛山上去吧，去奏那双管芦箫，这是你们爱听的调子，伊达山的母亲库别列的鼓和木管在召唤你们呢；把打仗的事交给男子汉吧，别使枪弄棒的了。"

他的这一番威胁傲慢的话使阿斯卡纽斯难以忍受，他拿起弓，扳住马肠做的弓弦，张开双臂，站稳脚根，但是他引而不发，先向尤比特祝告道："全能的尤比特，请你允许我表现我的勇敢，我一定亲自到你的庙里庄严地向你奉献礼品，在你的神坛前献上一头角上涂金的白毛雄牛，它的头已经能和它的母亲抬得一样高，已经能用它的犄角和蹄子捣开沙地。[2]"天父听到了他的祝祷，他从天宇的左侧，天空的晴朗处，发出了雷声，同一时刻，阿斯卡纽

① 指缺乏丈夫气概。
② 指已经成长的公牛，而非牛犊。

斯的弓弦也响了，送去了死亡。那箭脱弦而飞，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正中雷木路斯头部，箭矢穿透了他的太阳穴。"来吧，说大话吧，嘲笑我们没有勇气吧！这就是两次当亡国奴的特洛亚人给鲁图利亚人的回答。"阿斯卡纽斯这样说道。接着，特洛亚人一阵欢呼，大声号叫，喜气冲天。

这时，在天上披着长发的阿婆罗正巧坐在云端看到意大利的队伍和特洛亚人的营寨，于是他对取得胜利的阿斯卡纽斯说道："祝贺你第一次成功显示威力，孩子，这就是超凡成神的道路，你是神的后裔，你的后裔也将是神。一切注定要发生的战争，在阿萨拉库斯族的统治之下，都将休止，这是顺乎情理的，特洛亚是留不住你的。[①]"阿婆罗说完后，就从高空降落，他拨开云气，直奔阿斯卡纽斯；他变成布特斯老人的模样，这布特斯原是安奇塞斯的侍从，兼当守门人，为人忠诚，后来埃涅阿斯派他陪伴阿斯卡纽斯。阿婆罗变成布特斯之后，不论在年龄、声音、面色、白头发以及佩带的郎当武器，完全和布特斯一模一样，就这样他对心情激动的阿斯卡纽斯说道："埃涅阿斯的儿子，你把努玛努斯射死，你也没有遭到报复，这就够了；你荣立的这第一次功劳是伟大的阿婆罗神赏赐给你的，你的武艺可以和他比美，他却并不嫉妒你，但是，孩子，以后要避免战斗。"阿婆罗正说着，就消失了，凡人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了，他消散在淡淡的大气之中，无影无踪。但是有些特洛亚的领袖听到他飞升的时候箭在箭囊里击撞，听到天神的武器的声响，知道这是阿婆罗神。因此，他们听从阿婆罗的话，服从他的权威，禁止阿

① 特洛亚只是区区小国，应建立庞大帝国。

斯卡纽斯参战,尽管他渴望参战;他们自己则又返回战场,去冒生命的危险。这时,沿着寨墙到处响起一片杀声,他们弓弩齐发,地上散满了箭矢,只听得盾牌和空心头盔击撞的声音,战斗愈打愈激烈,其激烈就像预示大雨来临的御夫座升起的时候,从西方刮来的豪雨,抽打着大地那样,又像尤比特祭起吓人的南风,吹来旋风式的暴雨,炸开了天空中的云窟,大片的冰雹从云端落下,劈打着大海一样。

(672—818行　特洛亚将领潘达鲁斯和比蒂阿斯打开了寨门,把门外的鲁图利亚人击败。图尔努斯前来支援,杀死比蒂阿斯;潘达鲁斯又把寨门关闭,但把图尔努斯关在寨内了。在交战中,图尔努斯杀死了潘达鲁斯和其他特洛亚人。墨涅斯特乌斯重整特洛亚队伍,才把图尔努斯击退,他跳进第表河,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这时,受埃涅阿斯之命守卫寨门的潘达鲁斯和比蒂阿斯把寨门打开了。他们兄弟两个是伊达地方的阿尔卡诺尔的儿子,他们是由林仙伊埃拉在尤比特的圣林里养大的。这两个青年武士身材高大,就像他们家乡高山上的松树一样。他们自恃武艺高强,打开了寨门,主动把敌人迎进来。他们手持刀枪,头上高高插着的翎毛不住摇荡,他们把住寨门,在箭楼前面左右站定。他们就像在利奎提亚河边或波河或美丽的阿特希斯河畔的一对高耸入云的橡树,繁茂的树颠直指天宇,高高的枝叶前后摆动,像在点头。鲁图利亚人看见寨门大开,就冲了进去。鲁

图利亚的奎尔肯斯、全身披挂而英俊的阿奎库鲁斯、性情冲动的特玛路斯和战神的宠儿海蒙，有的立即和全体士卒转身逃跑，有的立即在寨门前丧了命。这次交锋使得特洛亚人斗志大大旺盛，他们团结一致，聚集到同一地点，鼓足勇气向外冲去，进行肉搏。

正当统帅图尔努斯在另一处战场疯狂砍杀的时候，消息传来，说是敌人刚刚杀死了许多鲁图利亚人，兴高采烈，又说他们把寨门打开了。图尔努斯听了放下眼前的战斗，满腔怒火，冲向特洛亚人的寨门口，看见那一脸骄气的弟兄两人站在门口。但首先上来的是安提法特斯，他是特洛亚贵族萨尔佩东的私生子，他母亲是特拜人，图尔努斯举起标枪向他投去，把他刺死，这支用意大利樱桃木制的标枪飞过澄澈的天空，从高处落下，正中他的腹部，插在胸口下面，从伤口的黑洞里流出一股带着血沫的血流，矛头插进胸膛也变得温热了。接着他又杀死了墨洛佩斯、厄吕玛斯、阿非德努斯和比蒂阿斯。比蒂阿斯眼里冒火，嘴里念念有词，说些豪言壮语，图尔努斯知道投一支标枪是刺不死他的，因此他不用标枪而是用一种弩枪，旋转着弹出去，发出訇訇巨响，像霹雷一样，击中了比蒂阿斯。尽管比蒂阿斯的盾牌敷有两层牛皮，他的铠甲锁着两层金叶，十分牢固，也经受不起。他庞大的身躯倒下了，震得大地咚咚响，他那块大盾牌砸在他身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就像在拜埃湾的库迈，有时候那巨石垒成的防波堤坍塌了一样（这种防波堤是建筑在伸入海里的大堆石块的基础上的），留下一带乱石，激起海水，倒卧在水底，海水被它扰混，海底的黑沙被它扰起，湾外高耸的普洛库塔岛被它震撼，还有那伊纳里莫岛也被它震撼，这岛是尤比特命令埋葬巨人提佛乌斯的地方，这里有他

长眠其上的坚硬的石椁。

威力无边的战神玛尔斯这时给拉丁人又增添了勇气和精神，用锥子刺激他们的胸膛，又派了两名小神"逃跑"和"黑脸恐惧"到特洛亚人当中去。拉丁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可能有战斗的地方，并得到战神的激励。潘达鲁斯见他兄弟的尸体直挺挺躺在地上，又见到目前的处境，情况不妙，就用他那宽大的双肩顶住寨门，用力把寨门推动，门轴转动了，把他自己的许多队伍关在了门外，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另一部分则和他一起关在了寨里，这部分人是从战场上退败下来，被他招呼进寨的。但是他却干了一件蠢事，他没有看见鲁图利亚王正在人群中厮杀，却主动把他关进了寨内，这就像把一只猛虎关进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羊群里一样。图尔努斯立刻又重新冒出光焰，摇撼着武器，声音吓人，盔顶上血红色的盔缨在颤动，盾牌发出一道道闪光。突然间，特洛亚人认出了他，认出了他那张他们所憎恶的脸和他那巨大的身材，大为震惊。但是魁梧的潘达鲁斯闪了出来，想起兄弟的死，他怒火中烧，于是说道："这里不是阿玛塔的宫殿——不是她嫁女儿给你的嫁妆，这里也不是你祖传的阿尔代阿城堡，可以把一个图尔努斯保护起来。你眼前是你敌人的堡垒，从这里你休想逃出去。"图尔努斯笑了笑，平静地回答道："如果你有胆量，就来吧，交交手吧，你可以去告诉普利阿姆斯你怎样又发现了一个阿奇琉斯。"他说完，潘达鲁斯举起粗杆长矛——矛杆上还带着木疙瘩和青皮，鼓足了气，向图尔努斯投去；但是一阵风把它吹歪了，这是尤诺给图尔努斯排除了他面临的危险，这支长矛扎到了寨门上。图尔努斯说道："但是你可逃脱不了我强有力的手里拿着的这件武器，拿起武器来杀伤你的人可不是个像你

这样的人。"他举起手中的刀，昂然纵身，一刀砍下去把潘达鲁斯的前额，在两个太阳穴的正中劈开，这条大伤口一直裂开到尚无髭须的下颚。只听咚的一声巨响，他笨重的躯体倒在地上，死了，他死后，身体在地上缩做一团，两臂溅满了血和脑浆，头劈成两半，分别垂到左肩和右肩。

特洛亚人吓得四散奔逃，如果这时得胜的图尔努斯考虑到一拳把门闩打断，让自己的部队拥进寨门，这一天就可以结束战事，也可以成为特洛亚族的末日。但是图尔努斯满心怒火，他的疯狂的杀人的欲望刺激着他去找对手：他先袭击了法勒利斯，接着袭击了居格斯，把他的膝盖砍断，他拿起他们的枪朝逃跑的人们的后背戳去，尤诺一直给他鼓气。他又送哈吕斯去和死人做伴，他刺穿了弗格乌斯的盾，把他刺死，又杀死了阿尔坎德尔、哈琉斯、诺厄蒙和普吕塔尼斯，这些人都在寨墙上作战，毫无戒备。这时林凯乌斯从对面向他冲来，一面招呼着他的战友们，图尔努斯从右面堡垒挥舞着钢刀把他拦住，两人交手，图尔努斯一刀下去，林凯乌斯人头落地，连盔滚到老远。图尔努斯接着又杀死阿弥库斯，阿弥库斯是野兽最怕的人，他最擅长在武器上涂油膏，给铁器蘸毒；又杀死埃俄鲁斯的儿子克吕提乌姆和诗神的伴侣克列特乌斯，克列特乌斯最爱唱歌，弹琴，为凤尾琴谱曲，经常歌唱有关武士、骏马以及战斗的故事。

终于特洛亚人的将领墨涅斯特乌斯和勇猛的色列斯图斯听到了他们的部下被人杀害，他们跑来一看，只见部队七零八落，敌人已经进了营寨。于是墨涅斯特乌斯喊道："你们要往什么地方逃，往什么地方跑啊？除了这座营寨，你们还有什么城堡什么壁垒可去啊？同胞们，想一想只有一个人，四面都是你们的寨墙，居然能在你们寨子

里大肆杀戮而没有受到惩罚，让他把我们最精壮的战士送到了死亡的世界，这说得过去吗？你们这些胆小鬼，我们不幸的祖国、我们古老的神祇和我们伟大的埃涅阿斯，想到他们，你们难道不感到同情，不觉得羞愧吗？"这一席话燃起了特洛亚人的烈性，他们又坚强起来，又重新把队伍集合起来。图尔努斯渐渐撤出战斗，走向河边，朝河流弯曲处走去。特洛亚人这时勇气倍增，集结队伍，大声呐喊，追赶他，就像一队猎手举着枪追赶一头猛狮，这狮子害怕，但又凶残，瞪着眼睛看看猎手，身子却往后退，它的忿怒心情和勇气不允许它转身逃跑，猎人和猎人手里拿的武器又不允许它反攻，尽管它很想反攻。图尔努斯就像这么一头狮子，尴尬地、慢吞吞地迈着脚步向后退却，怒气在他心里像沸腾了一样。不错，他又两次冲进敌军，两次把敌人打得沿着寨墙奔逃，乱作一团；但是特洛亚人又迅速把全部队伍从营寨里聚集起来，尤诺也不敢再给他鼓气，因为尤比特从天上派来了伊里斯，来传达给他的妹妹尤诺他的严厉的命令，说如果图尔努斯不退出特洛亚人的营寨，其结果便将如何如何。因此，这位青年猛将在四面刀枪袭击之下，手中无力，连盾牌都拿不动了。他的头盔被兵器打中，在他头颅周围不断地响着，盔的铜皮被投石砸裂，翎毛也被打落，他的盾牌也无力抵挡冲击，特洛亚人，尤其墨涅斯特乌斯，像闪电一般，向他投掷标枪。图尔努斯浑身淌汗，像一条条漆黑的河流，因为他毫无喘息的机会；他已是筋疲力尽，浑身抖颤，痛苦地喘着气。最后他全副武装纵身一跳，跳进了河里。黄色的河水接纳了他，把他漂在缓缓流动的水波上，洗净了他身上的血污，使他高兴地回到自己的队伍去了。

卷　十

（1—15行　尤比特在奥林普斯召集众神开会，号召大家停止挑起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战争，并说将来有仗可打，尤诺的迦太基将进攻维纳斯的罗马）

这时，全能的尤比特在奥林普斯的宫里敞开了大门，众神之父、统治人间的王要召集一次会议。他高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望见世上的一切，他望见特洛亚人的堡垒，也望见各族拉丁人。在这拥有两个大门的大厅里，诸神落座，于是尤比特发言道："各位伟大的天上的居民，你们为什么改变了你们的主意，互相敌对起来，引起了这样一场大争执？我当初禁止意大利人去和特洛亚人对阵，为什么你们不遵守反而违反我的禁令？是谁挑起这方或那方的恐惧心理而让他们拿起刀枪走上战争的道路？正当的打仗的日子是会来到的，但是催促不得，将来凶狠的迦太基会在阿尔卑斯山上冲出一条路，冲进罗马城堡，给它带来浩劫[1]，到那时你们可以随意，以恨还恨，互相劫夺。但是目前就罢了吧，我要你们高高兴兴地把按我的意志定的章程肯定下来。"

---

① 指布匿战争。

(16—95行　维纳斯发言，抱怨尤诺插手干涉，导致特洛亚人的失败，并以讽刺口吻建议，既然特洛亚已一败涂地，尤比特至少也应拯救一下小小年纪的阿斯卡纽斯。尤诺怒气冲冲地答辩说，对于特洛亚人的失败，她不能负责，至于她给鲁图利亚人的援助，那完全是正当的)

尤比特简短地说了这么几句话，但是金色的维纳斯的答复却不简短。她说道："父亲啊，人世的永恒的统治者啊，我还能向什么别的力量恳求呢？你看见没有，鲁图利亚人是多么傲慢，图尔努斯盛气凌人，驱赶着马队冲进特洛亚人的行列，在战神玛尔斯的鼓舞下，横冲直闯，多么不可一世？特洛亚人的营寨也关不住了，不能保护他们了；事实上鲁图利亚人已经闯进寨门，在寨墙下展开了混战，鲜血流满了壕堑。埃涅阿斯出门去了，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永远不准有人去给他们解围呢？正当特洛亚要获得新生的时候，它又遭到一支敌军的威胁，狄俄墨得斯又起来反对特洛亚人了，这回是从阿尔皮来的。[1]我确实相信，我还将遭到创伤，作为你的女儿的我正在推延一个凡人的进攻。[2]如果特洛亚人寻求意大利是没有得到你的祝福，违反了你的意志，那么他们既然触犯了你，就让他们受到处罚，你也不要支持他们；但是天神和亲族

① 狄俄墨得斯是征特洛亚的希腊将领之一，后定居意大利南部阿尔皮，本诗卷八提到图尔努斯曾派使节去向他求援。

② 按：维纳斯和尤诺的舌战都大用修辞手法，此处维纳斯指的是狄俄墨得斯把她打伤的事，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卷五，她用讽刺口吻暗示尤比特准备让旧事重演，但她人不在战场，无疑是不给狄俄墨得斯刺伤她的机会，在拖延时间。

的亡灵显示给他们许多朕兆，他们是按这些朕兆行事的，那么为什么现在竟然有人能够置你的命令于不顾，为他们安排另一种命运？至于他们的船只在厄利克斯的岸边被焚烧，[①]风王把狂风从埃俄利亚驱赶出来，[②]伊里斯从云端降落，[③]这些事我也无须重复了。现在她[④]居然祭起一帮妖魔鬼怪（宇宙间这一部门，她以前还没有尝试过），突然间把疯狂的复仇女神阿列克托从阴府勾到人间，在意大利的城市里横行。我现在对权力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从前我命运顺利的时候，倒是指望过权力，现在你愿意让谁胜利就让谁胜利吧。如果你的狠心的妻子不肯给特洛亚人任何安身之处，那么，天父，我恳求你看在一片断垣残壁、硝烟弥漫、灭亡了的特洛亚的分上，允许我把阿斯卡纽斯安全地撤出战斗，让我这孙儿活下去。让埃涅阿斯在异国的波涛中颠簸，这完全没关系，让他去随命运指点的道路俯仰起落，但是请让我尽我所能保护住他的儿子，把他从战争的恐怖中引渡出来。我还有几处家园：阿玛图斯、高山上的帕佛斯、库特拉和伊达利乌姆，[⑤]让他放下武器，在我的家园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你下命令让迦太基把意大利置于它的铁蹄之下吧，阿斯卡纽斯决不对推罗城邦设置障碍。如果特洛亚人得不到拉丁姆，不能重建一个新的特洛亚，那么当初何必躲避战争带来的灾祸，冲出希腊人的火海逃生，历尽茫茫大海和无

① 见卷5.606行以下。

② 见卷1.50行以下。

③ 见卷5.607行以下及卷9.2行以下。

④ 指尤诺。

⑤ 除库特拉为希腊南部岛屿外，其余三处均为塞浦路斯岛上城市，四处均有祀奉维纳斯的神庙。

边陆地的种种险境呢?呆在祖国的最后的灰烬上,呆在一度是特洛亚的那块土地上,不更好吗?天父啊,我请求你把赞土斯河和西摩伊斯河还给那些可怜的特洛亚人,让他们再去承受一轮特洛亚承受过的灾难吧。"天后尤诺听了,激动得满腔怒火,回答道:"你为什么逼着我打破我深深的沉默,一定要我说话,公开我压下去了的愤恨?是哪个人、哪个神强迫埃涅阿斯选择战争的道路,去和拉提努斯王作对?他寻求意大利是受命运的指使吗?不是的,是发了疯的卡桑德拉唆使的。是我叫他离开营寨,去冒生命的风险的吗?是我叫他把战争大事、守卫营城的大事交给一个孩子的吗?是我叫他去动摇厄特鲁利亚对墨赞提乌斯王的忠诚,破坏各族之间的和平的吗?是哪位神祇,还是我的什么无情的力量促使他去犯这种错误的吗?我尤诺和这有什么关系,从云端降落下来的伊里斯和这又有什么关系?你说意大利人不该在新生的特洛亚周围放火,图尔努斯的祖父是皮鲁姆努斯,母亲是女神维尼利亚,他也不该在他自己祖先的土地上立足,那么特洛亚人该不该拿着漆黑的火炬猛攻拉丁人,役使本来不属特洛亚人的田亩,抢走它的财富呢?该不该要娶谁家的姑娘就娶谁家的姑娘,把已经定婚的闺女从爱人怀里夺走呢?该不该伸出双手做祈求和平的样子,而船头上却高挂着各色兵器呢?你既然可以把埃涅阿斯从希腊人手里偷走,用云气和清风把他遮住,你既然可以把他的船只变成一群女仙,难道我从我这方面帮鲁图利亚人一点小忙就不应该了吗?你说埃涅阿斯不在,他不知道。那就让他继续不在吧,继续不知道吧。[1]你又说你在帕佛斯、伊达利乌姆和高山

① 尤诺的意思是:我承认你说得对。

上的库特拉有家园，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干预这充满战争危机的城市，招惹这些脾气暴躁而凶狠的人呢？难道你以为是我在企图连根推翻特洛亚人的前程吗（它本来已经摇摇欲坠了）？是我吗？还是那个把可怜的特洛亚人投向希腊虎口的人[1]？欧罗巴和亚细亚兴兵打仗，原因何在？[2]是哪个人通过盗窃的行径破坏了双方的和平相处的关系？是我指引了特洛亚那个淫棍去偷袭斯巴达的吗？是我给他提供了武器，利用他的淫欲挑起战争的吗？你应该在那个时候多为你的特洛亚人操操心，现在你来埋怨我，把一些毫无根据的谩骂向我抛来，那是既不公平，也为时太晚了。"

（96—117行　尤比特对双方都不置可否，听由命运去解决矛盾）

尤诺申辩完毕之后，所有天上的居民纷纷议论起来，有的同意尤诺，有的同意维纳斯，就像大风初起，它被牢笼在树林里而发出的嗡嗡之声一样，这声音虽看不见，却滚滚而来，警告水手们大风暴就将到来了。但是全能的天父，掌握世间最高权力的天父，开口说道（当他说话的时候，高大的众神之殿一片静默，大地一直到底层都发抖起来，高高的天宇也是寂静无声，西风停止，大海平息了它的波涛）："你们要注意听我说的话，把它记在心里。既然不准意大利人和特洛亚人结成盟友，你们两人的争执也结束不了，那么不管今天是谁得胜，不管谁抱着什么希望，特洛亚人也好，鲁图利亚人也好，我都一视同仁，我也

① 帕里斯抢劫海伦事。
② 暗示凯撒与庞培，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内战。

不管特洛亚营寨被包围是由于意大利人注定要包围它，还是由于特洛亚人的愚蠢和错误或听了恶意的建议。我也不豁免鲁图利亚人。每个人的祸福都是他自己取得的。尤比特对一切人都是个不偏不倚的君王。命运会解决问题的。"尤比特说完点了点头，并凭他兄弟冥王的河水、炽热漆黑的河岸和两岸间的黑色漩涡明了誓，他一点头，整座奥林普斯为之震荡。他说的话到此为止。接着尤比特从他的黄金宝座上起身，天国众居民簇拥着他，把他送到殿门。

(118—145行　鲁图利亚人继续攻打特洛亚营寨)

与此同时，鲁图利亚人包围了所有的寨门，一心要斩杀守寨的人们，并在寨墙四周纵起火来。埃涅阿斯的部队被困在寨堡之内，毫无逃跑的希望。他们站在高高的碉堡里，愁眉苦脸，一筹莫展，而四面守城的人又寥寥无几，在第一线的是英布拉苏斯的儿子阿修斯，希克塔翁的儿子提莫厄特斯和阿萨拉库斯两兄弟，年老的廷布里斯和他的伙伴卡斯托尔；和他们做伴的在第二线的有萨尔佩东的两个弟弟，克拉鲁斯和泰蒙，都是吕西亚高地来的。吕尔涅苏斯的阿克蒙用尽全身气力推着一块大岩石，像是砍下的不小的一角山崖一样，他不比他父亲差，也不弱于他的哥哥墨涅斯特乌斯。他们都努力保卫营寨，有的在投标枪，有的在推礌石，有的用力掷火把，有的把箭搭在弓弦上。在人群的中央，看，正是那年轻的特洛亚王子，真可以说配得上维纳斯的钟爱，他褪掉了头盔，露出俊美的面容，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镶在耀眼的黄金上，可以佩在颈上，也可以戴在头上，又像光润的象

牙，精巧地嵌在一块黄杨木或俄利库姆的乌木上一样；他披散的头发垂到乳白色的后颈，用一个柔软的金箍拢住。此外还有伊斯玛鲁斯，他的豪迈的同族人，只见他在用毒汁浸泡箭矢，一心想重创敌人，他出身迈俄尼亚的贵族，那地方土地肥沃，人民以耕种为业，一条帕克托洛斯河用金水[1] 灌溉着这些耕地。守将之中还有墨涅斯特乌斯，不久前他在寨墙外打退了图尔努斯，因而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还有卡皮斯，康帕尼亚的卡普阿城就是由他而得名的。

(146—162 行　埃涅阿斯带领一批厄特鲁利亚部队从海路回来了，随他一起来的有厄特鲁利亚王塔尔康和厄凡德尔的幼子帕拉斯)

就这样一场恶战在双方之间展开了，而埃涅阿斯却正在星夜乘风破浪赶来。埃涅阿斯离开厄凡德尔，就来到厄特鲁利亚王的城堡，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宗族，并陈述了自己的要求和自己能提供些什么，并说到墨赞提乌斯已经争取到了哪些武装力量，以及图尔努斯的性情又是如何凶暴，又提醒他处理人事不能过于轻信，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塔尔康毫不怠慢，立即和埃涅阿斯联合，订立了同盟；厄特鲁利亚族已经偿清了欠命运的债务，[2] 遵照神意下了特洛亚人的船，把自己交付给一位异邦的领袖。埃涅阿斯的船在前面开路，船头上刻着几头弗利

① 据传米达斯王学到点金术，后来在这条河里把它洗掉。

② 意思是：命运规定他们要选一个异族人为领袖，现在他们已经满足了命运的要求(见卷 8.503)。

吉亚的雄狮，雄狮上面刻着伊达山，使流放的特洛亚人感到万分亲切。伟大的埃涅阿斯坐在船头，暗自考虑着战争的各种可能发展，在他左边，帕拉斯紧挨着他，问他黑夜天空的星指的是什么方向，又问他关于他陆上和海上的经历。

(163—214 行　诗人再一次呼唤诗神，接着列举了埃涅阿斯的厄特鲁利亚同盟军)

众位女诗神啊，我请你们现在打开赫立康山，启发我怎样去描述当时跟随着埃涅阿斯离开厄特鲁利亚海岸的那批厄特鲁利亚大军，他们怎样驾船在大海上航行。

为首的厄特鲁利亚将领叫玛希库斯，他的船，船头包着铜，船名叫虎舰，破浪前进。他手下有一千名青年勇士，他们有的是从克鲁希乌姆城来的，有的是从科塞城来的，他们的武器是箭，肩上挎着轻巧的箭囊，他们的弓射人必死。和他一起的还有凶狠的阿巴斯，他的队伍装备精良，船头上刻着金光闪闪的阿波罗像。他来自波普罗尼亚城，带了该城六百名骁勇善战的青年，另外他还从盛产卡吕贝斯铁的伊尔瓦岛带来三百名勇士。第三位将领叫阿希拉斯，他善卜天下大事，能从兽肠判断吉凶，识星象，辨鸟语，能知雷霆闪电的朕兆；他驱使着一千名兵丁，长枪如林。这一千名皮塞城出的兵丁，他们都听从阿希拉斯指挥。这皮塞城原是希腊阿尔弗斯河畔的皮塞城的居民迁到厄特鲁利亚土地上建造的。接下来是一个名叫阿斯图尔的将领，英姿俊美，长于骑术，甲胄华丽。他手下有三百名战士，都一心一意地跟随他，有的来自凯列，有的来自弥尼俄的农村，有的来自古老的皮尔吉，有的来

自瘴疠弥漫的格拉维斯凯。

库那鲁斯，利古里亚人的英勇善战的统帅，和手下人马不多的库帕沃，我也不能把你们遗漏。你们的父亲变成了天鹅的形状，你们头上插的天鹅的羽毛便是他的标志，这件事全怪爱神不好。据说库克努斯因为他最心爱的法厄通之死而悲痛万分，于是就在白杨树的枝叶之间，在他姐妹们的荫翳之下长啸，借助歌吟以排遣失去爱友的伤愁，正当他吟唱之际，他身上长出了像老人须发一样的柔软的白毛，就此离开了人世，一面唱着一面飞上了星空。[①] 他的儿子现在率领着一批同他年龄相埒的战士乘着巨舰肯陶尔号划桨前进，肯陶尔这半人半马的雕像高耸在波涛之上，雕像上挂着一块巨石，好像在威胁着大海，长长的船身像耕犁一样划过深海。

此外还有俄克努斯，他也从他的祖国召集了一支军队到来。他的母亲是能卜吉凶的曼陀，他的父亲是厄特鲁利亚的第表河神，他创建了曼图阿城[②]，并用他母亲的名字称呼此城。曼图阿的列祖列宗十分昌盛，但他们并非一个宗族，而是由三族组成，每族四支，他们都奉曼图阿为宗主，曼图阿人都属厄特鲁利亚血统。从这里来了五百人，是墨赞提乌斯逼他们拿起武器的，为首的一条船的船头上刻着敏奇乌斯河的形象，头上蒙着灰绿色的芦苇，这河是伯那库斯湖的儿子，后面跟着一队松木制的战舰，在大海上前进。俄克努斯的兄弟奥勒斯特斯的船用

---

① 这一段故事讲的是利古里亚王库克努斯与日神之子法厄通相好，法厄通妄想驾日车遨游太空，为尤比特雷霆所殛，库克努斯因为哀痛，变成了天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2.370)。法厄通的姐妹也因哀痛而变成了白杨树，事见《变形记》(2.340)。

② 诗人自己出生在此城附近。

一百根树干做桨，他和水手们用力划着，船桨落水处，激起团团白沫。他乘的船是巨大无比的特里东号，特里东的螺角震惊了深蓝色的大海，他的上身是人形，前面长满了茸毛，他肚皮以下则是海兽，他凫水前进，海水在这半人半兽的怪物的胸前汩汩作响，泛起水沫。

这些就是厄特鲁利亚的精兵猛将，他们乘了三百条战舰前来支援特洛亚人，包着铜皮的船头冲破一望无际的大海。

(215—259行　埃涅阿斯遇见了变成水上女仙的特洛亚舰艇。其中一个叫库莫多刻阿的告诉他图尔努斯发动了对特洛亚营寨的进攻，要他准备战斗。埃涅阿斯向库别列祝告，做好战斗的准备)

这时白昼已经退出了天空，慈祥的月神佛厄贝驾着她的夜行车驰骋到了中天。埃涅阿斯心里忧烦，身体不能安眠，独自一个坐着，亲自掌着舵，管理着船帆。看，半途中他忽然遇见一队他自己的同胞，他们已遵照慈祥的库别列的命令把船只都变成海仙，海上女神，其数目同早先这些船头裹铜的船只停泊在岸边的数目一样，现在她们和他并排凫水，破浪前进。她们从老远就认出他是她们的统领，并围绕着他舞蹈，向他致敬。她们之中最善于辞令的是库莫多刻阿，她跟在埃涅阿斯的后面，用右手搭住他的船尾，后背露出海面，她的左手悄悄地在水底下划动。埃涅阿斯还在莫名其妙，库莫多刻阿对他说道："埃涅阿斯，神的后代，你醒着吗？醒来吧，放松绳索，张足帆。我们原是你的船只，是神圣

的伊达山巅上的松树制造的，如今成了海上仙女。当背信弃义的鲁图利亚人用剑和火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已砍断了你拴的船缆，一直在海上寻找你。弗利吉亚之母，女神库别列，动了恻隐之心，把我们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变成了女仙，在波浪间度岁月。但是年幼的阿斯卡纽斯却被围困在寨墙壕堑里面，四面都是刀兵和气势汹汹的拉丁队伍。现在阿尔卡狄亚的骑兵和强壮的厄特鲁利亚人已经会合，进入了指定的阵地，[1] 但图尔努斯已打定主意要在他们和营寨内的队伍会师之前，用他的队伍把他们阻挡住。因此，起来吧，在黎明到来的时候，你立刻发布命令，叫你的部下做好战斗的准备，你自己也拿起火神亲自给你的、镶着金边的、不可战胜的盾牌吧。明天，如果你相信我说的不是假话，你将看到大批的鲁图利亚人死在战场。"她说完，临走时用手推动高高的船尾，她很懂得船的习性；船就在海上走得比梭标还快，比那追风的箭还快。其他的船跟在后边，也加快了速度。安奇塞斯的儿子、特洛亚的埃涅阿斯，虽然感到惶惑不解，但是从这朕兆中也获得了勇气。他望着苍穹，简短地祝祷道："伊达山之母，众神之母，钟爱定杜玛山和层楼巍峨的城市的女神，套着一对雄狮的女神，[2] 我现在要去战斗，全靠你的引领，请你赶快实现你的预言，请你站在我们特洛亚人一边，为我们祝福。"这就是他的祷辞，这时白天已经回转，撒下一派晨光，把黑夜驱散，埃涅阿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的部下站在他们的旗帜后面，抖擞起精神，准备战斗。

① 指特洛亚的援军。
② 均指库别列。

(260—286行　埃涅阿斯驶近他的营寨，高举盾牌，寨里的特洛亚人欢呼。盾牌的光芒并未令图尔努斯惊惶，相反，他也鼓励士兵们做好准备)

这时埃涅阿斯站在高高的船头上，特洛亚人和特洛亚营寨已经在望，他立刻用左手高高举起那火亮的盾牌。特洛亚人站在寨墙上欢呼呐喊，声震天宇，他们增强了希望，燃起了勇气，投出标枪，就像乌云之下一群斯特吕蒙的鹤，你呼我叫，飞过天空，一阵喧嚣，在欢叫声中，乘着南风飞去一样。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和意大利的众领袖见此情况很是惊愕，但是随后他们看见有船只向岸边驶来，整个大海像是船的海洋，翻滚而来。埃涅阿斯头上戴的盔闪闪发光，盔顶飘着翎毛像火焰一样，盾牌上的黄金护心凸包吐出一片火光，就像有时晴朗的夜空一颗血红色的彗星散发出不祥的光彩，又像火一般的天狼星升起，给不幸的人们带来干旱和疾病，它的凶光给天空盖上了一层阴沉的气氛。

但是勇猛的图尔努斯的信心并没有消失，他坚信能够及时赶到海岸，把来犯之敌驱离陆地。他不仅没有丧失信心，相反他说了下面一番话鼓励士气，也可以说是责备他们的话："你们所希望的和祈求的机会来到了，粉碎他们的机会来到了，战争的胜败操在你们勇士的手里。现在你们每个人都要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家室，回忆一下你们父兄的伟大的业绩和他们所赢得的荣誉。趁他们现在还在踌躇，刚刚上岸，脚根还没有站稳，让我们赶快奔向海边去迎击他们。命运女神帮助的是勇敢的人。"他一面说，一面心里盘算叫谁去迎敌，又叫哪些信得过的人去

攻打围城。

(287—307 行　埃涅阿斯的人马登陆;塔尔康的船搁浅失事)

这时,埃涅阿斯也叫他的部下从高高的船舰上沿着跳板登陆了。多数人注视着大海缓慢地退潮,满有信心地跳上浅滩,另一些人则撑着桨跳上了岸。塔尔康看了看海岸线,但是没有想到有浅滩,也没有拍岸海涛的回声引起他的注意,只见海面平静,海流悠然涨落,于是他就向这方向突然掉转船头,号召水手们:"用力划桨啊,好汉们,让你们的船升出水面,冲向前去,让你们的船头切开这块敌人的土地,让龙骨犁出一道道垅沟来。只要我们能够占领海滩,即使我的船碎了泊在这里,我也在所不惜。"塔尔康说完之后,他的同伴们一齐努力划桨,激起阵阵浪花,把船划向拉丁人的田野,不觉船桨已经碰到干土,船身都稳坐在沙滩上,没有受到损伤。但是塔尔康自己的船却不然,它被冲上了浅滩,触到了一块嶙峋的礁石,悬在礁石上,左右摇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抵不住浪头的冲击,船身破碎了,船上的人都被抛到海里,断桨和漂浮的座板阻碍了他们泅水,这时正好一股退潮像抓住了他们的腿一样把他们卷走了。

(308—361 行　战斗开始,埃涅阿斯旗开得胜。在另一战场,意大利人取胜。双方相持不下)

图尔努斯毫不迟延,立刻调动全部人马向特洛亚人攻来,派人冲向海滩去抵挡他们。号角吹响了。埃涅阿斯第一个向拉丁乡勇冲去,这是个战斗的吉兆;他横扫千

军，敌人中最高大的一个叫特隆，来迎战埃涅阿斯，被埃涅阿斯杀死。埃涅阿斯一剑刺穿了他的铜锁甲，刺穿了他的金页短衣，从他裸露的腰部，他鲜血流尽而死。埃涅阿斯接着又砍倒了里卡斯，他是在母亲死后剖腹生的，由于他作为一个婴儿居然躲过了挨一刀的灾难，因此他被献给了药神弗博斯。不久，硬汉齐塞乌和野蛮的居阿斯正在抡着粗棒槌把整队整队的特洛亚人砍倒，埃涅阿斯又把他们杀死，他们用的赫库列斯式的大棒槌，他们自己过人的膂力，他们有墨兰普斯做父亲(这墨兰普斯乃是赫库列斯为大地除掉许多灾害时的伙伴)——这一切对他们都毫无帮助。还有法鲁斯，他正在高声吹嘘，毫无行动，埃涅阿斯把一支长矛向他投去，插进了他正在贼叫的喉咙里。还有不幸的库东，你正跟在你的新欢克吕提乌斯后面(他的两颊刚刚长出金黄色茸毛般的髭须)，你险些遭到悲惨的下场，险些被特洛亚人打倒，险些从你对少年的恋情中永远解脱出来，幸亏你的一群哥哥弟弟，佛尔库斯的儿子们，一共七个，聚拢来把埃涅阿斯挡住，向他投出七支标枪，有的被他的头盔或盾牌撞回，没有伤着他，有的只轻轻擦着他的身体，因为被他的慈母维纳斯拨开了。埃涅阿斯转身对忠实的阿卡特斯说道："给我抱一堆标枪来，我每投一支必然会击中鲁图利亚人，就像从前在特洛亚战场上我的标枪击中希腊人的身体一样。"他说完，就拿起一支长矛，投了出去，长矛直向迈翁飞去，打穿了他的铜盾，刺破他的铠甲，穿进了他的胸膛。迈翁的弟弟阿尔卡诺尔上来援救他，他倒在了弟弟的怀抱里，埃涅阿斯又投了一支矛，刺穿阿尔卡诺尔的臂膊，矛上鲜血淋淋，还一直往前飞，阿尔卡诺尔的臂膊从肩上垂下，失去了活力，只有肌腱还连着。接着鲁图利亚的努米托尔从

他兄弟身上夺过长枪向埃涅阿斯投去，但是他未能命中，只不过把身躯魁伟的阿卡特斯的大腿擦了一下。这时库列斯的克劳苏斯上来，他年轻力壮，颇有信心，从远处投过一支硬枪来，来势很猛，正中德吕俄普斯的下颏，刺穿了他的喉咙，他还在说话的当儿，就被夺去了声音和生命，他前额触地，倒下了，口里吐出浓血。埃涅阿斯又用不同的方法杀死了三名特拉刻人，都是波瑞阿斯族的贵胄，还有伊达斯的三个儿子，他们都是伊斯玛拉国派来的。接着是哈莱苏斯和一队奥隆卡武士奔来，后面跟着海神涅普图努斯的儿子墨萨普斯，他的骑术十分出众。他们此起彼伏地奋力驱赶来犯的敌人，在这意大利的国境上展开了拼搏。就像在广阔的天空两股逆风展开了战斗，彼此的气势和力量相当，互不相让，云不让海，海不让云，交战双方久久相持不下，整个世界就像在这对立中静止不动一样，特洛亚和拉丁两军的对峙和这毫无二致，脚绊着脚，人扭着人。

(362—438行　帕拉斯鼓励他的阿尔卡狄亚部队，他们杀死了不少敌人。哈莱苏斯死于帕拉斯之手。劳苏斯想和帕拉斯交手，但为命运女神所阻)

另一处的战斗是在河床上展开的，到处都是洪水冲下来的滚石，河滩上散布着冲断了的树木，帕拉斯在此作战，他看到他率领的阿尔卡狄亚部队不习惯于步战，转身逃跑，拉丁人就追，因为大水之后，河床又崎岖难行，他们已弃去坐骑，帕拉斯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一会儿请求，一会儿用严厉的辞句，点燃起他们的勇气来：“战友们，你们要逃往何方？请你们想想你们每个人自己和你

们自己的英勇事迹，想想你们统帅厄凡德尔的英名以及你们所赢得的战争，想想我是多么希望赢得和父亲一样的荣誉，不要相信拔腿逃跑是个办法。我们必须冲进敌阵，杀出一条路来。光荣的祖国要求你们和我——你们的领袖帕拉斯所做的是冲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我们的对手不是神，向我们进攻的敌人和我们一样都是凡人，我们有这么些人，这么多手，和他们一样。看，大海像一面屏障把我们包围了，陆地上也无处可逃，我们是下海呢？还是寻找特洛亚[①]？"他说罢就向敌阵最密的地方冲了进去。

第一个拦阻他去路的是拉古斯，是厄运指引拉古斯在这里出现。他正在搬一块笨重的巨石，帕拉斯对准他投了一枪，正中他两排肋骨当中的脊梁骨，帕拉斯正在把插在骨头里的枪拔出来，希斯波弃来想跳上去抓住他，但是没有达到希望，因为当他由于战友惨死而疯狂地莽撞地冲来的时候，帕拉斯早有准备，一刀刺进了他气鼓鼓的胸膛。接着帕拉斯又去攻斯特纽斯和安克摩鲁斯，这后者出身古老的罗厄图斯家族，他胆大妄为，竟曾和继母通奸。[②] 此外还有两人也在鲁图利亚战场上丧生，他们叫拉里德斯和廷姆贝尔，是道库斯的一对孪生子，长得一模一样，父母都分辨不清，常常由于弄错而得到不少乐趣，但是这回帕拉斯却给了他们严峻而不同的待遇。他用厄凡德尔的刀把廷姆贝尔的头砍了，而拉里德斯却被砍去了右手，右手还没有死透，手指还在痉挛，还紧握刀柄，好像在寻找自己的主人。阿尔卡狄亚人受到帕拉斯的勖

① 指特洛亚人的营寨。

② 据说他怕父亲惩罚，逃到图尔努斯父亲那里，因而现在在图尔努斯阵营里。

勉，感到鼓舞，又见到他光辉的战绩，愧悔之心化做了杀敌的力量。

接着罗厄特乌斯驾着双马战车驶过，帕拉斯把他刺死，伊鲁斯却得到片刻喘息的机会。原来先是帕拉斯从远处向伊鲁斯狠狠地投了一枪，这时罗厄特乌斯正被特洛亚的英勇的条特拉斯和提列斯两兄弟追赶而逃跑，半途中正好中了帕拉斯的枪，他从战车上翻了下来，倒在了鲁图利亚的田野上，两脚还在抽搐。就像夏天里牧羊人所祈求的风刮起之后，牧羊人就在丛林中这里那里点起火来，突然间各处的火连成了一线，变成了一条熊熊的火龙，又扩散到广阔的田野，而牧羊人怀着胜利的心情坐观这所向无敌的火势，同样帕拉斯的队伍的勇气和力量也汇合成一片，来协助帕拉斯。但是急于求战的哈莱苏斯前来迎战，用一副盾牌保护着自己。他接连杀死了拉东、费列斯和德谟多库斯；斯特吕摩纽斯举起手想掐住他的喉咙，他举起雪亮的刀把斯特吕摩纽斯的手砍断；接着他又用石头砸中托阿斯的脸，粉碎了托阿斯的头骨，鲜血和脑浆混成一片。哈莱苏斯的父亲早就知道命运的安排，因此曾把他藏在密林里，后来他老了，眼睛一闭，死了，命运之神就动手来抓他的儿子了，并且要他像一只牺牲一样死在厄凡德尔的刀下。帕拉斯向他攻去，但首先祷告道："第表河的老河神啊，请你为我举着的武器祝福，让它能直穿坚强的哈莱苏斯的胸膛吧。那人身上的盔甲我将作为战利品挂到你的橡树上去。"河神听到了他的祷辞，正当哈莱苏斯去掩护他的同伴伊玛翁的时候，他的胸膛不幸毫无防御，被帕拉斯的长枪刺中。

但是劳苏斯这位战争中的重要人物却不让他的部队为了哈莱苏斯遭到重大牺牲而吓倒，他首先把前来迎战

的中坚关键人物阿巴斯杀了。接着他又杀了许多阿尔卡狄亚人、厄特鲁利亚人，还有许多没有被希腊人消灭的特洛亚人。两军交锋，旗鼓相当，殿军拥向前锋，挤成一团，无法举枪动手。一面是帕拉斯压下来，一面是劳苏斯反击，两人年纪相仿佛，都十分英俊，然而命运女神决定两个都休想再回家乡了。但是伟大的奥林普斯的主宰却不准他们两个打交手战，他们每个人很快将在比他们各自更强的敌人手中丧命。

(439—509行　图尔努斯和帕拉斯单独交锋，帕拉斯被歼灭，图尔努斯摘下他的挂剑的腰带作为战利品。诗人说，有一天他将为此生悔)

这时，图尔努斯慈爱的姐姐茹图尔娜提醒他去助劳苏斯一臂之力，于是他就飞车杀进战场。当他看见他的同伴们，就对他们说道："是你们退出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一个人来对付帕拉斯，他是该由我一个人来处理的，我真希望他的父亲能亲眼看看这场厮杀。"他说完，他的同伴都遵命退下岗位。鲁图利亚人退下之后，年轻的帕拉斯，听到图尔努斯大言不惭的命令已有些吃惊，又用惊异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他那魁梧的身躯，从远处狠狠地观察他周身上下，最后用同样傲慢的语言回答那傲慢的图尔努斯道："不论是从一个大将身上夺得战利品，还是光荣牺牲，总之我很快就要成名了；不论是哪种结局，我的父亲都早有准备。收起你那虚张声势的话吧。"说完之后，他就直冲战场，他部下的阿尔卡狄亚人心里的血液都凝固了。图尔努斯跳下战车，准备在地上和他肉搏，就像一头狮子从高处远眺，看见平川上站着一头公牛正在准

备角斗，于是就飞也似地冲下去了，图尔努斯冲上前去的形象和那狮子一模一样。当帕拉斯估计图尔努斯到达了标枪射程之内的时候，他首先迎上前去，尽管他气力不如对方，但仍希望只要勇敢些，还是有取胜的机会的，于是他对昊天祝祷道："赫库列斯啊，看在我父亲曾经款待过你——一个陌生人——的分上，我请求你在我要立大功勋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吧。让图尔努斯临死前看看我是怎样把他沾满血污的武器从他手里夺过来的，让他垂死的双眼痛苦地谛视着他的征服者吧。"赫库列斯听见了这位青年勇士的祷辞，在他内心深处克制住了喟然长叹，却压不住涌泉似的眼泪，但哭泣也是徒然。这时天父尤比特对儿子赫库列斯和蔼地说道："每个人的气数都是注定的，对一切人来说，寿限都极短，死了也不能再生，但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职责是靠他的功绩延长他的名声。在特洛亚的高城之下，有多少天神的子孙倒下了，连我的儿子萨尔佩东也和他们一起死了，图尔努斯的命运也在召唤他呢，他也已经到了他的寿限了。"天父说完，眼光从鲁图利亚的田野移开。

但帕拉斯仍旧用尽全力把枪投了出去，又从剑鞘里抽出闪亮的宝剑。枪飞出之后，击中了图尔努斯甲胄上部的护肩，又刺透了盾牌的边缘，最后擦伤了图尔努斯魁伟的身躯。图尔努斯平举起一支镶有铁头的橡木长枪，片刻之后就对准帕拉斯投去，并高喊道："看看我这支枪是不是扎得更深些。"他说完，帕拉斯的盾牌，尽管包着多少层铁皮，多少层铜皮，而且还包着厚厚的多少层牛皮，早被图尔努斯的颤动的枪尖刺中盾心，刺穿了护身甲，刺进了他宽大的胸膛。帕拉斯连忙把炽热的枪从伤口拔出来，但是已经晚了，就从这伤口他的鲜血流出，生命流走

了。随着伤势的恶化，他倒下了（他的甲胄倒地时琅琅有声），口吐鲜血，倒在敌国的土地上，死了。图尔努斯站在他尸体旁，俯视着他，喊道："阿尔卡狄亚人，注意听我说，把我的话传达给你们的厄凡德尔王去，我把帕拉斯送还给他，帕拉斯这下场是厄凡德尔自取其咎。你们愿意厚葬他，愿意通过葬礼得到一点安慰，我都答应。但是他款待埃涅阿斯，那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他一面说，一面把左脚踏在帕拉斯的尸体上，把他的沉重的挂剑腰带扯下，这腰带上镂着一幅可怕的图景：一伙新郎在他们结婚的夜里全部被杀害，污血溅满洞房，[1] 这幅图景是欧吕图斯的儿子克罗努斯用大量的黄金镂刻的，图尔努斯得了这件战利品不胜欣喜。人是何等的无知啊，他的头脑怎会想到未来的命运啊，当胜利使他飘飘然的时候，他却不晓得要保持谦逊！将来会有一天图尔努斯愿意出高价赎回一个完整无损的帕拉斯来，并且悔恨今天夺得了战利品。且说帕拉斯的同伴们，又是哭泣，又是哀号，围着他的尸体，把它平放在他的盾牌上，抬了回去。帕拉斯啊，你父亲见你回来，该是多么痛苦呀，又该是多么骄傲呀，今天是你第一天参战，同一个今天又见你消逝，但是你还是把鲁图利亚人杀得尸横遍野才离开战场的！

（510—605行　埃涅阿斯满腔怒火，奔赴战场，要为帕拉斯报仇，杀死大量敌人）

① 希腊阿尔戈斯王达瑙斯的五十个女儿和他的兄弟埃及王埃及普图斯的五十个儿子结婚，达瑙斯命令女儿们在成婚之夜都把新郎杀死，只有一个女儿没有执行父亲的命令。帕拉斯上战场佩这样一副有凶杀图景的腰带是很相称的。后来图尔努斯也因佩了这副腰带而被杀。

这一噩耗飞快地传到了埃涅阿斯那里，看来是千真万确的，消息说他的部下已濒临死亡的边缘，该是去援救被击溃的特洛亚人的时候了。埃涅阿斯像割麦子一样把近边的敌人全部砍倒，满腔怒火，手持钢刀，在乱军中杀出一条阔路，去寻找那刚刚杀了许多人而得意扬扬的图尔努斯。帕拉斯、厄凡德尔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第一次受到的款待情况，和厄凡德尔伸出右手缔结盟约的情况——这一切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一路活活杀死了苏尔摩的四个年轻的儿子，又杀死乌芬斯抚养的四个儿子，他想用他们作为献给帕拉斯亡魂的祭礼，用这些俘虏的血洒在火葬堆的烈焰上。[1] 他随后又从远处对准玛古斯投了一枪，但玛古斯巧妙地躲过，那枪颤动着从他头上飞过，他抱住埃涅阿斯的两膝苦苦哀求道："看在你亡父和正在成长、前途无量的尤路斯的分上，我请求你保全我的性命以便和我的儿子、我的父亲团聚。我有一座高大的宅子，深埋着成百两的纹银，我还有大量的黄金，制过的和没有制过的。特洛亚人的胜利不靠把我杀死，一条人命是不能决定胜负的啊。"他说完之后，埃涅阿斯回答道："你把你刚才说的那些大量的金银留给你的儿子们吧。图尔努斯杀死了帕拉斯，是他首先堵塞了媾和的道路。我的亡父安奇塞斯，我的儿子尤路斯，也会这样想的。"说着，他左手抓住玛古斯的头盔，把他的头颈往后一扳，尽管他还在哀求，埃涅阿斯一刀刺了进去，只留一段刀柄。离埃涅阿斯不远是海蒙尼德斯，他是日神弗博斯和女神狄阿娜的祭司，他头上箍着祭司的飘带，一身白袍，装饰也是白的。埃涅阿斯撞见了他，在田野上追赶

---

① 屋大维也杀死三百名战俘祭他的义父凯撒。参看卷 11.81 行以下。

他，他绊了一跤，埃涅阿斯耸立在他旁边，巨大的身影笼罩着他，像对待一头牺牲一样把他杀了。接着色列斯图斯收拾起他的武器，扛在自己肩上拿走，作为献给战神玛尔斯的胜利品。

这时伏尔坎的后代凯库鲁斯和来自玛尔希亚山的翁勃罗已列好阵势。埃涅阿斯盛怒之下，上去和他们对阵。接着他斩断了安克苏尔的左臂，连同他的圆形盾牌；安克苏尔相信语言会助长他的威力，曾说了一些大话，也许他是希望得到不朽的光荣，也希望白头长寿吧。[①] 接着就是塔尔奎土斯一身耀眼盔甲跳了出来，他的父亲是林神法乌努斯，母亲是林仙德吕俄佩，他出来挡住了火暴的埃涅阿斯的去路。埃涅阿斯把枪抽回，再一刺，正好刺中塔尔奎土斯的护胸甲和沉重的盾牌，塔尔奎土斯还在徒然哀求并且准备说许多话，埃涅阿斯早举刀把他的头砍落在地上，用脚滚动着他的温热的尸体，耸立在尸体旁边，心里充满敌意，对他说道："你要我们怕你，现在好了，你就躺在这儿吧。你的慈母不会来埋你，也不会把你的遗体运到你祖宗的陵寝去的，你将被抛弃在这里去喂鸷鸟，或丢进海里任凭波涛摆布，让饿鱼来吸吮你的伤口吧。"说完，他又立即去追赶安泰乌斯和鲁卡去了，这两个都是图尔努斯的先锋；他还追上了勇士努玛和金发卡摩尔斯，这卡摩尔斯是气度宏大的沃尔肯斯的儿子，他在意大利人当中最富有田产，一度统治着静谧的阿米克莱[②]。埃涅阿斯这时就活像埃该翁，据说埃该翁有百臂百手，他的

---

① 诗人讽刺他：1. 说大话鼓勇气，2. 不知道人是拗不过天命的。结果被埃涅阿斯杀死。

② 据说这个城市因受过假警报之害，所以即使真有敌人来袭，也禁止鸣警。

五十张嘴、五十胸膛都能喷火，他能用五十面一色的盾牌，操五十柄宝剑，去抵挡尤比特的雷霆，埃涅阿斯在战场上就是一个埃该翁，他的刀尖一旦尝到热血，他就到处厮杀，而且无往不胜。再看尼法乌斯乘着驷马战车出现，埃涅阿斯直对着他冲去。当这些马看到埃涅阿斯从远处奔来，大声呐喊着，吓得转身向后奔逃，把他们的主人从战车上颠下，拖着战车向海滩跑去了。

这时，鲁卡古斯驱着一对白马拉的战车来到阵前，还有他的兄弟里格尔，这里格尔操着缰绳，控制着马匹，鲁卡古斯则凶狠地挥着出鞘的宝剑。他们的疯狂恣肆使埃涅阿斯不能忍受，他冲上前去，他魁梧的身躯呈现在他们面前，一柄长枪对准了他们。里格尔对他说道："你眼前看到的不是什么狄俄墨得斯的战马，也不是阿奇琉斯的战车，更不是什么特洛亚战场[1]；现在，战争就要在这块土地上结束，现在是结束你性命的时候了。"这就是从里格尔嘴里飞出来的疯言疯语，吹得很远。但是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却不用语言回答，而是向敌人投了一枪。这时鲁卡古斯正探身用刀背抽马，赶它们快跑，他左脚伸出，准备战斗，埃涅阿斯的枪正好刺穿他闪亮的盾牌的下缘，随即又刺透他的左下腹，他摔出车外，滚到地上，奄奄一息。虔敬的埃涅阿斯奚落他道："鲁卡古斯，这可不是因为你的马胆怯逃跑，扔下你的战车，也不是因为它们见了鬼，才掉头怯敌，而是你自己从车上跳下来，把你的马抛弃的。"埃涅阿斯说着一把拉过这两匹马，鲁卡古斯的兄弟可怜巴巴地从车上蹓了下来，无力地伸出双手，对埃

① 在特洛亚战争中，埃涅阿斯同这两员希腊大将作战，得到神仙援救。这里是奚落他："在这儿，没有人救你。"

涅阿斯说道："特洛亚英雄，看在你自己的分上，看在生养你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你的父母分上，饶了我这条性命，可怜我这苦苦哀求的人吧。"他还在说下去，但埃涅阿斯打断了他，说道："刚才你的口气可不是这样啊，弟弟不要抛弃哥哥，你给我死。"于是他一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挑开了他性命所居住的幽室。这位特洛亚领袖就这样在战场上散布死亡，就像山洪和黑色旋风一样疯狂。最后少年王子阿斯卡纽斯和特洛亚的精壮，在意大利人围攻失败之后，冲出了营寨，离开了营寨。

(606—688 行　在奥林普斯，尤诺获得尤比特的准许，去营救图尔努斯，但也只能救他一时。尤诺造了一个假埃涅阿斯，图尔努斯一直把他追到船上，然后尤诺把船解开。图尔努斯被运回他在阿尔代阿的家里)

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尤比特对尤诺说道："我的妹妹、最亲爱的妻子，果然不出你所料，你的判断没有错，是维纳斯在支持特洛亚的军力，而不是他们的战斗力或旺盛的精神或临危不惧的坚定。"尤诺谦逊地回答道："我最亲爱的夫君，我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你那无情的命令已经够叫我骇怕的了，干什么还调侃我？如果我对你的爱还有力量打动你，像从前那样理所当然地一度打动过你，万能的神，你恐怕不会拒绝我把图尔努斯撤出战斗，把他安全地保护起来，让他父亲道努斯放心吧？可是现在，只好让他死了，只好让他用自己无辜的鲜血去还敌人的债了。但是他的名字却是渊源于我们神统的啊，他四代祖宗是皮鲁姆努斯，皮鲁姆努斯手头慷慨，经常带来许多重礼献

到你的庙阶前。"奥林普斯的天王简短回答道："如果你请求的只是暂时推迟他的死期，虽然他最后还是注定要死的，而且你认识到这是我做的临时安排，那么你就让图尔努斯逃跑吧，从即将来临的命运手里把他夺走，这点权变我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在你的请求下面还隐藏着什么其他更隐蔽的要求，如果你认为整个战局会有什么变动和变化，那你的希望可是要落空的啊。"尤诺听了，哭哭啼啼地说道："我真希望你嘴里不肯，心里答应，图尔努斯的寿命能够延长。现在呢，一个无辜的人要落个不幸的下场，要么就是我想错了，我想的不是实际情况。唉，但愿我想错了，无端害怕，但愿你能改变你的意图，有一个更为良好的意图，你是有能力办到的。"

尤诺说完这番话之后，立刻离开了高高的天宇，白云缭绕着她，她召起一阵风暴，凌空而去，直奔那特洛亚战阵和拉丁人的城堡去了。这位女神取过一朵空灵的云彩，把它变成了一个柔弱无力的幻影，活像埃涅阿斯的形状（真是奇幻莫测），并用特洛亚武器把他装扮起来，仿造了他的盾牌，在这位女神之子的盔顶上插了翎毛，她也让他能说话，但不连贯，能出声，但无思想内容，走起路来活像埃涅阿斯，就像传说中人死后到处游来游去的魂灵，又像人熟睡后看到的梦幻。这幻影在图尔努斯阵前轻盈地跳跃着，用枪去激怒图尔努斯，还用话去挑他。图尔努斯向他冲去，从远处投了一枪，这枪呼啸而去，那幻影转身拔脚就走。图尔努斯当真以为埃涅阿斯已被击败而逃窜了，一时糊涂，陶醉在虚妄的希望之中，因此喊道："埃涅阿斯，你往哪儿逃？你都订婚了，不要放弃啊；我这双手可以把你跋涉千山万水所追求的土地奉送给你呀。"他一面说，一面紧追那幻影，挥着出鞘的钢刀，却不知他这场

欢喜是飘在一阵风上的。

正巧这时有一条船靠在一块高高的岩石边，梯子已经摆好，跳板也准备好了。这条船是俄西纽斯王从克鲁希乌姆来到拉丁姆时所乘坐的。埃涅阿斯的幻影一路奔逃，慌慌张张地蹿到了船上，想躲藏起来，图尔努斯脚步也不慢，跨越层层障碍，跳上了陡峭的跳板。他刚跑到船头，尤诺就把缆绳砍断，把船推到退潮的大海里去了。但是埃涅阿斯却在寻找作战的对手而找不到，一路上又杀死了敌人的许多精壮。这时船上的幻影已不再找地方躲藏起来，而是飞上了天，溶化在一片乌云之中了，而图尔努斯则一直在大海中央，任凭海风吹动前进。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莫名其妙，也没有因为脱离战争的危险而感到庆幸，他回头谛视，两手伸向苍天呼唤道："全能的父，你真认为我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吗？你真打算让我受这么严厉的惩罚吗？我会漂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是从什么地方漂来的呢？把我这样漂走是怎么回事呢？我是谁呢？我还能见到劳伦土姆的城市和堡垒吗？跟随我作战的我的部下现在怎样了？我把他们都抛弃了，将遭到不可名状的死亡，可怕呀！我是不是看见他们四散奔逃，又听见他们在呻吟中倒下了？怎么办呢？大地为什么不裂开一道能把我吞没的深沟呢？大风啊，还是你们可怜我吧，把这条船往岩石上撞去吧，我主动向你们恳求，或者把它推到无情的浅滩流沙之中，这样鲁图利亚人也不会找来，我身后也不会留下可耻的名声。"他一面说，一面心里左思右想。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又使他精神失常，他不知道是引刃自戕，让无情的钢刀插进肋下好呢，还是投身波涛，泅水到岸，再回去和特洛亚人厮杀。这两条路，每条他都试了三次，三次都被伟大的尤诺阻止了，尤诺对这位青年

勇士生了恻隐之心，拦住了他。就这样他在大海上漂流着，靠风力和海流的帮助，被送到他父亲道努斯的古都。

(689—768行　图尔努斯的盟友墨赞提乌斯参加战斗，颇有建树)

这时候，墨赞提乌斯得到尤比特的通知，像一团火似地上阵助战，向正在高兴的特洛亚人进攻。厄特鲁利亚部队从四面奔来，所有的人把他们全部仇恨和密集的枪支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他却像一座磐石屹立在大海中，毫无遮拦，但抵住了那大风的狂暴和通力袭击，经受住天上和海上的威胁，巍然不动。他首先把多利卡翁的儿子赫布鲁斯打翻在地，接着是拉塔古斯和急于逃命的帕尔姆斯；拉塔古斯，他是用山上掰下来的一块大石头砸在他嘴上和脸上砸死的，而帕尔姆斯，他是把他的腿腱砍断，由他在地上打滚，一筹莫展，然后他把帕尔姆斯的武器给了劳苏斯，要他挂在肩上，并把帕尔姆斯的翎毛插在他的盔顶上。他还杀死了弗利吉亚的厄凡特斯和密玛斯，这密玛斯乃是帕里斯的同龄人和亲密伙伴，原来他们是同一个晚上出生的，他的母亲是特阿娜，父亲是阿弥库斯，而帕里斯的母亲赫枯巴王后怀了一胎火把，生出了帕里斯，帕里斯死在他祖先的都城，而密玛斯却死在这劳伦土姆异乡。墨赞提乌斯就像高山上跑下来的野猪，被一群狗又咬又追，它原是多年躲藏在维苏鲁斯山的松林里，多年在劳伦土姆沼泽的苇丛里就食的，最后却落入了网罗，但它还想顽抗，发出凶狠的怒吼，鬣毛耸起，没有哪个猎人，尽管激怒，有胆量去接近它，而只敢在远处安全地带向它投枪，向它喊叫，但它并不畏惧，四面张望准备反击，咬牙切齿，把投在它背上的枪抖下来：墨赞提乌斯正

像这头野猪，尽管人们有理由憎恨他，但没有一个有胆量敢拔刀去和他交战，只是从远处向他投枪，向他高声喊叫。

在特洛亚军中有个希腊人，叫阿克隆，他是从古国科吕图斯来的，他由于被放逐，因此没有能够完婚就被迫出走。他这时正在军中乱冲乱杀，头上插着深红色的翎毛，身上穿着未婚妻赠给他的深红色的袍子，墨赞提乌斯从老远就看见他了，就像有时候一头饿狮，由于无情的饥饿使它疯狂，从幽深的洞穴里蹿出来，正巧看见一只奔跑的獐子或者一只昂头伸角的鹿，喜出望外，张着血盆大嘴，耸起浑身鬣毛，匍匐着紧紧抓住这顿美餐，把五脏六腑大嚼起来，满嘴流着鲜血，残酷而令人作呕，墨赞提乌斯就是这样迅猛地杀进密集的敌阵。不幸的阿克隆被他杀死，在断气的时候，他还不住用脚根踩那黑色的土地，他的血溅在折断的枪上。至于俄罗德斯，尽管他在逃跑，墨赞提乌斯还不屑轻易杀死他，或乘他看不见，投他一枪把他刺伤，而是绕了一圈子，绕到他面前，和他面对面，一个人抵一个人地交手，来证明他不是靠阴谋而是靠膂力枪法取胜的。俄罗德斯被他打倒，墨赞提乌斯一只脚踩住他，把枪拔出来，说道："伙伴们，不可一世的俄罗德斯，不容轻视的战争对手，倒下了。"于是他的部下附和着他得胜的豪语也山呼起来。但是垂死的俄罗德斯却这样说道："不管你是谁，你胜利了，我的仇还没有报，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和我一样的命运也在等候着你呢，这块土地很快也要把你埋葬。"墨赞提乌斯听了压下怒气，笑了笑，说道："你去死吧。至于我，自有众神之父、万民之王来安排。"他说着，从俄罗德斯身上把枪拔了出来。铁一般沉重的睡眠、无情的安息，合上了俄罗德斯的眼睛，眼睛的

光明被关闭在永恒的黑夜之中了。接着凯狄库斯杀死了特洛亚方面的阿尔卡托乌斯[①]，萨克拉托尔杀死了许达斯佩斯，拉坡杀死帕尔特纽斯和最顽强的武士俄尔塞斯，墨萨普斯杀死了克罗纽斯和吕卡翁的儿子厄利凯特斯，克罗纽斯已经从脱缰的马背上坠落，倒在地上才被杀死，但厄利凯特斯却是步战时被杀倒在地的。吕西亚人阿吉斯也是步战时，瓦列鲁斯把他砍倒的，这瓦列鲁斯的武艺和他的祖父不相上下。特罗纽斯被萨琉斯砍倒，但萨琉斯又被涅阿尔克斯[②] 杀死，这涅阿尔克斯以投枪和从远处放冷箭驰名。

这时，严峻的战神玛尔斯操纵着双方，使双方的死伤和灾难同样惨重，双方都大砍大杀，双方都有人倒下，既有胜利，也有败绩，但双方都不肯退却逃跑。在尤比特的天宫里，诸神看到双方这种无谓的疯狂杀戮，看到这些总有一天要死的凡人受这么悲惨的折磨，很是怜悯他们。但是维纳斯在这边，尤诺在那旁，两两相对，都谛视着下方，脸色苍白的复仇女神提希丰涅正在千军万马中肆虐。这时，墨赞提乌斯挥着一柄大枪正疯狂地向战场挺进。他就像巨星猎户俄利翁在涅瑞乌斯深海中央披水开路，两肩露在水面的高大形象，又像俄利翁从山巅拔下一棵老桉树扛着，两只脚在平地上，头却淹没在云层之中一样，墨赞提乌斯一身武装，他的硕大形象就和俄利翁没有区别。

（769—832 行　埃涅阿斯和墨赞提乌

① 以下被杀者都是特洛亚人。

② 这是这一段描写里惟一胜利的特洛亚人。

斯单独交锋。墨赞提乌斯负伤，他的儿子劳苏斯来救他，埃涅阿斯不得已把劳苏斯杀死，他为此深感痛心，抱起劳苏斯的尸体交给了对方）

埃涅阿斯眺望着长长的战线，看见了墨赞提乌斯，于是准备面对面和他交锋。墨赞提乌斯毫无惧色，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静候那气度恢宏的敌人，两眼测量着距离，以便投枪，口中念念有词道："我的右手，你就是我的天神，还有我正举着的枪，你们帮助我吧！我立誓要从那海盗埃涅阿斯身上把他的武装剥下来，作为战利品披在我儿子劳苏斯身上。"他说着就从老远投了一枪，那枪呼啸飞去。但它却被埃涅阿斯的盾牌挡住，而刺中了离他不远的英俊的安托尔，刺在他腰部和大腿之间。这安托尔原是赫库列斯的随从，他从阿尔各斯被逐之后，就依附了厄凡德尔，定居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他死得很不幸，因为这一枪本来不是向他投来的，他临死还望着苍天，心里还在想念美丽的阿尔各斯。虔诚的埃涅阿斯也投了一枪，这一枪刺透了墨赞提乌斯用三层铜皮、多层麻布、三张牛皮制成的盾牌的边缘，到了他的下腰就停住了，再要穿透他的身体，力量就不够了。埃涅阿斯看到这厄特鲁利亚人流血了，心中欢喜，立刻从腰间拔出宝剑，趁热向那抖颤的敌人冲去。劳苏斯见此情况，出于对慈父的爱，从心底发出哀号，眼泪沿着两颊簌簌流下。

如果这件发生在古代的了不起的事是可信的，那么你这位值得怀念的青年所遭遇到的可悲的死和你的英勇高尚的行为，我是一定要颂扬的，不会保持缄默的。

墨赞提乌斯由于敌人的枪扎进了他的盾牌，他一直在企图把它拔出来，又没有人帮助，这阻碍了他的战斗，

因此不得不退却。这时年轻的劳苏斯冲上前来，投入战斗，埃涅阿斯正纵身举起右手想要给墨赞提乌斯一击，劳苏斯上来挡开了埃涅阿斯的刀，这样才阻止了他。劳苏斯的同伙们为他高声喝彩，他的父亲在儿子的盾牌保护之下得以撤退，其他人又纷纷向他们的敌人埃涅阿斯投枪，迫使他不得近前。埃涅阿斯虽然心里冒火，也只好隐蔽起来。就像当大片的冰雹从云端落下，所有的犁田耕地的庄稼人都纷纷从田里跑开，过往的行人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有的躲到河岸下，有的躲在高高凸出的山崖下，看那倾盆大雨落在地上，直到太阳再次出现，他们才能继续干这天的工作，同样，埃涅阿斯受到从四面八方来的雨点般的枪支的袭击，忍受着战争的风暴，直到雷声全部停息为止，于是，他又是责备又是威吓地对劳苏斯说道："你为什么往死路上走，你太大胆了，太不自量力了。你对你父亲的敬爱把你引上了莽撞的歧途了。"但是劳苏斯仍然疯狂地跃跃欲试，特洛亚的领袖这时不禁怒从心起，命运女神也收起了劳苏斯最后一缕生命之线。埃涅阿斯抽刀向那青年腹部猛刺过去，一把刀全部插进他体内。刀尖也刺透了他的盾牌，这种轻巧的武器怎抵得住凶猛的来势；刀尖刺透了他的袍子，这是他母亲用柔软的金线织成的，鲜血流满了衣褶，他的生命悲惨地升到天上，他的灵魂离开了躯壳。安奇塞斯的儿子埃涅阿斯看着他临死前的脸面呈现出一派奇怪的苍白颜色，动了怜悯之心，深深叹了一口气，劳苏斯对他父亲的敬爱使埃涅阿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于是他伸出右手说道："可怜的孩子，虔诚的埃涅阿斯能赠给你什么东西才配得上你这样崇高的美德，才能表示我对你的赞颂呢？你所喜爱的武器，仍旧归你保留吧，我一定把你交付给你的已故

的祖宗，如果这是你所关心的。不幸的人，你虽然惨死，但你是死在伟大的埃涅阿斯手里，这一点是可以给你安慰的。"接着他又把劳苏斯的畏缩不前的部下责备了一番，亲自把劳苏斯从地上抱起来，他梳得很光洁的头发上已沾满血污。

（833—908行　墨赞提乌斯听到儿子的噩耗，准备和埃涅阿斯拼一死战。他受了重创，像一个英雄战士那样死去）

这时，劳苏斯的父亲正在第表河畔用清水洗涤伤口，然后倚在一棵树干上休息。他的铜盔挂在不远的树枝上，沉重的铠甲安放在草坪上。他的亲兵站在他周围，他本人感到疲倦，粗声喘气，抚摩着头颈，他的一绺长须直梳到胸前；他不断打听劳苏斯的情况，屡次派人带着忧心忡忡的做父亲的命令，去召他回来。但是劳苏斯已经断了气，正由他的部下流着泪放在盾牌上往回抬着，他的伤是致命的，他的死不愧是英雄之死。墨赞提乌斯心里预感到凶讯，从老远就听出了哀号的声音。他频频用灰尘玷污自己灰白的头发，双手伸向苍天，又伏在儿子的尸体上，说道："我的孩子，难道我真这样贪生怕死，竟让我的亲生子为了我的安全代我丧生敌手？由于你受了这样致命的重创，做父亲的得以保全，你死了，我活着，这说得过去吗？我现在才真正尝到远离亲人的流放者的苦楚，现在我的创伤才真正刺痛到深处！孩子，是我的罪孽玷污了你的名声，因为人人痛恨我，才把我推翻，剥夺了我的宝座和祖宗传下来的权杖。我对祖国是欠下债的，我的人民恨我是应该的！我应该主动地交出我有罪的灵魂，

经受各种各样的死。可是我现在却还活着，我还不抛弃人世和光明，不过我决心抛弃。"说着，他忍住大腿的剧痛，站起身来，虽然重伤使他无力，行动缓慢，但他毫不气馁，令人把他的马牵来。他以这匹马自豪，这匹马一向给他极大的安慰，这匹马跟随他打过无数胜仗。他对这匹垂头哀伤的马说道："莱布斯，我们已经活得很久了，如果任何人间事可以称得上长久的话。今天，不是你把染着埃涅阿斯鲜血的战利品和他的头颅胜利地驮回来，和我一起为劳苏斯所受的苦难报仇，就是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和我一起倒下，因为我相信，勇敢的你是决不肯忍受外国人的役使，听从特洛亚主子的命令的。"他说完就跨上坐骑，两腿习惯地摆好位置，两手拿着沉重的尖矛，铜盔闪耀，上面插着蓬松的马尾翎子。就这样，他向战场飞奔而去。他心里火辣辣的，感到无限的羞愧，精神失常，夹杂着哀伤，父爱激起他的复仇心，同时又意识到自己余勇可贾。

他三次高声向埃涅阿斯叫阵。埃涅阿斯听出他的声音，高兴地祷告道："愿众神之父和崇高的阿波罗使我的愿望实现![1] 开始交手吧。"他说完举枪前去迎战。但墨赞提乌斯说道："野蛮人，你把我儿子夺走了，还想吓唬我吗？你只有让我走我儿子的道路，才能毁灭我，我不怕死，我也不把什么神放在眼里。住手吧，因为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来的，不过首先我给你带来了这些礼物。"他说完就向敌人投了一枪，接着又是一枪，又是一枪，一面纵马兜着圈子，但埃涅阿斯的金心盾牌都把它们一一挡回，他本人却屹立不动。墨赞提乌斯向左绕着埃涅阿斯

---

① 指和敌人交手。

转了三匝，不住向他投枪，这位特洛亚英雄也随着他转身三次，他的铜盾上扎满了枪，像一座奇异的树林。战斗的长时拖延，枪头一个个拔下来，使埃涅阿斯感到疲劳；对方又占据了有利地位，迫使他开动脑筋，最后他跳了起来，向那战马的两个太阳穴当中投了一枪。那马直立起来，马蹄在空中乱踢，把骑马人摔倒，马身紧紧地压在他身上，马头朝下倒伏在地，两肩脱落。特洛亚人和拉丁人双方的喊叫声像一团火似的展向天空。埃涅阿斯飞奔到墨赞提乌斯跟前，从剑鞘里拔出宝剑，居高临下对他说道："墨赞提乌斯的勇气到哪儿去了？他那野蛮凶狠的精神到哪儿去了？"这位厄特鲁利亚人恢复了知觉，眼睛望着天，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死敌，你为什么奚落我？为什么以死威胁我？打仗杀人是理所当然的，我来战斗并没抱什么幻想，我的儿子劳苏斯也没为你我订立什么条约①。但若是一个被征服的敌人能有所要求的话，我只求你一件事，把我的尸骨掩埋了。我知道我的人民痛恨我，我求你保护我的尸骨，不要让他们对我的尸骨泄忿，我还求你把我和我的儿子葬在一起。"他说完就主动地引颈自刎，鲜血涌上他的铠甲，生命流泻。

① 意思是：为我向你求情，不要杀我。

卷 十 一

(1—99行　埃涅阿斯把从墨赞提乌斯身上剥下的战利品献给战神玛尔斯,安排帕拉斯的葬礼,并致悼词)

这时黎明女神已经起身,离开了俄刻阿努斯河,埃涅阿斯虽然很想有时间把阵亡的同伴埋葬,因为他们的死使他心里感到不安,但当东方发亮的时候,他首先要向天神还愿。他把一棵大橡树四周的枝条统统砍掉,把它插在一座土堆上,上面又用从敌将墨赞提乌斯身上剥下的熠熠发光的武器甲胄装点起来,作为战利品献给伟大的战神,又把他那滴着鲜血的头盔和折断的长矛,他的二六一十二处被刺穿的护身甲,也放在上面,树干的左边他把墨赞提乌斯的铜盾拴上,把他的镶着象牙柄的宝剑挂在树肩上。他的部下紧紧地拥在他的周围,于是他鼓励他们说:"战友们,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的一切都不必怕,这些战利品是从一个骄纵的国王墨赞提乌斯身上夺来的,是我们第一批胜利果实,这里躺着的就是败在我手下的墨赞提乌斯。现在我们应当向拉提努斯王和拉丁都城进军了。拿起武器,提起精神来,为重新投入战斗做好准备,一旦天神批准我们从地上拔起军旗,部队从营寨出发,大家不可因无准备而耽搁,或三心二意,顾虑重重,而踌躇不前。目前,让我们先把我们战友的尸首掩埋入土,人死后,这是惟一表示敬意的办法。去吧,去向他们

的英灵致最后的敬礼吧，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我们赢得了这片安身的土地。首先让我们把帕拉斯送到厄凡德尔的沉浸在哀痛之中的都城去，帕拉斯可不是怯懦之辈，却被黑道凶日夺去，沉沦到痛苦的死亡的深渊了。”

他一面说，一面流泪。然后他走回营地去，在营地前安放着帕拉斯的尸体，由阿科厄特斯老人看守着，这阿科厄特斯原是厄凡德尔在阿尔卡狄亚本国时的侍从，但后来担任了一个很不幸的差事，他跟随了帕拉斯出征，负责照顾和监护他。尸体周围聚集着帕拉斯的全体家丁和一群特洛亚人，还有特洛亚妇女，她们按照风俗，把头发披散，以志哀悼。当埃涅阿斯来到高大的营门口的时候，大家都在捶胸并大声哀号，营帐里也是一片嗡嗡的深沉悲痛的声音。只见帕拉斯脸色雪白，头枕在枕上，在他光洁的胸脯上，被意大利人的枪刺出的伤口张开着，埃涅阿斯泪如泉涌，说道：“可怜的孩子，当命运女神正向我微笑的时候，是不是她又嫉妒我了，才把你从我手里夺走，不让你看到我将要建立的王国，不让你作为胜利者凯旋回到你祖先的家园？当我向你父亲告别的时候，我答应他的事现在落空了，当时他拥抱着我送我出征去打出一个天下，并谆谆告诫我说敌人是顽强的，我们是和一个剽悍的民族作战。他现在可能还抱着很大的幻想，还在祝祷，还在往祭坛堆礼品，而我们却在陪伴着这失去生命、对天神已无义务的青年，行着这无济于事的礼节。不幸的父亲，你见到的将是你儿子的葬礼！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凯旋吗？我所接受的重托就是这样完成的吗？不过，厄凡德尔，你所见到的儿子却不是什么带着伤的可耻的逃兵，作为父亲，你也不会希望儿子安全回来，若这样，你一定会把他咒死。唉，意大利和我的儿子都失去了一个伟

大的屏障[1]!"

他哭诉了一番之后，就命人把可怜的帕拉斯的尸体抬起来，并在他的全体队伍里精选了一千名，派他们随同去参加最后的葬礼，和死者的父亲一起致哀；对巨大的悲痛，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安慰，但这也是一个痛苦的父亲所应得的。另外一些人用杨梅树的柔枝和橡树枝条编了一个柔软的灵床，又用树叶做了一个凉棚搭在高高的灵床上遮阴。人们把青年帕拉斯庄严地安放在这农家样式的粗床上，他就像少女们用手指掐下来的一朵花，一朵温柔的紫罗兰或垂着头的风信子，虽然还没有失去光彩和形状，但大地母亲已经不再滋养它，不再给它力量了。然后埃涅阿斯取出两件绣着金紫、笔挺的衣服来，这是当年狄多怀着欣悦的心情，以精巧的手艺，亲手为他制作的，上面绗着金线。埃涅阿斯悲悲切切地拿其中一件给青年帕拉斯穿上，作为最后向他表示的敬意，又用另一件包上他的很快就要火化的头发；此外他又堆了大量帕拉斯在劳伦土姆战斗中赢得的战利品，又命人把他夺获的东西取来排成一长列，他又增加了马匹和帕拉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兵器。他事先还捆绑了一批俘虏，双手缚在背后，准备把他们杀了，把他们当做祭品送到阴曹地府，用他们的血洒在焚尸的火焰上；[2] 他又命令各将领亲自抱着树干，上面装饰着敌人的武器，并在上面刻出敌人的姓名。在送葬行列中有阿科厄特斯，可怜他年老体衰，要人搀着才能行走，他一会儿用拳头把胸膛打得青紫，一会儿用指甲抓脸，最后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人们还搀着一些战

① 墨赞提乌斯是意大利的大将和保卫者；帕拉斯不死，也将是特洛亚人的干将。

② 参看卷10.520行。

车，上面布满了鲁图利亚人的血迹。车子后面跟着帕拉斯的战马埃唐，鞍辔都已卸下，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把脸都浸湿了。另一些人捧着帕拉斯的枪和头盔，他的其他武装则已被胜利的图尔努斯拿去了。再后面跟随着默哀的队伍，有特洛亚人，也有全体厄特鲁利亚人，还有阿尔卡狄亚人，都倒拿着武器。在这长长的送葬行列走过之后，埃涅阿斯停住脚步，深深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可怕的命运在召唤我们再去进行战斗呢，我们还要流泪呢。伟大的帕拉斯，我祝你永远得福，我们永别了。"他说完就向高高的营寨走去，回到了自己的城堡。

(100—138行　拉丁阵营派人来要求停战，以便埋葬阵亡将士，埃涅阿斯完全同意。德朗克斯向埃涅阿斯致谢，抨击图尔努斯。协议停战十二天)

这时从拉丁王的都城来了一批使者，他们肩着橄榄枝，来向埃涅阿斯提出请求，请他把战死的、遍布战场的尸体归还他们，准许他们把尸体埋葬入土，和被征服的、已失去天光的死者不应再有争执了，并请他对一度接待过他的东道主并称做岳丈的拉提努斯表示善意。他们的请求很难拒绝，善良的埃涅阿斯答应了，并且还对他们说："拉丁人啊，命运不该把你们卷入这场残酷的战争，使得你们和我们的友情疏远。你们为了在战场上被战神夺去生命的死者向我乞求和平，是吗？我答应，我甚至愿意给生者以和平。我到这里来，只是由于命运规定我在这个地方建立家园，我也不是同你们整个民族作战，是你们的国王抛弃了我们，抛弃了他的客人，宁肯信赖图尔努斯的武力。是图尔努斯而不是这些死者应当来和死亡打交

道，那就更公平些。如果他认为能用武力结束战争，赶走特洛亚人，他就该和我以及我手里的武器打个水落石出；如果天神要他活，或他的武力胜过我，那他就可以活下去。好了，你们走吧，去把你们可怜的同胞焚化了吧。"埃涅阿斯说完，大家一言不发，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接着德朗克斯老人开口回答，他一向憎恶青年图尔努斯，经常咒骂他。德朗克斯说："特洛亚人，你的声名显赫，你的武功更加显赫，我用什么赞美之词才能把你比得和天一样高呢？我是先赞美你的正义感好呢，还是先赞美你征战的劬劳？我们很愿意把你这番话带回我们的首都去；如果命运能给我指出一条路，我们也愿意促成你和我们拉丁王的联合。图尔努斯要联合，让他自己去进行吧。老实说，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们建造命运叫你建造的坚强城堡，肩上扛着石头来经营新特洛亚。"德朗克斯说完，大家同声附和。他们规定了二六一十二天的休战，有了和平的保障，特洛亚人和拉丁人便毫无顾忌地相互混杂，徜徉在山林之间。为了造焚尸的柴堆，他们的双刃铁斧丁丁地砍伐那高大的桉树，他们砍倒那参天的苍松，他们毫不懈怠，用楔子把坚固的橡木和香杉劈开，并用车子载着楸木，吱吱作响地拉走。

(139—181 行　帕拉斯的葬礼行列抵达帕兰特乌姆；居民哀恸，他父亲厄凡德尔讲了一番哀悼的话，要求埃涅阿斯向图尔努斯报仇)

这时法玛女神振翼高飞去传播这噩耗了，她把消息传到了厄凡德尔王的耳边，传遍了他的王宫和都城，可是不久前她还在报告帕拉斯在拉丁姆胜利的消息呢。厄凡

德尔属下的阿尔卡狄亚人纷纷奔到城门口，按照古礼拿着送葬的火把，一长列火把的光把路照得通明，把广阔的田野割成两半。特洛亚人的行列从对面来到，和阿尔卡狄亚哀号的送葬人汇合在一起。当妇女们看见他们快到市廛的时候，放声恸哭，哭声传遍全城。这回可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厄凡德尔了，他来到了人群中间，人们把抬帕拉斯的床放下，他一头扑到帕拉斯身上，抱住不放，哭泣，哀号，最后好不容易才节制了哀痛，能够说出话来了。他说道："帕拉斯啊，我当初要求你在你全心投入残酷战斗时要加倍小心，你答应了，你现在这样子可不能算实践了你的诺言啊。但是我完全理解初次穿起武装的时候你的骄傲心情，初次交锋就夺得荣誉，滋味是多么甜蜜。但是，唉！年纪轻轻就得到这样悲惨的结果，他上的战争这一课真够苦的了，而且就在家门口；我的誓言和我的祈祷，没有一位天神听到呀！我的神圣的王后，你死了是幸福的，你无须活着受痛苦了！我却相反，我战胜了我的命运，还活着，可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却没有儿子了。我真愿曾跟着特洛亚友军被鲁图利亚人的刀枪制伏！我甘心交出我的生命，那么这送葬的行列就会是送我归家，而不是送帕拉斯归家了！但是，特洛亚人，我是不会责备你们的，我们的联盟，我们宾主友好的携手，这些都没有错。我老年遭此厄运是命中注定我应得的。我的儿子虽然不幸早死，但在他死以前，他带领着特洛亚人向拉丁姆进军，杀死了数以千计的沃尔斯克人，这是值得安慰的。帕拉斯啊，虔诚的埃涅阿斯、弗利吉亚的显贵们、厄特鲁利亚的众位将领和厄特鲁利亚全体将士，给你安排这样隆重的葬礼，我也不能比这办得更好了。他们把你亲手杀死的敌人作为战利品给你抬来，以纪念你伟大的胜利。

假如帕拉斯和图尔努斯年龄相当，与年俱增的臂力与你相埒，图尔努斯啊，你现在也会作为战利品站在这里，像一棵大橡树[1] 那样上面挂着你的盔甲。但是我不应只顾悲切，耽误了特洛亚人作战。你们出发吧，请你们记住把我的要求转达给你们的领袖，对他说：'我的儿子已经被夺走，我之所以还苟延我所痛恨的生命，就是因为你是强有力的，你知道你这力量应当用在图尔努斯身上，为我们父子报仇。这是你施展勇气和获得成功的惟一的机会。我不求，我也不应该求生活的欢乐，我只求能给我儿子在地府深处送去一些安慰。'"

(182—224 行　特洛亚人和他们的盟友埋葬死者，在战场的另一处，拉丁人也在埋葬死者。在拉丁人的都城里，憎恨图尔努斯的情绪在高涨，但也有人支持他)

这时黎明女神发出慈祥的光明，照在可怜的人类的身上，也给人类带来了劳苦。一族之长的埃涅阿斯和塔尔康王已在海湾上筑起了许多木堆。人们按照祖先的惯例把自己的阵亡者的尸体抬来，把冒黑烟的火把放在木堆底下把它燃着，高高的天宇笼罩在滚滚浓烟的阴影之中。人们穿着明亮的铠甲在燃烧的木堆周围绕了三匝，他们骑着马围绕着悲惨的葬礼之火绕了三遭，嘴里发出哀恸的哭声。眼泪洒了一地，眼泪洒满了铠甲和武器，人们的呼号，号角的哀鸣，直升霄汉。有的人把从阵亡的拉

① 战利品一般都挂在树桩上，见前。意思是：他还太年轻，敌不过你，否则你会被他征服，当他的俘虏。

丁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诸如头盔、雕饰华美的刀剑、鞍辔、转得发热的车轮，投到火里；有的人把死者常用的东西、他们的盾牌或对他们没有起作用的刀枪，扔出来作为祭品。人们又杀了许多头雄牛献给死神，杀了一些鬃毛倒竖的野猪和从周围所有的田野里抢来的羊群，把它们喉咙里冒出来的血浇在火焰上。沿着整个海岸，人们看同伴们火化，守卫着没有烧尽的火堆，迟迟不忍离去，直到阴湿的镶嵌着星火的黑夜从天边袭来。

同样，拉丁人在战场的另一处也在伤心地筑起无数的木堆，一部分战士的尸体，数目也不少，人们在埋进土里，另一部分则被抬着送到附近的田野，准备送回城里。其余的就胡乱堆成一大堆，既无数目，也不祭奠，就烧了，在无边的田野里到处照亮着一堆一堆的火光。直到第三天的黎明把寒影从天宇移开，人们才含着悲痛扒开一堆堆灰烬，找出杂乱的骸骨，用余热未尽的土把它们掩埋起来。但是哭喊的高峰、最持久的哀号却是在富有的拉提努斯的首府和王宫里，这里聚集着死者们的老母和他们的可怜的媳妇们，怀着手足之情而悲伤的姐妹们，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们，他们都在诅咒残酷的战争和图尔努斯的婚事。既然图尔努斯要求得到意大利的王位和最高荣誉，他们要求图尔努斯自己单独上阵去决一胜负。德朗克斯也怒气冲冲地火上加油，说他可以证明埃涅阿斯只向图尔努斯一个人挑战，要和他单独决斗。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发表不同意见，为图尔努斯说话；此外，他有王后阿玛塔的保护，王后的大名还是有作用的；而且他曾赢得许多战利品，声望很高。

（225—295行　派去向狄俄墨得斯求

援的使节回来说他不愿和特洛亚人作战,主张双方媾和)

正在这混乱之时,意见分歧炽烈的当儿,看,使臣们从狄俄墨得斯伟大的都城回来了,他们怀着忧闷的心情带回了狄俄墨得斯的答复。他们说,尽管他们做了各种努力,一无成就;尽管送了金银礼物,恳切祈求,也没有效果;他说请拉丁人向别人去请求军事援助吧,要不就去向特洛亚王讲和。这真是巨大的不幸,连拉提努斯王都感到经受不住了。神怒和神的显灵早已警告过他们,埃涅阿斯是注定要统治的,眼前这些新坟就是见证。因此,拉提努斯王传令召来国内的首要人物,在他高大的宫殿里开了一次高级会议。这些人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络绎来到王宫聚齐。拉提努斯坐在当中,他年纪最老,权力最大,脸上毫无欢乐的表情。他命令从狄俄墨得斯首都回来的使臣报告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叫他们把狄俄墨得斯的答复一五一十地讲出来。这时,鸦雀无声,无人再讲话了。首席使臣维努鲁斯遵命发言,他说:

"同胞们,我们见到了狄俄墨得斯和希腊将士,我们经过种种危险,终于完成了旅行,我们和他握了手,那只葬送伊利乌姆国土的手。他正在建造阿尔居里帕城,这是用他祖先的族名命名的,在被他征服的雅普吉亚土地上,噶尔噶努斯山下。我们晋见了他,他允许我们向他致意,不必拘束,我们把礼物呈了上去,报了我们的姓名和宗族,告诉他谁在向我们开战,我们为什么到阿尔匹来。他听了之后,面色恬静,回答道:'啊,你们这些幸运的部族,萨图努斯统治过的各国,古老的奥索尼亚的人们,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扰乱了你们的安宁,怂恿你们去挑起你们所不娴熟的战争?凡是我们那些用武力侵犯过特洛亚

国土的希腊人(我且不说我们在特洛亚高墙下作战所受的极大的痛苦和那些已经葬身在西摩伊斯河里的将士),我们都流落天涯,受到无法言传的惩罚,我们为我们所犯的罪,付出了全部代价;我们这伙人,普利阿姆斯见了也会怜悯的。敏涅尔伐的无情的星、欧波亚的海岬、立意要惩罚我们的卡非琉斯地角[1],都可做见证。那次战争结束后,我们都分散在天涯海角,阿特琉斯的儿子墨涅劳斯一直流亡到普洛条斯石柱[2],奥德修斯见到了埃特那火山下的库克洛普斯巨人。至于涅俄普托勒木斯[3]的王国景况如何,伊多墨纽斯家园凋敝,洛克利亚族移居到利比亚沿岸,这些我都不必多说了。就连阿加门农本人,米刻奈的王,伟大的阿凯亚的领袖,回到家里刚一进门就被他那无耻的妻子杀害,他虽然征服了亚细亚,却不料家里有奸夫伺守。我自己也遭到天神的妒忌,不让我回到我父亲的神坛,不让我和我日夜思念的妻子团圆,不让我再见我美丽的邦土卡吕东。这回又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异象:我的同伴们忽然生了翅膀,飞上了天,不见了,这对我的人民来说真是可怕的惩罚啊。[4]他们变成鸟之后,在各条河流上游弋,他们的哀号声响彻了山间的巉岩。其实我早就应当预料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当初发了疯竟然拿起刀向天神维纳斯进攻并刺伤了她的右手,从那时起我就应当知道后果堪忧。你们千万不要再逼我去打这种仗了。自从特洛亚城堡颠覆之后,我和特洛亚人之间

---

① 在欧波亚。
② 埃及。
③ 即皮鲁斯。
④ 因侮辱了维纳斯。

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我想起从前那些不幸事件就感到很不愉快。你们从你们家乡给我带来的礼物，你们去送给埃涅阿斯吧。我领教过他那锋利的长枪，和他交过手，请你们相信我，我有过经验，他举起盾牌纵身跳起，力大无比，他的枪投出来就像一阵旋风。如果特洛亚的土地曾经再生出两个像他这样的人，特洛亚人早就渡海进攻希腊的城邦了，胜负就会颠倒过来，倒霉的会是希腊人呢。在特洛亚顽强的城池边，我们之所以迟迟不得进展，就是因为有赫克托尔和埃涅阿斯阻碍我们希腊人获胜，一直到第十个年头。这两人都十分英勇，武艺超群，论虔诚，那埃涅阿斯是首屈一指。你们去和埃涅阿斯握手媾和吧，这是可以的，但是要避免武装冲突。'最尊贵的陛下，你既听到了狄俄墨得斯王的答复的内容，也听到了他对这场大战的意见了。"

(296—335 行　拉提努斯讲话，他主张要么割地给特洛亚人，同他们讲和，要么给他们准备船只，请他们到别处去)

使节刚把话说完，意大利人中间一阵嘈杂，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起来，就像岩石阻挡激流，漩涡受到了拦阻后发出的吼声，而惊涛又在拍打着两岸。等到众人的心情平静下来，嘴也不动了，拉提努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先向天神致意，然后说道：

"拉丁同胞们，我真希望在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早已做出了决定，那是最好不过的，不要等到敌人已兵临城下的今天召集会议。同胞们，我们现在作战是不合时宜的，我们的对手是神的后代，是不可征服的人，他

们打起仗来不知疲倦,即使打败了也不放下武器。如果你们希望能和狄俄墨得斯建立什么军事联盟,放弃这种希望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希望,但是你们看到了,任何希望都是渺茫的。其他一切,你们也都亲眼看到,亲手摸着,我们的实力已经被彻底摧毁了。我不责备谁,我们已经竭尽我们的全力,王国全部力量都投进了战斗。现在我想把我想到的一些没有把握的意见透露给你们,简单地加以说明,请你们注意听。紧靠着第表河,我有一片祖传的土地,一直伸向西方,甚至越过西卡尼亚的边境,这片土地由奥隆卡人和鲁图利亚人耕种,他们在贫瘠的山坡地上种庄稼,最瘠薄的地方,他们用来放牧。让我们把这地区,还有那覆盖着松林的高山地带,为了友谊,都让给特洛亚人,我们和他们订一个平等的条约,请他们作为盟友,住进我们的王国来,如果他们非常乐意,就可以定居下来,建造城市。但如果他们打算另外找一片国土,找别的什么友邦,他们完全可以撤出我们的国土,我们可以用坚固的意大利橡木给他们建造二十条船,二十条不够支配,还可以多些。所需的木料都在海上漂着呢,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船数和船的种类,我们可以提供铜、人工和船坞。此外,我还打算派一百名出身贵族的拉丁使节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他们,和他们订约;使节们将手持和平的橄榄枝,带着礼物、黄金、象牙和象征我的权威的宝座和王袍。请你们大家考虑,怎样挽救我们的颓势。"

(336—375 行　德朗克斯表示支持)

这时,德朗克斯站了起来。他和从前一样对图尔努斯满怀敌意,图尔努斯的名气激怒着他,使他又恨又妒,

到了异常的程度。他家业巨富，更长于口辩，他对打仗不甚热心，但善于出主意，制造纠纷的能量极大，他母亲出身贵族，把傲慢的脾气传给了他，他父亲出身不明。他怒气倍增地说道："好心的陛下，你的建议，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再明白不过，用不着我来饶舌，大家都承认自己知道国家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但是只敢窃窃私语。让他[1] 给我们一点说话的自由吧，停止他自己那套空洞的大话吧，由于他的该受诅咒的领导和罪恶的脾气(是的，即便他用武力和死威胁我，我也要说)，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少将领被死亡夺去了光明，全城都浸沉在哀痛之中，而他却去试探特洛亚人的营寨，举着刀，好像天都要发抖，其实他知道打不赢可以逃跑。最圣明的陛下，你已经叫人送给或准备送给特洛亚人这么多礼物了，你何妨再送一件，只这一件，而且不要让任何人的暴力阻拦你，我的意思是你作为父亲，不妨把你的女儿嫁给一个人才出众的女婿，一个配得上她的丈夫，通过永久的联姻，达成牢固的和平。如果我们从心底里就怕他[2]，那么就让我们当面求求他，请他给我们一点情面，请他看在国王和祖国的分上，放弃他个人的权利。图尔努斯，你是拉丁姆苦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危险，你为什么一再把你可怜的同胞们投进去？战争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给我们和平，希望你交出和平的惟一确凿的保证[3]。我——你是把我当仇敌看待的，就算是你的仇敌，我也不在乎，我第一个出来请求你。可怜可怜你的同胞们吧，放下你的

① 指图尔努斯。

② 仍指图尔努斯。

③ 指其未婚妻拉维尼亚。

傲气，承认失败，去吧。逃跑和死亡，我们看够了，我们的田园也荒芜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还想追求名声，如果你的心还是那样狠，如果迄今你还想得到这座作为妆奁的王宫，那么你就继续逞强吧，你就信心十足地面对面去和敌人拼吧。请问，难道为了让图尔努斯娶一位公主，我们的性命就那么不值钱，要成堆地死遍疆场，无人掩埋，无人哭泣？当然啦，我们假定你是有膂力的，假定你是有你父亲的战斗精神的，敌人在召唤呢，快去面对敌人的挑战吧。"

(376—444行　图尔努斯反驳德朗克斯，骂他怯懦；接着用平静口吻答复拉提努斯的建议，劝他不要绝望；最后表示要和埃涅阿斯单独交手)

听了这番话之后，图尔努斯火性大发，暴跳如雷。他大吼一声，从内心深处爆发出一席话来："不错，德朗克斯，你的话总是多的，可是打仗靠的是力气。只要开会，你总是第一个到，但是你没有权利在这议事堂上大发议论，话从你嘴里飞出来，无损于你的安全，因为我们有城墙把敌人拦住，我们的壕堑也没有泛滥着鲜血。所以你可以照常口若悬河大声说下去，你也可以骂我胆小，德朗克斯，因为你曾把特洛亚人成批地杀死，战场上到处都装点着你的战利品啊。你完全可以亲自去测验一下你的勇气有多大威力，敌人就在眼前嘛，我们不必到远处去找，他们就在我们城市的周围。我们一块向敌人冲去，好吗？你为什么不动？难道你的勇武精神永远只表现在空谈和拔脚逃跑上吗？你不是说我被打败了吗？你真卑鄙，谁能问心无愧地说我被打败了？谁都看见我让第表河泛滥

着特洛亚人流的血，厄凡德尔的宫殿全部夷为平地，他的子孙纷纷倒下，他的阿尔卡狄亚军队被夺去了武装。我给比蒂阿斯和身材魁梧的潘达鲁斯的感受可并非像你所说的那样，还有成千的特洛亚人被我一天之间送到阴曹地府去，他们的感受也非如此，尽管当时我被围困在敌人的城墙之内。你认为战斗拯救不了我们吗？你昏了头，你这调子只好唱给特洛亚的头目听[1]，战斗也许也拯救不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散布恐怖，继续不断地把一切都搅混好了，把那两次被人征服的民族吹捧得如何如何强大好了，把拉丁人的武力贬得一钱不值好了。你甚至可以说连阿奇琉斯率领的密尔米东的众将领在特洛亚威力面前都瑟缩发抖，包括狄俄墨得斯和阿奇琉斯本人在内，连奥菲都斯河[2]都被亚得里亚海追赶着往回倒流了。你们看他[3]装得好像怕和我争执，真是个狡猾的东西，其实他是想借此把我抹得更黑。你不用害怕，你那条不值钱的命，我一抬手就饶过了，你可以保留你那条命，让它留在你身体里吧。

"陛下，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回到你的重要建议上来。如果你对我们的武力不抱任何希望，如果我们真是处在众叛亲离的境地，如果一次败仗确实使我们一蹶不振，我们的命运确已无法挽回，那么，就让我们伸出驯顺的手去乞求和平。但是如果我们还有一丝一毫的余勇的话！[4] 我认为谁不愿看到这种可耻下场，宁愿赴死，葬身

---

① 意思是：战斗拯救不了的是特洛亚人。

② 在图尔努斯领土内。图尔努斯的主旨是骂德朗克斯胡说八道。

③ 指德朗克斯。

④ 意思是：难道我们就恬不知耻地去乞求和平吗？

疆场，他就是一个比任何人都幸福而成功的人，精神最高贵的人。况且我们现在还有资源，我们还有迄今没有负过伤的青年战士，我们还有不少意大利的城市和人民支援我们，再说特洛亚人也是付出很多鲜血才赢得胜利的（战争的风暴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也有伤亡），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我们刚刚踏进门坎就不光彩地自认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号角未响，就浑身战栗？随着时间的迁移，情况往往会好转，性情喜变的命运女神常常爱戏弄人，她又常常回过头来让人们落到实地上。狄俄墨得斯不肯帮我们的忙，但是还有别人肯帮忙的，像墨萨普斯、托伦纽斯，还有其他许多民族派来的将领，这些人都是拉丁姆和劳伦土姆的精英，他们的胜利是不会微不足道的。还有出身于高贵的沃尔斯克族的女将卡密拉，她手下有穿着花团锦簇般的铜甲的骑兵。但是如果特洛亚要找我单独作战，如果你也同意，也就是说我成了大家幸福的障碍，那么迄今为止胜利女神还没有表示对我憎恶，不让我施展我的力量，因此我决不退缩，决定试一试身手，以满足大家殷切的希望。我一定斗志昂扬地去迎战，即便他比阿奇琉斯的气力还大，即便他穿的是和阿奇琉斯一样的、伏尔坎亲手打造的铠甲。我，图尔努斯，就勇气而论，不亚于古代英雄，我已把我这生命献给了你们和我的岳父拉提努斯。埃涅阿斯只是向我一个人挑战吗？我希望如此，我接受他的挑战。我不愿德朗克斯代我去犯神怒而死，如果挑战是代表神怒的话，这是个勇气和荣誉的问题，我不愿让他夺去。”

（445—497 行　正当拉丁人方面争辩的时候，埃涅阿斯发动了进攻，图尔努

斯听到这消息，也下令行动起来）

正当他们就难以断定的处境热烈争论的时候，埃涅阿斯已经在发动他的队伍和阵营了。只见一个报信人飞快地把消息传到了拉提努斯的宫殿，引起一大阵骚乱，又使全城充满了极大的恐惧。消息说道：特洛亚人和厄特鲁利亚的部队已经做好作战准备，就要从第表河方面向整个平原冲将下来了。立刻，人心惶惶，但这巨大的刺激也引起了人们的忿怒。在仓皇激动之中，他们挥着拳头，喊着拿武器来；青年人喊着要武装，但是老年人却悲凉地哭泣，口中喃喃地嘟囔着。接着，到处响起了用意各异的大声呐喊，直冲霄汉。那声音就像成群的鸟偶然落到高高的树梢上发出的叫声，又像天鹅在鱼群游弋的帕杜萨河边引吭嗥鸣，鸣声在水面回绕那样。图尔努斯抓住这时机说道："这回可好了，我的同胞们，接着开会吧，坐而论道，为和平唱赞歌吧，人家都拿起武器要来夺取这王国了。"他不再说下去了，而是纵身站起来，飞也似地离开了巍峨的王宫。"喂，你，沃鲁苏斯，下命令叫沃尔斯克部队拿起武器来，把鲁图利亚人也领导起来。墨萨普斯、科拉斯，还有你的兄弟，把你们的骑兵散布到广阔的战场上去。派一部分人把守城市的出入口，一部分人守卫碉堡，其余的人跟我来，按照我的指挥作战。"

立刻人们从全城各处匆匆拥向城边。拉提努斯老王停止了会议，把他的重要的建议搁置一边，在这不幸的时刻，他心慌意乱，他频频责备自己，不该接纳埃涅阿斯，认他做了女婿和城邦的盟友。人们有的在城门前掘壕堑，有的在搬运石料和木桩。粗粝刺耳的号角声宣告血腥的战争开始了。穿着杂色衣服的妇女们和儿童们围着城墙站了一圈，这最后的挣扎向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号召，连王

后本人，由一群妇女簇拥着，手捧祭礼，也来到卫城之巅敏涅尔伐女神的庙宇，伴随她的还有公主拉维尼亚，她美丽的眼睛低垂着，她正是这场大灾难的起因。妇女们登上庙阶，烧了香，香烟充满了殿堂，她们在高大的庙门口，用痛苦的声音祝祷道："全能的女神敏涅尔伐，司掌战争的女神，请你把那特洛亚强盗的枪折断了吧，把他砍倒在地，让他躺倒在我们高大的城门脚下吧。"这时图尔努斯已经狂热地武装起来，准备投入战斗。他已经穿上了橙红色的铠甲，那铜制的甲片像鱼鳞一样张着，十分吓人，他用金护腿包着小腿，他的头还光着，但腰间已挂上宝剑。他从卫城上冲下来，就像一道金光，趾高气扬，心里已经在预期敌人的出现。他就像一匹马扯断了缰绳，终于获得自由，冲出马厩，跑到了辽阔的旷野，或是奔到一群牝马在吃草的牧场，或是跑到它所熟悉的河边，浸在水里，像从前那样洗个澡，然后跳出来，把头高高昂起，兴奋地叫着，它的鬃毛在它的颈上和两肩飘动，像在戏耍。

(498—531 行　女英雄卡密拉表示愿意帮助图尔努斯，图尔努斯谢过她的好意，请她去对付敌人骑兵，他本人则埋伏起来，等候埃涅阿斯的步兵)

这时卡密拉由沃尔斯克部队陪同奔来和图尔努斯相会，这位女王在城门前下了马，随从的队伍也照样翻身下马，站到地上。接着，她说道："如果勇敢的人有权利感到自信的话，图尔努斯，我就是一个勇敢者，我愿自告奋勇去抵挡埃涅阿斯的骑兵，我愿单独去迎战厄特鲁利亚的马队。请你让我冒战争的危险去打先锋，你自己率领步卒留在城外，守卫城池。"图尔努斯两眼盯住这位令人生

畏的姑娘回答道："姑娘，你不愧是意大利的光荣，我能用什么话来感谢你，用什么东西来报答你呢？现在既然你的勇气如此高昂，凌驾一切，那么你就和我分担这次任务吧。据传说，又据我派出去的谍报人员的可靠消息，顽固的埃涅阿斯已派出他的轻骑兵作为先遣部队去扫荡平原，而他本人则越过山脊，沿着山岭，穿过荒凉地带，向这城市挺进。我准备在树林里的低凹小道上设下埋伏，让武装的士兵堵住这条小路的两端。你集合起你的队伍去迎战厄特鲁利亚骑兵，勇猛的墨萨普斯、拉丁骑兵，还有提布尔图斯的队伍，将协助你作战，你和我一起负起领导的责任。"他说完又用类似的话鼓励墨萨普斯和其他将领去投入战斗，他自己也直奔敌人而去。

这是一条蜿蜒的山谷，最适宜设埋伏，藏兵骗敌人，两边是山坡，黑压压的浓阴遮蔽着它，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到这里，形成一道狭窄的关隘，是个咽喉要道。在山上，居高临下，有一片人迹罕到的平地，伏兵可以安全地隐蔽在这里，左右方都可以进攻，也可以留在顶上，把礌石推下去。年轻的图尔努斯沿着小路和熟悉的方向，向这里进发，他占领了这阵地，在树丛里守候着，等待施展诡计。

(532—596行　狄阿娜告诉她的侍女俄丕斯她为卡密拉行将遭到的不幸感到难过，又告诉俄丕斯卡密拉过去的遭遇，嘱咐俄丕斯给卡密拉报仇)

这时在天庭狄阿娜正在和俄丕斯谈话，俄丕斯是位天仙，是陪伴狄阿娜的众侍女中的一个。狄阿娜忧心忡忡地对她说道："姑娘，卡密拉正面临一场残酷的战争，尽管她装配着我的武器，也是徒然，要知道她是我最心爱的

人啊。我喜爱她，这不是什么新近的事，你是知道的；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突然喜欢上她。她的父亲墨塔布斯[1]为人骄横，滥用权力，引起人民的仇恨而遭到驱逐，失去了王位，当他被迫离开他古老的都城普利维尔努姆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幼女，穿过战火，逃往外邦，这幼女就成了他流放中的伴侣，他用女儿母亲的名字卡斯密拉变换了一部分，给她起名叫卡密拉。他用衣襟裹着她，紧紧抱在胸前，沿着漫长的山岭向寂寞的森林走去，但无情的枪矛从四面向他袭来，原来散布在附近的沃尔斯克军队把他包围起来了。他继续逃跑，但中途横亘着一条阿玛塞努斯河，正在泛滥，泡沫累累的水面漫到了岸边，这是因为一阵暴雨刚刚破云降落。他准备泅渡，但是出于对怀中婴儿的钟爱，有些踌躇，他既觉得她是个累赘，又心疼，又为她担惊受怕。他左思右想，仓促之间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位善战的勇士正巧在他巨灵般的手里握着一柄长矛，矛柄粗壮，布满木结，是用烤过的橡木制成的，他先用从树林里软木树上剥下来的树皮把女儿包好，然后把她稳稳当当地绑在矛柄的中间，用强壮的右臂举起长矛向苍天呼道："狄阿娜，慈爱的姑娘，林木的保护神，我做父亲的现在把我的女儿献给你做你的奴婢，她拿起来的第一件武器是你的武器，她将飞越天空，逃脱敌人，恳求着你的恩典。我祈求你，女神啊，接收她吧，她属于你了，现在我就把她托付给不知吹向何方的风了。"他说完，抽回手臂，把那长矛滴溜溜地投了出去，只听河水在下面吼叫了一声，可怜的卡密拉缚在嗖嗖作响的长矛上，飞越了急流。这时后面大批追兵逼近，墨塔布斯跳进河

① 维吉尔编造的人物。

里，胜利地凫到了对岸，从绿草岸上把长矛连同已经献给了狄阿娜的小姑娘拔了出来。但是没有哪个人家，没有哪个城市肯收容他，由于他的粗暴的性子，也由于他不愿寄人篱下，他就在荒山里和一些牧民过日子。在野兽出没的丛莽之间，他在马群里找到一匹产仔的母马，让他小女儿吸吮母马的奶头，这样来喂养她，有时把野兽的奶头塞进她娇嫩的嘴唇里给她吃野兽的奶汁。当小东西第一次迈步，把脚掌踏上地面的时候，他就把一柄尖矛放在她手里让她习武，又在她小小的肩膀上挂起弓和箭袋。她的头发不用金箍拢住，身上也不穿长袍，却披了一件雌虎的皮，从头顶一直盖到脊梁。就在这幼小的年纪，她的嫩手已经会投儿童用的梭标了，也会拿一根光滑的皮条在头上兜圈甩动，打下一只斯特吕蒙河飞来的鹤或是一只白天鹅。厄特鲁利亚各城邦有多少做母亲的都看中了她，想要她做儿媳，但都成了泡影，因为她只想跟随狄阿娜，一心要保持贞洁，决心永远只爱武装和处女的身份。如果她没有卷进这场战争，没有企图去向特洛亚人挑战，那该多好，那么她现在还能得到我的珍爱，还是我的一个伴侣。但是，算了吧，残酷的命运正在逼近她呢，女仙，你现在飞到下界去，到拉丁国去看看，那里显现着凶兆，一场恶战正在进行。把这些带着，从箭袋里抽出一支箭来，准备报仇，谁要是伤害了她，使她的圣洁的身体因而遭到玷污，不管他是意大利人也好，特洛亚人也好，都要用那支箭去向他讨还欠我的血债。然后我将用云雾把这可怜的姑娘的尸体包起来，连同她没有被人掳去的武器，抬到墓地，安葬在她祖先的国土上。"狄阿娜说完，俄丕斯轻身从天空向下界滑翔，裹在一团黑旋风里，呼啸而去。

（597—647 行　城外骑兵大规模交锋，一方先胜，接着另一方又占优势）

这时特洛亚的军队已经逼近都城，厄特鲁利亚的将领们和全部骑兵也临近城下，每队骑兵，人数一律。马蹄跳跃的声音响遍原野，骑兵勒紧缰绳，马匹死命挣扎，左右盘旋。铁枪头林立，一望无边，这些高举的枪矛像火一样在战场上闪烁着。和他们对阵的是墨萨普斯、拉丁骑兵、科拉斯和他的兄弟，再有就是卡密拉姑娘的马队，他们都来到了战场；他们的右手远远抽回，长矛伸向前方，不住抖动矛头，人在挺进，马在嘶鸣，气氛愈来愈炽热。两军前进到相对有一投枪之遥的地方就停住了，突然间，一声呐喊，阵势散开，双方都狠命踢马，那马就像发疯一样，同时标枪到处乱飞，密得如同雪花，网住了天空。立刻，提连努斯和勇猛的阿康特乌斯两个平端着枪，鼓足气力，冲杀起来，他们是首先阵亡的两个人，倒地之声，震耳欲聋，两匹马也胸对胸互撞，骨折身死，阿康特乌斯是被甩下来的，像一道闪电那样，又像从弩机上弹出来的重型石球，落得老远，就这样他的性命化做了一阵清风。

一时间，阵势大乱，拉丁人转身逃跑，用盾牌护着后背，纵马向城墙跑去。特洛亚人后面紧追，为首的是率领着骑队的厄特鲁利亚人阿希拉斯。当他们快接近城门的时候，拉丁人又是一阵呐喊，勒转了马头，这回是特洛亚人逃跑了，他们放松了缰绳，退到了很远的地方，就像大海回荡的波涛，时而冲向陆地，覆盖了岸边岩石，激起浪花，浸没了大片弯曲的沙滩，时而急速退落，带走了许多滑溜的卵石，留下了一片裸露的海岸。厄特鲁利亚人两次把鲁图利亚人驱赶到城边，而他们自己也两次被鲁图利亚人击败退却，用盾牌护着脊梁，边逃边回头。但当他

们重整旗鼓第三次交锋的时候，全线的战士打得难解难分，每个人选中了自己的对手，只听得一片垂死的呻吟，只见武器和尸体横在深深的血泊中，死人中间夹杂着半死的战马，在抽搐着，而战斗，越发猛烈。这时特洛亚人俄尔希洛库斯看见意大利的雷木路斯，不敢和他交锋，于是向他的马投了一枪，刺中了马耳下部，马受到打击，像发了疯一样，那伤痛使它难以忍受，它挺胸站立起来，高举前蹄，不住摆动，把雷木路斯摔了下来，翻滚在地。图尔努斯的盟友卡提鲁斯打倒了伊俄拉斯和赫尔米纽斯，这后者身躯魁伟，无比勇猛，他光着头，一头黄发，又裸着双肩，这些部分都暴露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但他却不怕受伤。对方一枪投来，击中了他宽阔的肩膀，枪杆不住颤动，疼得他直不起腰来。乌黑的血流了一地；战斗的人们用刀枪带来死亡，他们通过创伤寻求光荣的归宿。

(648—724 行　阿玛松女战士卡密拉
在战场上连斩十二个敌人)

这时卡密拉像个阿玛松女战士，身佩箭囊，为了便于战斗，一只乳房裸露在外，雀跃般地跳进这杀人如麻的战阵，一会儿用足力量把柔韧的标枪像雨点一样向敌人投去，一会儿又不知疲倦地挥舞着双刃斧。她把一张金弓——狄阿娜常用的武器——举到齐肩的高度，弦响处，箭矢疾飞。即使当她被迫退却，她也要一边逃跑，一边反身弯弓射箭。在她周围有精选的亲兵：拉林娜姑娘、图拉和挥舞铜斧的塔尔佩亚，她们都是意大利的女英豪，作为狄阿娜女神的信徒的卡密拉把她们选来，在平时也好，在战时也好，来当她的忠实随从，给她增添了光彩。她们就像特拉刻的阿玛松，穿着鲜艳的铠甲，驰骋在特尔墨东的

川流边，簇拥着希波吕特作战，又像当战神玛尔斯的女儿彭特希莱亚乘着战车作战归来的时候，她手下的女战士们拿着新月形的盾牌，大声嘶喊，雀跃欢呼。

凶狠的姑娘，你要打倒的第一个人是谁？谁又是最后一个被你打倒的？你要让多少人倒在地上，奄奄死去？第一个被她杀死的是欧涅乌斯，克吕提乌斯的儿子，他冲到她面前，被她用杉木柄长矛刺穿了没有挂护甲的胸膛，鲜血像川流一样从他嘴里喷射出来，他倒下了，嘴啃着沾满血污的泥土，临死还扪着创伤在地上翻滚。接着她又杀死了里利斯和帕噶苏斯，前一个被杀死的时候是当他的马被刺伤倒地，他也被摔下马来，正想去再抓缰绳的时候；后一个是在他前来支援战友，伸出丢下了武器的右手去扶他的时候，结果两个人倒在了一处。此外她还杀了阿玛斯特鲁斯，希波塔斯的儿子；她又俯身追赶特琉斯、哈尔帕吕库斯、德谟佛翁和科罗米斯，从远处向他们投枪，这姑娘每投出一支枪，就有一名特洛亚战士倒下。不远的地方，有个战士叫俄尔尼图斯，他原是个猎户，他穿上他不习惯的武装，骑着一匹雅匹克斯马，他扯了一张牛皮披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来参加战斗，他戴着一个狼头，狼头张着大嘴，露出一嘴白牙，他手里拿着一柄猎户用的枪作为兵器。他在阵前走动，高出众人整整一头。由于部队的退却，卡密拉轻而易举地把他截住，并把他刺倒，居高临下地站在他旁边，倾吐她胸中的仇恨："你这厄特鲁利亚人，你以为你是在树林里追逐野兽吗？你们的大话有一天会被一个女子用她的武器批倒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但是当你去见你在阴间的祖宗的时候，你仍可以不失体面，因为你是被卡密拉杀死的。"

紧接着她又杀死了俄尔希洛库斯和布田，这两个特

洛亚人都是身材硕大无朋，布田是背对着她，她照他的铠甲和头盔之间一枪刺去，因为他骑在马背上，白头颈十分明显，他左手里拿的盾牌又垂在一旁[1]；俄尔希洛库斯则是兜着大圈子追赶她，她逃跑，但是她巧妙地兜了一个小圈子，反被追为追赶，从马背上高耸身躯挥动大斧，照准他的铠甲和骨骼连连砍去，不理他的多方哀告恳求，从伤口湿漉漉流出热脑浆，流了一脸。接着和她遭遇的是住在阿本宁山的奥努斯的儿子，他是个战士，但是由于突然撞上她，竟吓得呆住了；他是个利古里亚人，只要命运女神允许他们，他们专耍诡计，但他还不是最狡猾的。他看到即使他拼命跑也无法避免一场战斗，无法逃脱女王的攻击，于是心生一计，对她说道："当个女战士可真了不起，但你靠的是这匹强壮的马，那算什么本事？骑马只便于逃跑，应把它放弃，不要靠它，下来站在平地上和我交手，你很快会发现是谁个在说大话，自我欺骗。"他说完之后，卡密拉满腔怒火，怀着刺心的忿恨，把马交给了一名随从，站到地上，和对方一样，只用出鞘的刀和一副盾牌作为武器，毫无畏惧之色。那利古里亚青年以为她中了计，立刻扭转缰绳，狠命用铁制的踢马刺刺那马腹，逃跑了。但是卡密拉对他喊道："你这愚蠢的利古里亚人，不要以为你了不起而得意扬扬，你只会落得一场空欢喜，你的处境不妙，你施展你那祖传的诡计是白费心思，你的狡猾并不能叫你安全地回到你狡猾的父亲的身边。"这女战士的话没说完，那像一道火光似地拔起如飞的双脚，跑过去拦住他的马的去路，面对面揪住缰绳，把他杀死，这样他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鲜血，这情景就像神鹰从高山上振

[1] 意思是：没有能起保护作用。

翅冲下，在云端里追捕一只飞鸽，轻而易举地把它捉住，抓紧，用尖利的爪子捣出它的脏脏，鲜血和捣烂的羽毛从空中飘落下来。

(725—767 行　尤比特派塔尔康去鼓舞特洛亚的盟友厄特鲁利亚人，并领导他们战斗，他们俘获了拉丁的维努鲁斯。阿伦斯暗暗尾随卡密拉，准备袭击她)

这时人和神的创造主在高高的奥林普斯山巅举目眺望，早看到了这一切。于是这位天父就激励厄特鲁利亚的塔尔康去狠狠地打一仗，并且燃起了他一腔怒火。因此，塔尔康骑上骏马杀上尸横遍野的战场，这时厄特鲁利亚部队正在退却，他用各种方式，鼓动队伍前进，叫着每个战士的名字，要他们振奋精神，挽回颓势，重新投入战斗。"厄特鲁利亚人，你们怕什么？难道你们永远不知羞耻吗？永远是软骨头吗？难道怯懦已深深占据了你们的灵魂了吗？一个女人居然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让你们的队伍望风披靡！手里的钢刀是做什么用的？拿着武器不用，又是为什么？可是在风流勾当上，在'夜战'上，你们却是毫不怠慢的；只要号角一吹响，你们就马上狂欢舞蹈。那你们就等待庆功宴吧，等待丰盛的酒席吧——这是你们所热衷和追求的——到那时候，卜师自会向你们宣布他卜得的是吉祥之兆，肥嫩的牺牲自会把你们召唤到林丛深处的[1]！"他说着就踢动坐骑冲向乱军之中，自己也准备着战死；他像一阵旋风似地和维努鲁斯遭遇

[1] 指庆祝胜利的活动。

上了，一把将他从马上拖下，抱了过来，横放在自己鞍前，用足气力，把他掳走了。只听一声呼啸，直冲霄汉，所有拉丁战士都回过头来观看。只见塔尔康像一道火光，按住鞍前的敌人和他的武器，掠过了平原，他把敌人的铁枪头拔下，在他的铠甲上摸出一处空隙，扎了进去，使他受到致命的创伤，但对方极力挣扎反抗，不让塔尔康的手接近自己的喉咙，用强力来对付强力。就像一只金黄色的老鹰抓住一条蛇，在高空飞翔，它的脚爪紧紧地扣住蛇身，那蛇虽然受伤，仍旧不住屈曲挣扎，时而又挺直身躯，逆鳞倒竖，发出嘶嘶的叫声，那鹰也不示弱，用钩嘴折磨着挣扎的蛇，两翼同时不住地扑打着气流，同样，塔尔康从提布尔人阵前掳获了维努鲁斯，怀着胜利的喜悦，把他抓走了。厄特鲁利亚人仿效他们领袖的榜样，取得同样的成就，冲杀出去。这时阿伦斯——他是注定要阵亡的——手持长矛，先围着飞奔的卡密拉转，盘算着各种计谋，想找一个最容易攻击她的机会。每当这位姑娘疯狂地冲进战阵，阿伦斯就逼近她，不声不响地尾随着她的足迹，不论她是胜利归来还是从敌阵退却，这位年轻的战士总是偷偷地赶忙扭转马头，时左时右，在她周围盘旋，拿着那无情的长矛，伺机进攻。

(768—835 行　卡密拉看见一名盛装的特洛亚祭司，她想把他的衣服和装备夺来做战利品，在她追逐他的时候，被阿伦斯一箭射死，临死嘱咐人转告图尔努斯代她作战)

这时克罗瑞乌斯正巧出现，他长期以来是库别列女神的祭司，他身穿光彩夺目的弗利吉亚铠甲，从老远就惹

人注目;他骑着一匹白沫飞溅的快马,马背上披着一件用铜页编成、用金线穿连的披甲,像一身羽毛一样。他本人穿了一身外来的绛紫和深红的衣服,非常鲜艳;他带着吕西亚弯弓,和克里特的箭,左右驰骋,那弓是贴了金的,斜挂在肩上,他头上戴的是祭司的金盔;他那橙黄色的麻布法衣,褶子挺得沙沙作响,他用一个赤金别针把它拢成一个结子,他的衣服和外国式样的裤子,都绣着花。也许由于卡密拉希望夺得那特洛亚人的武装去挂在庙门上,也许她希望用夺来的金光闪闪的服装在打猎的时候把自己打扮起来炫耀一番,总之在乱军阵中她只盯住他一个紧追,不顾一切,怀着妇女特有的贪图战利品的火热欲望,跑遍了全线,这时阿伦斯终于捉住时机暗暗地举枪向她投去,一面高声向上苍祈求道:"至高的神,圣索拉克特山的保卫者,阿波罗啊,我们厄特鲁利亚人最崇拜你,我们燃起松木堆祭祀你,我们笃信你,我们踏火、赤脚走进深深的火烬之中,表示对你的膜拜,万能的天父啊,请允许我用我的武器扫除我们的耻辱。我不求从这姑娘身上夺得什么战利品来纪念对她的胜利,我将用别的业绩来赢得赞美,我只求能亲手给这祸精和孽障带来创伤,把她打败、打倒,那么我就是默默无闻地回到家乡的城市也是甘心的。"阿波罗听到了他的祈求,决定满足他一部分请求,其余的撒向天空,任风飘走。他答应阿伦斯可以出其不意突然把卡密拉打倒杀死,但不答应他高傲的祖国能看到他的凯旋,因而风暴就把他的这部分祈求声送到南风神那里去了。只见他手中那支长矛被他投了出去,穿过天空,嘶嘶作响,所有的沃尔斯克人都惊惶失措,眼睛都转向女王。当长矛在天空飞过时,女王自己全然没有感觉到它的声音和气流,直到这支矛牢牢扎进了她裸露的

乳房，深深地吸吮着这姑娘的血。她手下的战友慌慌张张地聚拢，把她们倒下的女将领扶起。阿伦斯比所有的人都更加惊慌，怀着又高兴又害怕的心情逃跑了，不敢再动用自己的刀枪，也不敢再面对那姑娘的刀枪。就像一头狼杀死了一个牧羊人或一头大公牛，不等有人拿着刀枪来追赶，就急急忙忙躲进人迹不到的深山里，自知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坏事，耷拉着尾巴，把它哆哆嗦嗦夹在两腿中间，往树林里逃跑，阿伦斯就像这么一头狼慌里慌张逃避众人眼目，混杂在乱军之中，一心只想逃窜。垂死的卡密拉用手去拔那长矛，但那铁的矛头已扎进肋骨缝里，胁下伤口很深，拔不出来。血流尽了，她倒下了，两眼凝滞，失去了生机，脸上旧日的红晕也消失了。在她断气的时候，她看着阿卡，这阿卡是她的一个同龄人，是她最亲信的一个人，曾和她同甘共苦，她对她说道："阿卡，好妹妹，我所能做的就到此为止了，这难忍的伤势把我毁了，我周围是一片黑暗。你赶快逃跑，把我最后的嘱咐带给图尔努斯，让他接着我战斗，保卫城邦，挡住特洛亚人。现在，永别了。"她说着，她的手松开了，缰绳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地上。她身体僵冷，渐渐地她完全从躯体中得到了解脱，柔软的头颈和被死亡征服了的头颅垂了下来，武器也抛在一边，带着啜泣和不平，她的灵魂游往地府去了。卡密拉倒下之后，哀恸之声无边无垠，直冲布满金星的苍穹，战斗更加激烈，所有特洛亚部队、厄特鲁利亚的将领和厄凡德尔的阿尔卡狄亚骑兵开始了密集攻势。

(836—915 行　俄丕斯射死阿伦斯，为卡密拉报了仇。拉丁人败绩，都城被包围。图尔努斯得知卡密拉的噩

耗，放弃设伏的计划，回到都城。黑夜
来临，战斗中止）

但是狄阿娜的哨兵俄丕斯坐在高山顶上一直在静观战斗。当她从远处看见卡密拉遭到无情的杀害，又见一群发疯似的队伍大声哭喊，她叹了一口气，从内心深处说出了一番悼念的话，她说："姑娘啊，你为了向特洛亚人挑战，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你在荒山野林里当狄阿娜的信徒，肩上背着咱们常用的弓箭，这对你也毫无补益。但是你崇拜的女神并没有眼见你死而不赐给你应有的荣誉，你死后将扬名万国，你也不会蒙受饮恨而亡的羞辱。那个伤残你身体的人，不管是谁，一定要他抵命，他死有应得。"且说在那座高山脚下有一个大土丘，这是古代劳伦土姆王德尔肯努斯的陵墓，它是用土堆成的，有一片橡树遮阴。女神俄丕斯迈着轻快优美而有力的步伐来到了这里，站在这高高的土阜上瞭望阿伦斯的踪迹。当她看见他穿着耀眼的铠甲，趾高气扬的时候，她对他说道："你为什么转身要走啊？到这儿来，来，我要叫你死，你杀了卡密拉，来接受你应得的报偿吧。你这样的家伙还不配死在狄阿娜的刀下呢！"她说完就从嵌金的特拉刻箭囊里抽出一支羽箭，狠狠地扯起角弓，把弓弦狠命地拉，直到弓的两角几乎要碰到一起，两手持平，左手贴着铁镞，右手把弓弦一直拉到胸前。就在这一瞬间，阿伦斯听到空中嗖的一声，铁镞已经牢牢地扎进了他的身体。他的战友们把他丢下不管了，任他垂死呻吟，倒在田野的尘埃里，无人注意，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被人忘却。俄丕斯鼓起双翼，飞往奥林普斯天界去了。

最先逃跑的是卡密拉的失去了领袖的轻骑兵，鲁图利亚人也慌张地逃跑了，连精神抖擞的阿提那斯也逃跑

了，失去了队伍的将领，失去了将领的队伍都在寻找安全的去处，大家都纷纷转身飞马向城堡疾驰。没有一个人敢抵抗来势汹涌、杀气腾腾的特洛亚人，没有一个敢阻拦他们，他们肩上的弓的弦松弛了，肩膀也垂下来了，驰骋的马蹄震动着原野，捣烂了原野上的泥土。尘土像滚滚黑烟卷上城头，母亲们站在碉楼上捶胸嚎啕，这些妇女的哀号直冲霄汉。第一批飞马奔进敞开的城门的人，后面紧跟着一大群敌人，和他们混在一起进了城门，因此他们也未能逃脱惨死的下场，而是在自己家门口，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城市里，在本可以给他们安全的房舍之间，被敌人扎死，断了气。有些人就把城关闭了，不敢给自己人留一个入口，即使他们哀求，也不敢让他们进来，一场惨不忍睹的屠杀开始了，武装保卫城门的人都死在了刀枪之下。被关在城外的人，亲人只好哭哭啼啼眼看他们关在城外，有的在乱军压阵之际纷纷跌进了护城河里，有的则纵马盲目地往城门和门柱上撞，但是城门闩得牢牢的。甚至站在城头的那些母亲，看到战死的卡密拉，也激发出爱国之情，不甘落后，抖抖颤颤地投出梭标枪矛或操起坚硬的橡木桩和烘烤过的尖桩来代替铁器，人人争先愿为保卫城市而死。

这残酷的消息传到林丛中图尔努斯耳朵里，报信人阿卡向这位青年将领报告了这一巨变，她说沃尔斯克人的部队全军覆没了，卡密拉战死，敌人攻势锐不可挡，他们乘胜扫荡了一切，城里已是一片惊惶。图尔努斯听了大怒，他疯狂地奔下荫蔽的山冈，离开了草莽林丛，这是严峻的尤比特的安排。他前脚刚离开此地来到平川，埃涅阿斯后脚就到了这已无人守卫的咽喉要道，他上了山脊，走出了浓密的林莽。这两人各自率领着全部人马同

时急奔城市而去，两人相隔也并不遥远。埃涅阿斯望着远处烟尘弥漫的平原，看到了劳伦土姆队伍，同时图尔努斯听到了蹄声和马嘶，也认出了全副武装的凶猛的埃涅阿斯。他们恨不得立即拉开战幕，一试高下，但是脸色赤红的日神弗博斯已经让他的疲倦的神马沐浴在西方的海洋里，并召回了黑夜，白昼消失了。他们在城边安营扎寨，筑起了工事。

卷 十 二

(1—106行　在失败的时刻,图尔努斯感到所有拉丁人的眼睛都望着他,他告诉拉提努斯王他准备和埃涅阿斯单独战斗,拉提努斯王和王后阿玛塔劝阻他,他不听)

图尔努斯看到战争的挫折使得拉丁人垂头丧气,失去了信心,又见众人的眼光都望着他,似乎要他实践自己的诺言,他未曾开口就已满腔怒火,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就像那只非洲沙漠里的雄狮胸口被猎人严重刺伤,终于起来战斗了,它怀着欢悦的心情甩动颈上蓬松的鬣毛,毫无惧色地挣断了猎人刺进它身上的枪,张开血口大吼大叫,图尔努斯心里也同样燃起一股火热的狂暴。他烦躁地对国王拉提努斯说道:"我图尔努斯不耐烦再拖延了。埃涅阿斯那些怯懦的部下没有理由食言,他们已经答应[①],不能收回。我要打。父王,准备好圣物,订下誓约。要么我这只手把那特洛亚人、那亚细亚的逃兵送往地狱去(你们拉丁人可以作壁上观),让我独自一个用我的剑把我们大家蒙受的耻辱抛还给他;要么让他把我们征服,让拉维尼亚嫁给他。"

拉提努斯镇静而安详地回答他道:"勇气可嘉的青年

① 指卷11.113行埃涅阿斯的和平诺言和单独交手一决胜负的建议。

人,你越是在凶猛勇敢方面出人头地,我就越应该更加周详地考虑一下,谨慎地衡量一下所有的可能性。你现在统治着你父亲道努斯的王国,还有你自己亲手征服的许多城市,再说我,拉提努斯,也不缺乏金银和善意,拉丁姆城和劳伦土姆各地不乏其他未婚的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子。我不想转弯抹角,有一句难以启齿的话,让我直说了吧,你要好好地听在心里:我是不能够把我的女儿嫁给任何一个早先向她求过婚的人的,所有天神和祭司都昭告过我。但是出于我对你的爱,出于我们家族间的亲属关系,又看到我的王后悲伤流泪,我就撕毁了一切约束,把我答应嫁给我未来女婿[①] 的女儿夺了回来,而且进行了这场罪恶的战争。图尔努斯,你亲眼看到,从那时以来,无情的灾难和残酷的战争是怎样一直缠住我不放,你自己也首当其冲,遭受了莫大的折磨。在两次大战斗中,我们都失败了,现在身处围城之中,我们看不到意大利有多少希望,第表河水里迄今还流着我们的热血,广阔的原野上都是我们的白骨。我为什么一再离题呢?我的脑筋怎么变糊涂了?如果我准备在图尔努斯死后和特洛亚人结盟,为什么不在他生前就结束这场战争呢?你的同宗鲁图利亚人和意大利其他各族人会怎么说,假如我把你(希望命运能否定我的话)推上死路,只因为你追求我的女儿,想和我家结成眷属?考虑一下,战争是无常的;你也该怜惜一下你年迈的父亲,他现在正在相隔遥远的家乡阿尔代阿,因为念子而悲切呢。"这番话丝毫没有打消图尔努斯的暴躁,反而更把他激怒了,越是下药,病越是重。等他的气稍微平息能说得出话的时候,他说道:"陛下,我

① 指埃涅阿斯。

请求你，不要为我操心，让我去用死换来荣誉。我的手还能投掷强有力的钢枪，我还能杀伤敌人，让他流血。他的女神母亲决不会在他身边施展女人的伎俩，用云掩护他逃跑，他想躲到什么荫蔽之处，也将是徒劳的。"

但是王后却怕重新开战，流着眼泪，她已做了死的准备，抱住那火性的"女婿"说道："图尔努斯，我用我的眼泪请求你，如果你还有一点对我阿玛塔的体谅之心，我请求你，你现在是我惟一的希望，是我在悲惨的垂暮之年的安慰，拉提努斯的名望和权力都要依仗你，我们这行将败落的家族都仰仗你来扶持，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和特洛亚人作战。在这次战斗中，等待着你的任何结局，图尔努斯，也就是我的结局；你若死了，我也一定离开这可诅咒的世界，我不愿意被埃涅阿斯俘虏，认他做女婿。"拉维尼亚听到了她母亲的话，热辣辣的两颊布满了泪痕，深深的红晕像火烧一样散布到她激动的面庞上，就像有人在印度象牙上抹了一片血红的颜色，又像许多洁白的百合花在玫瑰丛中反映出红光，这姑娘脸上的颜色正是如此。图尔努斯凝视着她的脸，一片痴情使他坐立不安，这更加促使他想奔赴沙场，于是他简短地回答阿玛塔王后道："母亲，我求你不要用眼泪这种不祥的朕兆送我上那残酷厮杀的战场，图尔努斯没有拖延这场生死搏斗的自由。伊德蒙，你去把我的话传给特洛亚那位大人物，他听了多半是不会高兴的，告诉他：明天黎明女神刚一起身驾起赤色车把天空染红的时候，叫他不要让特洛亚人去打鲁图利亚人，双方部队都不要战斗，只让他和我用鲜血来决定战争的胜负，谁能娶拉维尼亚必须在战场上见分晓。"

他说完之后急忙回到宫内，叫人把他的那些马牵来，

这些马在他面前不停地嘶叫，他看了十分欢喜，这些马都是北风神俄利提亚的妻子送给他祖父皮鲁姆努斯的，比雪还白，比风还快。马的周围站着飞快的驭手，用弓起的手心拍着马的胸脯，啪啪有声，让它们兴奋起来，又梳拢着它们颈上的鬃毛。图尔努斯自己把一副笔挺的镶金白铜铠甲披在肩上，又佩上备用的宝剑和盾牌，戴上红缨头盔。那宝剑乃是火神亲手为他父亲道努斯制造的，并且在斯提克斯河里淬过火。一支粗壮的长矛靠在大厅中央一根大柱旁边，他有力地拿过来握在手中，这支长矛是从奥隆卡人阿克托尔那里夺获的战利品，他抖动着长矛说道："我的长矛，你还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召唤，现在又是时候了，英雄的阿克托尔使用过你，现在你掌握在我图尔努斯的手里了，我要靠你去杀死那个只能算半个人的埃涅阿斯，我要用我这有力的双手把他那身盔甲剥下来，我要叫他那用热铁夹子烫弯的抹着香膏的头发在泥土里拖得稀脏。"他激动得像发了疯一样，满脸烧得像冒火似的，眼睛射出闪闪发光的火花。就像一头公牛正在准备进入战斗，发出吓人的吼叫，用它的角狠命地去撞一棵树干，来发泄怒气，并想用它的冲刺去同风搏斗，扬起地上的沙土，作为战斗的前奏。

(107—112 行　埃涅阿斯准备同图尔努斯单独交手)

这时埃涅阿斯穿着他母亲给他打的盔甲也同样秣马厉兵，培养着战斗情绪。他很高兴图尔努斯提出了单独交手的条件，用这方法来结束战争。他安慰他的部下和尤路斯，叫他们不必担心发愁，告诉他们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他又叫人给拉提努斯王送去肯定的答复，提出和平的

条件。

(113—215 行　双方进入阵地，等候单独交手。尤诺对茹图尔娜表示自己已无能为力，并授权给她自由行事。双方会晤，埃涅阿斯首先宣誓，拉提努斯代表图尔努斯宣誓)

白昼刚刚把它的光芒撒在山巅，太阳神的神骏刚刚从海洋深处升起，昂着张开的鼻孔喷吐出光明，鲁图利亚人和特洛亚人已经在雄壮的都城墙外丈量并准备好一对一决斗的场地，在场地中央准备了为祭祀双方共同敬奉的神祇的火钵和草坛。还有些人穿着祭司的围腰，头上戴着草冠，捧来了水和火。意大利的兵团列队开出了拥挤着人群的城门。在另一方，全体特洛亚和厄特鲁利亚的军队携带各式武器也拥了上来，全副武装，俨然是受了战神的号召要杀上战场一样。各方将领身披金紫，不可一世，也在千军阵中，穿梭往来，其中有阿萨拉库斯族的墨涅斯特乌斯，矫健的阿希拉斯，驯马能手、海神之子墨萨普斯。只听一声号令，人人后退到自己的位置，把长矛插在地上，把盾牌靠在长矛旁边。妇女们、手无寸铁的群众和颤颤巍巍的老人都争先恐后地从家里拥出来，站到碉堡里、房顶上，有的站到了高高的城门上。

再说尤诺站在现在的阿尔巴努斯山巅上(当时这地方还没有名称，更没有今天的名气和地位)，谛视着这片平原，看到了劳伦土姆和特洛亚双方的部队和拉丁努斯的都城。她立刻对图尔努斯的姐姐——她也是一位女神，司掌湖泊和咆哮的河川，这些水域是天帝尤比特因为夺了她的贞操而封给她的——说："女仙，河川的骄傲，最

合我心意的，你知道在那些受骗登上心胸宏大的尤比特床榻的拉丁姑娘之中，我最喜欢的只有你一个，我也很高兴地把天上的一角划给了你，我要把你将要遭到的不幸告诉你，茹图尔娜，否则你会责备我的。在幸运女神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命运女神允许拉丁姆保持兴旺的时候，我是一直保护着图尔努斯和你的城市的，但是今天我看到他将要遭到的命运是他所敌不过的，末日和敌人的威力已经迫近了。我不愿亲眼看到这场战斗和结盟。但是如果你有胆量为你的弟弟做些更有效的贡献，你就去做吧，你也应该去做。也许你们两个可怜的姐弟会得到好结果。"尤诺话音未了，茹图尔娜的泪水就从眼睛里涌了出来，三次四次地捶着她美丽的胸膛。尤诺又说道："这不是流眼泪的时候，你要赶紧，你要想个办法把你弟弟从死亡手里抢出来，否则你就去发动战争，把双方接受的盟约[1] 抛到一边去。你敢于做的一切，由我负责。"她告诫一番之后就走了，茹图尔娜有些茫然，方寸大乱，悲伤不已。

说话之间两位国王到来了。拉提努斯领着大批随从，乘一辆四匹马的战车，头上戴着一顶辐射二六一十二道金光的冠，十分耀目，象征他是日神的后代；图尔努斯驾着一辆两匹白马的战车，手持两把阔刃长矛。对面来的是族长埃涅阿斯，罗马人的始祖，拿着明晃晃的盾牌和天神打造的武器，光彩照人；在他身边是阿斯卡纽斯，是伟大的罗马的第二代希望；从特洛亚营垒中出来的还有一名祭司，他身穿白袍，赶着一头毛茸茸的野猪的仔畜和一头没剪过毛的两岁绵羊，把它们带到烈火熊熊的祭坛

① 仍指卷11.113行语。

前。领袖们眼睛朝着升起的太阳，用手捧上加盐的谷物，把牺牲头顶的毛割下一撮，拿起酒碗向祭坛奠酒。

虔诚的埃涅阿斯拔出宝剑这样祝告道："太阳之神，请你做我的见证，大地，我在召唤你，你也做我的见证，为了你，意大利的土地，我才有力量去经历那千辛万苦；还有全能的天父和你，天后尤诺，我请求你对我好一些；还有你，声名显赫的玛尔斯，战争之父，一切战争都由你的神威左右；我还要召唤清泉和河川以及高天的神灵和蓝色海洋里的神灵：假如胜利被奥索尼亚的图尔努斯夺去，我同意作为失败者，我们离开这里到厄凡德尔都城去，尤路斯放弃他对这块土地的权利，从此埃涅阿斯的部下再不来犯，再不兴动干戈来向这王国挑战。但是假如胜利女神赞成战神玛尔斯袒护我们一方，而我认为这是很可能的（愿天神能证实这一点）；那么我是永远不会叫意大利人臣服于特洛亚人的，我自己也决不追求什么王位。让我们这两个谁也没有征服谁的民族建立起永恒的同盟，平等相待。我将把特洛亚的宗教仪式和神祇引进来；但是拉提努斯作为我的岳父将保持武装和庄严的权力；特洛亚人将为我建造一座我们自己的城市，让拉维尼亚用她的名字给这座城市命名。"

就这样埃涅阿斯第一个发了言，接着是拉提努斯，他眼望苍天，右手伸向星辰，说道："埃涅阿斯，我也对大地、海洋和星辰发誓，还凭拉托娜的儿子和女儿[1]、两面神雅努斯、地府诸神的威力和无情的狄斯的圣庙起誓，我还希望天父能听到我的誓言，因为一切誓约都要由他发出雷电才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而生效。我现在把手放在神坛

① 指日神阿波罗和月神狄阿娜。

上，我请在我俩之间的圣火和神祇给我做见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意大利各族的和平和联盟不许破坏，决不让这样一天到来；任何力量，它可以用狂洋波涛淹没大地，把大地埋葬在洪水里，让苍天解体落入地狱，但不能改变我的意志，就像我这权杖（正巧他手里拿着一根权杖）再也长不出嫩绿的新叶和枝条给人提供阴凉，因为它已从树林里被人齐根砍下，脱离了大地母亲，它的枝条和树叶也被斧头砍掉，过去它是树，现在经过匠人的手，包上了精巧的铜饰，交付给拉丁姆的长老们掌握了。"他们两人就用这样的言辞在双方将领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彼此间的誓约。然后他们就凑着圣火按礼节宰了牺牲，把活生生的脏腑掏出来，把丰盛的祭品堆在祭坛上。

（216—310行　鲁图利亚人有些惴惴不安，茹图尔娜扮成卡摩尔斯唆使他们开战。出现异象：一只老鹰被一群鸟围攻，迫使它扔掉它捉到的一只天鹅。托伦纽斯认为这表示鲁图利亚人必须发动进攻，来挽救图尔努斯。战斗开始）

但是尽管如此，鲁图利亚人一直认为一对一的交战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心情一直非常矛盾，现在他们亲眼看到双方力量不相当，他们的矛盾心情更加重了。加以图尔努斯默默无言地走到祭坛，十分谦卑地在坛前行了礼，低垂着眼帘，一脸稚气，年纪轻轻却浑身苍白，这景象更增添了他们的焦虑。这时他的姐姐茹图尔娜注意到这类言论正在扩散，群众的情绪不稳定，于是就扮成卡摩尔斯的模样。这卡摩尔斯出身显赫家族，他的父亲以勇武著

称，他自己也热衷于习武。茹图尔娜扮成卡摩尔斯之后就大踏步走到军中，完全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就是散布种种说法去鼓动他们，她说："鲁图利亚人啊，放着你们这些身强力壮的人不打仗，却推出一个人去打，你们不觉得羞耻吗？难道我们的人数和力量敌不过他们吗？看，特洛亚人和阿尔卡狄亚人，还有被命运送来与图尔努斯作对的厄特鲁利亚人，全都在这里了，我们上去一半人，也还不是人人都能找到个对手。图尔努斯当然会赢得荣耀，他现在正在坛前把自己献给天神，将来一定会升到天神身边去的，他将永远活下去，被人传颂；但是我们倘若现在坐在地上无所事事，我们就将丧失我们的祖国，受那些傲慢的老爷的奴役了。"

这番话使得那些青年战士的头脑发热，愈来愈热，队伍里大家嗡嗡地议论起来，劳伦土姆人也好，拉丁人也好，都改变了主意。方才还希望停止战斗获得休息和安全的人，这会儿却要拿起武器，希望取消停战的协定，并对图尔努斯的不公平的命运表示同情。茹图尔娜除了讲这番话之外，还施展了一个手法，她向天上一指，原来天上出现了一个现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能惑乱意大利的人心，把他们引上歧途的了。

原来这是尤比特的金雕在天空的红霞里翱翔，追逐着一些水鸟，这群鸟吱吱喳喳地乱叫着，突然间这雕向海上俯冲，用它那无情的钩爪抓住了一只卓绝的天鹅。这景象吸引住了意大利人的注意力，只见（这真是奇观）这群鸟聒噪着掉转了飞行的方向，它们的翅膀遮蔽了天光，就像一团乌云一样在空中向敌人压去，直到这雕受不住它们的压力，加以自身的重量使它不能支持了，不得不把抓住的天鹅丢到河里，自己向白云深处逃跑了。

鲁图利亚人看到这朕兆，高声欢呼，并把队伍整顿好，卜人托伦纽斯第一个说话，他说："这，让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经常祈求的东西。我欢迎这朕兆，我看出这里面有神意。我，我是你们的领导，拿起武器来吧，我的不幸的同胞们，那罪恶的侵略者用战争威胁着你们，把你们看成一群软弱可欺的鸟，要蹂躏你们的沿岸的疆土。但是他也将会逃跑的，将会扬帆渡过大海，逃往远方。你们要万众一心，把队伍集中，通过战斗来保卫你们的被孤立出去的王。"他说罢就奔向前去，把枪向对面的敌人投去，那樱桃木的枪柄发出嗖嗖的声响，对准敌人劈空飞去。与此同时，只听一片欢呼呐喊，人人见到这情景都大为激动，他们的心就像沸腾了一样。这支枪继续向前飞，正巧在它飞行的路线上站着九兄弟，都是英姿勃勃，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厄特鲁利亚人，父亲叫居利普斯，是阿尔卡狄亚人，她对丈夫十分忠实。这枪击中了九兄弟中的一个，刺进了他的腹部，也就是缝着铜饰的皮腰带和连接皮带两端的带扣同身体相摩擦的那个部位；他是位青年战士，身披耀眼的铠甲，英俊出众。这枪刺穿了他的肋，他倒在了黄沙地上。他的弟兄们悲痛得像火烧一样，振奋精神，抱成一团，有的拔出宝剑，有的拿起铁器，闭着眼睛向敌人冲杀过去。这时劳伦土姆的部队从对面奔来，接着特洛亚、厄特鲁利亚和穿着五光十色武装的阿尔卡狄亚的部队像潮水似地拥来应战，大家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用刀枪解决争端。他们拆除了祭坛，一阵乱枪投向天空，像风暴遮天蔽日，然后又像铁雨落了下来，他们把奠神的酒碗和火炉都搬走了。拉提努斯王本人也逃跑了，条约既已破坏，他把受到轻侮的神祇也带走了。有些人则驾好了战车。有些则纵身上马，提着宝

剑准备战斗。墨萨普斯一心要破坏和约,纵马冲向奥勒斯特斯,奥勒斯特斯是厄特鲁利亚的一位国王,身上佩着国王的标志,墨萨普斯把他吓跑了,他退却的时候,可怜,被身后的祭坛绊倒,头和肩着了地,墨萨普斯手持长矛发疯似地飞奔而来,高高地骑在马上把那房梁般的矛狠狠地向他刺去,尽管他在哀求,他一面刺一面说道:"这回他跑不了了,这样的牺牲品献给神是再好不过了。"说着,意大利人一拥而上,从他余温尚存的尸体上抢掠战利品。这时特洛亚人柯吕奈乌斯从对面奔来,从祭坛上捡起一根还在燃烧的柴棍,朝跑来迎击的拉丁人厄布苏斯的脸上戳去,把他的一部分大胡须燃着,散出难闻的臭味。接着他左手抓住心慌意乱的厄布苏斯的头发,用膝盖抵住他的身体,把全身的力量压下去,把他压倒在地,然后狠狠地一剑刺进了他的腰间。另外,特洛亚人波达利琉斯拿着赤裸裸的刀在追赶着鲁图利亚牧羊人阿尔苏斯,这阿尔苏斯在战场最前线冒着刀枪奔跑,但当波达利琉斯向他压下来的时候,他抽回斧子向波达利琉斯的脸部砍去,从当中劈开,他自己的盔甲上溅满了血污。无情的安息和铁一般的睡眠盖住了波达利琉斯的双眼,这双眼睛被关闭在永恒的黑夜之中了。

(311—382 行　埃涅阿斯阻止他部下破坏条约,但被暗箭射伤。图尔努斯立即乘机率部进攻,战斗又开始)

这时虔诚的埃涅阿斯光着头,伸出放下武器的右手,对他的部下高声喊道:"你们往哪里跑?为什么突然间又爆发这场不和?制止你们的狂怒吧!条约已经订了,条文都同意了,只有我有权战斗,把一切交给我,你们用不

着担心，要靠我的坚强的手来实践条约，神圣的誓言已经规定由我处置图尔努斯。"正当他这样高声喊叫的时候，只见一支飞箭呼啸着落到了他身上，不知道是谁发来的，是哪个人把它滴溜溜射来的，是碰巧还是神意，没人知道，但它给鲁图利亚人带来了莫大的光彩，虽然这件光荣事迹是谁做的，一直没有发现，也没有人出来夸耀是他把埃涅阿斯射伤。图尔努斯看见埃涅阿斯退下阵来，部下的将领乱作一团，他心里突然又燃烧起希望，叫人把马牵来，把武器拿来，昂着头，闪电般地跳上了战车，两手紧握着缰绳，他飞驰着，把许多敌人的健儿杀死，还把许多人杀得半死，有的被他的战车碾毙，他又从死人身上拔下长枪向逃跑的敌人投去。就像浑身血迹斑斑的战神玛尔斯激动地驰骋在冰冷的赫布路斯河边，他的盾牌摇得哗啦哗啦地响，他鞭策着发了疯似的马，一心要战斗，这些马在旷野上飞也似地奔跑，比那南风和西风还迅速，在马蹄践踏之下，甚至特拉刻最边远的土地也呻吟起来，在他周围，他的随从——黑脸的恐惧神、怒神和诡谲神——也随着他一齐奔跑。和玛尔斯一样，图尔努斯也是十分活跃，在乱军阵中鞭策着他的战马。战马身上汗气蒸腾，践踏着那些可怜的被杀戮的敌人的尸体，飞奔的铁蹄溅起了一片片鲜血的露珠，踢起的黄沙也染上了赤血。死在图尔努斯手里的有斯特涅鲁斯、塔木鲁斯和佛鲁斯，后两个死在交手战中，前一个是在远处中枪而死；在远处被刺中的还有伊姆布拉苏斯的两个儿子，格劳库斯和拉德斯，他们两个都是伊姆布拉苏斯亲自在吕西亚培养大的，给他们配备了同样的武装，训练他们交手近战和飞马追风的骑术。

在另一处尤墨德斯冲进了战阵，他是位很杰出的战

士，是从前特洛亚战争时期多隆的儿子，他祖父的名字也叫尤墨德斯，他和他父亲一样勇敢，一样武艺高超，他父亲从前曾当过探子深入到希腊军营，因此曾大胆要求得到阿奇琉斯的战车和战马作为奖赏，但是狄俄墨得斯却给他另外一种奖赏，来犒劳他的勇敢，[①] 他从此再也别想要阿奇琉斯的马了。图尔努斯在广阔的战场上老远就看见了尤墨德斯，他首先一面追尤墨德斯，一面隔着一段空旷的距离向他投去一支短矛把他打倒，接着停住双马战车，跳下车来，站到倒地垂死的尤墨德斯身旁，用脚踩住他的脖子，从他手里夺过明晃晃的刀来，一刀深深刺进他的喉头，不仅如此，还对他说道："你这个特洛亚人，躺着吧，你想用战争来获得的西土的土地，现在用你的身体来丈量吧，谁敢用刀枪来试探我，这就是他们的奖赏，这就是他们想建立城邦的下场。"接着一枪又把阿斯布特斯刺倒，让他去和尤墨德斯做伴去了，还刺死了克罗瑞乌斯、希巴利斯、达列斯、特尔希洛库斯和提摩厄特斯，这最后一个是因为马一颠，从马背上跌下来的。就像北风从特拉刻呼啸着刮过爱琴海，把海浪推向岸上，又像大风来到之时，乌云扫过天空那样，图尔努斯所到之处，敌军披靡溃散，转身逃窜，图尔努斯靠着他自己的一股力量，往前直冲，他的战车逆风飞驰，吹得他的盔缨在风中乱舞。特洛亚战士弗格乌斯看到图尔努斯这样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忍受不住了，上前挡住他的战车，用他强有力的右手一把抓住奔马，把喷着白沫的马头扭向一边。但他抓住笼头不放，却被战车拖着往前走，他的腰背暴露了，被图尔努斯的阔刃枪一下刺中，刺透了他的双层护身甲，但

① 指把他杀死。

是只割破了身体的表皮,伤势不重。他负着伤转身去和敌人周旋,他举起盾牌,抽出短刀,来保护自己,但是战车的车轮和车轴向前直冲,把他一头撞倒在地上,图尔努斯紧跟上来,一挥刀正砍在头盔下缘和铠甲的领子之间,砍掉了他的头颅,把尸体留在黄沙地上。

(383—440行　众人把受伤的埃涅阿斯护送回营。维纳斯用仙药取出了箭镞,伤口愈合。埃涅阿斯又重新投入战斗)

且不说图尔努斯在战场上大肆杀伐,再看埃涅阿斯。墨涅斯特乌斯、忠诚的阿卡特斯和阿斯卡纽斯一起把他扶回营去,他浑身血迹,拿着一根长矛,走一步,倚一倚长矛。他想把折断在身体里的箭镞拔出来,但拔不出来,直在冒火。他叫他们用最快的方法把它取出来,叫他们用阔刃刀把伤口割开,让埋藏在皮肉深处的箭镞暴露出来,他就可以重新投入战斗了。这时雅苏斯的儿子雅丕克斯正站在他身旁,雅丕克斯最受阿波罗神的钟爱,很久以前阿波罗迷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各种本领和神力,包括未卜先知的能力、弹琴和神速的射箭术都高高兴兴地准备传授给他。但是雅丕克斯因为父亲病得要死了,希望能延长他的寿命,宁愿向阿波罗学习草药治病的知识和医道,愿意默默无闻地行医,不求名利。这时埃涅阿斯正在发狂似地喊叫着,站在地上倚着那根粗大的长矛,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将士,其中也有尤路斯,他很难过,但别人哭,他却漠然,一心只想战斗。老雅丕克斯把长袍撩起,系在身后,像医神那样,紧张地用他那回春之手试着各种方法,敷上阿波罗的各种草药,但是不灵;他又用手去探箭镞,

用镊子去夹它，也无效；他的运气不好，他的师父阿婆罗也帮不了他的忙，而这时战场上可怕的杀声越来越高涨，一场灾难迫在眉睫。这时人们看到天空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逼近了，一阵阵投枪像密集的雨点落到营里。战士们格斗的可怕的呐喊声，被残酷的战神砍倒的战士们的哀号声，直冲云霄。

维纳斯看见自己的儿子遭受不应得的痛苦，做母亲的当然大为震惊，于是她就到克里特岛的伊达山去采来了牛至草，草秆上长着毛茸茸的叶子和紫红色的花，这种草野山羊很熟悉，它背上中了飞箭，负了伤，就来吃它。维纳斯把自己罩在一团云雾里带着这草来到营中，偷偷地把这草浸在一只明亮的装满水的铜釜里，这水就有了药力，又把益神的仙露和芬芳的万灵草洒到水里。雅丕克斯长者就用这水来擦洗埃涅阿斯的创伤，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水有了灵验，顷刻间埃涅阿斯的痛楚从身上全部消失了，深深的伤口里的血完全凝滞不流了。那箭镞不用压挤就自己出来，落到了雅丕克斯手里，埃涅阿斯的气力又恢复到早先那样。雅丕克斯不禁高喊道："快，快给我们的英雄把武器拿来！怎么不动啊？"就这样，他第一个鼓起了对敌斗争的士气。他接着又说："这次成功靠的不是人力，也不是靠我的医术，不是我的手，埃涅阿斯，把你治好的，是比我强的神，是神把你医好，让你去完成更伟大的事业的。"埃涅阿斯渴望战斗，早已用金甲裹起小腿，先是这条，然后是那条，不耐烦耽搁时间，早挥动起长矛，穿起铠甲，盾牌挂在肋旁。他全身披挂之后，就去拥抱阿斯卡纽斯，掀起头盔上的面罩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说道："孩子，从我身上你要学到什么是勇敢，什么叫真正的吃苦，至于什么是运气，你只好去请教别人。在

今天的战斗里，我的手会给你保护，会引导你去争取到大量的战利品。但是等你自己年纪稍微长大些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不要忘记，要时刻心里想着你的父辈给你立下的榜样。想起你的父亲是埃涅阿斯，你的舅父是赫克托尔，你就会勇气倍增。"

(441—499行　埃涅阿斯重返战场，鲁图利亚人大为惊慌。埃涅阿斯只追图尔努斯一个。茹图尔娜又扮成图尔努斯的驭手，把图尔努斯引开。埃涅阿斯发现图尔努斯不肯应战，于是就乱杀起来)

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手里挥动着大矛，巨大的身影消失在营门之外。与此同时，特洛亚的安泰乌斯和墨涅斯特乌斯率领着大部队也冲了出去，营里剩下的部队也全部像流水似地出动了。战场上一片迷眼的尘沙，大地也被士兵的脚步震得抖颤。从对面的壁垒里，图尔努斯看见他们来了，他部下的奥索尼亚人也看见了，从骨髓里感到寒战。但是早在拉丁人之前，茹图尔娜就已经听到了呐喊声，而且认出是谁在呐喊，她也有些害怕，她退缩了。埃涅阿斯还是飞快前进，他的队伍像一阵乌云扫过辽阔的平野。他就像一片阴霾遮住了阳光，穿过大海来到了陆地(可怜的农夫老远就预感到风暴要来了，心里发慌，因为大风将要摧毁树木庄稼，广大的土地将遭到祸害)，他就像向前猛刮的大风，呼啸嚎叫奔向岸上。正是这样，这位特洛亚的统帅率领部队向敌人冲去，每个战士各就各位，整个队伍形成一个密集的梯队。这时特洛亚人廷布莱乌斯早把意大利大将俄希里斯杀死，墨涅斯特

乌斯杀死了阿尔克条斯，阿卡特斯砍倒了厄普罗，居阿斯歼灭了乌芬斯，连卜人托伦纽斯，第一个向敌人投出一枪的，也倒下了。呐喊声直冲天宇。这回是鲁图利亚人转身逃跑了，他们趁着烟尘弥漫向田野里流窜。但是埃涅阿斯却不屑去追杀这些逃兵，也不屑于和那些站住准备迎战的或向他投枪的敌人交手，他在滚滚浓烟中四处搜索，一心只想找到图尔努斯，和他单独作战。

女战士茹图尔娜怕发生这场冲突，心里惶惶不安，于是她把图尔努斯的正在驾车的驭夫墨提斯库斯从车上推了下来，随他从车辕上滚下来倒在地上，她自己立刻操起波浪般起伏的缰绳，完全变成了墨提斯库斯的样子，连声音、体态和武装都和他的一模一样。就像一只黑色的燕子在一个富户的大宅子里穿梭似地飞来飞去，在那厅堂的高处展翅盘旋，啄起食物的碎渣，衔回巢去喂那些叽叽喳喳的雏鸟，它的啾啾的鸣叫声时而在空旷的回廊里，时而在庭院的水池边回响着，同样，茹图尔娜驱着战车在敌阵中穿梭奔驰，飞滚的车轮跑遍了各处，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另一处，她让人看到她弟弟情绪高昂的身影，但是不给他打交手战的机会，一味往远处转移。埃涅阿斯紧紧地跟着她兜圈子，一心想追上图尔努斯，在乱军阵中高声地喊叫他。每当他眼睛看见敌人，竭力奔跑想追上敌人的足下生翅、逃跑着的马，茹图尔娜立即掉转马头，转变了方向。这下埃涅阿斯该怎么办呢？他左右为难，像在波浪上颠簸一样，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也不是，心情十分矛盾。这时墨萨普斯正在轻轻地跑着，左手里正巧拿着两支矛，都非常结实，装有铁锋，他拿出一支瞄准埃涅阿斯滴溜溜向他投去。埃涅阿斯停住脚步，缩进自己的铠甲，蹲了下来，但是长矛来势猛而有力，击中了他

的盔顶，这盔连同盔缨都从他头上被击落下来。这一下真使他怒从心头起，这种暗中伤人的举动迫使他有所行动。他发觉敌人的战车和马在退却，首先频频呼唤尤比特做见证，又唤那破坏条约的祭台做见证，然后就向敌人阵中冲去，在战神玛尔斯的帮助下，他就乱杀乱砍起来，把他的一腔怒气全部倾泻了出来。

(500—553 行　在这场战役中，埃涅阿斯和图尔努斯都杀人如麻)

哪位神祇现在能给我演说一下这次无比的大屠杀，各种各样的死亡，和双方将领的殒落？在整个战场上，只见一会儿是图尔努斯，一会儿又是埃涅阿斯，追逐着各自的敌人。尤比特啊，我们这些民族将来是要永远和平相处的，你为什么现在要让他们这样相互残杀？埃涅阿斯首先遭遇的是鲁图利亚人苏克洛，这首次的遭遇使特洛亚人的进攻受到阻碍，但耽搁不久，埃涅阿斯无情的一刀砍中了他的肋下，肋是胸膛的栅栏，是最致命的所在。图尔努斯把阿弥库斯从马上撂翻，还有他的兄弟狄俄列斯，于是双方步战，阿弥库斯提着长矛冲来，狄俄列斯提着刀，图尔努斯把他们两个都杀了，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战车上带走了，那鲜血还像露珠一样滴着。埃涅阿斯则杀了塔洛斯、塔那伊斯和顽强的刻特古库，他一个人抵挡了他们三个；他又杀了俄尼特斯，这是个面带愁容的人，他的姓表明他是特拜英雄厄奇翁的后代，母亲是贵族出身的佩利狄亚。图尔努斯又杀死了一对兄弟，他们来自吕西亚地方阿婆罗的疆土，还杀了一个叫墨诺厄特斯的青年，他是从阿尔卡狄亚来的，痛恨战争，但是痛恨又有什么用！他原来是在莱尔那河一带以捕鱼为生的，家

里很穷，但从来不想依附什么权贵，他的父亲种着几亩租来的田地。就像一片干枯的树林被大火从四面八方烧着，那些月桂树丛烧得劈啪地响，又像洪水暴发从高山上迅猛冲下，水沫飞溅，发出雷鸣般的巨吼，冲向平原，水流过处，了无生机。埃涅阿斯和图尔努斯两个也是这样迅猛地在战场上冲杀，这时他们内心的狂怒就像奔腾的怒涛，他们那不可征服的心都要爆炸了，每个都用尽全身气力作殊死战。

这时穆拉努斯正在吹嘘他的祖先和古老的门阀，说他全族都是拉丁王的后裔，埃涅阿斯举起一块大石头像旋风一样向他投去把他砸倒，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了，缰绳和车辕压在他身上，滚滚的车轮拖着他，飞奔的马蹄不知道他是主人，一再地践踏他，把他踩死。图尔努斯这时和正在趾高气昂地呼号奔跑的许鲁斯遭遇，一枪刺中了他的戴着金盔的头，刺透了盔，牢牢刺进了脑子。克勒特乌斯，最勇敢的希腊人，即使你也不能从图尔努斯手里把他拯救出来啊。埃涅阿斯奔来，杀死了库本库斯，库本库斯身为祭司，他侍奉的神也未能给他保护，他的铜盾没有挡住埃涅阿斯刺来的枪，胸口被击中，可怜。还有埃俄路斯，你也死在劳伦土姆的原野上了，你宽阔的肩背平躺在大地上，希腊军队和摧毁了普利阿姆斯王朝的阿奇琉斯都没有能够置你于死地，现在你却倒下了，走到了你生命的尽头；你在伊达山脚下有一座豪华的府邸，在吕尔涅苏斯也有一座豪华的府邸，你的坟墓却在劳伦土姆的土地上。这时全面战斗展开了，所有的拉丁部队，所有的特洛亚部队，墨涅斯特乌斯、凶猛的色列斯图斯、善于驯马的墨萨普斯、强健的阿希拉斯，厄特鲁利亚的大军、厄凡德尔的阿尔卡狄亚队伍，每个人都各自为战，人人尽到自己

最大的努力，不耽搁，不喘息，展开了一场大战。

(554—592 行　维纳斯启发埃涅阿斯去攻打拉丁都城。埃涅阿斯鼓动部下，进攻开始。城内一片慌乱)

这时埃涅阿斯美丽的母亲启发他立即去攻打拉丁都城，挥兵城下，用突然袭击来引起拉丁人的骚乱。埃涅阿斯正在战场各处东张西望，想找到图尔努斯，却望见拉丁都城经过这样大的激战仍安然无恙，平静宁谧。这景象立刻激发了他的想象，他想到要扩大战火。他把墨涅斯特乌斯、色尔格斯图斯和凶猛的色列斯图斯诸将领都召来，他自己站在一个小阜上，特洛亚其他将士也都聚集在这里，都紧握着盾牌和刀枪，密密层层。埃涅阿斯站在中间小阜上对他们说道："我的命令大家要立即执行，尤比特站在我们一边，我的决定可能大家会觉得突然，但是你们的行动不能因此而有所迟缓。今天我要摧毁这座城市，它是我们作战的目标，我指的是拉提努斯王的都城；除非他们承认失败并接受我们的控制，否则我要把它夷为平地，把它变成一片瓦砾和灰烬。难道我会等图尔努斯什么时候高兴打我们我才打吗？等这个手下败将想再打的时候我才打吗？同胞们，这城市是这场罪恶战争的根源，也是主要对象。快拿火把来，让我们用火来求得条约的履行。"埃涅阿斯说完，全体战士形成了梯形队列，个个求战心切，他们以密集队形向城市进军。突然间，云梯和火把都出现了。一部分特洛亚队伍奔到各城门口，把岗哨砍倒。一部分投掷枪矛，枪矛之多遮蔽了青天。埃涅阿斯自己处在最前列，用手指着城高声责骂拉提努斯，并召唤天神作证，证明他这次又是被迫作战的，意大利人

已经两次和他为敌，再次撕毁条约。城里的居民十分恐慌，莫衷一是，有的人主张打开城门，让特洛亚军队开进城来，把国王拖上城楼去议和；有的人则拿起武器，坚决要保卫城市。就像一个牧羊人发现了一群蜜蜂，跟踪到它们居住的岩窟，然后往岩窟灌刺鼻的浓烟，蜜蜂在里面慌作一团，在它们蜡造的堡垒里到处乱窜，大声嗡鸣，怒不可遏，同时黑烟在洞中翻滚，岩穴深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嗡嗡声响，只看见黑烟升上天空。

（593—613 行　阿玛塔王后见特洛亚人进攻，感到绝望，自缢而死）

这时一件对疲惫的拉丁人来说是严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它深深地震撼了整个都城。当王后登上王宫的楼顶看到敌人兵临城下，准备攻城，火把往屋顶上抛的时候，她看不到任何地方有鲁图利亚的军队在抵抗敌人，也看不到图尔努斯的队伍，不幸的王后以为图尔努斯已经阵亡，立刻精神错乱，大声哀号，说是她害了他，是她的罪过，她是他致死的原因，她像发疯似地絮絮叨叨，说了许多伤心话。她决心自戕，于是扯碎身上的紫袍，在高高的殿梁上拴了一根绳子，绾了一个套，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可怜的拉丁姆的妇女们得知女王惨死之后，她的女儿拉维尼亚第一个，接着其他妇女，扯乱了花枝一般美丽的头发，抓破玫瑰色的面颊，她们如痴如狂地大声哀号，响彻了整座宫殿。从这里，这不幸的消息传遍了全城，人人心情沮丧，拉提努斯也扯破了袍子走来走去，王后不幸的下场和都城面临的陷落把他惊呆，他抓起地上的垢土洒在自己的头发上。他频频责备自己当初不该不接纳特洛亚的埃涅阿斯，把他招做女婿。

(614—696行　图尔努斯听到城里哀号之声。茹图尔娜劝他不要和埃涅阿斯照面，他不肯。消息传来，说都城被围，王后身死，图尔努斯先是发呆，接着就冲向都城，叫部下停止战斗，由他一个人去战埃涅阿斯)

这时图尔努斯正在战场的另一端作战，在追赶几名散兵，但他已不像以前那样迅猛，战马的奔腾越来越引不起他的兴趣。一阵风向他吹来了哀号之声，这哀号声中夹杂着若隐若现的恐怖情绪，他竖起耳朵谛听，听出这嘈杂的声音来自城里，这是一种毫无欢乐的声响。"唉呀，为什么城里这样乱？还有哭声？为什么从远处城市传来一片喊叫？"他说道，他心如乱麻，勒住缰绳，停止了前进。这时他的姐姐扮成了他的驭手墨提斯库斯手执缰绳驾着战车来到了他的面前，对他说："图尔努斯，我们还是在这里作战的好，这里是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至于我们城里的家，有其他人在保卫。既然埃涅阿斯在横扫意大利人，在挑起战斗，我们也可以把死亡无情地带给特洛亚人。当你结束战斗的时候，你杀死的敌人和获得的光荣决不能少于他。"图尔努斯回答道："姐姐，我老早就认出你来了，当你最初施展诡计破坏了和约，参加到战斗中来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现在你也用不着假扮成凡人。但是是谁的意志把你从奥林普斯派下来和我们一起受这样大的苦呢？是不是要你来看看你可怜的弟弟怎样惨死呢？我现在能做什么吗？我现在的命运如何？能保住安全吗？我亲眼看到，在我的眼帘前，穆拉努斯巨大的身躯倒下死了，他受到巨大的创伤牺牲了，在我剩下的同伴之中，他

和我是最亲密的，他临死时还一直呼唤着我。乌芬斯也不幸死了，这样倒也免得看我受辱了，他的尸体和武装已被特洛亚人占有。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家被人毁了而消极忍受吗？（当然，毁家的耻辱现在还没有临到我头上。）还有，德朗克斯对我的奚落，[1] 难道我就不该用剑去批驳吗？难道我应当看见敌人就转身，让意大利的大地看我图尔努斯逃跑吗？难道死就那么可悲吗？地下的神灵啊，待我好一点吧，天上的神灵对我已经没有善意了。我将怀着一颗无辜的心，不知罪孽为何物的心，来到你们的下界，无愧于我伟大的祖先。"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萨刻斯穿过敌阵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口流白沫的马，自己脸上带着箭伤。他来到图尔努斯跟前，喊着他的名字，恳求道："图尔努斯，我们能不能活命全靠你了，可怜可怜你的人民吧。埃涅阿斯像万钧的雷霆威胁着我们，要把我们意大利人的城堡夷为平地，全部摧毁，现在敌人的火把正在我们屋顶上飞来飞去呢。拉丁人的脸都转向你，拉丁人的眼睛都看着你，拉提努斯王一味喃喃自语，不知道认哪个做女婿好，也不知道该倾向哪个提出来的条件。此外，最最忠实于你的王后，已经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逃脱了人世的光明。现在只有墨萨普斯和英勇的阿提那斯在城门前坚守阵地。但是在他们周围都是敌人的密集部队，高举着出鞘的钢刀和枪矛，像一片矗立着的庄稼，而你却在这空阔无人的草原上驰骋着你的战车。"图尔努斯听后呆呆地一言不发，情况的变化使他惊愕。他心里思绪汹涌：极度的羞愧夹杂着疯狂和悲痛，爱又被复仇的激情所冲击，他也自

1. 见卷11.336—375行。

知有余勇可贾。待他脑际阴云吹散，光明恢复，他热切而不安地举目瞩望着拉丁姆城，他站在战车上向那伟大的都城眺望。

只见一条火舌从层楼之间升起，波浪似地升向天空，燃着了碉堡，这碉堡是在他亲自指挥下用梁木构造的，在这结构的下面他安装了滚轮，又在高处铺上吊桥。[①] "现在，姐姐，现在我意识到了，命运的力量比我大，你不要阻拦我了，天神和无情的命运女神召唤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吧。我已经决心和埃涅阿斯交手，我已经决心承受死亡，不管它是多么残酷，姐姐，你是决不会看到我把荣誉抛到脑后的。但是我首先求你让我在死以前再干一件疯狂的事。"他说完，纵身跳下战车，落到平地，冲过敌阵，冲过枪林，把独自悲伤的姐姐抛下，飞跑来到战斗的中心地带。就像一块大石头被狂风吹倒或被暴雨冲刷或因年久根基不牢而从山顶滚下来，它无情地趁着巨大的冲力滚下陡峭的山坡，落到平地时还弹跳了几下，一路上砸倒的树木、牲畜和人也都随着它滚了下来。就像这样，图尔努斯冲散了敌人的阵线，直奔城墙而走，一路上血染大地，空中枪矛飞鸣，他举手示意，同时高声喊道："鲁图利亚人，停止战斗，拉丁人，放下武器，不管命运是怎样决定的，都由我一人承担，最好是由我一个人代你们补偿撕毁和约的愆尤，让刀枪来做裁决。"众人听了纷纷后退，在当中让出一片空地。

(697—790 行　埃涅阿斯上前迎战，
一对一的战斗开始，交战结果未分

① 这类工事可以在城墙上移动，便于增援。

胜负）

特洛亚人的领袖埃涅阿斯听到人们喊图尔努斯的名字就离开了城市，离开了高堡，排除一切障碍，放下手边一切工作，兴高采烈，挥动着的兵器发出雷鸣般的可怕的声响。他巨大的身躯就像阿托斯山，又像厄利克斯山，甚至像老父亲阿本宁山，这阿本宁山上的橡树在风中摇摆吼叫，白雪覆盖的山峰欢乐地伸向天空。这时所有的鲁图利亚人、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都全神贯注地望着他，包括那些守卫在城墙上面的人，和在下面用攻城大锤攻打城墙的人，人人都把武器从肩上卸下。连拉提努斯王本人看着这两个巨人，一个出生在天南，一个出生在地北，今天碰到一起，要用刀枪拼一死活，也感到惊愕。人们在战场上拦出一片空地，两人飞奔过来。当他们还相距很远的时候就投起枪来，接着就是交手战，铜盾相撞，铿锵震耳，大地在他们脚下呻吟。两人的剑频频互击，这是一场既斗勇又斗智的厮杀。就像在西拉大山上或塔布尔努斯山顶上，两头雄牛拼死搏斗一样，头顶着头，牧人吓得连忙躲开，其他的牛也都吓呆了，站着一动不动，而那些小牛却在默默地揣测哪个将会主宰草原而成为所有牛群的领袖。那两头牛用尽全力打得不可开交，各受重创，都想用角牢牢刺死对方。大量鲜血顺着它们的颈和两肩直淌，它们痛苦的吼声响彻了山林。特洛亚英雄埃涅阿斯和道尼亚英雄图尔努斯也是这样搏斗着，盾对盾，相互撞击的巨响充塞了天宇。天神尤比特手里拿着一副天平，校正了一下秤星之后，把两人的命运分别放在秤盘上，看看哪个在苦战之后将遭到毁灭，哪面将因死亡的重量而

下沉。[①]

这时图尔努斯找到了一个机会闪电般地冲上去，伸直手臂，高举钢刀，用尽全身气力，向埃涅阿斯砍去，特洛亚人和捏着一把汗的拉丁人都大声呐喊起来，双方将士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但是他的刀背叛了他，它折断了，正当他一腔热火挥刀要砍下去的时候，刀把他抛弃了，他只得逃跑，他跑得比东风还快，因为他看到手上已经没有武器，只剩下一把陌生的刀柄了。据传说，当他开始登上套好了马的战车投入战斗时，他没有带上祖传的宝刀，慌忙之间抄起了驭手墨提斯库斯的刀，这把刀在追赶溃败的特洛亚士兵的时候，还很奏效，但当它遇到伏尔坎神锻造的武器的时候，它究竟是凡人打的，就像冰一样脆，一击之下裂成碎片，这些碎片在黄沙地上还闪闪发光。图尔努斯惊惶失措，在平原上东奔西窜，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毫无目的地兜圈子，而这时特洛亚人从四面围拢，形成一个很严密的包围圈，一面是一大片沼泽地，一面是高墙，拦住去路。

埃涅阿斯也同样狠狠地在追他，虽然他膝盖受了箭伤有时妨碍他的速度，难于奔跑，但是他还是努力举步去追踪心惊胆战的敌人。就像有时候一条猎狗发现一只鹿被一条河拦住，或撞进了拴着彩色羽毛的网子，它紧逼过去，又是跑，又是叫，而这头鹿既怕陷入罗网，又怕堕进深水，千百遍地寻找逃生之路，但是这条翁勃利亚猎狗张着大嘴又蹿又跳，盯住它不放，每时每刻都准备去咬它，而且好像已经把它咬住，其实是空咬，是假的。这时忽然一阵巨大的呐喊声，响彻周围的湖泊和河流，传遍了天空。

① 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看看哪个将战死。

图尔努斯一面逃跑，一面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大骂所有的鲁图利亚人，叫人们拿他的宝刀来。埃涅阿斯则逢到对面来人就威胁着要把他立即杀死，人人见了他都胆战心惊，尤其是见他威胁着要把都城连根拔掉。他虽然负伤，仍向前冲杀。他们两个已经绕城转了五圈，又向相反的方向转了五圈，他们追求的可不是什么竞技场上无聊的奖品，他们角逐是为了图尔努斯的性命和鲜血。

正巧，这地方曾长着一棵野橄榄树，叶子是苦的，是林神法乌努斯的圣树，从前航海的水手都拜它，他们航海安全回来总要把礼物挂在这棵树上，把他们许过的衣服挂在上面，献给这劳伦土姆的神。但是特洛亚人不理会这棵树是圣物，把它拔了，好空出地方来打仗。埃涅阿斯投向图尔努斯的长矛就扎在树桩上，力量很大，矛扎得很牢，紧紧地扎进了树根。埃涅阿斯弯着身子想把铁矛头拔出来，用它去投图尔努斯，因为埃涅阿斯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他了。图尔努斯这时害怕得像发了疯似的，祝祷道："法乌努斯，我请求你可怜可怜我，亲爱的祖国大地，你把那矛头紧紧咬住吧，我是从来崇拜你们的，相反，这些特洛亚人却用干戈亵渎你们。"他这样呼唤着神祇，他的祈求没有落空，因为埃涅阿斯虽然和那树桩打了很久的交道，用尽了气力，也没有办法让它松口。而当他狠狠用力的时候，道尼亚的女神茹图尔娜又变成驭手墨提斯库斯的模样来到她弟弟身边，把他的宝刀给他带来了。维纳斯见这女仙竟如此大胆放肆，大怒，就走过来把那矛从树根深处拔了出来。两个斗士都有了武器，恢复了斗志，精神抖擞起来，一个有宝刀可以倚仗，一个有了长矛，勇气倍增，两个气都壮了，面对面准备在战神面前厮杀。

(791—842行　在奥林普斯，尤比特叫尤诺不要阻挠特洛亚人。尤诺同意了，但要求今后拉丁人可以保留他们的语言和服饰，不同化为特洛亚人，要求让罗马靠意大利人的品德而昌大。尤比特同意，并答应让罗马人在万民中崇拜尤诺最力)

这时万能的天帝在奥林普斯从金黄色的云端谛望着下面的战事，就对尤诺说："我的王后，这场战争将怎样结束呢？在这最后时刻，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自己知道，你说你知道，埃涅阿斯将来要升天成为当地的神灵，命运将在众星之中给他安插一个地位。你现在想要做什么呢？你现在停留在这寒冷的云宫里还存什么希望吗？难道为了一个凡人的创伤而气忿不是有失神的身份吗？你把被人夺走的宝刀交还给图尔努斯(没有你，茹图尔娜是办不成这件事的)，他已经败了，你给他增添力量，这不又是有失神的身份吗？到此为止，不要再这样做了，要听从我的劝告，不要让痛苦默默地腐蚀着你，不要让我再从你甜蜜的嘴里听到你一遍又一遍的诉苦。到结束的时候了。你当初已经施展了你的威力让特洛亚人在陆地，在海上受尽折磨，你还燃起了可诅咒的战火，把一个人的家室毁得不成样子，在人家的婚姻里掺进悲哀。我禁止你再这样干下去。"尤比特这样说完，尤诺低着头回答说："伟大的尤比特，不错，你的意志我是知道的，因此我才勉强抛下图尔努斯，离开人寰，否则你怎会看我现在孤零零一个呆在这天上的宝座上，忍受着应得和不应得的痛苦？我早就腰里围着火，站在阵前，把特洛亚人拽进残酷的战斗了。我承认，是我说服茹图尔娜去援助她可怜的弟弟的，

我也同意她只要能救她弟弟的性命,进一步放大胆去做,但是我并没让她投枪或射箭,我可以凭无情的斯提克斯的源头起誓,这都是实情,而斯提克斯是天上的神祇最敬畏的。现在我服输了,真的服输了,我痛恨这场战争,我撤手不管了。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这请求,命运的法律也不会禁止的,我这请求是为了拉丁姆,为了你的子孙的尊严:当他们通过幸福的婚姻达成和平的时候(让它去吧),当他们缔结条约和结成联盟的时候,不要让土生土长的拉丁人改变他们古老的族名,变成特洛亚人,或叫做条克尔人,也不要让他们改变他们的语言或服装。让拉丁姆永远是拉丁姆,让阿尔巴王代代相传,让罗马民族靠意大利人的品质强大起来。特洛亚灭亡了,让它连同它的名称永远灭亡吧。"人类和世界的主宰笑了笑回答她道:"你真不愧是尤比特的妹妹,萨图努斯的第二个孩子,在你心里竟然卷起这样大的忿恨的浪潮。算了算了,平息一下你那无端惹起的怒气吧,你要的,我答应,我输了也情愿,我听从你。意大利人将保存他们祖先的语言和风俗,他们现在的名称将来也不变。特洛亚人将只在血统上和意大利人混合。我将规定他们的风俗和宗教仪式,我将把他们都变成拉丁族,说一种语言。你将看到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的血统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混合民族,它的虔诚将超过所有其他人,甚至超过神,在对你的崇拜这一点上,没有其他民族可以和它相比。"对此,尤诺点头表示满意,她一高兴,就改变了主意,就在此刻她离开了天界和云海。

(843—886行　尤比特派一名复仇女神,扮成枭鸟,来到战场,去吓唬图尔

努斯，并逼茹图尔娜撤退）

做完这些事之后，天父又在心里盘算着另一件事，他准备让茹图尔娜不要再帮助她弟弟作战。据说在天上有一对瘟神，号称凶神，她们的母亲是永恒的黑夜，她一胎生了她们两个，还有她们的妹妹墨该拉，墨该拉则住在地府的塔尔塔路斯。她们的母亲给她们身上都同样缠上一圈圈的蛇，还给她们装上追风的翅膀。她们侍立在尤比特宝座前或殿前，听候尤比特发怒时差遣。每当众神之王要把可怕的死亡或瘟疫降到人间，或想用战争去恐吓触犯神怒的城市的时候，她们就下去给受苦的众生增添一层恐惧。尤比特此刻就派了两个当中的一个飞快地从天上降到人间，去找茹图尔娜，向她显示朕兆，于是她就像一阵旋风高速飞落到地面。她又像一支离弦的箭穿过云层，就像帕尔提亚人射的一支箭，帕尔提亚人或克里特岛上的人射的一支箭，箭头是浸了毒汁的，这类武器是没有药可解的——这箭嗖嗖地响，飞速穿过云层，但是谁也看不见它。黑夜的女儿就这样飞着，来到了人间。当她看到特洛亚的阵营和图尔努斯的队伍的时候，她立即缩成一只小鸟的模样，这种鸟有时候在深夜里蹲在坟墓上或空阒无人的屋顶上，在黑影里唱着丧气的歌。这瘟鸟在图尔努斯面前呼啸着，飞来又飞去，用翅膀扑打他的盾牌。图尔努斯十分害怕，四肢瘫软，头发倒竖，声音堵在喉咙里。

但茹图尔娜从远处认出了凶神飞翔时的嘶叫声，她为她弟弟感到难过，她解开发髻，扯自己的头发，把脸和胸抓出一道道污浊的血痕。她哭道："图尔努斯啊，你姐姐现在还能够帮你什么忙呢？我忍受了这么多艰苦，现在还能做什么呢？我有什么办法能叫你延长你的阳寿

呢？我有什么力量能抗拒这可怕的朕兆呀？我现在就离开这战场，是的，现在就离开。肮脏不祥的鸟，你们不必再吓唬我，我已经很害怕了。我认得出你们那扑打着的翅膀，带来死亡的喧嚣，我也明了慷慨大度的尤比特发布的不可抗拒的命令。他夺去了我的童贞，这就是他给我的报答吗？他又为什么叫我长生不老呢？为什么不规定我有一个死期呢？否则我现在肯定就可以结束我这可怕的痛苦，陪伴着我那可怜的兄弟到阴曹去了！可是我是永远不会死的！弟弟，没有你，我的生活还会有什么乐趣呢？我真希望大地能在什么地方裂开一道深沟来容纳我，把我这位女神送到鬼域和深渊去。"她说了这番话，就用一块灰色的纱把头盖上，不住哀叹，消失在河水深处了。

(887—952行　埃涅阿斯威胁图尔努斯，图尔努斯回答：他不怕埃涅阿斯，只怕天神。他向埃涅阿斯投巨石，但力不从心。埃涅阿斯向他投了一枪，刺伤了他的大腿。图尔努斯求饶，埃涅阿斯也有意不杀他，但看见他佩着帕拉斯的腰带，大怒，终于把他杀死)

再说埃涅阿斯向敌人逼近，挥动着树干一样粗的长矛，狠狠地对图尔努斯说道："还有什么可拖延的？你为什么还退缩，图尔努斯？不必追逐奔跑了，必须用无情的刀枪交手，来一决胜负。随你变换模样，你有多少力气有多少诡计，都可以使出来，你可以飞进星群，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躲进地洞里把自己关起来。"图尔努斯把头一甩回答道："你这傲慢的家伙，你这番大话吓不倒我，

我只怕天神和尤比特对我的敌意。”他不再多说，回头看见一块大石头，一块又大又古老的石头，碰巧躺在平川地上，是一块界石，标志四至，防备引起田产纠纷用的。选出今天当地土生土长的十二个大汉也不能把它扛上肩膀，英雄的图尔努斯急速地用手去抓，挺直身体，飞跑几步，向敌人投了出去。但是他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跑，在动，在举臂，在抛那块巨石。他膝盖发软，血变冷了，凝结了。他投出去的那块石头，旋转着飞过天空，也没有飞完全程，击中目标。就像在睡眠的时候，夜晚的宁静和倦怠合上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梦见自己在狂热地奔跑，老想跑得再远些，但是老跑不远，正在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的时候，我们懊丧地瘫倒在地上，舌头也不会说话了，身体也不像平时那样气力充沛了，声音也没有了，话也没有了。图尔努斯也和这一样，不管他怎样挣扎用力也找不到一条出路，那凶恶的女神处处让他失败。他心乱如麻，他望见了鲁图利亚人和都城，他害怕，他踌躇，死亡临头使他战栗，他不知道往哪里躲，也没有力气去和敌人拼，战车也看不见了，驾车的姐姐也看不见了。

图尔努斯正在踌躇，埃涅阿斯举起致命的长矛对准了他，看准时机，用尽全身气力，从老远向他投去。从弩弓上射出来的攻城的石弹也没有它的声音响亮，霹雳的爆裂也没有它那样震耳。这矛带着可怕的死亡就像一阵黑旋风一样飞去，穿透了图尔努斯铠甲的下摆和七层的盾牌的边缘，嘶的一声扎进了他大腿的中段。在冲击下，图尔努斯双膝一弯，巨大的身躯倒在地上了。鲁图利亚人都跳了起来，发出痛苦的呻吟，周围的群山呼应着，远近高处的林木也回响着他们的呻吟。图尔努斯怀着羞愧，用哀恳的眼光，伸出祈求的手，对埃涅阿斯说道：“这

是我应得的下场，我也不求你饶我，你就享受你的幸运吧。倘若一个可怜的父亲所感到的悲痛能够感动你（你当初也和我一样有个父亲安奇塞斯），我求你，可怜可怜垂暮之年的道努斯，把我，或者我的被夺去生命的尸体，也许你宁愿把我的尸体，送还给我的亲族。你胜利了，奥索尼亚人也都看到我作为被征服者向你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你可以娶拉维尼亚做你的妻子了，你不要再恨我了。”埃涅阿斯一身武装，神情严峻，站着不动，他的眼睛却不住地转动，但遏制着自己的手。他本来有些犹疑不决，但图尔努斯那番话越来越发生作用，正在这时，也是图尔努斯的不幸，埃涅阿斯忽然看见在图尔努斯肩上高挂着那条腰带和肩带，上面装饰着他熟悉的闪亮的扣子，这些都是年轻的帕拉斯的东西，图尔努斯把他打败，因伤致死，而现在他却把这腰带作为战利品挂在肩上。埃涅阿斯看着这些战利品，他又想起了仇恨，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可怕的怒火。他对图尔努斯说：“你身上带着从我的人那儿夺去的战利品，还想逃脱我的掌握吗？这是帕拉斯在刺伤你，帕拉斯在杀你，是他在用你罪恶的血，给你惩罚。”他说着，满腔热血沸腾，一刀刺进了图尔努斯的胸膛。图尔努斯四肢瘫软，僵冷，在呻吟中，他的生命消失了，忿忿地下到了阴曹。

附　录

特洛亚与希腊世系表*

* 选自杰克逊·奈特（W. F. Jackson Knight）英译本，企鹅丛书，1956

卷七至卷十二两军对垒表

特洛亚一方

埃涅阿斯(Aeneas)

阿斯卡纽斯(Ascanius),埃涅阿斯之子

厄凡德尔(Evander),希腊阿尔卡狄亚王,移居罗马附近

帕拉斯(Pallas),其子

塔尔康(Tarchon),厄特鲁利亚王

墨涅斯特乌斯(Mnestheus),埃涅阿斯部下

色尔格斯图斯(Sergestus),同上

色列斯图斯(Serestus),同上

意大利各族

拉提努斯(Latinus),拉丁姆王

阿玛塔(Amata),其后

拉维尼亚(Lavinia),其女

图尔努斯(Turnus),鲁图利亚王

墨赞提乌斯(Mezentius),图尔努斯的同盟

劳苏斯(Lausus),墨赞提乌斯之子

墨萨普斯(Messapus),图尔努斯的同盟

维尔比乌斯(Virbius),图尔努斯的同盟

卡密拉(Camilla),沃尔斯克族女王,图尔努斯的同盟

茹图尔娜(Juturna),图尔努斯之姊

专名索引

1. 为避免本文中过多脚注，做此索引。
2. 本文页下脚注只限于因修辞或故事隐晦或影射时事等而引起文义晦涩之处。
3. 索引中译名一律附原文，以便核对其他译法，也便于据此进一步查索外文资料。条目中的译名，凡已有专条者，原文从略。
4. 条目后一律附卷数和行数，如 1.120，指卷一，第 120 行。
5. 专名除一见及极次要者外，尽量完备。
6. 专名出现次数，择其重要者记录。从人物专名各次出现中，略可见其先后遭遇或重要事迹。次数太多者，如埃涅阿斯，只注 passim(随处可见)。
7. 凡一地、一人多名，择其主要者一个或两个列入索引。

埃该翁　Aegaeon,神话中的百头巨人,即布里阿留斯。10.565

埃丽莎　Elissa,即狄多。4.335,610;5.3

埃利斯　Elis,参看阿尔弗斯。3.694

埃吕西姆　Elysium,乐土。5.735;6.542,638,744

艾米留斯·保路斯　Aemilius Paulus,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大将。6.838

埃涅阿斯　Aeneas,本诗的主人公。passim

埃斯库拉皮乌斯　Aesculapius 即 Asclepius,医神。7.780

埃特那　Aetna,西西里岛上的著名火山。3.554;8.419

安德罗格斯　Androgeos,1.一个希腊军人。2.371　2.米诺斯之子,被雅典人杀害,作为补偿,米诺斯要求雅典人每年献出童男女各七名,来喂迷宫中的米诺涛尔。6.20

安德洛玛刻　Andromache,特洛亚大将赫克托尔的妻子,特洛亚灭亡后,她和赫勒努斯一同成为皮鲁斯的俘虏。赫勒努斯能占卜,皮鲁斯听从他的劝告,安全返回故国。皮鲁斯娶了安德洛玛刻。皮鲁斯死时,将国土一部分给了赫勒努斯,以示感谢,又让安德洛玛刻嫁给他。参看皮鲁斯。2.456;3.297

安菲特里欧　Amphitryo,希腊神话中赫库列斯的父(凡人)。8.103

安库斯　Ancus,罗马四世王。6.815

安娜　Anna,狄多的妹妹。4.9,416

安奇塞斯　Anchises,埃涅阿斯之父。2.634;3.1,708;6.679

安泰乌斯　Antheus,埃涅阿斯的部下。1.181,510;12.443

安坦德洛斯　Antandros,在伊达山背面的一座城市。3.6

安特姆奈　Antemnae,萨宾族城市。7.631

安特诺尔　Antenor,特洛亚一首领,特洛亚灭亡后,定居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之滨,建立了邦国。1.242;6.484

奥德修斯　Odysseus,拉丁化作 Ulysses 或 Ulixes。特洛亚战争中的希腊将领,以足智多谋著称,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主人公。3.273,613;6.529

奥菲都斯　Aufidus,意大利东西河流。11.405

奥古士都　Augustus,凯撒义子,罗马帝国奠基人,第一世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二七年—公元一四年。全名为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Augustus,奥古士都是尊号。6.789;8.714

奥利斯　Aulis,希腊港口,希腊军队在此登船,去远征特洛亚。4.426

奥林普斯　Olympus,希腊东北部高山,据荷马史诗,此处是尤比特和

紫红色解。5.269

布特罗屯　Buthrotum，希腊西海岸城市。3.293

达达努斯　Dardanus，传说中特洛亚奠基人，特洛亚人的祖先，因此特洛亚人也称达达人，或达达尼亚人。3.167，503；4.365；6.85，650；8.134

达列斯　Dares，特洛亚人，拳击手。5.369

达奈　Danae，神话中希腊阿尔各斯城的公主，神谕说她生的儿子必将杀死她的父王，后来她和宙斯神生了佩尔修斯（Perseus），她父亲把他们母子两人装上小船漂走，漂到爱琴海一个岛上。维吉尔把地点改到意大利西海岸阿尔代阿，并和皮鲁姆努斯结婚，图尔努斯是他们的后代。7.410

代达路斯　Daedalus，希腊神话中雅典的巧匠，制造过迷宫、飞翼。6.14，29

代佛贝　Deiphobe，库迈的西比尔本人的名字。6.36

代佛布斯　Deiphobus，普利阿姆斯的儿子，帕里斯死后，娶了海伦，特洛亚覆灭时，被希腊军杀害，一说有海伦插手。2.310；6.495

道尼亚　Daunia，道努斯王统治的国土。8.146；12.723，785

道努斯　Daunus，图尔努斯之父。10.616，688；12.22，90，934

德尔菲　Delphi，希腊哥林多附近阿波罗圣山。6.203

德朗克斯　Drances，拉提努斯王的使者，狡猾的政客。11.122，220，336；12.644

德列帕努姆　Drepanum，在西西里岛西岸，安奇塞斯在此去世。3.707

德鲁苏斯　Drusus，罗马望族。6.824

德奇乌斯　Decius，父子两人，属罗马望族，在意大利战争中（公元前四世纪）两人牺牲了自己，挽救了部队。6.824

狄阿娜　Diana，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尔特米斯（Artemis），阿波罗的妹妹，她有三个化身，在天上是佛厄贝（月神），在人间是狄阿娜（女猎手），在冥界是赫卡特，又名特里维亚（Trivia），“三岔路女神”。1.499；4.511；11.534

第表河或作第表利斯　Thybris，或作Thymbris，Tiberis，Tibris，意大利中部河流，罗马城位于河南，特洛亚人最初定居于入海口南岸。有时拟神化，称第伯里努斯（Tiberinus）。2.782；3.500；8.330，331；10.421

第伯里努斯　Tiberinus，参看第表河。8.31；9.125

狄多　Dido，又名埃丽莎，腓尼基公主，丈夫被她哥哥谋害，她逃到北

达努斯;她是阿特拉斯七个女儿之一(即天上的七星)。8.136

俄朗特斯 Orontes,埃涅阿斯的同伴。1.113,220;6.334

厄吕曼图斯 Erymanthus,阿尔卡狄亚的山脉,赫库列斯在此杀死野猪。5.448;6.802

厄佩俄斯 Epeos,希腊军中一员,制木马的人。2.264

厄皮鲁斯 Epirus,希腊西海岸一部分。3.292

俄丕斯 Opis,女猎手,狄阿娜的侍女。11.532

厄庇图斯 Epytus,特洛亚人。3.340;5.547

俄瑞斯特斯 Orestes,阿加门农之子,其母杀死阿加门农,阿波罗命令他杀母为父报仇,但受到复仇诸女神的折磨。他原应娶堂妹赫尔迷昂涅,但她父亲墨涅劳斯又把她许给了皮鲁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复仇女神》写他的疯。3.331;4.471

厄特鲁利亚 Etruria,地名,在意大利中部,罗马以北,相当于今天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的地带,居民称Etrusci,可能来自小亚细亚。7.43;passim

俄特吕阿斯 Othryas,希腊特萨利(Thessaly)王。2.319

厄瓦德涅 Evadne,神话人物,丈夫死后,她悲痛自戕。6.447

恩凯拉都斯 Enceladus,巨人,因反抗尤比特,尤比特用雷电击他,并把他压在伊纳里莫(Inarime)山下。维吉尔改为埃特那山。3.578;4.179

恩特鲁斯 Entellus,此名只一见,西西里老拳击手。5.388

法比乌斯族 Fabii,罗马望族,这族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以拖延战术打败了迦太基的汉尼拔(Hannibal),故以用兵谨慎著名。"费边主义"(Fabianism)即来源于此族名。6.845

法布里求斯 Fabricius,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大将。6.844

法厄通 Phaeton,意为"光耀",日神之子,他驾父亲的车在天空遨游,被尤比特雷霆所殛。10.189

法玛 Fama,散布消息的女神。4.174;9.474;11.139

法斯刺斯 fasces,一束棒,当中插一斧,表示权威,"法西斯"一词来源于此字。7.173

法乌努斯 Faunus,古代意大利司山林野兽之神,匹库斯之子。7.47,95;8.314;12.766

菲德拉 Phaedra,特修斯的后妻,希波吕图斯的继母,她爱上了希波吕图斯,后来又诬陷他,把他害死。6.445

菲洛克特特斯 Philoctetes，希腊北方美利比亚(Meliboea)地方的王，逃亡到意大利南部。3.402

腓尼基人 Phoeni，居住在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狄多从此逃往北非。1.302

腓尼克斯 Phoenix，希腊阵营中阿奇琉斯的师傅。见《伊利亚德》卷九。2.762

菲亚齐亚 Phaeacia，神话中国土。见《奥德修纪》(6.18)。3.291

佛厄贝 Phoebe，月神。10.216

佛尔库斯 Phorcus，海神。5.240，824

佛鲁姆 Forum，罗马城中著名广场。8.361

弗傅斯 Phoebus，阿婆罗的别称。1.328;10.316,537;11.913

伏尔坎 Vulcanus或作Volcanus，尤比特之子，司火，善锻铸。2.311;5.662;8.372;12.739

伏尔肯斯 Volcens，拉丁族领袖。9.370,442,452;10.563;12.225

弗格乌斯 Phegeus，埃涅阿斯的仆从。5.263;9.765;12.371

弗利吉亚 Phrygia，小亚细亚中部和北部一带，诗中用来指特洛亚国，常带贬义，"娇气"。1.381;passim

弗列格通 Phlegethon，冥界中的火焰河。6.265,551

弗列居阿斯 Phlegyas，拉匹特族的祖先，他纵火烧了德尔菲的阿婆罗庙，被打入冥界受罚。6.618

弗蒂亚 Phthia，希腊北方特萨利(Thessaly)的旧名，阿奇琉斯的故乡。1.284

嘎比 Gabii，罗马附近一个民族。7.612,682

高加索山 Caucasus，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山脉。4.367

格拉库斯 Gracchus，1.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大将。2.公元前二世纪格拉库斯兄弟，为改革家。6.842

格劳库斯 Glaucus，1.海上老渔人，后为海神。5.823 2.西比尔代佛贝的父亲。见《伊利亚德》卷六。6.36，483 3.特洛亚战士。12.343

哥林多 Corinth，希腊中部的富庶城邦，公元前一四六年为罗马人所灭。6.831

格吕翁 Geryon，神话中的巨人，有三个身躯，为赫库列斯所杀。6.289;7.662;8.202

格塔人 Getae，多瑙河下游民族，公元前二九年入侵罗马。7.604

果尔刚 Gorgon，神话中的女妖，两肋生翼，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无数小蛇。果尔刚是通称，最著名的果尔刚名叫米杜萨，凡看见她的人都变成石头。为马其顿王佩尔修斯(Persius)，一作雅典娜所杀。

友或昆弟，为救他而牺牲了。3.335

卡耶塔　Caieta，1.意大利西海岸地岬。6.900　2.埃涅阿斯奶娘的名字。7.2

凯库鲁斯　Caeculus，据传说，火神伏尔坎之子，生时由于烟熏，眼睁不开，取名"瞎孩子"，为罗马望族凯奇利亚族的始祖。7.681；10.544

凯库斯　Caicus，埃涅阿斯的部下。1.183；9.35

凯莱诺　Celaeno，意为"黑暗"，女面鸟身的妖类中的一个。参看哈尔皮。3.211，245

凯列　Caere，厄特鲁利亚城市，在罗马西北，即阿古拉。7.652；8.597；10.183

凯纽斯　Caeneus，1.神话人物，被海神波塞东（Poseidon）变女为男，在维吉尔笔下又变回女性。6.448　2.意大利战士名。9.571

凯撒　Caesar，罗马独裁者，公元前一〇二—四四年。6.830；8.678

康帕尼亚　Campania，意大利中部东岸地区。维吉尔后半生定居于此。10.145

刻尔勃路斯　Cerberus，希腊神话中阴府的狗，三头，蛇尾，守在卡隆渡亡魂登岸的渡口。6.395，417

刻尔吉　Circe，希腊神话中日神赫利俄斯（Helios）之女；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卷十中的女巫，她能施妖术，把人变成动物。据意大利传说，她和匹库斯结婚，生法乌努斯。3.386；7.10，282

刻克洛普斯　Cecrops，希腊传说中阿提卡（Attica）地方的第一位国王，他把国土分为十二区，禁止血祭，倡土葬，发明文字。复数指雅典人。参看安德罗格斯。6.21

克拉洛斯　Claros，小亚细亚科罗丰（Colophon）城附近市镇，有阿波罗神坛。3.360

科拉斯　Coras，提布尔族将领，与卡提鲁斯为孪生兄弟。7.672；11.604

克劳苏斯　Clausus，萨宾贵族，据传公元前五一四年移居罗马，建立了克劳迪斯（Claudius）家族。7.707；10.345

克列斯　Ceres，罗马神话中的"地母"，司五谷收成。2.714；4.58

克列乌莎　Creusa，普利阿姆斯之女，埃涅阿斯的妻子，阿斯卡纽斯的母亲，逃离特洛亚时失散而死。2.562，673，738，772

克鲁斯土莫里姆　Crustumerium，萨宾族的城市。7.631

柯吕奈乌斯　Corynaeus，埃涅阿斯的部下。6.228

科吕图斯　Corythus，1.意大利城市，达达努斯曾以此为家，后迁往小亚

细亚，其后代建立特洛亚王朝。2.达达努斯之父。7.209;9.10

克罗安图斯　Cloanthus，埃涅阿斯的部下。1.222，510，612;5.122

科罗厄布斯　Coroebus，弗利吉亚王密格东(Mygdon)之子，特洛亚战争后期，来支援特洛亚，并想娶卡桑德拉。2.341，386

克罗瑞乌斯　Chloreus，厄特鲁利亚祭司。11.768;12.363

克诺索斯　Cnossos，克里特岛上的主要城市，米诺斯王的都城，迷宫所在地。以工艺制品著名。3.115;6.23;9.305

科奇土斯　Cocytus，阴府的一条河，意为"哀号河"。6.132，297

科苏斯　Cossus，公元前五世纪罗马大将。6.841

科乌斯　Coeus，法玛女神之哥，巨人。4.179

肯陶尔　Centaur，1.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6.286;5.122　2.船名。10.195

库别列　Cybele，弗利吉亚的神，号称"伟大的母亲"，特洛亚人到达意大利后，继续敬奉她。2.788;3.111;6.784;9.82;10.220

库克拉德斯　Cyclades，爱琴海中环形群岛。8.692

库克洛普斯　Cyclops，西西里岛上独眼巨人的通称，俄底修斯用计刺瞎了一个巨人。见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及本诗卷三。1.201;3.569;6.630;8.418

库克努斯　Cycnus，意为天鹅，传说为利古里亚(Liguria)王爱法厄通，受惩罚变为天鹅。10.189

库勒涅　Cyllene，希腊阿尔卡狄亚山名，麦丘利生在此山。8.139

库列斯　Cures，萨宾城市，罗马二世王努玛(Numa)的故乡。8.636

库迈　Cumae，城市名，有神坛，传说为冥界入口处，在今那不勒斯以北。公元前八世纪即有希腊欧波亚人来此定居。维吉尔住在附近。奥古士都恢复当地庙宇和西比尔崇拜，但不久城市衰落。3.441;6.2;9.710

库莫多刻或作库莫多刻阿　Cymodoce，Cymodocea，海上女仙。5.826;10.225

库摩托埃　Cymothoe，意为"波涛上的奔跑者"，海上女仙。1.144

库特拉　Cythera，希腊以南维纳斯常驻留的岛。1.680;10.51

奎里努斯　Quirinus，古代意大利的神，其后，人们用以称呼罗木路斯。7.187

昆土斯　Cynthus，提洛斯岛上小山，拉托娜生阿波罗和狄阿娜处。1.498;4.147

拉奥孔　Laocoon，普利阿姆斯之子，

帕特隆 Patron，希腊战士，参加埃涅阿斯的行列。5.298

帕希法埃 Pasiphae，克里特王米诺斯的王后，与牛交配，生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涛尔，米诺涛尔被关闭在迷宫里。6.25，447

潘达鲁斯 Pandarus，1. 埃涅阿斯的部将。9.672 2. 特洛亚战争时期，特洛亚战士，他射击希腊人，因而破坏了停战协定。见《伊利亚德》卷四。5.496；11.396

潘特乌斯 Pentheus，特拜王，他反对崇拜酒神，被酒神逼疯。见欧里庇得斯悲剧《酒神女信徒们》。4.469

潘土斯 Panthus，俄特吕阿斯之子，被人从德尔菲抢到特洛亚，普利阿姆斯让他当阿波罗的祭司。见《伊利亚德》(3.146)。2.318，429

庞培 Pompeius，罗马前三雄之一，公元前一〇六—三七年。6.831

佩尔加蒙 Pergamum 或 Pergama(复数)，特洛亚卫城，常泛指特洛亚。3.133，336；8.37

佩拉斯吉 Pelasgi，族名，古代希腊等地的一个原始部落，诗中泛指希腊人。8.600

佩利法斯 Periphas，1. 皮鲁斯的随从，名见《伊利亚德》(5.842)。2.476 2. 厄庇图斯之子。见《伊利亚德》(17.324)。5.547

佩洛鲁斯 Pelorus，西西里东北端地岬。3.411，687

彭特希莱亚 Penthesilea，神话中阿玛松女儿国的女王，是特洛亚战争中特洛亚的盟军，为阿奇琉斯所杀。1.491；11.662

匹格玛利翁 Pygmalion，希腊传说中的塞浦路斯王，爱上了自己雕刻的一尊女像，爱神赋予雕像生命，使他们结为夫妇。在本诗中，是另一个匹格玛利翁，他是狄多的哥哥。两人都属推罗王族。4.21，325

匹库斯 Picus，意为"啄木鸟"，古代意大利神，据意大利传说，他的妻子刻尔吉，生法乌努斯。7.48，171

皮利投斯 Pirithous，特修斯的同伴，伴随特修斯到冥界去抢冥后普洛塞皮娜。6.601

皮鲁姆努斯 Pilumnus，意为"枪手"，古代意大利的神，图尔努斯的祖先。7.410；9.4；10.76，619；12.83

皮鲁斯 Pyrrhus，意为"赤发"，希腊大将阿奇琉斯之子(参看世系表)。特洛亚灭亡后，是他把老王普利阿姆斯和赫克托尔的幼子阿斯提阿那克斯杀死。他把赫勒努斯和安德洛玛刻俘回本国，他死后把国土的一部分分给赫勒努斯，并把安德洛玛刻给他做妻子。2.469；3.295

普莱涅斯特 Praeneste，拉丁姆著名城市。7.678；8.561

普利阿姆斯 Priamus，特洛亚王朝最

话中的克洛诺斯(Kronos),尤比特和尤诺的父亲,被尤比特逐出奥林普斯,来到意大利,他统治意大利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金时代"。7.49,180;8.319,357;passim

色尔格斯图斯 Sergestus,埃涅阿斯的部下。1. 510; 4. 288; 5. 121; 12.561

色格斯塔 Segesta,西西里岛西北岸城市,阿刻斯特斯的都城。5.522注

色列斯图斯 Serestus,埃涅阿斯的部下。1.611;4.288;5.487;9.171,779;10.541;12.561

斯巴达 Sparta,希腊南方岛国,墨涅劳斯和海伦的家乡。2.577

斯基皮奥 Scipio,父子为第二三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大将。6.843

斯库拉 Scylla,1.海妖,她的形象是十二条腿,六个头,每个头长三排牙齿,声如犬吠。住在意大利与西西里岛之间的麦西那海峡洞穴,吞食往来船只上的水手,与卡里勃底斯遥遥相望,实际是海峡两面的两座岩石,航海者视为畏途。见《奥德修纪》及本诗卷三。3.420
2.船名。1.200;5.122;6.286

斯库罗斯 Scyros,爱琴海中的岛屿,皮鲁斯的出生地,阿奇琉斯的队伍也来自此岛。2.477

斯库提亚 Scythia,在黑海以北,该地人是游牧民族。4.146注;8.724

斯特洛法德斯 Strophades,希腊西南两个小岛名。3.209

斯特涅鲁斯 Sthenelus,狄俄墨得斯的密友。2.261

斯提克斯 Styx,意为"仇恨",冥界的一条河,艄公卡隆在此渡亡魂入冥界。3.215;5.855;6.134;12.91

苏尔莫 Sulmo,伏尔肯斯的部下。9.412

塔尔康 Tarchon,埃涅阿斯的同盟、厄特鲁利亚军队的统帅。8.506;10.153;11.184,727

塔尔奎土斯 Tarquitus,图尔努斯的部下,埃涅阿斯不听他的哀求,把他杀死。10.550

塔尔昆纽斯 Tarquinius,罗马有两代国王同此名,诗中提到的是第二代,罗马七世王,绰号暴君,公元前五一〇年布鲁图斯领导起义,把他驱逐出罗马。6.817

塔尔佩亚 Tarpeia,1.罗马女子,她把罗马出卖给萨宾人。8.347
2.卡密拉的女伴。11.656

塔尔塔路斯 Tartarus,冥府或地狱最深处。5.734;6.135,295,577

塔连土姆 Tarentum,意大利南部"脚心"部位的海港。3.551

泰涅多斯 Tenedos,特洛亚附近小岛。2.21

陶玛斯 Thaumas,尤诺女使伊里斯

之父。9.5

特拜 Thebae，希腊北部城市。4.470

特格阿族 Tegea，希腊阿尔卡狄亚一带的民族。8.459

特拉刻 Thraca，或作 Thrace 和 Thracia，爱琴海北面广大地区的名称。3.14;passim

特里东 Triton，海神，或作"人鱼"，善吹海螺，涅普图努斯的号角手。这词也常用来称呼雅典娜女神。1.144;5.824;6.173;10.209

特洛伊鲁斯 Troilus，普利阿姆斯的幼子，为阿奇琉斯所杀。据神谕，他若能活过二十岁，特洛亚就不会灭亡。1.474

特桑德鲁斯 Thessandrus，希腊特拜王波吕尼刻斯(Polynices，俄狄浦斯之子)之子。2.261

特替斯 Thetis，女海神，阿奇琉斯之母。5.825

特修斯 Theseus，传说中的雅典王，他在克里特岛杀死怪物米诺涛尔，劫走阿里阿德涅；此后他又企图劫走冥后普洛塞皮娜。6.122,618

提布尔 Tibur，罗马东北小城。7.630

提布尔图斯 Tiburtus，卡提鲁斯和科拉斯的兄弟。11.519

提德乌斯 Tydeus，狄俄墨得斯之父。6.479

提佛乌斯 Typhoeus，神话中的吐火巨人，被天神幽闭在火山内，死后埋在埃特那火山下，一说在伊纳里莫(Inarime)岛。1.665;8.298;9.716

提连努姆海 Tyrrhenum Mare，意大利与萨丁尼亚岛之间的海域。1.67

提洛斯 Delos，爱琴海中的小岛，据说阿波罗在此出生，因此是圣岛。3.73;4.144

提玛乌斯河 Timavus，在亚得里亚海顶端。1.244

提摩厄特斯 Thymoetes，一个特洛亚人，他建议把木马拉进城里。2.32

提坦神 Titanes，或作 Titani，希腊神话中早一代的神或巨人，他们是乌拉努斯(Uranus，昊天)和该(Ge，后土)的儿子，他们推翻乌拉努斯，立他们中间的克罗诺斯(Cronos)为王。6.580

提替俄斯 Tityos，神话中的巨人，他袭击阿波罗和狄阿娜之母拉托娜，在冥界受到惩罚。6.595

提托努斯 Tithonus，神话中的英雄，娶了黎明女神奥罗拉(Aurora)，得长生，但未得不老。8.384;9.460

提希丰涅 Tisiphone，意为"报血仇者"，冥界女妖。参看凶神。6.555;10.761

条克尔　Teucer,1.特洛亚王朝的祖先(参看世系表),特洛亚人亦称条克尔人。2.希腊将领,阿亚克斯的异母弟,特洛亚战后,回到本国萨拉米斯,但被父亲(一说被哥哥)逐出,他求助于狄多之父,到塞浦路斯建立城邦,也叫萨拉米斯。据维吉尔,狄多在此认识了他,她关于特洛亚战争始末的消息,都是从他那里听到的。1.619; 3.108; 6.648;8.136;12.824

图尔努斯　Turnus,鲁图利亚王,他的祖先是希腊的王,他年轻而凶狠,为史诗后半部一个主要人物。7.56;9.3;11.376;12.943;passim

图鲁斯　Tullus,罗马三世王,征服阿尔巴·隆加,把阿尔巴的失信的大将墨图斯杀死。6.814;8.642

图斯库鲁姆　Tusculum,拉丁姆的古老城市,在罗马附近。2.360

推罗　Tyrus,一作 Tyros,腓尼基著名商港,位于西顿之南,在今黎巴嫩。狄多的故乡,北非迦太基人多从此移去。1.338;4.36,543,622

托阿斯　Thoas,希腊英雄。见《伊利亚德》(2.638)。2.263

托尔夸图斯　Torquatus,罗马大将,公元前三六一年,战胜高卢人。6.825

托伦纽斯　Tolumnius,图尔努斯的同盟,善占卜。11.429;12.258,460

维尔比乌斯　Virbius,传说中的意大利英雄,图尔努斯的同盟,传说是再生的希波吕图斯。7.762

维利亚　Velia,意大利西岸滨海城市,在今那不勒斯以南。帕里努鲁斯溺死在这里的海域。6.366

维纳斯　Venus,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芙罗狄特,爱神,主人公埃涅阿斯之母,她的庙遍布塞浦路斯岛,西西里也有。1.223,382,657; 2.591;4.90;5.779;8.370;10.16; 12.411

维尼利亚　Venilia,图尔努斯之母。10.76

维努鲁斯　Venulus,提布尔人,图尔努斯的同盟。8.9;11.242,742

维斯塔　Vesta,古代罗马女神,家室之神,罗马人信奉极笃。1.292; 2.296,567;5.744;9.259

翁勃利亚　Umbria,意大利中北部,产猎犬。12.749

沃尔斯克族　Volsci,意大利一族,居罗马附近东南山区。7.803; 9.505;11.498

屋大维　Octavius,参看奥古士都。

乌芬斯　Ufens,1.意大利河流。7.802　2.意大利战士。7.745; 8.6;10.518;12.460

乌卡勒冈　Ucalegon,普利阿姆斯的朋友。见《伊利亚德》(3.148)。2.312

4.36,196,326

雅努斯　Janus,罗马神,有两张脸,专掌开门和一切的开端,如一日、一月、一年的开始。他在罗马的庙,每当罗马对外宣战,庙门就开启;和平停战,就关闭。1.294;7.180,607;8.357

雅丕克斯　Iapyx,医生。12.391

雅修斯　Iasius,据传他从意大利迁居特洛亚,为特洛亚人的始祖。3.168;5.843

伊达山　Ida,山名,有多处,最著名的在特洛亚和克里特岛。2.696,801;3.6,105;5.252,449;12.412

伊达利亚或作伊达利乌姆　Idalia 或 Idalium,塞浦路斯岛上维纳斯的圣城。1.681;5.760;10.52

意大路斯　Italus,据传系南部意大利欧诺特利亚人的王,意大利这名称就因他而来。1.533;3.166;7.178

伊多墨纽斯　Idomeneus,克里特王,曾和希腊人一起攻打特洛亚,战后回国,中途遇到风暴,他许愿把登岸时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杀死祭神,结果是他的亲生子。他把儿子杀了,岛上发生了瘟疫,他又被放逐,在意大利南部另建国家。3.122,401;11.265

伊娥　Io,阿尔各斯王伊那库斯的女儿,为尤比特所爱,遭尤诺嫉妒,把她变成一头牛,命百眼人阿尔古斯看守她。7.789

伊俄尼亚　Ionia,1.爱琴海东部海域。　2.意大利南部与希腊西岸之间海域。3.211,671;5.193

伊卡路斯　Icarus,代达路斯之子,代达路斯造了飞翼,用蜡粘在肩上,逃离迷宫,伊卡路斯飞近太阳,蜡融,他坠海而死。6.31

伊克西翁　Ixion,神话人物,因对天后尤诺无礼,被打入冥界,缚在不停转动的火轮上。维吉尔给他的惩罚略异。6.601

伊利昂妮　Ilione,普利阿姆斯王的长女。1.653

伊里利亚　Illyria,在今巴尔干半岛,与意大利隔海相望。1.243

伊里斯　Iris,尤诺的女使,意为彩虹。4.694;5.606;9.2,803

伊利翁纽斯　Ilioneus,特洛亚老人,随埃涅阿斯出奔海外,有时当埃涅阿斯的代言人。1.20;1.521;7.212;9.501,569

伊利乌姆　Ilium,特洛亚城的别名。1.268;2.241;5.756;8.134

伊丽雅　Ilia,罗马维斯塔女神的女祭司,为罗马奠基人罗木路斯和雷木斯之母。1.273

伊路斯　Ilus,1.阿斯卡纽斯先叫伊路斯,后改尤路斯。2.特洛斯之子。参看世系表。1.268;6.650

伊那库斯　Inachus,1.神话中阿尔各



